

國學基本叢書  
庾子山集  
上



書叢本基學國

集 山 子 庾

(上)

撰 信 庾  
注 璠 倪

行發館書印務商

# 庾子山集總目

序

年譜

本傳

目錄

第二卷賦

第四卷詩

第六卷歌辭

第八卷啓

第十卷讚

第十二卷銘

總目

題辭

世系圖

滕王序

第一卷賦

第三卷詩

第五卷樂府

第七卷表

第九卷連珠

第十一卷教序傳文

第十三卷碑

# 注釋庾集題辭

倪璠

庾子山咀嚼英華。獻飫膏澤。上自天監。下迄開皇。江表一文。爭相傳誦。咸陽洪筆。多出其辭。誠藝苑之山嶽。詞林之淵府也。自滕道撰集於新野。魏澹闡注於房陵。道之所撰。自魏及周。著述裁二十卷。其南朝舊作。蓋闕如也。及隋文帝平陳。所得逸文。增多一卷。故隋書經籍志。稱集二十一卷。其所摭拾者。大抵揚都十四卷之遺也。澹字彥深。鉅鹿下曲陽人。稱爲著姓。世以文學自業。專精好學。博涉經史。善屬文。詞采瞻逸。爲太子舍人。廢太子勇深禮遇之。令注庾信集。世稱其博物。隋史列傳。具載其事。舊唐書志。有集二十卷。與本傳合。要稱其滕王所撰也。庾集在於周隋。有此二本矣。今其書並已不傳。世之所謂庾開府集。本宋太宗諸臣所輯。分類鳩聚。後人抄撰成書。故其中多不詮次。取而注之。文集凡十有六卷。并釋其序傳撰年譜世系圖二篇。有所脫漏。在於末卷總釋。諛聞陋識。敢云燕石之瑜。摘句尋章。

自哂貂尾之續。舉其大略。附之篇首云爾。

子山精敏。博極羣書。史傳贊言尤善。左氏觀其序出師之名。則靈鈇金僕。稱兆亂之子。則蚤日狼心。星紀庚辰。以志亡滅之期。紀侯邠子。以記出奔之狀。車絰覆而馬旋。寧甲裳去而餘皇棄。包胥依牆於七日。辛有感祭於百年。他如走羣望。則實沈臺駘。致大漸。而黃熊赤鳥。季氏亡則魯不昌。子雅喪而姜族弱。組織傳文。庾爲甲矣。自非橫一卷於長頭。數平生之極癖。何以得此。若夫易禮分王鄭之學。尙書別今古之文。雖家本江南。而學遵河北。至於九流七略。海上名山。遊仙步虛。則朝浮紫氣。麥崖經藏。則夜落常星。莫不言若泉湧。思如鸞發。此又玉振金聲大成之集也。

九辯九歌。濫觴於戰國。二都二京。浴日於漢朝。先之以賈馬王楊。申之以曹王顏謝。文體亦數變矣。至若酈元之注水經。楊銜之志伽藍。江表似覺遜之。夫南朝綺豔。或尙虛無之宗。北地根株。不祖浮靡之

習。若子山可謂窮南北之勝。稱其文詞。則安仁伯喈。論其銓敍。則令升承祚。而今人厭薄此體。以難於敍事。是謂筆筆對仗。守一而不變者也。子山之文。雖是駢體。間多散行。譬如鍾王楷法。雖非八體六文。而意態之間。便已橫生古趣。唐之王後盧前。直如虞褚諸家。駱賓王差與李嶠等。則顏魯公耳。至若中晚之單薄。宋元之鄙俚。漸類墨豬。殆又降而益下者與。

子山北地羈臣。南朝才子。若令早還梁使。依然英蘭之名。不伐江陵。永仕中興之國。遇合乃所願焉。文章蔑云進矣。所以屈原宋玉。意本牢愁。蘇武李陵。情由哀怨。哀江南一篇。可以知其工矣。王司空贈周汝南書。感此別離。顏大夫著觀我生賦。稱其清致。史亦並載其文。若此賦。則又吳蜀在前。而子山之爲魏國先生也。其指南梁。則以楚事爲辭。言西魏。多以秦人爲喻。念護軍而悲濟陽。憤正德而詈申子。有尙書之多算。而事異臥牆。有司徒之勤王。而身悲逐獵。搜神記之五郡兄弟。梁家實有其班。孝子傳之

三州父子南國適符其數。喻王琳於陶侃。安用借資。比鴉仁於顧榮。空循僞迹。畢昂牛斗。原失計於武皇。神華龍荒。慨無謀於元帝。齊秦交患。晉鄭焉依。陳人帝而鳳飛。岳陽附而天醉。石頭去矣。建業何路可歸。鴉首剪諸。江陵無家可寄。擬招魂之作。魂兮歸來。狀七哀之詩。哀可知矣。

哀江南賦。序稱不無危苦之詞。惟以悲哀爲主。予謂子山入關而後。其文籍籍有哀悽怨之流。不獨此賦而已。若夫枯樹銜悲。殷仲文婆娑於庭樹。叩竹寓憤。桓宣武贈禮於楚丘。小園豈是樂志之篇。傷心非爲弱子所賦。咏懷之二十七首。楚囚若操其琴。連珠之四十四章。漢將自循其髮。吳明徽乃東陵之故侯。蕭世怡亦思歸之王子。永豐和言志之作。武昌思食其魚。觀寧發思舊之銘。山陽悽聞其笛。何僕射還宅懷故。周尙書連句重別。張侍中藏舟終去。並爾述懷。元淮南寶鼎方歸。猶慙全節。曾叨右衛。猶是故時將軍。已築仁威。尙贈南朝處士。徐孝穆平生舊友。一見長辭。王子珣故國忠臣。千行下淚。凡百

君子莫不哀其遇。而憫其志焉。若夫三春七夕之章。蕩子鴛鴦之賦。燈前可出麗人。鏡中惟有好面。此當時宮體之文。而非仕周之所爲作也。

西魏所國。本是秦都。南梁之伐。燬由安定。彼旣變魏作周。此乃遷南事北。終年羈旅。榮期豈謂樂茲。匿怨而臣。丘明自然恥此。而乃形諸毫翰。託擬風騷。如擬咏懷二十七首。有云。惜無萬金產。東求倉海君。又云。移住華陰下。終爲關外人。其悲憤皆此類也。昔謝靈運作詩有云。韓亡子房奮。秦帝魯連恥。當時稱其異志。是以名士少有自全。文章之禍最酷。周之世宗高祖。滕王趙王。才藻所擅。旣已並麗淵雲。披覽之餘。豈其獨昏菽麥。明時不諱。其在此與。原其築宮虛館。有足稱已。

江南競寫。曾與徐陵齊名。河北程才。獨有王褒並埒。然而青衿初學。同時子服之班。白首無徒。且結桓譚之好。徐旣未可齊驅。王亦安能並駕。是以寫片石於温子。餘則無人。類一語於吳筠。終須削札。專標



庚氏百世無匹者也。

乞靈假寵。無非操我戈矛。異議高談。條爾縱其尋斧。文中以爲其文夸誕。令狐謂之詞賦罪人。彼既未許肩隨。而乃騁其臆說。若夫非劉勰而文心。非鍾嶸而詩評。品藻之說。人稱屢中。躋駁之論。予曰未可。輿圖所載。在天有星辰分野。在地有山水陰陽。禹貢夏書。職方周氏。班考地理。彪志郡國。自此南遊。五馬北據。黃龍地形。自爾剖分。州郡率多僑置。大抵前承漢魏。後歷隋唐。以是循求。差足彷彿。自茲而降。多不雅馴。若夫山河屢異。陵谷幾遷。雖使豎亥尋山。夸父逐日。今之所遊。或非古處。笨伯之談。爭相標榜。以爲古人某地。卽今某處。驗諸前典。正復不然。是猶登華嶽者。望蓬瀛以爲途。適於越者。指沙漠而爲路。求其合也。不亦遠乎。有如稟嵩華之玉石。潤河洛之波瀾。此時尙住鄠陵。居負洛而重世。邑臨河而宴安。然後遷居新野。天關地軸。以轉其神華。沙起桂飛。以志其遷徙。刺梁益。則漢武求仙。郡漢中。而

劉封失策。序其往古之跡也。趙王鎮蜀。則延閣叢臺。齊王平鄴。則石闕玉鼓。稱其前後所歷也。馮翊涼州。俱有伏龍。崑崙霍山。各分天柱。言鄂坂而南北異途。並遂城而燕韓易地。命赤山之秦岱。或借天孫。比太壹於金陵。同稱地肺。玉帳明月。倡自簡文之作。而知其必在江南。虎踞龍盤。本出張勃之書。而或者妄稱蜀志。又如張遼亦曠。葛誕九都。則疑似之間也。目廣漢爲長松。指睢陽於宋國。則今古之別也。豫章統以歷陵。而稱歷陵之本。滹沱在於安平。而號安平之河。凡此實費搜求。敢云翔實乎。

禮記生而命名。史傳兼稱小字。中朝名宿。荀子阿奴。南國詞人。范曄謝客。是以昔時王子。比之今我蘭成。正如此日司徒。對以當年狐假。若使連名引古。點鬼之簿。何爲別體稱今。小名之錄。已志他如柳名中子。青州似彼齊奴。立字荀娘。文園亦稱犬子。復有氏彼邑居。尊之茅土。張封壯武。羊邑南城。征南鎮北之名。護軍尙書之號。無非因事推詳。本是隨文稱述。

賦詩雖取斷章。然一句而未盡一篇之文。春秋謂之書策。有季年而事循元年之例。總以觸物而興。不必類集一處。有如言無鐘者。非爲襲莒。稱襲莒者。不說無鐘。師興而雨。非是闕原。三日原降。何曾遇雨。空尋無射之書。輒廢請雨之錄。略言其一。餘足見矣。古人惟取博通。後人止尙標竊。蚩鄙之習。罄竹難書。蓋類書盛行於唐宋。而非庾氏之所爲學也。

郊丘本殊。祫禘自別。昊天之下。又有五天。而更祀其感生之天。四廟之上。特立太廟。而別立以二祧之廟。此周制也。宇文氏入關以後。尙闕樂聲。平荆以還。大獲梁器。太祖始行周禮。武帝初造山雲。制作議於盧辯諸人。文章出於庾信之手。蓋當時上遵鄭氏河北之學。徐遵明之遺訓也。若夫七世之說。本是王肅之改稱。九廟之制。亦自劉歆之詔說。譬案古文尙書。如左傳所載。杜氏稱逸書者。真古文也。餘皆諸子之學。呂氏春秋云。商書曰。五世之廟。可以觀怪。萬夫之長。可以生謀。高誘曰。逸書喻山大水大生。

大物。廟者。鬼神之所在。五世久遠。故於其廟。觀物之怪異也。按逸書如此。自漢以後。皆習今文尙書。孔安國所注古文。遭巫蠱不傳。王肅託言出自皇甫謐家。改易此文。以資難鄭。若果七世觀德。咸陽市門。千金其兩致乎。肅之妄也。若夫三廟不毀。與四親廟而七。惟周始有其數。漢武喜功。實爲流毒。博而篤矣。子師韋公劉歆。取殯葬之期。以應廟數。豈得禮。王肅本此諛言。遂謂高祖之父。高祖之祖。共七廟而九。歆惟滋一時之議。肅則亂萬世之經。後周憲章。其功大矣。六卷之文。或載辯於并首。或附議於篇末。無非本諸經疏。未敢肆其筆端者也。

魏釐之家。舊闕殘編。魯恭之壁。間多爛簡。其或字本舊遺。義存原闕。至有虛虎三書。魯魚一變。或音同而字異。或半類而全非。如二王二郗三清四說。謝中郎譏佞佛佞道。本是二何舍利弗。爲大事因緣。殷勤三請。乃有訛爲二王之音。易以三清之字。胡組而書。故組任咸而誤。任延。廣漢流渥。豈云廣莫之都。

枝江有碑。不混板楯之弩。雖還原字。仍定正文。其或疑不能判。並皆抄內以備異聞。若乃紕繆顯然。亦必矯正以懲其誤。至於一事所出。諸書並載。或此詳而彼略。或先源而後委。要欲處處見之。非關重複也。又有一姓雙名。兩人同地。京兆有邊鳳。繼踵或者卽是。子韶寒庫。本王季所囚。此鄉亦留箕子。今雖無考。古或有書。諸所擬詞。愧云篤論。卽如蔚宗作書之始。兩漢自有諸家。唐皇稱制以前。二晉各有數本。先後旣多異同。彼此互分詳略。書之不傳。亦有命也。予嘗於十七史之外。欲遍勒諸史別部。苟悅袁宏以下。惜未盡得其本。望中郎之盡與。是所愧心。假石瓊於鄰人。庶幾免矣。

秦儒出谷。金鏡又以數亡。漢簡吹灰。珠囊幾經重理。考藝文於漢志。或有未識其名。驗經籍於隋書。焉能盡存其本。况復東宮抄撰。麟趾校書。俊邁絕倫。羣書博覽。求之當世。未窺半豹之斑。豈有後人翻識全牛之體。百川皆到。非容測蠡而知。五技易窮。不過滿腹而止。諸所闕疑。自安疎陋者也。

# 庾子山年譜

錢唐倪璠魯玉編

## 梁武帝

梁書本紀曰帝諱衍字叔達小字練兒姓蕭氏與齊同承淮陰合整之後齊明帝崩遺詔以帝爲都督雍州刺史永元三年二月帝發襄陽十二月斬東昏南康王卽帝位進帝位相國總百揆封十郡爲梁公備九錫之禮進爵爲王齊帝下詔禪位天監元年夏四月卽位於南郊在位四十九年崩尊爲武帝廟曰高祖葬於修陵

## 天監十二年 癸巳

武帝卽位之十二年也陸倕新刻漏銘曰天監六年大歲丁亥哀江南賦稱太清二年爲戊辰知是年歲在癸巳又以滕王道序己亥年六十七歲逆數之信當以是年生

## 天監十三年 甲午

秋七月立皇子綸爲邵陵王繹爲湘東王紀爲武陵王隋書地理志梁武帝除暴寧亂奄有舊吳天監十三年有州十三郡三百五十縣千二百二十二其後務恢境宇多有析置至大同中州一百七郡縣亦稱於此

天監十四年。乙未。

天監十五年。丙申。

是歲魏明帝  
詔熙平元年。

天監十六年。丁酉。

春詔織錦者不得爲仙人鳥獸之形以其戕翦有乖仁恕宗廟牲牢皆代以麩薦用疏  
葉朝野喧囂以爲宗廟去牲乃是不復血食帝終不從按武帝漸情釋教實起於此

天監十七年。戊戌。

天監十八年。己亥。

夏帝於無碍  
殿受佛戒。

普通元年。庚子。

是歲魏正  
光元年

普通二年 辛丑

普通三年 壬寅

普通四年 癸卯

是年簡文帝以晉安王爲雍州刺史。信父肩吾爲晉安王國常侍。王每徒鎖屣  
吾常隨府在雍州。被命與劉孝威等十人抄撰衆籍。豐其果饌。號高齋學士。

普通五年 甲辰

普通六年 乙巳

是歲魏孝  
昌元年

普通七年 丙午



大通元年 丁未。

本紀云初帝創同泰寺。至是開通大門。以對寺之南門。取反語以協同泰。自是晨夕講義。多由此門。三月辛未。幸寺捨身。甲戌。遷宮大赦。改元大通。以符寺及門名。及簡文帝爲太子時。有望同泰寺浮圖詩。子山集中。奉和同泰寺浮屠。卽此寺也。信時年十有五歲。侍梁昭明太子東宮講讀。滕王適序。信年十五。侍梁東宮講讀。賦云。闔成射策之年。是也。按天監元年立皇子統爲皇太子。至中大通三年薨。知爲梁昭明太子時也。

大通二年 戊申。

是年春。魏明帝崩。夏。魏大都督爾朱榮推奉孝莊帝。是爲永安元年。

中大通元年 己酉。

六月。都下疫。甚。帝於重雲殿。爲百姓救苦設齋。以身爲禱。按賦云。設重雲之講。卽此殿也。秋九月。朱雀航華表災。按朱雀航。卽後太清二年。庚信屯兵處。九月。帝捨身同泰寺。羣臣以錢一億萬。不贖。皇帝三請乃許。

中大通二年 庚戌。

夏四月。幸同泰寺。設平等會。是歲。魏莊帝永安三年。秋。魏莊帝殺其權臣爾朱榮。僕射爾朱世隆奔高都。奉長廣王曄爲主。而弑孝莊帝。年號建明。集中碑誌所稱永安以來。魏室大壞。又云。洛邑亂離。當塗危逼。蓋指是事。

中大通三年 辛亥

夏四月，皇太子薨。六月，立昭明太子。歡爲豫章郡王，譽爲河東郡王，晉爲岳陽郡王。秋七月，立晉安王綱爲皇太子。信父眉吾爲梁太子中庶子，掌管記。東海徐摛爲右衛率，摛子陵及信，並爲抄撰學士。文並綺豔，世號徐庾體。時信爲湘東國常侍，轉安南府參軍。年十九歲。十月，上幸同泰寺，升法座，爲四部衆說涅槃經。十一月，復幸說般若經。自後每歲幸焉。是歲，魏爾朱兆又廢其主曄，而奉節閔皇帝爲普泰元年。又魏渤海王高歡舉兵信都，別奉渤海太守爾爲主，改普泰爲中興。

中大通四年 壬子

春，立臨川王宏子正德爲臨賀郡王。嫡皇孫大器爲宣城郡王。邵陵王綸有罪，免爲庶人。是歲，魏高歡平爾朱氏，廢節閔帝及自所奉渤海故王爾，而奉陽王修。是爲孝武帝。永熙元年。

中大通五年 癸丑

是歲，魏孝武用侍中斛斯椿之言，疑忌高歡，殺其黨司空高乾，始與歡有隙。

中大通六年 甲寅

是年春，魏秦州刺史侯莫陳悅殺關西大行臺賀拔岳。夏，齊州刺史宇文泰收岳擊悅，斬之。孝武以泰爲關西大行臺。秋，魏孝武帝出屯河橋。高歡將兵淮河。孝武西奔長安，以宇文泰爲丞相，秉政。歡追至華陰，而還。別奉清河王庶子善見爲主，徙都

鄴魏於是始分爲兩。孝武既至關中，又與秦不平，未幾遇燭而崩。

大同元年 乙卯

是歲西魏文帝寶炬大統元年，宇文泰封安定郡公。

大同二年 丙辰

冬十二月，與

東魏通和。

大同三年 丁巳

秋，東魏人來聘，使兼散騎常侍張臯聘於東魏。是年，高歡自蒲津伐西魏，使大都督竇泰攻潼關，春，宇文泰擊竇泰，斬之。歡走，秋，宇文泰攻東魏弘農，拔之。冬，高歡自蒲津擊西魏，泰與戰於沙苑，大破之，俘斬七萬，歡走。泰遂濟河，擊蒲坂，汾絳皆下之。還屯馮翊，又使開府獨孤信攻洛陽，拔之。梁陳以西多降西魏，集中諸碑誌，所稱戰河橋，復弘農，解華山，圍平沙苑陣，皆是年事。魏之大統三年也。

大同四年 戊午

夏。東魏人來聘。秋。使兼散騎常侍劉孝義聘於東魏。

大同五年。己未。

冬。東魏人來聘。使兼散騎常侍柳豹聘於東魏。

大同六年。庚申。

秋。東魏人來聘。遣散騎常侍陸晏子報聘。

大同七年。辛酉。

夏。東魏人來聘。遣兼散騎常侍明少遐報聘。冬。東魏人來聘。遣兼散騎常侍袁狎報聘。十二月於宮城西立士林館。延集學者。賦云。開士林之學。卽是館也。

大同八年。壬戌。

春。安成郡人劉敬躬挾左道以反。江州刺史湘東王繹遣中兵曹子郢討擒之。送於都。斬之。建康市。按滕王道序。信時爲郢州別駕。使與湘東王論中流水戰事。醜徒聞其名德。遂卽散奔。賦云。論兵於江漢之君。在是年也。時年三十。

大同九年 癸亥。

冬益州刺史武陵王紀進號  
征西將軍開府儀同三司

大同十年 甲子。

三月幸京口城北固樓。因改名北顧。南史梁宗室傳云。蔡謨起樓其上。以置軍實。是後崩壞。項猶有小亭。又云武帝登北顧亭曰。江右有反氣。骨肉爲戎首。賦云。遭東南之反氣。按太清亂後。諸鎮積嫌。骨肉屠害。武帝之言。竟爲驗矣。

大同十一年 乙丑。

夏東魏人來聘。南史紀年不載。聘魏本傳累遷通直散騎常侍。聘於東魏。文章辭令。盛爲鄴下所稱。滕王道序使魏在湘東水戰之後。又以魏嘗考之。當在是年。集中有將命至鄴詩。又有將命至鄴酬祖正員詩。北齊書云。祖珽弟孝隱。魏末爲散騎常侍。迎梁使。時徐君房庾信來聘。名譽甚高。魏朝聞而重之。按魏書武定三年。梁遣散騎常侍徐君房通直常侍庾信。十月遣中書舍人魏瑾使梁。滕道序稱還本國爲正員郎。雜俎稱信對宴魏使。信時年三十有三。以上大同二年至十一年東魏來聘。及梁朝報聘。賦所謂王欽爲和親之侯。班超爲定遠之使。是也。及侯景內附而東魏絕。與東魏通和而侯景反矣。

中大同元年 丙寅。

夏四月，同泰寺災。水紀云：始天監中，沙門釋寶誌爲詩曰：昔年三十八，今年八十三，四中復有四，城北火醮醮。帝使周捨封記之。及災，帝啓封，見捨手迹，爲之流涕。帝生於甲辰，三十八，尅建業之年也。遇災歲實丙寅，八十三矣。四月十四日，寶起火之始。遂至喪亂云。按武帝天監元年，至明年太清元年，凡四十七年。是梁朝承平之世。賦云：五十年中，江表無事是也。太清二年，遂有侯景之亂矣。時信爲東宮學士，領建康令，年三十有四。

### 太清元年 丁卯

正月，東魏相渤海王高歡薨。二月己卯，白虹貫日。庚辰，東魏司徒侯景求以河南十三州內屬。壬午，以景爲大將軍，封河南王。大行臺承制如鄧禹故事。賦云：漁陽有閭左戌卒，離石有將兵都尉。又云：飲其瑤璃之酒，賞其虎豹之皮是也。三月，幸同泰寺，設無遮大會，上釋御服，服法衣，行清淨捨捨，名曰羯磨。帝升光嚴殿講堂，坐師子，講金字三慧經，捨身。羣臣以錢一億萬奉贖。皇帝賦云：談劫燼之灰，飛躡長星之夜落是也。東魏高澄嗣事，爲渤海王，遣其將慕容紹宗、閻景於長社。景急，乃求劉魯陽長社東，則北寇，請救於西魏。方解圍。八月，詔軍北征，以南豫州刺史肅明爲大都督，以大將軍侯景錄行臺尚書事。十一月，慕容紹宗大敗肅明於寒山，明被俘執，是侯景內附而東魏絕也。

### 太清二年 戊辰

賦云：戊辰之年是也。春，侯景與慕容紹宗戰於渦陽，景大敗。走保壽春河南地，復入東魏。秋七月，使兼散騎常侍謝琛聘於東魏。通和。八月戊戌，侯景舉兵反，是與東魏通和而侯景反也。甲辰，使開府儀同三司邵陵王綸都督衆軍討景。冬十月，侯景襲譙州，進攻陷歷陽。己酉，景自橫江濟采石。辛亥，至建鄴。故賦云：建亥之月，建鄴梁之所都。本故金陵。故賦云：大盜移國，金陵瓦解，及傷心賦所謂二男一女，竝得勝衣，金陵喪亂，相繼亡沒，皆指是年之亂。景反，以臨賀王正德爲平北將軍，都督

京師諸軍屯丹陽郡。正德率衆附賊。十二月己未。景立蕭正德爲天子於南關前。賦云：王子召戎，姦臣介冑，謂正德也。庚辰，邵陵王綸等入援，進軍湖頭，與賊戰，賊敗績。賦云：鎮北之負譽於前，風塵凜然者也。十二月丙辰，司州刺史柳仲禮前衡州刺史章粲，並帥軍入援，推柳仲禮爲大都督。即賦申子是。信時年三十六歲。賦云：信年始二毛，即逢喪亂，是遇亂之年。三十有六也。本傳：時爲東宮學士，領建康令。侯景作亂，簡文命信率宮中文武千餘人，營於朱雀航北。及景至，徹航始除一船。見賊軍皆著鐵面，遂棄軍走南塘。游軍復閉航渡景。皇太子以所乘馬授王質，配精兵三千，使援庾信。質至，領軍府與賊遇，未陣，便奔。景乘勝至闕下，按退後，即潛跡西奔。滕王道序所謂出往上流者也。

太清三年 己巳

正月，柳仲禮帥衆分據南岸，賊濟軍於青塘，襲破章粲營，衆拒戰死。賦所謂護軍慷慨，忠能死節者也。庚申，白虹貫日，三重。賦云：白虹貫日。二月，侯景遣使求和，盟於西華門下。時景奸計既成，乃表陳帝失復，舉兵向闕，時四方征鎮入援者三十餘萬，莫有鬪志，自相抄奪而已。賦云：官守無奔問之人，于戚非平戎之戰。又云：晉鄭靡依，魯衛不睦，謂諸援軍也。丁卯，賊攻陷宮城，縱兵大掠。己亥，賊矯詔遣石城公大款解外援軍。庚午，侯景自爲都督中外諸軍事，大丞相，錄行臺事。辛未，援軍各散。四月，帝憂憤寢疾。五月丙辰，帝崩於淨居殿。時年八十六。帝爲景所制，御膳亦被裁抑，疾久，口苦，索蜜不得，再曰：荷荷，遂崩。賦云：探雀殼而未飽，待熊躡而詎熟是也。辛巳，太子即皇帝位，立宣城王大器爲皇太子，立當陽大心爲尋陽郡王。簡文即位，以信父肩吾爲度支尙書。

簡文帝

梁書本紀曰帝諱綱字世績小字六通武帝第三子昭明太子母弟也天監五年封晉安王大通三年昭明太子薨立爲皇太子  
大清三年臺城陷皇太子坐永福省見侯景神色自若無懼容武帝崩卽皇帝位在位二年崩承聖元年尊爲簡文帝廟號太宗  
葬莊陵

### 大寶元年 庚午

正月朔大赦改太清四年爲大寶元年西魏尅安陸執司州刺史柳仲禮盡有漢東地按侯景攻城仲禮開門降賊至是復屈  
西魏賦云功業天柱身名埋沒矣二月侯景攻下廣陵景逼帝幸西州夏湘東王使將軍王僧辯攻殺河東王譽譽弟岳  
陽王粲以雍州入西魏秋七月賊行臺任約寇江州刺史尋陽王大心以州降之按梁書及南史庾肩吾傳肩吾爲度支尙  
書時上流諸蕃並據州拒侯景景矯詔遣肩吾喻當陽公大心大心尋舉州降賊肩吾因逃入東後賊帥宋子仙破會稽購得  
肩吾欲殺之尋釋以爲建昌令仍問道奔江陵賦云既姦回之翼逆終不悅於仁人是也八月湘東王釋遣領軍將軍王僧  
辯逼鄂州邵陵王綸棄鄂州走九月乙亥侯景自進位相國封二十郡爲漢王十月乙未景又逼帝幸西州曲宴自加宇宙  
大將軍都督六合諸軍事是歲  
夏五月丙辰東魏靜帝遜位於齊

### 大寶二年 辛未

二月邵陵王綸走至安陸董城爲魏所攻見殺爲王僧辯逼之軍潰故賦云才子併命俱非百年又云夏日濫遼泉之誅是也  
三月侯景悉兵西上於大鄱跨水築城名曰捍國四月景遣宋子仙襲陷鄂州乘勝西上號二十萬聯旗千里按本傳臺城



陷後信奔江陵。時侯景悉兵西上。信方在道。途遇景襲郢之兵。故賦云。吹落葉之扁舟。飄長風於上遊。彼鋸牙而鈎爪。又循江而習流。閏四月。侯景圍巴陵。六月乙巳。解圍宵遁。秋七月。景還至建業。按景軍敗。信得度郢州。賦云。落帆黃鶴之浦。藏船鸚鵡之洲。蓋江夏地也。又按王僧辯平郢之後。湘東王封蕭韶爲長沙王。郢州刺史。南史。梁宗室傳云。韶昔爲幼童。庾信愛之。有斷袖之歡。衣食所資。皆信所給。遇客韶亦爲信傳酒。後爲郢州。信西上江陵。途經江夏。韶接信甚薄。坐青油幕下。引信入宴。坐信別榻。有自矜色。信稍不堪。因酒酣。乃徑上韶床。踐躡着饌。直視韶面。謂曰。官今日形容大異。近日時。賓客滿坐。韶甚慙耻。知是時信在郢州。年三十九歲。八月戊午。侯景廢帝爲晉安王。幽於永福省。宇皇太子。大器等。冬十月。王偉等進觴於帝。既醉。韋雋進土囊。王修纂坐上。帝崩於永福省。時年四十九。偉徹戶。扉爲棺。遷殯於城北酒庫中。賦云。車側廓門。筋縣廟屋。又與諸子。大器。大心。大鈞。大球。大昕。及壽陽王。諸子二十人。俱見害。故云。更不遇於浮丘。遂無言於師曠。以愛子而託人。知西陵而誰望。皆哀簡文帝也。景迎豫章王棟。卽皇帝位。改元天正。又矯蕭棟詔。禪位。僞號太始元年。侯景傳云。臺城既陷。武帝嘗語人曰。侯景必爲帝。但不久耳。破侯景字成。小人。百日天子。爲帝。景以辛未年十一月十九日篡位。壬申三月十九日。敗得一百二十日。而景以三月一日。便往姑熟。計在宮殿。足滿十旬。其言竟驗。信奔江陵。元帝承制。除御史中丞。賦云。悞戶承於御史。按王僧辯平郢。信至郢州。奔江陵。當在七月。後元帝承制時也。信至江陵。居城北三里。宋玉舊宅。卽八世祖庾澹故居。賦云。誅茅宋玉之宅。是也。時信父肩吾。亦奔江陵。歷江州刺史。領義陽太守。封武康縣侯。卒。梁書云。肩吾逃入建昌。久之。方得。赴江陵。未幾卒。賦云。信生世等於龍門。辭親同於河洛。用太史公事。漢書。遷生龍門。天子始建漢家之封。太史公留滯周南。不得與從事。發憤卒。子遷適反。見父於河洛之間。按明年元帝卽位。肩吾已卒。是亦不得與從事也。時信適奔江陵。始一見父。遂爾遭喪。事同河洛。至承聖元年十一月。帝卽位時。已迺小祥。襲父爵爲武康縣侯。明肩吾之卒。在是年也。

元帝

梁書本紀曰帝諱繹字世誠小字七符武帝第七子也天監十三年封湘東王侯景陷建鄴王冲等請爲大尉都督中外諸軍事不許又請爲司空以主諸侯亦弗聽及簡文帝卽位改元大寶帝以簡文制於賊臣卒不遵用簡文帝崩王僧辯等奉表勸進帝不許時巨寇尙存帝未欲卽位乃下令斷表明年平景乃卽位於江陵在位三年紹泰元年尊爲孝元皇帝廟號世祖

承聖元年 壬申

二月王僧辯衆軍發自尋陽帝馳檄四方購獲景及逆者封萬戶開國公絹布五萬疋賦云西楚霸王劍及繁陽謂元帝討景之師也三月僧辯等平景傳首江陵元帝命梟於市三日然後煮而漆之以付武庫賦云剖重爐穴奔騰走魁埋長狄於駒門斬黃元於中冀燃腹爲燈欲頭爲器四月乙巳益州刺史武陵王紀僭位於蜀年號天正五月甲申以開府儀同三司江州刺史王僧辯爲司徒賦云司徒之表裏經綸謂僧辯也以陳霸先爲征北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徐州刺史齊人賀平侯景八月武陵王紀率巴蜀之衆東下遣護軍陸法和屯巴峽以拒之賦云禁軍梁漢蒐乘巴渝十一月丙子帝卽位於江陵改太清六年爲承聖元年賦云中宗之夷凶靖亂大雪冤耻去代邸而承基遷唐郊而纂祀謂元帝也帝卽位信轉右衛將軍封武康縣侯加散騎侍郎賦云謬掌衛於中軍時年四十是歲魏廢帝欽元年

承聖二年 癸酉

正月以吏部尙書王褒爲尙書僕射五月甲申魏大將尉遲迥進兵逼巴西漳州刺史楊乾運以城納迥己丑武陵王紀軍至西陵七月武陵王紀衆大潰帝命樊猛斬紀賦云荆門遭虜延之戮是也八月戊戌尉遲迥平蜀僕射王褒等請徙都建

鄧帝不從賦云既無謀於肉食非所望於論都九月齊遣郭元建及將邢杲遠步陸汗薩東方老帥榮頓合肥賦所謂齊交北絕也

承聖三年 甲戌

賦云窮于甲戌謂承聖三年甲戌也是歲魏廢帝三年春正月始作九命之典以敘內外官爵以第一品爲九命第九品爲一命改流外品爲九秩亦以九爲上人改置州郡及縣改東雍爲華州北雍爲宜州南雍爲蔡州華州爲同州北華爲鄜州東秦爲隴州南秦爲成州北秦爲友州東荆爲淮州南荆爲昌州東夏爲延州南夏爲長州東梁爲金州南梁爲隆州北梁爲靜州陽都爲汾州南汾爲勤州汾州爲丹州南嗣爲寧州南岐爲鳳州南洛爲上州南廣爲清州南襄爲湖州西涼爲甘州西郿爲鴻州西益爲利州東巴爲集州北應爲輔州恆州爲均州沙州爲深州寧州爲龍州襄州爲廣州新州爲溫州江州爲沔州西安爲鹽州安州爲始州并州爲隨州肆州爲塘州蕪州爲順州淮州爲純州揚州爲穎州司州爲憲州南平爲昇州南郢爲歸州青州爲眉州凡改州四十六置州二改郡一百六改縣二百三十集中碑誌歷稱諸州故備錄於此餘同此例是月魏帝爲相安定公所廢而立齊王廓是爲恭帝元年魏相安定公卽周太祖宇文泰也先是魏使宇文弼來聘齊使又至江陵帝接仁恕有闕魏相安定公憾焉七月安定公至原州帝遣使請據舊圖以定疆界又連結于齊言辭悖慢泰曰古人有言天之所棄誰能與之其蕭繹之謂乎九月乙巳使柱國萬紐于謹來攻賦所謂秦患西起也十月丙寅魏軍至襄陽梁王肅督率衆會之賦云雖借人之外力實蕭繹之內起又云惜天下之家遭東內之反氣謂肅督也十一月丁亥魏軍至柰下是日帝猶試詩不廢戊申胡僧祐朱寶臣等出戰賈臣敗績僧祐中流矢薨賦云鬼火亂於平林瘴魂遊於新市蓋傷中興之臣戰鬪而死也辛亥魏軍大攻帝親臨陣督戰帝見執如梁王肅督營甚見詰辱十二月辛未魏人戕帝賦云中興道銷窮於甲戌卽是年也帝崩時年四十七愍懷太子元良始安王芳等皆見害賦云撥亂之主忽焉中興之宗不祀伯兮叔兮同見

## 敬帝

戮於猶子言皆爲蕭督所害也。魏人立蕭督爲梁王，居江陵城東，資以一州之地。其襄陽所統，盡歸於周。賦云：以鷄首而賜秦，天何爲而此醉。江陵陷，汝南王大封尚書左僕射王褒以下，並爲俘，以歸長安。乃選百姓男女數萬口，分爲奴婢，小弱者皆殺之。本傳：聘於東魏，屬大軍南討，遂留長安。是江陵未陷之先，信已至長安。賦云：提挈老幼，關河累年。滕王道序：攜老入關，蒸蒸色養。然子山出聘，不得老幼，並攜。明是江陵獻俘之日，信本江陵名士，特爲太祖所知，推恩禮送，故信老幼皆在長安。又小園賦云：薄晚開閨，老幼相攜。蓬頭王霸之子，椎髻梁鴻之妻。江陵陷，信仕西魏，拜使持節撫軍將軍、右金紫光祿大夫、太都督、尋進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時年四十有二。

梁書本紀曰：帝諱方智，字慧相，小字法真，世祖第九子也。承聖三年十一月，江陵陷，王僧辯、陳霸先以帝爲太宰，承制奉迎還京師。四年七月，以帝爲皇太子。九月，卽帝位。改元泰紹。在位三年，遜位於陳帝。爲江陰王。薨於外邸。時年十六。追謚敬皇帝。

泰紹元年 乙亥

卽承聖四年也。三月，齊送貞陽侯蕭明來，主梁嗣。至東關，遣吳興太守裴之橫拒之。七月，僧辯納貞陽侯蕭明入建鄴，卽僞位。年號天成，以帝爲皇太子。司空陳霸先襲殺王僧辯，黜蕭明而奉帝爲賦云：南陽較書，去之已遠。上蔡伏獵，知之何晚。擬連珠云：劉琨之英略，莫知自免，皆傷僧辯也。九月丙午，帝卽位。十月己巳，大赦。改元壬子。加司空陳霸先尚書令，都督中外諸軍事，震州刺史。

太平元年 丙子

九月大赦。改元。司徒陳霸先進位丞相。錄尚書事。是歲。魏恭帝三年。春。魏依周禮立六官。十月乙亥。魏相安定公宇文泰薨。遺令兒子護輔世子覺以爲政。魏帝詔以岐陽之地封覺爲周公。十二月庚子。禪位卽周。孝閔帝是也。周閔帝踐阼。信封臨濟縣子。邑五百戶。除司水。大夫。出爲弘農守。賦云。讓東海之濱。遂饗周粟。集中有泰在司水看治渭橋詩。王褒集有和庾司水治渭橋詩。弘農有五張寺。有溫湯。集中弘農郡五張寺碑。溫湯碑。皆是時作也。時年四十有四。

太平二年 丁丑

冬十月辛未。帝遜位於陳。陳受命。奉帝爲江陰王。改爲永定元年。賦云。有嬖之後。將育於姜。輸我神器。居爲讓王。又云。用無賴之子弟。舉江東而全棄。謂陳霸先也。按建鄴既非梁有。信遂無所可歸。擬連珠云。烏江赫讎。知無路可歸。白雁抱書。定無家可寄。雖極思念。鄉關實無歸陳之志矣。是歲。周閔帝元年。及九月。周家宰宇文護殺閔帝而奉明帝。又爲明帝元年。

周明帝

周書本紀曰。帝諱毓。小名統萬突。太祖長子也。大統十四年。封寧都郡公。孝閔帝踐阼。進位柱國。岐州刺史。及閔帝薨。晉公護遣使迎帝於岐州。九月癸亥。卽天王位。在位四年。崩。諡曰明。廟號世宗。

二年 戊寅

明帝卽位之二年也。正月乙未。以大家宰晉公護爲太師。是月。梁故觀寧侯蕭永卒。信著思舊銘。銘云。歲在攝提。星居監德。知是年正月也。一作鶉首。在是年五月。正月丁巳。雁州置十二郡。又於河東置蒲州。河北置虞州。弘農置陝州。正平置綺

州宜陽置熊州。邵郡置邵州。按弘農置陝州時。信爲弘農守。是其治也。三月。改雍州刺史爲雍州牧。京兆郡守爲京兆尹。以廣業修城二郡置康州。茂蔭郡置文州。六月。戊子。大雨霖。詔公輔大夫士爰及牧守黎庶等。各上封事。諫言極諫。無有所諱。

分長安爲萬年縣。並治京城。是爲陳永定二年。

### 武成元年 己卯

明帝改天王稱皇帝。復建年號曰武成。正月。己酉。太師晉公護上表歸政。帝始親覽萬機。軍旅之事。護銜總焉。祀閔帝。歌辭云。升車刺勳。入位據關。雲謂晉公護也。初。改部督諸州軍事爲總管。三月。癸巳。陳六軍。帝親執軍符。運太白於東方。八月。以大將軍安成公暹爲益州總管。九月。以爲齊國公。大將軍天水公廣爲梁州總管。正十公。招好。趙國公。招好。屬文。學。庾信。觀詞多輕靈。皇弟劼爲魏國公。弟劼爲滕國公。天水公廣爲蔡國公。高陽公達奚武爲魯國公。武陽公豆盧寗爲楚國公。

### 武成二年 庚辰

正月。癸丑。朝大會羣臣於紫極殿。始用百戲爲本傳。遷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司憲中大夫。進爵。城縣侯。滕王道序云。入爲司憲中大夫。管正。其賦詩云。其王事之中。優游如此。集中有正。且上。司憲府詩。未詳何年。正。且。按。子山。出守弘農。例必三年。最。是。高。爲。蘇。趾。學。士。得。預。校。書。當。在。入。爲。司。憲。之。後。故。附。錄。於。此。北。史。庾。信。王。褒。並。爲。蘇。趾。學。士。集中。有。預。蘇。趾。校。書。和。劉。儀。同。二。月。雙。白。鶴。飛。集。上。林。園。大。將。鄒。偉。布。弋。設。置。並。皆。禽。獲。信。作。鶴。讚。序。稱。武。成。二。年。

春二月天子怒焉信奏事階墀立使爲讀知信時在長安爲司憲中大夫時也三月辛酉重陽閣成會羣公列將卿大夫及突厥使者於芳林園賜錢帛各有差夏四月帝因食遇毒遂崩集中和宇文文入重陽閣悼明帝也是歲陳文帝天嘉元年

武帝

周書本紀曰帝諱邕字彌羅突太祖第四子也母曰吒奴太后大統九年生於同州孝閔踐阼拜大將軍出鎮同州世宗卽位進柱國蒲州刺史武成元年封魯公領宗師二年世宗崩遺詔傳位於帝在位七年崩諡曰武廟號高祖

保定元年 辛巳

正月以大家宰晉國公護爲都督中外諸軍事令五府總於天官庚戌祠圓丘壬子祠方丘甲寅祠感生帝於南郊乙卯祠太社按後周憲章周禮圓丘宜在冬至方丘宜在夏至南郊祠感生帝宜在正月上辛今竝在正月未洽古制時帝卽位未久雖行周禮未臻雅正天和元年初造出雲舞以備六代至建德三年樂成始有可觀隋志後周圓丘及南郊並正月上辛此用庚戌甲寅時武帝初立其制未足憑也已巳祠太廟班太祖所述云官焉景子大射於正武殿賜百官各有差二月于洸陽置洸州甲午朔日於東郊按是年爲辛巳馬射賦云歲在昭陽蓋辛年也三月三日華林園馬射疑在是年賦無歲支周史不載難以詳考武帝時惟是年辛巳及天和四年辛卯有兩辛年是年武帝初立正月大射於正武殿是月景寅改八丁兵爲十二丁兵時方示武之日華林馬射在是年者爲長史或缺文也五月景午封皇子瑩爲魯國公晉公護獲玉斗以獻集中有爲晉湯公道玉律秤尺升斗表六月乙酉遣治御正殿不害等使于陳本傳南北通好之時惟放王克殿不害

等，卽是人也。十一月，陳遣使來聘。是月，齊孝昭帝薨，弟長廣王滿代立，是爲武成帝。

### 保定二年 壬午

正月丁未，以陳主弟顛爲柱國，送還江南。按陳尙書周弘正自周還，弘正以陳天嘉元年，往長安迎宣帝，明帝之武成二年也。天嘉三年，自周還，武帝之保定二年也。集中有別周尙書弘正詩，又有送周尙書弘正二首，重別周尙書二首，皆是時作。閏月己丑，詔柱國以下，帥都督以上，母妻穆太夫人、夫人、郡君、縣君，各有差，集中蓋國夫人步陸孤氏以下，諸籍稱夫人、郡君、縣君，皆此例矣。二月癸丑，以久不雨，降宥罪人，京城三十里內禁酒。梁主蕭譽薨，以大將軍蔡國公廣爲荊州總管。閏月己未，於伏流城置和州。六月己亥，以柱國蜀國公尉遲迥爲大司馬，分山南、荆、州、安、州、江、陵，爲四州總管。七月，晉國公命擊石關之谷，信著終南山、長谷、銘、銘、序、曰、周、保、定、二、年、歲、次、壬、午、七、月、云、云。九月，陳遣使來聘。十月辛亥，帝御大武殿，大射，公、驍、列、將、皆、會。戊午，講武於少陵原，分南、寧、州、置、恭、州，集中有從駕觀講武詩。十一月丁卯，以大將軍趙國公招爲柱國，又以招爲益州總管，集中益州上柱國趙王二首，奉報趙王出師在道，賜詩和趙王遠峽中軍和趙王途中五韻，皆是時作。

### 保定三年 癸未

正月辛未，改光遷國爲遷州。壬辰，乞銀城置銀州。四月乙未，以柱國鄭國公達奚武爲太保，按公夫人，卽鄭氏，見墓誌。壬戌，詔百官及民庶上封事，極言得失。五月甲子朔，避正寢，不受朝，旱故也。甲戌雨。七月庚午，陳遣使來聘。九月己丑，初令



世襲州郡縣者改爲五等爵。州封伯，郡封子，縣封男。十月乙巳，以開府祀國公祭爲梁州總管。庾戌，陳遣使來聘。

保定四年 甲申

五月丁亥，改禮部爲司宗，大司禮爲禮部，大司宗爲樂部。按信後爲司宗中大夫之職。司宗大夫，自古宗伯謂之。後周依禮，建六官，改禮部爲司宗祭。六月庚寅，改御信爲納言。八月丁亥，以柱國齊公憲爲雍州牧。九月，若千鳳爲徐國公。集中有侍從徐國公殿下軍行。陳遣使來聘。閏月己亥，以大將軍長孫儉爲柱國。十月癸亥，大將軍陸通、蔡國公處，踰爲柱國。通卽譙國夫人步陸氏之父也。甲子，詔大將軍大冢雲督國公護率軍伐齊。總大軍出淨關。賀婁公碑文云：大冢宰有總機衡，是勤王略。是月，十一月甲午，柱國蜀國公尉遲迥率部圍洛陽。柱國齊國公憲發於邗山，督公護次於陝州。齊王憲碑文云：保定四年，與大司馬蜀國公圍金墉城，誅臨洛蒲。周武帝發奔兵上邗山，開河橋路。斷是也。十二月壬戌，齊師渡河。晨至洛陽，諸軍驚散。卒夜引還。賀婁公碑文云：甲子，是雨。未後，圍原軍師問喪，不成。徒宋亦言是戰無功云。

保定五年 乙酉

正月庚子，令荊州安州江陵等總管，兼隸宣州總管府。以柱國大司宗衛國公直爲襄州總管。二月，詔陳國公純等如突厥。適女。辛威碑文云：被使領命，出西涼州，奉迎突厥皇后。又宇文廣彙誌云：奉詔向甘州迎皇后，卽其事也。三月戊子，柱國楚國公豆盧寧薨。四月，齊武成禪位於其太子緯，自稱太上皇帝。六月辛未，詔曰：江陵人年六十五以上，爲官奴。總者已令放免。其公及奴婢，有年七十以上者，皆免官。司宗賈爲庶人。七月辛亥，改函谷關城爲通洛防。是月庚申，柱國楚國公

岐州刺史慕容寧信著碑文。十一月丁未。陳遣使來聘。周冠軍公夫人烏石蘭氏。以是年葬。信作墓誌。

### 天和元年 丙戌。

正月辛巳。露寢成。幸之。令羣臣賦古詩。京邑耆老。並預會焉。頒賜各有差。癸未。大赦改元。百官普加四級。丁未。於宕昌置宕州。以柱國昌寧公長孫儉爲陳州總官。遣小載師杜果使於陳。二月戊申。以開府中山公訓爲蒲州總管。集中就蒲州。使君乞酒。蒲州刺史中山公許乞酒一車未送。卽是人也。二月六日。周隴右總管長史豆盧永恩葬。信著碑文。三月景午。祠南郊。四月。陳文帝薨。子伯宗嗣立。是爲天康元年。五月庚辰。帝御正武殿。集羣臣。親講禮記。吐谷渾龍涸王莫昌率戶內附。以其地爲扶州。六月景午。以大將軍冠軍公辛威爲柱國。九月乙亥。信州變。再令贊向五子王反。詔開府陸騰討平之。十月甲子。初造山雲衛。以備六代之樂。

### 天和二年 丁亥。

正月丁亥。初立郊丘壇壝制度。其制注詳第六卷歌辭。四月乙巳。省東南諸州。以潁州歸州。濠州均州入唐州。油州入純州。鴻州入淮州。涇州入湖州。睢州入冀州。靈州入昌州。六月辛亥。尊所生母叱奴氏爲皇太后。戊寅。陳湖州刺史華皎來。附。遣冀州總管衛國公直等將兵援之。因而南伐。集中有送衛王南征詩。壬辰。以大將軍譙國公儉爲柱國。九月。衛國公直等與陳將淳于量。吳明徹戰於沌口。王師失利。元定以步騎擊于先度。塗沒江南。是歲。陳廢帝光大元年。

### 天和三年 戊子。

正月辛丑，祠南郊。按南郊用正月上辛，此時始正，所謂夏正郊天，祀感精帝靈，威仰之神也。後周以始祖獻，侯莫那配之，如古后稷配天之義，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者也。注詳第六卷歌辭。三月癸卯，皇后阿史那氏至自突厥。甲寅，以蔡國公廣爲陝州總管。是月二十日，周太傅鄭國公夫人鄭氏薨。於某月葬，信作墓誌。四月辛巳，齊國公靈爲大司馬。五月庚戌，祠太廟。八月，齊請和親，遣使來聘，詔軍司馬陸逞、兵部尹公正報聘，爲步陸碑云：齊國通和，封人受使，以公有出境之才，見命張膽之禮，是其事也。癸酉，帝御大德殿，集百寮及沙門道士等，親講禮記。十月，癸亥，祠太廟。十一月，陳安成王瑱廢其主伯宗而自立，是爲宣帝。十二月，齊武成帝薨。

天和四年 己丑。

正月辛卯，遣司會河陽公李綸等會集於齊，仍弔轉焉。集中有司會河陽公新造山池寓目詩。河陽公，卽綸也。二月八日，周大都督楊林伯長孫瑕夫人羅氏薨，以某年葬，信作墓誌。二月癸亥，以柱國昌寧公長孫儼爲兗州總管。戊辰，帝御大德殿，集百寮道士沙門等，討論釋老義。集中有奉和闡弘二教應詔詩。三月二十日，後魏驃騎將軍荊州刺史賈拔夫人元氏葬，信作墓誌。四月，齊遣使來聘。二十七日，信代陝西總管作移齊河陽執事文。五月己丑，帝制象經成，集百僚講說。集中有象戲賦、進象經賦表。六月，築原州及涇州東城。八月庚辰，盜殺孔城防主，以其地入齊。九月辛卯，遣柱國齊國公靈率衆於宜陽築崇德等城。十一月十日，復作移齊河陽執事文。是月辛亥，柱國昌寧公長孫儼薨，以某年葬，信作碑文。是歲，陳宣帝太建元年。

天和五年 庚寅。

七月。以柱國譙國公儉爲益州總管。十月。周驃騎大將軍開府侯莫陳道生葬。信作墓誌銘。十一月五日。周柱國大將軍大都督同州刺史爾綿永葬。有碑文。是月。梁故郢州刺史周大將軍義興公蕭世怡葬。信作墓誌銘。十二月。平越瀉置西寧州。是冬。齊將斛律明月寇邊。於汾北築城。自華谷至於龍門。

## 天和六年 辛卯。

正月。詔柱國齊國公憲率師禦斛律明月。田弘爲柱國。三月。齊國公憲自龍門度河。斛律明月退保華谷。憲攻拔其新築五城。甲午。大將軍杞國公亮爲秦州總管。庚子。鴈門公田弘率師取齊宜陽等九城。太安公閻慶南陽公叱羅協等並爲柱國。按慶卽集中抗表致仕者也。協卽長孫夫人羅氏之父。五月。景辰。中山公訓爲柱國。按訓督公護世子。爲蒲州刺史。至建德元年。從蒲州徵赴京師。子山就蒲州使君。乞酒許乞酒一車未送者也。六月。周大將軍趙公宇文廣葬。信著墓誌銘。八月。癸酉。省掖庭。凡樂後宮羅綺工人五百餘人。十月十日。隴東郡公侯莫陳君夫人竇氏葬。信作墓誌銘。十一月六日。周大將軍襄城公鄭偉葬。信作墓誌銘。是月十六日。周安昌公夫人鄭氏葬。信作墓誌。又大將軍開嘉公柳遐葬。信作墓誌銘。稱天和某年。附錄於此。是年。齊王憲伐齊。信同盧愷並從軍行。有同盧記案從軍詩。

## 建德元年 壬辰。

春正月。帝幸玄都觀。親御法座講說。公卿道俗論難事畢。還宮。集中有奉和法筵應詔詩。二月。趙國公夫人竇豆陵氏葬。信作墓誌。稱天和七年。三月。景辰。誅大冢宰晉國公護。癸亥。以太傅蜀國公尉遲迥爲太師。松滋公夫人尉遲氏墓誌云。

父太師柱國公是也。柱國鄧國公竇熾爲太傅。按熾爲趙國夫人竇陵氏之父。見墓誌。齊國公憲爲大家宰。碑文云。建德元年進爵爲王。仍拜大家宰是也。柱國庖罕公辛威爲大司寇。碑文作天和元年爲異。四月甲戌。以滕國公迥爲柱國。詔荊州安州江陵等總管停隸襄州。庚寅。遣尊畧陽公爲孝閔皇帝。癸巳。立魯國公燾爲皇太子。五月壬戌。帝以大早。集百官於庭。詔求直言。公彌各引咎自責。其夜澍雨。八月十二日。周大將軍司馬裔葬。信著碑文。又作墓誌銘。十月庚午。詔江陵所獲俘虜。充官口者。悉免爲民。十一月二十二日。譙國夫人步陸孤氏葬。信作墓誌。

建德二年 癸巳

春正月辛丑。祠南郊。乙巳。以柱國鴈門公田弘爲大司空。碑文作元年。大將軍徐國公若千鳳爲柱國。集中侍從徐國公。殿下軍行。帥若千鳳也。乙卯。嗣太廟。是月。周柱國大將軍大都督同州刺史爾綿。未夫人赫連氏合葬。信著碑文。閏月己巳。陳遣使來聘。二月二十三日。周車騎大將軍贈小司空宇文顯葬。信作墓誌銘。是月。省雍州內八郡。併入京兆馮翊扶風咸陽等郡。三月癸巳。省六府諸司中大夫以下官。府置四司。以下大夫爲之官長。上士武之。夏四月己亥。祠太廟。五月十一日。周太子少保陸逞薨。以明年正月葬。信著步陸碑文。六月庚子。省六府員外諸官。皆爲丞。秋七月己巳。祠太廟。自春霖不雨。至於五月壬申。集百寮於大德殿。帝責躬罪已。問以治政得失。戊子雨。九月乙丑。陳遣使來聘。冬十月癸卯。齊遣使來聘。甲辰。六代樂成。帝御崇信殿。集百官以觀之。按天和元年。冬十月甲子。初建山雲僞。以備六代之樂。至是乃成。武帝遣山雲僞。其辭多出於子山之手。集中郊廟燕社。歌是也。其圓丘方澤。五帝歌辭。采入隋志。冬。陳拔計陽。斬王琳。按王琳不受陳命。實梁室之忠臣。軍敗。爲吳明徹所殺。子山嘗寄詩云。獨下千行淚。聞君萬里書。其見重如此。周大將軍開慶。以是年抗表致仕。集中有爲開大將軍乞致仕表。

建德三年 甲午。

正月壬戌册柱國齊國公憲衛國公直趙國公招燕國公徽滕國公迥並進爵爲王。己巳祠太廟。三月癸酉皇太后叱奴氏崩帝居倚廬朝夕共一溢米羣臣表請累旬乃止詔皇太子贊總釐庶改。五月庚申葬文宣皇后於永固陵帝徒跣至陵所辛酉詔行三年之喪練廡之節苦廬之禮率遵前典以申罔極公輔上表固請俯就儀制過葬卽吉帝不許引古禮答之羣臣乃止於是遂申三年之制五服之內亦令依禮按後周憲章周禮復行三年之喪其制最爲完善叱奴氏有廟集中有獻文宣皇太后歌辭。十月景申御正楊尙希禮部盧愷使於陳愷卽詩集盧記室也。戊辰雍州獻蒼烏集中有齊王進蒼烏表時齊王爲雍州牧矣。是月十五日周儀同松滋公夫人尉遲氏葬信作墓誌。十一月戊午以柱國大司空上庸公陸騰爲

涇州

總管。

建德四年 乙未。

正月戊辰以柱國樞密公辛威爲寧州總管碑文云授寧州總管都督七州諸軍事卽爲河州大中正。二月二十四日周大將軍崔說葬信著碑文。三月景辰遣小司寇淮南公元偉等使於齊按是秋高祖親戎東討偉遂爲齊人所執至六年齊平偉方見釋集中有贈司寇淮南公詩和淮南公聽琴陶咳斷淮南公卽元偉也。甲戌以柱國趙王招爲雍州牧。是月周車騎大將軍張慈葬信著賀婁公碑文。四月二十五日周柱國大將軍紇干弘葬信著碑文紇干弘卽田弘也。七月下詔伐齊趙王招爲後三軍總管答趙王啓云張幕全韓連營上地是也時趙王爲雍州牧。齊王憲率衆二萬趣黎陽。壬午上親率六軍衆六萬直指河陰八月丁未拔之進攻子城未克上有疾還降拔三十餘城皆棄而不守。是月周驃騎大將軍冠軍

庚子山年譜

伯柴烈李夫人藝信作墓誌。閏十月以柱國齊王憲爲上柱國。信時爲洛州刺史。爲政清淨。吏人安之。時陳氏通好南北。流寓之士各許還其舊國。陳氏乃請王褒及信等十數人。高祖惟放王克殷不害等。信及褒並留而不還。按南史殷不害傳。太建七年。自周還陳。是歲陳太建七年。陳氏請褒及信。周朝惜而不遣。卽是年也。時年六十有四。

建德五年 丙申

二月辛酉。遣皇太子斌。巡撫西土。仍討吐谷渾。戎事節度。並宜隨機專決。三月壬寅。至自同州。文宣皇后服再葬。戎申祥。集中移處留使文。入境以來。國祥甫邇。按武帝服三月。祥二月。太子巡撫西土。知禮謂吐谷渾。渾王遣使入境以來。國祥甫邇也。六月辛亥。祠太廟。九月己酉。帝總戎。癸亥。帝至晉州。遣齊王憲率精騎二萬。守雀鼠谷。齊王碑文云。又加王精兵六萬。長圍晉州。自爾卽爲前鋒。橫行入鄴。是也。齊衆潰。遂克晉州。齊王留安德王延宗守晉陽。而奔鄴。延宗自稱帝。遂攻拔之。

建德六年 丁酉

正月乙亥。齊王傳位於其太子恆。改元承光。自號爲太上皇。壬辰。帝至鄴。齊王先於城外掘濶豎柵。癸巳。帝率諸軍圍之。齊人拒守。諸軍奮擊大破之。遂平鄴。集中有奉和平鄴應詔詩。賀平鄴都表。表云。蒞政東藩。不獲躬到闕庭。遣主簿陪臣曹敷。奉表以聞。是信時爲洛州刺史。在洛州。爲長安之東。故云東藩。是月。遣吐谷渾使信。作移處留使文。按移文云。某入境以來。國祥甫邇。自秋迄冬。未申款接。又云。時當獻歲。惟新三元。告慶陽和。旣勅澤漸。萬邦便富。遣使相隨。永敦隣睦。故移知渾王。遣使在。建德五年二月。留至是年正月。發遣歸國。故作移文也。六月癸亥。於河州雞鳴防。置旭州。甘松防。置芳州。廣川防。置弘州。七月景戌。行幸洛州。己丑。詔山東諸州。舉有才望者。赴行在所。共論政事。得失。信時爲洛州刺史。有奉報寄洛州詩。尋徵爲

司宗中大夫。十一月稽胡反。遣齊王憲率軍討平之。齊王碑文亦序其事。詔自永熙已來江陵良人沒爲奴婢者並宜放免所在附籍一同民伍。

### 宣政元年 戊戌

正月壬午行幸鄴宮分湘州廣平郡置洛州清河郡置貝州黎陽郡置黎州汲郡置衛州分定州常山郡置恆州分并州上黨郡置潞州辛卯行幸懷州癸巳幸洛州詔於懷州置宮三月戊午於蒲州置宮廢同州及長春二宮大將軍王軌破陳師於呂梁擒其將吳明徹等俘斬三萬餘人明徹誌銘亦稱其事周封徹爲懷德郡公六月丁酉帝崩甲子誅上柱國齊王憲碑文云二十八日齊王憲薨

### 宣帝

周書本紀曰帝諱鸞字乾伯高祖長子也建德元年立爲皇太子宣政元年六月高祖崩卽皇帝位在位二年傳位於太子衍自稱爲天元皇帝大象二年崩諡曰宣葬定陵

### 大象元年 己亥

按滕王適序歲在居維龍居淵獻春秋六十有七知是年己亥子山年六十七也正月癸巳改元大成癸卯封皇子衍爲魯王戊午立魯王衍爲皇太子二月辛巳傳位於皇太子衍改大成元年爲大象元年帝於是自稱天元皇帝所居稱天臺冕有二十四旒車服旗鼓皆以二十四爲節皇帝衍稱正陽宮集中有賀傳位於皇太子表四月乙巳祠太廟五月辛亥以洛州襄國郡爲趙國以荊州新野郡爲滕國令趙王招滕王適等並之國按滕王以是年撰庚開府集二十卷在新野製序寄



至長安。子山作啓謝之。遙寄於彼。故云。至都可期。從梁有日。又云。魚腸尺素。應足敷行。書此謝辭。終知不盡。皆遙寄之文也。是年信以疾去職。

大象二年 庚子

四月己巳祠太廟。己卯詔死罪並降從流。流罪從徒。五歲刑已下。悉皆原宥。壬午幸中山祈雨。至咸陽宮。雨降。按集中有喜晴應詔詩。同顏大夫尚晴和趙王喜雨和李司錄喜雨諸篇。自明帝二年保定三年建德元年二年並有喜雨喜雨之事。子山諸詩以英華類聚一處。未詳何年所作。故備錄焉。五月乙未宣帝寢疾。詔隋國公楊堅入侍。丁未遣趙陳越代滕五王入朝。己酉帝崩。矯制以隋國公堅受遺輔政。七月丁未隋公楊堅爲都督內外諸軍事。趙王招以謀執政被誅。是月二十八日陳將吳明徹卒於長安。至八月十九日寄葬京兆。信作墓誌。八月丁卯封上柱國。杞罕公辛威爲宿國公。移相州於安陽。分相州陽平郡置毛州。昌黎郡置魏州。九月辛丑分滹州管內新遂善合及瀘州管內瀘戎六州並隸信州總管府。王子隋公楊堅爲大丞相。益加大冢宰。五府總於天官。十一月十日周亮州刺史廣饒公鄧常榮常賜姓宇文。集中有宇文公神道碑。又著鄧常榮誌銘。十二月甲子大丞相隋國公楊堅進爵爲王。以十郡爲國。丁未滕王迥以謀執政被誅。

靜帝

周書本紀曰。帝諱衍。後改爲闡。宣帝長子也。大象元年正月封魯王。立爲皇太子。二月宣帝於鄴宮傳位。授命居正陽宮。二年宣帝崩。帝入居天臺殿。正陽宮。大定元年二月禪位於隋。五月壬申崩。諡曰靜。葬恭陵。

大定元年 辛丑

隋開皇元年

正月壬午，改大象三年爲大定元年。二月庚申，隋王楊堅爲相國，總百揆，備九錫之禮。甲子，隋王楊堅稱帝號，改爲開皇元年。按北史：隋開皇元年，厥信卒，滕王序已老，爲六十七歲。知子山卒時年六十九歲也。又按辛威碑文：開皇元年七月某日，反葬河州。碑銘猶出信子。子山之歿，當在秋冬矣。

璠按：庾子山，以梁武帝天監十二年癸巳某日生。大通元年丁未，十有五歲。侍梁東宮講讀。起家湘東王國常侍，轉安南府參軍。中大通三年辛亥，年十九歲。晉安王爲皇太子，與父肩吾及東海徐摛、摛子陵竝爲抄撰學士，宮中號徐庾體。大同六年壬戌，三十歲。爲郢州別駕。時安城郡人劉敬躬反，信與湘東王論中流水戰事，深爲武帝所賞，遂擒敬躬，斬之都市。大同十一年乙丑，三十三歲。爲通直散騎常侍，與徐君房聘于東魏。中大同元年丙寅，三十四歲。爲東宮學士，領建康令。太清二年戊辰，年三十有六。遇侯景之亂，簡文帝命以本官率宮中文武千人，營朱雀航北。景至，以衆先退，遂爾西奔。至大寶

三年辛未三十九歲夏四月途遇侯景襲郢之兵潛跡江夏景退至郢州時刺史蕭詧昔爲幼童與信有斷袖之歡信至接信甚薄是年秋奔江陵元帝承制除御史中丞遂遭父喪時年四十承聖元年壬申四十一歲轉右衛將軍襲爵武康縣侯加散騎常侍承聖三年甲戌四十二歲聘于西魏屬大軍南討遂留長安是年魏帥來伐岳陽王率衆會之江陵陷魏人戕帝立蕭詧爲梁王都江陵獻俘長安信爲魏相安定公所知其老幼入關特蒙禮送由是蒸蒸色養矣卽以是年仕魏拜持節撫軍將軍右金紫光祿大夫都督尋進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敬帝太平元年魏恭帝之三年也魏禪周二年梁亦禪陳於是陳氏王江表矣周孝閔帝踐阼時年四十有五封臨清縣子邑五百戶除司水下大夫出爲弘農守遷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司憲中大夫進爵義城縣侯周閔帝卽世明帝立帝好文學深加優禮武成二年四十七歲與王褒庾季才等並爲麟趾學士得預校書俄拜洛州刺史明帝崩武帝立

亦復好之如明帝焉。建德四年。陳之太監七年也。南北通好。陳氏乃請王褒及信十數人。高祖惟放王克殷不害等。信及褒竝惜而不遣。時年已六十四矣。建德六年。猶治洛州。尋徵爲司宗中大夫。宣帝大象元年己亥。六十七歲。以疾去職。是年滕王道撰集二十卷。靜帝大定元年。卽隋開皇元年辛丑。六十有九卒。自梁武帝天監十二年。至隋開皇元年。凡六十九年。謹纂年譜四十五歲。敬帝太平二年以上。梁未亡時。皆取南朝正朔。每年附錄東西二魏。及岳陽西附。江陵立故主之仇。陳氏南遷。建鄴蹈讓王之轍。子山旣餐周粟。此二十三年。用後周年號。末附梁陳二主。猶魏志也。信仕周位望通顯。凡歷二十八年。以壽終。信事母以孝聞。惟丁母憂未詳何年。其孝情毀至。曾爲晉公所嘆。當在護誅之前。建德以上事也。餘備列年譜。南北二史。凡于子山集中。有相發明者。亦兼及之。昔漢有二帝。魏稱三祖。求之異代。且曰才難。信在江南。則有梁武帝二子簡文元帝。及過江北。則有周太祖二子世宗高祖。竝新情艷。

發雅辭雲委。又得滕趙諸王周旋款至。皆一時之俊。君臣酬唱之際。文人遇合。可謂至矣。

庾氏世系圖

錢唐倪璠魯玉編

庾滔  
南陽新野人從晉元帝過江官至散騎常侍領大著作封遂昌縣侯因家於南郡江陵信之八世祖也袁江南賦云彼凌江而建國始播遷於春福分南陽而賜田梨東嶽而詐宋宋王之宅穿都臨江之府蓋謂滔也又滔之來孫說字寶彥梁處士與宗人易齊名號上行先生沈文曼情光緣說易信生季才字叔奕江陵陷與庾信下宮隨例入關周世深加後禮武定二年與庾信下交回補麟趾學士滔之子孫惟信六世七世祖及季才曾祖以上未詳按藤下追序及北史藝術傳滔於信與季才皆八世祖也

於陵字子介除鴻臚領荆州大中正文集十卷

道驥安西易齊徵參軍士

黔婁字子貞在梁書孝行傳

肩吾字慎之一曰子慎梁散騎常侍中書令

信木傳載後

庾氏世系圖

璠曰。昔者掌庾命氏。在于唐時。隲陵著姓。盛于晉代。入南陽取樊氏之陂。遷江陵居宋玉之宅。遂昌而下。載在史籍。可得稱焉。若夫上行先生。既與徵士齊名。子山入關已後。又與叔奕竝校書麟趾。於滔凡歷八世。兩人祖孫。行跡略同矣。黔婁兄弟。清節文章。孝友。肩吾瓌文。特爲於陵友愛。又有良子。文藝自過。此小庾風流。所以跨躡南北者也。

# 庾信本傳

出北史李延壽撰

錢唐倪璠魯玉註釋

庾信字子山南陽新野人祖易

周書本傳云齊徵士

父肩吾

周書云梁散騎常侍中書令

竝南史有傳

注見滕王序

信幼而俊邁聰敏

絕人倫博覽羣書尤善春秋左氏傳身長八尺腰帶十圍容止頽然有過人者

周書此下云起家湘東國常侍轉安南府參軍時肩吾為

梁太子中庶子掌管記云云

父肩吾為梁太子中庶子掌管記東海徐摛為右衛率掎子及信竝為抄撰學士父子東

宮出入禁固恩禮莫與比隆既文竝綺黜故世號徐庾體焉

南史曰徐摛字士秀東海剡人也晉安王綱入為皇太子轉家令兼管記等帶領直摛文體既別春坊盡

學之宮體之號自斯而始子陵字孝穆下立為皇太子東宮置學士陵充其選北史文苑傳曰徐陵庾信分路揚鑿其意淺而繁其文樸而采辭尚輕險情多哀思文中子曰徐陵庾信古之夸人也其文甚拔徐庾竝稱蓋子山江南少作宮體之文也及至江北而庾進矣是以輕險之目楚既失之夸誕之評齊未為得

當時後進競相模範每有一文都下莫不傳誦累遷通直散騎常侍

周書曰累遷尚書度支郎中

直正員郎出為郢州別駕尋遷通直散騎常侍

聘於東魏文章辭令盛為鄴下所稱

梁大通六年魏武帝永熙三年魏武帝西都長安為西魏高歡別奉清河王庶子善見為主徙都鄴是為東魏魏於是始



分爲兩。隋書地理志曰：魏郡鄴縣，東魏所都。按子山聘魏，南史梁書紀年闕文，多魏齊諸書。子山副徐君房將命至鄴，魏令祖孝隱、盧孔景等宴梁使，故集中有將命至鄴、酬祖正員詩。祖正員，即祖孝隱也。及魏使回，魏管師來聘梁朝，又令庾信、徐君房同宴魏，使其文章辭令，皆是稱也。北齊書祖斑傳云：班弟孝隱，魏末爲散騎常侍，迎梁使，時徐君房庾信來聘，名譽甚高，魏朝聞而重之，接對者多取一時之秀。盧孔景之徒，並降階攝職，更遞司賓。西陽雜俎云：梁徐君房勸魏使尉璋酒，一喻即盡，笑曰：「奇快。」璋曰：「輔在鄴飲酒，未嘗傾卮。」武州已來，舉無遺滴。君房曰：「我欲實少，亦是習慣。」徵學其進，非有由然。庾信曰：「庶子年之高卑，酒之多少，與時升降，徒不可得而度。」魏管師曰：「徐君房隨情少，酒因境多，未知方寸復作若爲重輕。」又云：梁宴魏使，魏管師舉酒勸陳昭曰：「此席已後，便與輔少時阻關念，此甚以悽眷。」昭曰：「我欲仰名賢，亦河已也。」路中都不盡，深心便乖。隨波歎如何，俄而酒至鸚鵡杯。徐君房欲不盡，屬管師。管師曰：「海蠶蠅尾翅皆張，非獨爲玩好，亦所以爲調。輔今日放不得辭責。」信曰：「庶子好爲衛數，遂命更滿君房，謂信曰：「相持何乃急。」管師曰：「此謂直道而行，乃非互真之喻。」君房乃覆杯，信謂管師曰：「適信家餽，致瀝醪酒數器，泥封全，但不知其味若爲，必不敢嘗。」請當奉鸚鵡。管師曰：「每有珍藏，多相費，累顧更以多慚。」又曰：「庾信作詩，用西京雜記事，旋自道改曰：「此莫均語，恐不足用也。」魏管師曰：「古人託簡者多矣。」然鸚鵡賦，補衛潘尼二集，並載奕賦。曹植左思之言，正同。古人用意，何至於此。君房曰：「詞人自是好相採取，一字不異，良是後人莫辨。」魏尉璋曰：「九錫或稱王，榮六代亦言曹植。」信曰：「我江南才士，今日亦無舉世所推，如溫子昇、獨擅鄴下，常見其詞筆，亦足稱是。」遠名。近得魏收數卷碑製，作富麗，特是高才也。按子山爲通直散騎常侍，聘魏及還，爲正員郎。魏人來聘，對宴魏使，其文章辭令如此。還國，爲正員郎。爲東宮學士，領建康令。隋志：丹陽侯。

景作亂，梁簡文帝命信率宮中文武千餘人營於朱雀航，及景至，信以衆先退。

南史職臣傳曰：侯景，魏之懷朔鎮人也。事爾朱榮爲定州。

刺史高歡誅爾朱氏，景以榮降，稍至吏部尚書，歡使擁兵十萬，專制河南，仗任若己之半體。太清元年二月，遣其行臺郎中丁和上表求降，帝討景河南，王天將軍使持節督河南北軍事，大行臺承嗣如鄴，禹故事二年八月，景遂發兵反，建康令庾信率兵千餘人屯甌

北及景至微航始除一頓見賊軍皆著鐵面遂棄軍走南塘游軍復閉航度景皇太子以臺城陷後信奔於江陵臺城本吳後所乘馬抄王質醜精兵三千使援庾信質至領軍府與賊遇未陣便奔景乘勝至闕下 苑城晉建康

宣城江陵漢南郡江陵是梁元帝承制除御史中丞及即位轉右衛將軍封武康縣侯加散騎侍郎周書作常侍 聘於西魏

周書作來聘於我以其為一代耑史也今以子山之志故錄是篇若春秋鄭志宋志矣 屬大軍南討遂留長安江陵平景遷儀同三司周書云江陵平拜使持節撫軍將軍右金紫光祿大夫

夫大部督尋進車驕周孝閔帝踐祚封臨清縣子周書邑五百戶 除司水下大夫出為弘農郡守遷驃騎大將軍開

府儀同三司司憲中大夫進爵義城縣侯俄拜洛州刺史信為政簡靜吏人安之周書為政簡靜上有多誘舊章四字 時陳

氏與周周書作朝廷 通好南北流寓之士各許還其舊國陳氏乃請王褒及信等十數人武帝惟放王克殷

不害等周書列傳曰王褒字子淵琅琊臨沂人也美風儀善談笑博覽史傳尤工屬文元帝出降褒與王克劉歆宗慄殷不害等數十人俱至長安世宗即位薦好文學時褒與庾信才名最高特加親待帝每遊宴命褒等賦詩談論常在左右南史列傳曰

王克美容貌善容止仕梁歷司徒右長史尚書僕射秦城侯仕後景位大宰侍中錄尚書事景敗克迎候王僧辯僧辯謂克曰下氏自

世卿族便是一朝而變仕陳位尚書右僕射又孝義傳曰殷不害字長卿陳郡長平人也性至孝事老母養小弟勤劇無所不至魏平

江陵失母所在時天寒雪凍死者填滿溝壑不害行哭尋求聲不暫輟適見死人溝中即投身捧視舉體凍僵水漿不入日者七日始得母尸即江陵權殮王褒庾信俱入長安自是蔬食布衣積槁骨立見者莫不哀之太建七年自周還陳除司農卿位至給事中是

陳氏請襄及信在太建七年周武帝之建德四年也

信及襄竝惜而不遣尋徵為司宗中大夫

周書武帝紀云保定四年五月丁亥改禮部為司宗

明帝武帝

周書作世宗高

祖稱其廟號也

竝雅好文學信特蒙恩禮至於滕趙諸王

滕下道趙王招也

周旋欵至有若布衣之交羣公碑誌多相託

焉惟王褒頗與信埒自餘文人莫有逮者

周書論曰王褒庾信奇才秀出宰範于二代是時世宗雅詞雲委滕趙二王雖章固發咸榮宮虛館有如布衣之交由是朝廷之人聞關之士莫不忘味

於遺韻眩精于末光猶丘陵之仰嵩岱川流之宗溟渤也然則子由之文發源乎宋末盛行于梁季其體以淫放為本其詞以輕險為宗故能誇日侈于紅紫蕩心逾于鄒衛昔楊子雲有言詩人之賦麗以明詞人之賦麗以淫若以庾氏方之斯又詞賦之罪人也按子由少年宮體之作當時習稱徐庾及至晚年又與王褒竝埒而後世無庾士之日若欲品藻斯文子由之作求之六季罕有其儔徐王二家難可提衡矣至其鄉關之文竄多哀思是亦大雅之遺而令狐以為誇日蕩心詞賦之罪殆不然矣

信雖位

望通顯常作鄉關之思乃作哀江南賦以致其意

周書備載其文

大象初以疾去職

大象周書帝年號

隋開皇元年卒

有文集二十卷

隋開皇元年即周靜帝大定元年也靜序禪位于隋改元開皇信卒時年六十九歲按此及滕王序竝屬文集二十卷惟隋書經籍志稱後周開府儀同叅事信集二十一卷疑隋平陳以後得揚都之文較滕王本增多一卷也周

書卒不紀年亦不記其文集此為較詳矣

文帝悼之贈木官加荆雍

周書作淮

二州刺史子立嗣

謝趙王啓云某息荀娘荀娘疑即庾立小字舊唐書誠節舉傳曰仁果舉長子也多力善

騎射軍中號萬人敵然所至多殺人納其妻妾獲庾信子立怒其不降燬于猛火之上漸割以啖軍士按此知立亦志節之士也

# 滕王適原序

錢唐倪璠魯玉註釋

滕王道周文帝子也。周書列傳曰：滕王適字爾回，少好經史，解屬文。武成初，封滕國公。建德三年，進爵爲王。六年，爲行軍總管，與齊王憲征稽胡，適破其渠帥穆友等，還除河陽總管。宣政元年，進位上柱國。其年代陳詔，迴爲元帥，節度諸軍事。大象元年五月，詔以荊州新野郡邑萬戶爲滕，適出就國。明年朝京，其年冬，爲隋文帝所害，國除。適所著文章，頗行於世。按此序大象元年，滕王在新野時作，所撰止魏周著述，不及梁時，蓋以太清羅亂，江陵兵燹之故。今集中多雜南朝書作，又非滕王故本矣。序出文苑英華，今錄爲弁首，加注釋焉。

蓋聞五聲調應，則宮徵成其文。

左傳：姜子曰：五聲六律，社稷預注云：五聲宮商角徵羽。

八音克諧，則絃管和其韻。

尚書曰：八音克諧，周禮大師職云：八音金石革絲木匏。

也。所以周南召南之篇，爲風人之首，小雅大雅之作，實王政之由。

子夏詩序曰：關雎，后妃之德也。風之始也。雅者，正也。政有大小，故有大雅。燕有小雅焉。詩譜曰：

周召者，禹貢雍州岐山之陽地名。大雅小雅者，周室居西都豐鎬之時也。

復其

英華疑作有。

陽春白雪之唱，郢中之曲彌高。

宋玉對問曰：客有歌於郢中者，其爲陽春白雪，國中屬而和者，不過數十

人，其曲彌高。其和彌寡。

秋風黃竹之詞，伊上之才尤盛。

穆天子傳曰：天子遊黃臺之丘，獵於荦澤，有陰雨，天子乃休。日中大寒，北風兩雪，有凍人。天子作詩三章以哀之曰：我徂黃竹，員閔寒，乃宿於黃竹，孔安

國曰伊水出陸渾山地理志云伊水出弘農盧氏縣東熊耳山東北入洛時穆士都西京故曰伊上

遂能弘孝敬。殺人倫。移風俗。化天下。兼夫吟詠情性。沉鬱文章。

者。可略而言也。

楊雄爲方言劉歆與雄書曰非子雲澆雅之才沉鬱之志不能成此書

開府司宗中大夫義成

周書作城

公庾信字子山南陽新野人

也。

周書武帝紀云保定四年五月改禮部爲司宗隋書地理志襄陽郡穀城縣舊曰義城置義城郡又西魏益州有義城郡義城縣庾氏之先本鄆陵人晉世居新野元帝時徙江陵周書北史及此序皆云南陽新野以其本新野人蓋西晉時邑居也注見袁江

南

若夫有周之時掌庾原其得姓

左氏傳曰獻太子之傅庾皮之子過是庾氏得姓之 大尉關其宗譜

周矣詩大雅甫田曰曾孫之庾又楚茨云我庾維億毛傳曰露積曰庾鄭箋曰庾露積穀也周語曰野有庾積包咸論語注曰十六斗爲庾史記文帝紀曰發倉庾如淳曰水漕倉曰庾胡廣漢官解詁曰在邑爲倉在野爲庾索隱曰郭璞注三蒼云庾倉無屋也或云堯時有掌庾大夫以官命氏按漢元帝庾承完案詩云悠悠掌庾興自陶唐伯舅居晉晉遷渭陽謂唐堯時已有掌庾至太尉庾亮爲晉外戚也晉書曰庾亮字元明穆皇后之兄康六年亮贈太尉亮父琛在外或傳琛永嘉初爲建威將軍過江爲會稽太守子山八世祖滔亦隨晉元帝過江爲散騎常侍且滔未徙江陵之先滔居新野自明穆皇后之族家子鄆

家謀世竝詳焉

班固典引曰葛奕乎千載注蔡邕曰葛奕光曜流行貌葛向曰葛長奕盛也周易曰天地氤氳萬物化生禮記鄭注云方版也策簡也說文曰牒札也

八世祖滔散騎常侍領大

著作遂昌縣侯

晉書地理志遂昌縣屬東陽郡北史庾季才傳云八世祖滔隨晉元帝過江官至散騎常侍封遂昌侯徙居南郡江陵哀江南賦云彼淩江而建國始播遷於吾祖分南陽而賜田裂東岳而胙土誅茅宋玉之宅穿徑臨江之府

是酒爲徒居江陵一代之祖也。梁元帝庾肩吾墓誌云：掌庾命族，世濟琳瑯。遂昌開國，蟬聯冠冕。是也。  
祖易徵士，隱遁無悶，確乎不拔。二語出易  
宋終齊季，早擅英聲。南史列傳

曰：庾易，字幼簡，新野人也。徙居江陵。易志性恬靜，不交外物。齊臨川王映表薦之，論參百斛，易辭不受。以文義自樂。安西長史袁承映其風，贈以鹿角書格，蚌盤硯，白象牙筆，并贈詩曰：白日清明，青雲遠亮。昔聞東許，今觀臺尚。易以連理，凡竹翹書格報之。建武三年，詔徵爲司空主簿，不就。卒。梁元帝庾肩吾墓誌云：父易，高尚其道，肥遯居貞。關東早逢，夙表真人之氣。少徵晚映，還彰隱士之星。哀江南賦亦稱其祖爲少徵真人。天山逸民矣。劉氏國號曰宋，蕭氏國號曰齊，言易在宋齊二代有盛名也。  
父肩吾，散

騎常侍中書令文宗學府智囊義窟鴻名重輿獨步江南。  
梁書列傳曰：庾肩吾字子慎，八歲能賦詩，特爲兄於陵所友愛，初爲晉安王國常侍，王每從，隨肩吾常隨府，歷王府

中郎雲麾將軍，並兼記室參軍。中大通三年，下爲皇太子，兼東宮通事舍人。除安西湘東王錄事，諳諳參軍。俄以本官領荊州大中正。累遷中錄事，諳諳參軍。太子率更令。中庶子。初太子在藩，雅好文學，時肩吾與東海徐摛等同被接賞，及居東宮，又開文德省，置學士。肩吾子信，擢子陵等，充其選。太清中，侯景寇京都，及太宗即位，以肩吾爲度支尚書。時上流諸藩，並據州拒侯景，景矯詔遣肩吾喻當陽公大心，大心尋舉州降賊。肩吾因逃入建昌，久之，方得赴江陵。未幾卒。文集行於世。南史本傳云：肩吾字慎之，爲晉安王國常侍。王每從，隨肩吾常隨府。在雍州，及奔江陵，歷江州刺史，領襄陽太守，封武康侯。卒，贈散騎常侍中書令。餘同梁書。梁元帝集中有中書令庾肩吾墓誌銘。後漢書崔暉傳贊曰：崔爲文宗世擅離龍史，記曰：奉樛里子，號智囊。漢書曰：晁錯號智囊。後漢書曰：魯匡，王莽時爲義和，有術數，號智囊。晉書曰：宣帝舉兵廢曹爽，桓範出赴喪，宣帝曰：智囊往矣。又杜預號智囊。義窟。  
或昭或穆，七世舉秀才。且未詳。江南楚地，戰國時荆郢間，俱稱江南。肩吾家本江陵。哀江南賦：楷機盛於漳濱，亦謂江陵也。

珪且璋，五代有文集，貴族華望盛矣哉。  
七世自潛至肩吾凡七世也。五代肩吾肩吾父易，易父道驥，驥父政，政父某，凡五代也。政父未詳。昭穆如父爲昭，子爲穆。左傳文之昭也，武之穆也。詩大雅云：如珪

滕王道原序

如璋令聞令望。謝承後漢書曰。郭林宗嘆劉儒有珪璋之質。南史。庾於陵文集十卷。隋書經籍志。梁度支尚書庾肩吾集十卷。其餘文集。史或缺文。按此知子山以上五代皆有文集也。按文苑英華本。此下有幼而清惠。唯良之美。稱共治之能。十三字。接似懷帶牛。有伴。遂至王公名貴。蓋為虛構。接信降山嶽之秀。至出為弘農守。職實剖符。寄深分竹。下接加以冥心資敬。篤信天倫云云。以子山少長爵秩推之。明是錯簡。今為改正。仍在舊本。以備參考。

信降山嶽之靈。英華作降。繼

烟霞之秀。器量侔瑚璉。志性甚松筠。論語曰。瑚璉也。鄭注曰。黍稷器。夏曰瑚。殷曰璉。世說曰。謝混問羊孚何以器舉瑚璉。羊曰。故當以為接神之器。妙善文詞。尤工詩賦。

窮緣情之綺靡。盡體物之瀏亮。陸機文賦曰。詩緣情而綺靡。賦體物而瀏亮。誅奪安仁之美。碑有伯喈之情。箴似楊雄。書詞阮籍。

晉書曰。潘岳字安仁。辭藻絕麗。尤善為哀誄之文。續漢書曰。蔡伯喈為郭林宗作碑曰。吾為人作銘。未嘗不有慚容。惟有郭有道碑。頌無愧耳。後漢書曰。初楊雄依虞箴。作十二州二十五官箴。其九箴亡闕。後漢郡崔駰及子瑗。劉勰增補十六篇。胡廣復作四篇。名曰百官箴。凡四十八篇。世說曰。魏朝封晉文王為公。備禮九錫。文王固辭不受。公輔將校。當詣府敦諭。司空鄭中聽遣信就阮籍求文。籍時在哀孝尼家。醉扶起書札。為之無所點定。乃寫付使。時人以為神筆。少而聰敏。綺年而播華。

舉齟齬而有俊名。孝性自然。仁心獨秀。忠為令德。言及文詞。穿壁未勤。映螢愈甚。西京雜記曰。匡衡字穉圭。勤學而無燭。隣舍有燭而

不達。衡乃穿壁引其光。以書映其光而讀之。續晉陽秋曰。車胤字武子。南平人。胤就業。恭勤。博覽不能家。貧不常得油。夏月。則練囊盛數十螢火。以繼日焉。若乃德聖兩禮。韓魯四詩。漢書儒林傳曰。梁戴德延君。數聖次

君。德號大戴。為魯都太傅。聖號小戴。以博士論石渠。至九江太守。由是禮有大戴小戴之學。又曰。韓嬰。燕人。孝文時。為博士。景帝時。至常山太德。嬰推詩人之意。而作內外傳。燕趙間言詩者。由韓生。又曰。申公魯人也。獨以詩經為訓。事景帝。為太子太傅。免去。武帝使安。

車蒲輪束帛加璧。徵魯申公云。四詩者。漢書藝文志曰。漢興。魯申公爲詩訓詁。而齊轅固。燕韓生。皆爲之傳。三家皆列于學宮。又有毛公之學。按魯申公。齊轅固。燕韓生。三家。加趙人毛公。此四詩也。志又云。詩經二十八卷。魯韓齊三。應劭曰。申公作魯詩。后蒼作齊詩。韓嬰作韓詩。按此三詩。加毛公作毛傳。亦四詩也。

### 九流七略之文。萬卷百家之說。

漢書曰。九流有儒家流。道家流。陰陽家流。法家流。名家流。墨家流。從橫家流。雜家流。農家流。又曰。劉歆總羣書。而奏其七略。故有輯

略。有六藝略。有諸子略。有詩賦略。有兵書略。有數術略。有方技略。博物志曰。蔡邕有書。近萬卷。淮南子曰。百家異說。各有所出。後漢書伏滿傳曰。永和元年。詔無忌與議郎黃景。校定中書。五經諸子。百家藝術。注云。中書內中之書也。藝文志。諸子凡一百八十九家。言百家。舉其成數也。

### 名山海上。金匱玉版之書。魯壁魏墳。縹帙細囊之記。

司馬遷報任安書曰。僕誠著此書。藏諸名山。後漢書曰。荀爽遭黨錮。隱於海上。又邁漢濱。以著書爲事。題爲新

書。凡百餘篇。任昉王文憲集序云。海上名山之旨。是也。太史公序曰。石室金匱之書。索隱曰。國家藏書之處。漢書韻籍傳曰。平陽侯盜等曰。刻於玉版。藏於金匱。後漢書張衡傳曰。清河宋景以歷推言水災。僞稱洞視玉版。漢書魯恭王傳曰。恭王好治宮室。壞孔子舊宅。以廣其宮。聞鐘磬琴瑟之聲。遂不敢壞。於其壁間。得古文經傳。王隱晉書束皙傳曰。太康元年。汲郡民盜發魏安釐王家。得竹書。漆字科斗之文。有周易上下經二卷。紀年十二卷。項語十一卷。周王遊行五卷。說穆王遊行天下之事。今謂之穆天子傳。郭璞穆天子傳序曰。太康二年。汲縣民不准盜發古塚。所得書也。汲者。戰國時魏地也。案所得紀年。蓋魏惠成王子令王之塚也。於世本。蓋襄王也。亦見杜預春秋後序。梁昭明文選序云。詞人才子。則名溢於縹囊。飛文染翰。則卷盈乎細帙。呂向曰。縹青白色。囊有底袋也。用以盛書。細淺黃色也。帙書衣也。劉熙釋名曰。細。桑也。如桑葉初生之色也。縹猶漂。漂淺青也。有碧縹。有天縹。有骨細。各以其色所象言之也。

### 莫不窮其枝葉。誦其篇簡。

言以上諸書。皆能窮究也。

### 豈止仲任一見

### 之敏。世叔五行之速。

後漢書曰。王充。字仲任。會稽上虞人也。家貧無書。常游洛陽市肆。閱所賣書。一見輒能誦憶。遂博通衆流。百家之言。又曰。應奉。字世叔。汝南南頓人也。少聰明。自爲童兒及長。凡所經履。莫不暗記。讀書五行俱下。



強記獨絕。博物不羣。年十五侍梁東宮講讀。

爲梁昭明太子東宮講讀也。時梁武帝大通元年。哀江南賦云。王子濱洛之歲。蘭成射策之年。始含香於建禮。仍矯翼於崇賢。是東宮講讀時年十

五。雖桓麟十四之歲。答宿客之詩。

文上傳曰。桓麟伯父烏。官至太尉。麟年十二。在座。烏嘗客曰。昔此弟子。知有異才。殊能作詩賦。客乃作詩曰。甘羅十二。楊烏九齡。昔惟二子。今則桓生。麟即應聲答曰。魏矣。甘

羅超等絕倫。伊彼楊烏。命世稱賢。嗟子蠢弱。殊才偉年。仰慙二子。俯愧過言。

魯連十二之年。杜堅離之辨。

魯連子曰。齊辯士田巴。服祖臣。講下。費五帝罪三王。服五霸。離堅白。合同異。一日服千人。有徐劫者。其弟子

曰。魯仲連年十二。號千里駒。往請田巴曰。臣聞堂上不奮。郊草不芸。白刃交前。不救流矢。急不暇緩也。今楚軍南陽。趙伐高唐。燕人干萬。蟬城不去。國亡在旦夕。先生奈之何。若不能者。先生之言。有似梟鳴。出城而人惡之。願先生勿復言。田巴曰。謹聞命矣。巴謂徐劫曰。

先生乃飛兔也。豈直千里駒。巴終身不談。

匪或斯尚。同日語哉。

言桓麟魯連二子不是過也。

玉犀射策。高等甲科。公孫金馬之時。仲舒鴻漸之日。

未能逆類。曾何足云。

漢書曰。匡衡射策甲科。以不應命。除爲太常掌故。師古曰。儒林傳說。歲課甲科爲郎中。乙科爲太子舍人。丙科補文學掌故。又漢書曰。公孫弘拜爲博士。待詔金馬門。楊雄解嘲云。公孫創業於金馬。是也。漢書贊

曰。公孫弘。卜式兒寬。皆以鴻漸之翼。困於燕雀。又云。儒雅則公孫弘。帝仲舒兒寬。

解褐授安南府行參軍。尺木未階。高衢方馳。

吳志太史慈傳注云。孫策出教曰。龍欲騰。必先階尺木。下燦登

樓賦曰。假高衢而騁力。

尋轉尚書度支郎中。壯歲精練。必以吏能。上象列宿。非因忿氣。

漢官典職云。尚書郎。初從三署。詣臺試。初上臺。稱守尚書郎中。歲滿稱尚

書郎。三年稱侍郎。凡三十三人。選吏能者爲之。華嶠後漢書曰。館陶公主。爲子求郎。不許。賜錢千萬。明帝謂羣臣曰。夫郎中。上應列宿。出守百里。苟非其人。則民受其殃。

夜不離閣。無愧於黃香。開霧視天。有

同於樂廣。

後漢書曰黃香字文疆江夏安陸人也嘗獨止宿堂上晝夜不離省閣王隱晉書曰樂廣字彥輔南陽涪人也爲尚書令衛瓘見而奇之命諸子造焉曰每見此人然若同雲鸞觀青天

任爲鄧州別駕刺

史之半。驥足斯展。

鄧州漢之江夏矣曰武昌是也隋志江夏郡舊置鄧州庾亮答鄧豫書曰別駕當與刺史別乘同宣王化於萬里者其任居刺史之半安可任非其人蜀志吳將魯肅遺先主書曰龐士元非百里才也使處治中別駕

之任始當展其驥足耳。

於時江路有賊。梁先主使信與湘東王論中流水戰事。醜徒聞其名德。遂卽散奔。深爲梁主

所賞。

南史武帝紀云大同八年春安城郡人劉擊射挾左道以反江州刺史湘東王繹遣中兵曹子鄧討擒之送於都斬之建康市袁江南賦云爲兵於江漢之君是也先主梁武帝也梁書云天監十三年立皇子經爲湘東王

蓋善戰者

不陣。此之謂乎。

梁傳曰善師者不陣善陣者不戰注云帥衆上嚴不須權軍列陣也

兼通直常侍使於魏。十接對有才辯。

本傳聘於東魏文章辭令善爲鄴下所稱賦云拭玉

於西河之主是也。

雖子貢之旗鼓陳說。仲山之專對智謀。無以加也。

史記曰端木賜衛人字子貢利口巧辭一出存魯亂齊破吳越晉而霜越韓詩外傳曰孔子遊於景山之上子

路于貢淵淵矣孔子曰登高必賦小子願言者何其願丘將啓汝子貢曰兩國搆難壯士列陣塵埃漲天賜不持一尺之兵一斗之糧解兩國之難用賜者存不用賜者亡孔子曰辯士哉詩大雅燕民云保茲天子生仲山甫又曰王命仲山甫式是百辟出納王命王之喉舌賦政於外四方安發肅肅王命仲山甫將之邦國若若仲山甫明之毛傳曰仲山甫嬖侯也

還本國爲正員郎。職位清顯。以望以實。又爲東宮領直。春宮兵

馬。竝受節度。龍樓蘭綺。寵寄逾隆。

本傳云爲東宮學士袁江南賦云蓬崇文而會武又有掌兵典午之詞知東宮領直節度兵馬故簡文帝命信率宮中文武千餘人。是其任兼文武者也。漢書成帝紀曰上常

急召太子出龍樓門張宴曰門樓上有銅龍若白鶴飛廉之爲名也西京賦曰武庫禁兵計在闔籬

值侯景篡逆攻圍淮海建康宮殿非無流矢之兵丹陽帝居遂

有生荆之痛

梁書帝紀云太清元年侯景陷建業二年襄城陷三年武帝崩簡文帝即位改元爲大寶元年冬十月侯景逼帝幸西州曲宴自加字街大將軍都督六合諸軍事二年廢帝爲晉安王矯帝詔以爲次當支庶宜歸正嫡禪位於豫章

王棟使呂季略令帝寫之帝書至先皇念神器之重思社稷之固越升非次遂主震方嗚咽不能自止賊衆皆爲掩泣乃幽帝於永福殿省冬十月帝崩景以辛未年十一月十九日篡位建康梁之所都漢之丹陽郡也隋志丹陽郡江寧梁置丹陽郡及南丹陽郡有秣陵建康同夏三縣禮記曰魯莊公及宋人戰於乘丘縣賁父御馬驚敗績縣賁父死之國人浴馬有流矢在白肉公曰非其罪也遂誅之淮南子曰白刃合流矢接呂氏春秋云子貢曰嗟乎吳朝必生荆棘矣漢書伍被曰臣今見宮中生荆棘

出往

流來歸全楚

本傳侯景作亂梁簡文帝命信率宮中文武千餘人營於朱雀航及景至信以衆先退臺城陷後信奔於江陵江陵楚地漢書項籍傳曰古之王者地方千里必據上游文穎曰水之流上游或作流漢書音義曰舊名江陵爲南楚

爲東楚彭城爲西楚時元帝承制江陵統屬三楚故云來歸全楚

於時州后卽湘東王

梁元帝也時元帝承制江陵

其後封豕旣誅長蛇受戮湘東有零耻之

功淮海有勤王之旅同少康之復夏若太戊之紹殷卽於荆江驟置文物

梁書元帝紀云大寶二年九月簡文帝崩王僧辯等奉表勸進帝不許而

四方表勸前後相屬乃下令斷表承聖元年二月王僧辯衆軍發自濟陽帝馳檄四方購獲景封高戶開國公綰布五萬疋三月僧辯等平景傳首江陵斬賊左僕射王偉於江陵市四方軍旗王公輔士復勸進乃許之卽位於江陵左氏傳曰吳爲封豕長蛇流災上國封豕喻侯景也湘東零耻謂平侯景也淮海勤王謂王僧辯等軍也左傳狐偃曰求諸侯莫如勤王又哀元年伍員謂吳子曰昔有過澆滅夏后相后緡方娘逃出自竄歸於有仍生少康乃逃奔有虞有田一成有衆一旅以收夏衆遂滅過戈復禹之績史記曰殷道衰

諸侯或不平帝太茂伊陟爲相復爲梁後主蕭繹御史中丞釋梁元帝諱也本傳元帝承制除御史中丞書職官志曰御史中丞大矣官也秦時御史大夫有二丞其一御史丞其爲

中丞中丞外督諸刺史內領侍御史受公卿奏事舉劾按章漢因之元帝二年御史中丞馮奉世歷漢東京至晉因其制以中丞爲臺主中興司直具瞻斯在詩云邦之司直又云民具瞻瞻貴戚斂手豪族

屏氣後漢書曰鮑未爲司隸校尉鮑徽爲都官從事帝曰貴戚且宜斂手以避二鮑謝承後漢書遷散騎常侍右衛將軍豐

貂右弭戎章再徙應劭漢官儀曰侍中令蟬右貂貂取內動骨而外溫潤王隱晉書曰顯凱之拜散騎常侍表云不謂陛下聖恩所加登之當伯之列節以貂帶之暉戎章再徙謂爲右衛將軍也阮藉非好之

職鄭默參乘之官晉書阮籍傳曰高貴鄉公即位封門曰侯散騎常侍籍未有濟世志感晉魏之際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籍由是不與世事遂爾欲爲常文鄭默傳曰默爲散騎常侍武帝出祀南郊詔使鄭默參乘著德

廊廟切問近對史記曰賢人深謀于廊廟爾雅曰室有東西廂曰廟增爲舍人曰殿有東西小堂也蔡實漢儀曰侍中常伯切問近對喻旨公卿拜武康縣開國侯晉書地理志云吳興郡武康縣故防風氏

開國承家信圭是執河帶山礪貽厥於后謂后晉封武康縣侯子山襲父爵也周易師卦云大君有命開國承家周禮諸侯之禮執信圭漢書功臣表封爵之誓曰使黃河如帶泰山若

以永存爰及苗裔應劭曰帶衣帶也礪砥礪也謂聘西魏也即以本官奉使大國謂聘西魏也光華重出原隰再來詩云皇皇者華於彼原隰太祖夾輔魏朝作相關

右太祖周太祖宇文泰魏之安定公也高歡之亂太祖奉帝都長安故曰作相關右三分有二九合一匡出論語德邁晉宣雄踰魏武晉宣帝司馬懿魏武帝曹操也謂周太祖將有

魏室功業過於呂氏春秋曰湯見祝網者置四面湯收其三面置其一面漢南之國問之曰湯之網及禽功高網地道映在田默矣四十之國歸之人置四面未必得鳥湯去其三面以網其國四十非徒網鳥也易曰

見龍在田利見亦見子山賜職如舊屬我太祖獻策魏帝命將荆衡亦見子山賜職如舊屬我太祖謂平江陵也元帝紀云先是魏使宇文弼來聘帝接仁恕有闕魏相安定公感焉使於謹來

攻是江陵之師為周太祖續漢志曰王車朱珥輪青蓋左右駢駕三馬尋值本朝青蓋入洛本朝謂周也時未受禪為王爵故曰青蓋於是拾節入仕乃沐霸恩

改授使持節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戎號光降比儀台鉉天文志有三台周易云鼎玉鉉高官美官有踰舊國舊國謂梁也莊子曰

舊都又遷驃騎大將軍開府義城公王沉晉代始授此榮黃權魏時首膺斯命又遷驃騎大將軍開府義城公王沉晉代始授此榮黃權魏時首膺斯命晉書曰王沉字處道太原晉陽人也武帝受禪以使命之勳轉

驃騎將軍進爵為公蜀志曰黃權字公衡巴西閬中人也先主以權為鎮北將軍督江北軍以防魏師先主自在江南及吳將軍陸議榮流斷圍南軍敗績先主引退而道斷絕權不得還故率將所領降於魏景初三年權遷為車騎將軍儀同三司降在季

世秩居上品爵為五等榮貴兩朝晉書職官志曰開府儀同三司漢官也高帝延平元年鄧騭為車騎將軍儀同三司儀同之名始自此也及魏黃權以車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開府之名起於此也驃騎車

騎將軍開府者皆為位從公諸公及開府位從公者品秩第一五等公侯伯子男也兩朝謂魏周也出為弘農郡守職實剖符寄深分竹本傳云周孝閔踐阼封臨濟縣子除司水大夫出為弘農郡守隋志

云河南陝縣後魏置陝州弘農郡又志稱弘農郡弘農舊置西恆農郡後周廢漢書文帝紀曰初與郡守為銅虎符竹符張宴曰符以代古之圭璋從簡易也師古曰與郡守為符者謂各分其半右留京師左以與之佩犢帶牛有倖

龔遂。漢書曰龔遂爲渤海太守躬率以儉約勸民務農桑民有帶持刀劍者使賣劍買牛賣刀買犢曰何爲帶牛佩犢在夏不得不趨田畝秋冬課收畝益畜果實並桑粵來循行郡中皆有畜積吏民皆富實訟獄息止桑枝麥穗無

謝張堪。後漢書曰張堪字君游光武時爲漁陽太守捕擊姦滑賞罰必信吏民皆樂爲用乃於狐奴開稻八十餘頃勸民耕種以致殷富百姓歌之曰桑無附枝多穗兩岐張君爲政樂不可支入爲司憲中大夫帥掌

三勅之法助宣五禁之書秋府得人於斯爲盛。易曰君子以明罰勅法三勅疑作三刺禮記曰司寇正刑明辟以聽獄訟必三刺鄭注一曰訊羣臣二曰訊羣吏三曰訊萬民周禮司刺掌三

刺三宥三赦之法又曰士師掌國之五禁之法以左右刑罰一曰宮禁二曰官禁三曰國禁四曰野禁五曰軍禁皆以木鐸徇之於朝書而懸於門閭秋府謂司憲大夫卽古秋官司寇之職也嘗正日上府賦詩曰詰且

啓門闌繁辭擁筆端蒼鷹下獄吏獬豸飾刑官司朝引玉節盟載捧珠盤窮紀星移次歸餘律未殫雪

高三尺厚冰深一丈英華寒短筇猶埋竹香心未起蘭孟門久失路扶搖忽上搏栖鳥還得府棄馬復

歸欄榮華名義重虛薄報恩難枚乘還起疾貢禹遂彈冠方垂蓮葉劍未用竹根丹一知玄象法詎思

垂釣竿。注見第四卷詩集其王事之中優游如此出爲洛州刺史。隋志河南洛陽後魏置司州東魏置洛州後周置東京六府總管德茂褰帷才膺刺

舉。後漢書曰賈琮爲冀州刺史舊典傳車驛駕垂赤帷裳迎于州界及琮之部升車言曰刺史當遠視廣聽糾察美惡何有反垂帷裳以自掩塞乎乃命御者褰之百姓聞風者自然踵震其請減過者望風解印綬去漢官儀曰刺舉州事吏不敢

賄人不忍欺。

後漢書曰楊震為荊州刺史知其民王密舉為茂才除昌邑縣令震改為東萊太守路經舊徑密夜懷金十金奉公不受密曰無知莫若夜公曰天知神知我知汝知何謂無知漢書曰韓延壽為東郡守民不忍欺

上洛

童兒如逢郭伋商山故老似值劉弘

後漢書曰郭伋在并州素給恩德及後入界所到縣邑老幼相攜始至行部到西河美稷有兒童數百各騎竹馬道次迎拜伋辭謝之及事訖諸兒復送至郭外問使君

何日當還伋謂別駕從事計日當到之行部既還先期一日伋為違信於諸兒遂止於野亭須期乃入晉書曰劉弘字和季沛國相人也性幹略政事之才太安中使持節南蠻校尉荊州刺史又為鎮南將軍都督荊州諸軍事討斬張昌悉降其眾弘勸課農桑寬刑省

賦歲用有年百姓愛悅位至車騎將軍開府弘子璠為順陽內史江漢之間翕然歸心父老道思弘雖甘棠之詠召伯無以過也言子由在洛如郭伋之治并州劉弘之鎮襄陽也上洛商山皆洛州地漢書弘農郡有上洛縣四皓隱於商山

復為司

宗中大夫總轄禮府佐治春卿辨九拜之儀教六詩之義

周禮宗伯禮官之職云辨九擗一曰稽首二曰頓首三曰空首四曰振動五曰吉擗六曰凶擗七曰奇拜八曰褒拜

九曰肅拜以享有祭祀擗首拜又云教六詩曰風曰賦曰比曰興曰雅曰頌謂司宗大夫即古宗伯禮官之職是為春官故云禮府春官也

自梁朝策仕周世驅馳至今歲在屠維龍居淵

獻春秋六十有七

爾雅曰太歲在己曰屠維在亥曰大淵獻蓋己亥年也歲陽在己謂歲千也歲陰在亥謂歲支也時周宣帝大象元年己亥歲也隋開皇元年辛丑信卒年六十九歲

齒雖善宿文更新

奇才詞人莫不師教王公名貴盡為虛襟加以冥心資敬篤信天倫孝實人師刑推士則

世說曰陳仲舉言為士則

行為 慍喜不形於色忠恕不離於懷

世說王戎云與嵇康居二十年未嘗見其喜慍之色忠恕見論語

矜簡儼然師心獨往似陸機之愛弟若

韓康之養甥。

晉書曰：韓機字士衡，弟雲字士龍，又曰韓伯，字康伯，穎川長社人，爲殷浩甥，浩素賞愛之，小園賦云：韓康則舅甥不別是也。此云韓康養甥，當是康伯之甥。按康甥卞鞠，世說曰：韓康伯母殷卞鞠，是其外孫，又曰韓康伯母隱古，幾壞卞鞠，見几惡欲易之，答曰：我若不隱此女，何以得見古物。以韓伯字康伯，故曰韓康，與後漢逸民韓伯休爲異也。

環堵之間，怡怡如也。

禮記曰：環堵之室。

屢聘上國，特爲太祖所知。

江陵名士，惟信而已。綢繆禮遇，造次推恩。明帝守文，偏加引接。武皇英主，彌相委寄。

本傳：世宗高祖，並雅好文學，信特蒙恩禮。

密勿王事，多歷歲年。自攜老入關，亟移灰琯。

晉書樂志曰：取弘農宜陽金門竹爲琯。河內葭學爲灰，以候氣，氣至者灰去。

烝烝色養，勤同扇席。

尚書曰：克

諧以孝，烝烝父弗格，爰潘岳開居賦曰：尙能違膝下色養，而屠屠從斗筭之役乎。晉書曰：王延事親盡色養，夏則扇席，冬則以身溫被。

及丁母憂，杖而後起，病不勝哀。青鸞降宿樹之祥。

白雉有依欄之感。

謝承後漢書曰：方儲字聖明，幼喪父，事母，母終，自負土成墳，種奇樹千株，鸞鳥止其上。續漢書曰：申屠蟠，陳留外黃人，九歲喪父，哀毀過禮，廬於塚側，致甘露白雉之祥。

晉國公廟期受託。

爲世賢輔。

周書云：晉蕩公護，字薩保，太祖之兄，邵惠公穎之少子也。太祖西巡，至率也山，遇疾，馳驛召護，護至涇州，見太祖，而太祖疾已綿篤，謂護曰：吾形容若此，必是不濟，諸子幼小，寇賊未寧，天下之事，屬之於汝，宜勉力以成吾志。護涕泣奉行。

至雲陽而太祖崩，護禮之，至長安乃發喪。時嗣子冲弱，彌寇在近，人情不安，護綱紀內外，撫循文武，于是衆心乃定。孝閔踐阼，拜大司馬，封晉國公。

見信孝情毀至，每日憫嗟，嘗語人曰：庾信南

人，羈士，至孝天然，居喪過禮，殆將滅性。

禮記喪服制曰：毀不滅性，不以死傷生也。孝經曰：毀不滅性，聖人之教也。

寡人一見，遂不忍看，其至德如此。



被知亦如此。昔在揚都。有集十四卷。值太清罹亂。百不一存。及到江陵。又有三卷。卽重遭軍火。一字無

遺。今之所撰。止入魏已來。爰洎皇代。凡所著述。合十二卷。分成兩帙。附之後爾。

按此及北史皆云文集二十卷。惟隋書經籍志稱二十一

卷。集中詩賦。多經梁時舊作。疑是平陳後所得。增多一卷。且今所貽留。亦非滕王故本。大抵建業之文。猶有存者。而江陵軍火無遺一字矣。

余與子山夙期款密。

本傳滕趙諸王周旋款至。知滕王與子山其交最爲款密也。

情均縞紵。契比金蘭。

左氏傳曰。吳公子札聘於鄭。見子產如舊相識。與之縞帶。子產獻紵衣焉。易繫辭曰。二人同心。其利斷金。同心之言。其臭如蘭。

欲子製序。聊命翰札。幸無愧色。

非有絢章。方當貽範。招紳懸諸日月焉。

後漢書曰。郭泰卒。同志者乃共刻石立碑。蔡邕爲文。旣而謂涿郡盧植曰。吾爲碑銘多矣。皆有愆德。惟郭有道無愧色耳。馬融論語注曰。絢。文貌。司馬相如封禪書

曰。因雜摺紳先生之略術。臣瓚曰。摺。赤白色。紳。大帶。揚雄答劉歆書曰。張伯松不誦雄之文。然亦有以奇之曰。是懸諸日月不刊之書也。

# 庾子山集目錄

## 卷一賦

三月三日華林園馬射賦

小園賦

竹杖賦

邛竹杖賦

枯樹賦

傷心賦

象戲賦

春賦

七夕賦

目錄

庾子山集

燈賦

對燭賦

鏡賦

鴛鴦賦

蕩子賦

卷二賦

哀江南賦

卷三詩

奉和汎江詩

奉和山池

陪駕幸終南山和宇文內史

和宇文內史春日遊山

遊山

和宇文京兆遊田

奉報寄洛州

奉報窮秋寄隱士

上益州上柱國趙王二首

謹贈司空淮南公

正旦上司憲府

任洛州酬薛文學見贈別

將命至鄴酬祖正員

將命至鄴

入彭城館

同州還

目錄

從駕觀講武

奉報趙王出師在道賜詩

和趙王送峽中軍

奉和趙王途中五韻

同盧記室從軍

侍從徐國公殿下軍行

伏聞遊獵

見征客始還遇獵

奉和闡弘二教應詔

至老子廟應詔

奉和趙王遊仙

奉和同泰寺浮屠

奉和法筵應詔

和從駕登雲居寺塔

和何儀同講竟述懷

奉和趙王隱士

擬詠懷二十七首

和張侍中述懷

奉和示內人

奉和趙王美人春日

奉和趙王春日

夢入堂內

和詠舞

夜聽搗衣

目錄

庚子山集

預麟趾殿校書和劉儀同

和宇文內史入重陽閣

忝在司水看治渭橋

北園新齋成應趙王教

同會河陽公新造山池聊得寓目同一作司

登州中新閣

歲晚出橫門

北園射堂新成

卷四詩

園庭

歸田

寒園卽日

幽居值春

臥疾窮愁

山齋

望野

蒙賜酒

奉報趙王惠酒

有喜致醉

喜晴應詔 勅自疏韻

同顏大夫初晴

奉和趙王喜雨

和李司錄喜雨

郊行值雪

目錄



奉和趙王西京路春日

奉和夏日應令

和樂儀同苦熱

和裴儀同秋日

詠園花

西門豹廟

和王少保遙傷周處士

傷王司徒褒

仰和何僕射還宅懷故

送晁法師葬

和人日晚景宴昆明池

對宴齊使

聘齊秋晚館中飲酒

奉和潯池初成清晨臨汎

和靈法師遊昆明池二首

見遊春人

別周尙書弘正

別張洗馬樞

別庾七人蜀

將命使北始渡瓜步江

反命河朔始入武州

冬狩行四韻連句應詔

和王內史從駕狩

入道士館

目錄

奉和永豐殿下言志十首

率爾成詠

慨然成詠

奉和賜曹美人

和趙王看伎

奉答賜酒

奉答賜酒鵝

正旦蒙趙王賚酒

衛王贈桑落酒奉答

就蒲州使君乞酒

蒲州刺史中山公許乞酒一車未送

答王司空餉酒

舟中望月

望月

對雨

喜晴

詠春近餘雪應詔

奉和初秋

晚秋

和穎川公秋夜

詠畫屏風詩二十四首

贈周處士

尋周處士弘讓

鏡

目錄

庾子山集

梅花

詠樹

鬪雞

應令

杏花

集周公處連句

寄徐陵

寄王琳

奉和趙王

和劉儀同臻

和庾四

和侃法師三絕

送周尙書弘正二首

重別周尙書二首

贈別

徐報使來止得一見

行途賦得四更應詔

和江中賈客

奉和平鄴應詔

送衛王南征

仙山二首

山齋

野步

山中

目錄

庚子山集

閨怨

和趙王看妓

看舞

聽歌一絕

暮秋野興賦得傾壺酒

對酒

春日極飲

春望

新月 秋日

望渭水

磨鏡

和淮南公聽琴聞弦斷

青琴二首

詠羽扇

題結線袋子

賦得鸞臺

賦得集池雁

詠雁

忽見檳榔

賦得荷

移樹

奉梨

傷往二首

春日離合二首

目錄



庾子山集

和迴文

問疾封中錄

示封中錄二首

秋夜望單飛雁

代人傷往二首 俠客行

卷五 樂府

對酒歌

昭君辭應詔

王昭君

出自薊北門行

結客少年場行

道士步虛詞十首

烏夜啼

怨歌行

舞媚娘

烏夜啼

燕歌行

楊柳歌

卷六 郊廟歌辭

周祀圓丘歌

昭夏

皇夏

昭夏

昭夏

皇夏

雲門舞

雲門舞

登歌

皇夏

雍夏

皇夏

皇夏

周祀方澤歌

昭夏

登歌

皇夏

目錄

周祀五帝歌

皇夏 皇夏 青帝雲門舞 配帝舞 赤帝雲門舞 配帝舞 黃帝雲門舞 配帝舞  
白帝雲門舞 配帝舞 黑帝雲門舞 配帝舞

周祀宗廟歌

皇夏 昭夏 皇夏 皇夏 皇夏 皇夏 皇夏 皇夏 皇夏 皇夏 皇夏

周大禘歌

昭夏 登歌

燕射歌辭

宮調曲五首 變宮調二首 商調曲四首 角調曲二首 徵調曲六首 羽調曲五首

卷七 表

賀平鄴都表

賀新樂表

爲閻大將軍乞致仕表

代人乞致仕表

齊王進白兔表

齊王進蒼烏表

齊王進赤雀表

爲晉陽公進玉律秤尺斗升表

進象經賦表

賀傳位於皇太子表

爲杞公讓宗師驃騎表

功臣不死王事請門襲封表

卷八 啓 書

謝滕王集序啓

答趙王啓

謝趙王示新詩啓

謝趙王賚絲布等啓

謝趙王賚絲布啓

謝趙王賚息絲布啓

謝趙王賚白羅袍袴啓

謝滕王賚巾啓

謝明皇帝賜絲布等啓

謝趙王賚犀帶啓

謝趙王賚米啓

謝趙王賚乾魚啓

謝滕王賚馬啓

謝滕王賚豬啓

謝趙王賚馬并繳啓

謝趙王賚雉啓

爲梁上黃侯世子與婦書

卷九 連珠

擬連珠四十四首

卷十 讚

黃帝見廣成子讚

堯登壇受圖讚

舜舞干戚讚

禹渡江讚

湯解祝網讚

目錄

庾子山集

文王見呂尚讚

武丁迎傅說讚

成王刻桐葉封虞讚

漢高祖置酒沛宮讚

漢武帝聚書讚

袁盎諫文帝讚

朱雲折檻讚

周公戒伯禽讚

五月披裘負薪讚

王祥扣冰魚躍讚

孫叔敖逢蛇讚

●

高鳳好書不知流麥讚

張良遇黃石公讚

師尙父授丹書讚

榮啓期三樂讚

夫子見程生讚

鉏麇見趙盾讚

蔡澤就唐生相讚

李陵蘇武別讚

樊噲見項王讚

秦穆王飲盜駿馬讚

延陵季子遇徐君讚

鶴讚

卷十一 教文序傳

目錄

十四



答移市教

移齊河陽執事文

又移齊河陽執事文

移留虜使文

趙國公集序

周使持節大將軍廣化郡開國公丘乃敦崇傳

卷十二銘

秦州天水郡麥積崖佛龕銘

終南山義谷銘

思舊銘

玉帳山銘

吹臺山銘

望美人山銘

至仁山銘

明月山銘

行雨山銘

刀銘三首

卷十三 碑

陝州弘農郡五張寺經藏碑

溫湯碑

周上柱國齊王憲神道碑

周太子太保步陸逞神道碑

周大將軍崔說神道碑

周大將軍司馬裔神道碑

周柱國大將軍長孫儉神道碑

卷十四 碑

周柱國大將軍紇于弘神道碑

周柱國大將軍大都督同州刺史余綿永神道碑

周車騎大將軍賀婁公神道碑

周上柱國宿國公河州都督普屯威神道碑

周柱國楚國公岐州刺史慕容公神道碑

周兗州刺史廣饒公宇文公神道碑

周隴右總管長史贈太子少保豆盧公神道碑

卷十五 誌銘

周大將軍襄城公鄭偉墓誌銘

周驃騎大將軍開府侯莫陳道生墓誌銘

周車騎大將軍贈小司空宇文顯墓誌銘

周大將軍琅瑯定公司馬裔墓誌銘

周大將軍懷德公吳明徹墓誌銘

周大將軍上開府廣饒公鄭常墓誌銘

周大將軍開嘉公柳遐墓誌銘

周大將軍義興公蕭公墓誌銘

周大將軍趙公墓誌銘

卷十六 誌銘

周譙國公夫人步陸孤氏墓誌銘

周趙國公夫人紇豆陵氏墓誌銘

周安昌公夫人鄭氏墓誌銘

周大將軍隴東郡公侯莫陳君夫人竇氏墓誌銘

周冠軍公夫人烏石蘭氏墓誌銘

周太傅鄭國公夫人鄭氏墓誌銘

後魏驃騎將軍荊州刺史賀拔夫人元氏墓誌銘

周大都督楊林伯長孫瑕夫人羅氏墓誌銘

周儀同松滋公拓拔競夫人尉遲氏墓誌銘

周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冠軍伯柴烈李夫人墓誌銘

彭城公夫人爾朱氏墓誌銘 附錄

伯母東平郡夫人李氏墓誌銘 附錄

# 庾子山集卷之一

錢唐倪璠魯玉註釋

## 賦

### 三月三日華林園馬射賦 并序

華林園起自魏明帝名芳林園齊王芳改爲華林干寶晉紀泰始四年二月上幸芳林園與羣臣宴賦詩觀志應貞有晉武帝華林園集詩按周書明帝時會羣公及突厥使者於芳林園魏在鄴都晉在洛陽後周承其名或名華林或名芳林其爲長安別館洛下舊宮是所未詳○又按本序暫離北闕聊宴西城賦云日下澤宮筵闌相圍悵徙蹕之留歡眷迴鑾之餘舞知華林園是長安城西別苑可以朝出暮歸者也幸華林園當是武帝幸注見序文

臣聞堯以仲春之月刻玉而遊河尚書中候曰帝堯卽政七十載脩壇河洛仲月辛日禮備至於日稷榮光出河龍馬銜甲赤文綠色臨壇吐河論語考比讖曰仲尼云吾聞堯率舜等遊首山觀河濟乃有五老遊

濟五老曰河圖將浮龍銜玉苞刻版題命可卷金泥玉檢封書成知我者重瞻黃姚視五老飛爲流星上入昂舜以甲子之朝披圖而巡洛顧野玉符瑞圖虞舜時黃龍洛水出詣舜麟甲成字舜卽位與三公臨觀黃

龍五采負圖出舜前夏后瑤臺之上或御二龍易歸藏曰昔者夏后啓筮享神於晉之虛作爲瑤臺於水之陽瑤臺瑤臺也山海經曰大樂之野夏后啓於此舞九代馬乘兩龍周王玄圃之前

賦

猶驂八駿。

穆天子傳春山之澤清水出泉溫和無風飛鳥百獸之所聚先王所謂縣圃又曰天子之駿赤驥盜驪白義踰輪山子渠黃驪騮綠耳八駿之乘是也亦見列子郭璞紀年曰穆王十七年西征於崑崙見西王母淮南子曰昆侖去地一萬

一千里上有曾城九重或上倍之是謂閭風或上倍之是謂玄圃

我大周之創業也。

宇文氏國號曰周

南正司天北正司地平九黎之亂定三危之罪。

楚語曰少昊氏之衰九黎亂德人神雜擾不可方物顛頊受之乃命南正重司天以屬神火正黎司地以屬民使復舊常無相侵蝕其後三苗復九黎之德堯復重黎之後不忘者使復興之以至於夏商故重黎氏世序天地唐尚書云火當為北北位也尚書三

苗於三危雲紀御官鳥司徒職

左傳鄭子曰昔黃帝氏以雲紀故為雲師而雲名少皞擊之立也風凰適至故為鳥師而鳥名鳳鳥氏歷正也玄鳥氏司分者也伯趙氏司至者也青鳥氏司啓者也丹鳥氏司閉者也祝鳩司徒也鷓鴣

鳩司馬也鷓鴣氏司空也爽鳩氏司寇也鷓鴣氏司事也

皇王有秉歷之符玄珪有成功之瑞。

莊子廣成子謂黃帝曰得吾道者上爲皇而下爲王郭象注皇王殊迹隨世異名尚書曰禹錫玄圭告厥成功

豈直天地合德日月光華而已哉。

易曰夫大人者與天地合其德日月合其明

皇帝以上聖之姿膺下武之運。

皇帝謂周武帝也賦云歲在昭陽蓋歲陽爲辛

而不詳其歲陰按子山入魏而後兩歷辛年武帝保定元年爲辛巳天和六年爲辛卯幸華林園馬射於史不載以意推之當爲武帝也子山上聖立於天子其次立於三公毛詩序曰下武嗣文也王元長曲水詩序皇帝體膺上聖運鍾下武

通乾象

之靈啓神明之德夷典秩宗見之三禮變爲樂正聞之九成。

尚書帝曰咨四岳有能典朕三禮僉曰伯夷帝曰俞咨伯汝作秩宗變命汝樂教胄子又詩詔九成

克

已備於禮容威風總於戎政。

左傳曰古也有志克己復禮仁由是謂之禮也禮者容

加以卑躬菲食。

見論語

皂帳綿衣。

賈誼治安策曰且帝之身自衣皂絺謂古曰綿

厚辭也。百姓爲心。四海爲念。西郊不雨。卽動皇情。東作未登。燭廻天眷。易云。密雲不雨。自我西郊。魏典。平秩東作。孔傳曰。歲起於東。而始就耕。謂之東作。兵

革無會。非有待於丹鳥。尚書帝詔曰。太子發渡河中流。大流爲鳥。其色赤。又王季拾遺記。越王入吳國。有丹鳥來下。飛故曰。鳥之靈也。起望鳥。秦言丹鳥之瑞也。宮觀不移。故無勞於白

鸞。王季拾遺記。魏禪晉之瑞。是闕下有日光。如鳥雀之狀。時飛翔來去。有司奏聞。帝使羅之。得一白鸞。以爲神物。於是以金爲房。置於宮中。旬日不知所在。論者云。金德之瑞。昔師曠時。有白鸞來。重輪瑞應圖。果如所論。白色叶於金德。師曠晉時人也。古今之

議相。符券。銀釜金船。顧野王瑞應圖曰。王者宴不及醉。則銀釜出。莊子音義。釜。鳥逆反。同釜。禮運。鄭注器謂若銀釜。丹飯也。瑞應圖曰。王者德盛。則金人下乘金船遊下後池。山車澤馬。禮記。山出器車。禮斗威儀曰。其政太平。山車

鉤。孝經授神契曰。德至山。則山出。輿車澤出神馬。晉中興書曰。甘露降。耆老得敬。則松柏受之。尊賢容衆。則竹松受之。史記天官書曰。天精

而見。景星。景星者。德星也。其狀無常。常出於有道之國。精芒作祥。孟康曰。驛。精明也。題國在

有赤方氣。與青方氣相連。赤方中有兩黃星。青方中有兩黃星。凡三星共爲景星也。山海經。驛

水南。又曰。大荒之中。有山名曰融天。海水南入焉。有人曰鬻齒。鬻齒鬻齒戰於壽華之野。羿射殺之。羿持弓。鬻齒持盾。郭璞曰。鬻齒亦人也。齒如鬻長五六尺。因以爲名。漢書西域傳。自

道歷鄯善而南行。至烏弋山。離南道極矣。服虔曰。三十六國。烏弋最在西。地理志曰。自天甘都盧國。船行可二月餘。有黃支國。民俗略與珠厓相類。其州廣大。戶口多。多異物。自武帝以來。有譯長。屬黃門。應劭曰。黃支在日南之南。去京師三萬里。顏延年曲水詩序云。廻

面受吏。向曰。謂於時玄鳥司曆。蒼龍御行。左傳曰。玄鳥氏。司分者也。正義曰。說文云。燕。玄鳥也。釋鳥云。燕。燕。郭璞曰。詩云。燕受郡縣之化。燕于飛。一名玄鳥。齊人呼。說詩云。天命玄鳥。月令云。玄鳥至之日。是一名玄鳥也。或



單呼燕或重名燕燕異方語也此鳥以春分來秋分去故以名官使之主二分天官書曰東宮蒼龍文耀鉤曰東宮蒼帝其精為龍周禮馬八尺已上為龍月令天子居青陽左个乘鸞路駕蒼龍月令獻羔開冰

在仲春之月又曰仲春之月桐始華淮南子曰季春之月桐始華萍始生詩義疏曰皇帝幸於華林之園玉衡正而泰階濟水上浮萍羸大者謂之賴小者為萍季春始生可糝蒸為茹又可苦酒淹就酒也

平閭闔開而勾陳轉尚書璿璣玉衡以齊七政漢書曰願陳泰階六符孟康曰泰階三階也應劭引黃帝泰階六符經曰泰階者天子之三階上階上星為男中階上星為諸侯三公下星為卿大夫下階上星為士下

星為庶人三階平則陰陽和風雨時不平則稼穡不成冬雷夏霜天行暴令好興甲兵脩宮榭廣苑囿則上階為之坼也應劭曰閭闔天門也三輔黃圖宮之正門曰閭闔天文志曰鉤陳六星在紫宮中鉤陳日中一星曰天皇大帝其神日耀道寶主御神靈執萬神圖

星經後句四星為四輔其句東都賦下乘雷動萬騎紛紛千乘雷動萬騎雲屯張衡西京賦云芝蓋九葩落花與芝蓋同飛楊柳共春旗色

春旗青旗也月令載青旂衣青衣服蒼玉淮南子周禮宗伯禮官曰大射王出入令奏王夏及射令奏騶虞釋云大射謂將祭祀擇士而射於西郊虞庠學云建青旗注燕虎曰旗言楊柳與春旗皆青色也

中乃命羣臣陳大射之禮雖行祓禊之飲即同春蒐之儀周禮女巫掌祓除疾病禋者潔也於水上盥潔也已者社也邪疾已去祈介祉也韓詩外傳強國上巳於溱洧兩水上祓除不祥裴子野宋略曰文帝元嘉十一年三月

禋飲樂遊苑作詩詔顏延年作序蕭子顯齊書曰武帝永明九年三月三日幸芳林園禋飲朝臣勅王融為序文三月三日被禋之飲舊有之矣今用馬射合古春蒐也周禮大司馬職中春教師旅遂以蒐田左氏傳曰春蒐蒐苗秋獮冬狩杜預云蒐索擿取不孕者

止立行宮裁舒帳殿天子行所在名曰行宮帳殿階無玉壁既異河間之碑戶不金鋪殊非許昌之賦漢書河間獻王

來朝獻雅樂武帝對之三雍宮後漢書張純傳河間古辟雍注云武帝時河間獻王德獻雅樂對三雍宮有其書記也許昌地名魚  
象典略曰魏明帝將東巡恐夏熱故許昌作殿名曰景福既成人賦之句爰賦云青瑱銀鋪是爲閭闔注銀鋪以銀鋪首也長門賦  
云排玉戶而懸金鋪洛陽宮殿簿曰許昌景福  
殿七間言此行宮帳殿不必有金玉之飾也  
洞庭既張承雲乃奏莊子黃帝張樂於洞庭之野淮南子有虞氏其樂咸池承雲九韶騶虞九節狸首七

章騶虞樂章名在召南之卒章周禮射人職曰王射樂以騶  
虞九節諸侯射樂以狸首七章鄭司農曰騶虞聖獸也  
正繪五采之雲壺寧百福之酒禮記曰失諸正鵠鄭注畫布曰正棲皮曰鵠疏云正鵠皆鳥名

也正首征繪畫文也考工記曰繪畫之事雜五色詩公尸來燕來  
寧爾酒既清公尸燕飲福祿來成又曰干祿百福密盛酒器也  
唐弓九合冬幹春膠周禮唐弓以授學射者使者勞者又曰天子之弓合九而成規又弓人曰冬析

幹則易春液角則合上云鹿膠青白馬膠赤白牛膠火  
赤鼠膠黑魚膠餌犀膠黃鄭注皆謂者用其皮或用角  
夏箭二成青莖赤羽子虛賦曰右夏服之勁箭索隱曰按夏習善射者又服箭之室故云夏服又夏后氏有良弓其矢亦

良六籍曰陷堅陣攻強敵以大黃參連弩飛疊電景矢自  
副注云電景青莖赤羽以銅爲首韓詩外傳曰赤羽如日  
於是選宋汗之馬梭黃金之埽漢書武帝神馬出渥洼水中爲太一歌云露赤汗兮沫流漉應劭曰

大宛馬汗血膏濡也世說云武子好馬買  
紅陽飛鵲紫鷺晨風皆良馬名張協七命曰駕紅陽之飛燕李善注或云駿馬圖有舍陽即紅聲之誤銑曰紅陽入也有良馬名飛燕尸子曰我得

地作埽編錢輿地竟埽時人號曰黃金埽  
面治民則馬有紫鬃闔池西京雜記文帝有紫鬃馬等名劉劭趙都賦良馬則飛兔  
奚斯常驪紫鬃黃子曰駿馬有晨風黃鵠皆取鳥名馬言疾走若飛也晨風鷓鴣  
唐成公之肅爽海西侯之千里左氏傳曰唐成

公如楚有兩肅爽馬子常欲之弗與三年止之唐人竊馬回獻之子常子常歸唐侯賈逵云色如霜純馬融說肅爽雁也其羽如練高  
首而脩頸馬似之天下希有故子常欲之歎音霜或作騶騶漢書上以李夫人兄李廣利爲武師將軍封海西侯又曰武師將軍斬大

宛王獲汗血馬。應劭曰：大宛盛有。莫不飲羽銜竿，吟猿落雁。韓詩外傳：楚熊渠子夜行，見疑石以爲伏虎，彎弓而射之，沒金飲羽，箭鏃銜竿，亦沒矢也。吟猿，養山其事。落雁，更羸事。皆言其善射也。

射也。注詳見下文。鐘鼓震地，塵埃漲天。酒以巵行，餽由鼎進。巵，酒器。詩曰：我姑酌彼金巵。毛傳：金巵，酒器也。周禮：王日舉鼎，十有二物，皆有俎。鄭注：殺牲盛饌，日舉鼎十有二，宰鼎五，陪鼎三。

采則錦市俱移，錢則銅山合徙。益州記：錦里在益州南，笮橋東流江南岸，以錦爲市。漢書：文帝賜鄧通蜀道銅山，得自鑄錢。鄧氏錢布天下，其富如此。又吳王濞傳云：吳有豫章郡銅山，湯招致天下之亡命者，益鑄錢。

有兩銅山，故云合徙也。西京雜記：並載其事。太史聽鼓而論功，司馬張旂而賞獲。周禮：鼓人職云：掌教六鼓之音聲，以節音樂，以和軍旅。以正田役，教爲鼓，而辨其聲用。又司馬云：中春教振旅，司馬以旗。

致民，平列陳如戰之陳，辨鼓鐸錫鑼之用，爾雅：因章曰旂，郭璞曰：以白練爲旂，因其文章不復畫之。周禮云：通帛爲旂。上則雲布雨施，下則山藏海納。上林賦云：綠林流澤，雲布雨施。郭璞曰：言福山野也。山藏海納。

即上林賦所謂江河爲陸，泰山爲極者也。師古曰：因江河以進食，登泰山而望，復言田獵之廣遠耳。陸音祛。實天下之至樂，景福之歡欣者也。詩曰：君子萬年以介景福。既若木將低，金

波欲上。若木，日也。金波，月也。楚辭：折若木以拂日。漢書：樂章云：月穆穆以金波。師古曰：言月光穆穆，若金之流波也。天顧惟穆，賓歌惟醉。詩天子穆穆，詩序：既醉太平也。醉，酒飽。德人有上君子之行焉。云：旅酬下編。

羣臣至於無算，雖復暫離北闕，聊宴西城。按：此知華林園是長安城西別館也。即同酈水之朝，更是岐山之會。左傳：椒舉曰：成有岐陽之會，康有酈宮之朝。杜預曰：酈在始平酈縣，更有雲臺。康王於是會諸侯。周成王歸自奄，大蒐於岐山之陽。岐山在扶風美陽縣西北。

預曰：酈在始平酈縣，更有雲臺。康王於是會諸侯。周成王歸自奄，大蒐於岐山之陽。岐山在扶風美陽縣西北。小臣不舉，奉詔爲文，以管窺天，以蠡酌海，盛德形容，豈陳梗

槩。東方朔客難曰。以管窺天。以蠶測海。注。管。竹管也。蠶。蚌蛤也。東京賦曰。其槩槩如此。薛綜注。槩。槩不織。言粗舉大綱也。

歲次昭陽。月在大梁。史記曆書云。昭陽作豐四年。索隱曰。昭陽。辛也。爾雅作重光。作暉。酉也。辛酉歲。今云昭陽。蓋辛年也。而歲支不詳。爾雅曰。大梁。昂也。西陸。昂也。昭四年左傳曰。古者日在北陸。而歲冰。西陸朝。而日出之。杜元凱以

西陸為三月。日在大梁之次。漢書律歷志。大梁。初。眉。七度。穀雨中。昂八度。清明終於畢十一度。知大梁為三月也。其日上巳。其時少陽。西京雜記。三月上巳。張樂於流水。上巳。即三春月三日也。漢書丙吉傳云。方春少陽用事。

史司職。青祇效祥。春史。謂太史也。青祇。謂青帝也。其神勾芒。晉張協詩云。春郊禮青祇。徵萬騎於平樂。開千門於建章。西京賦。大駕幸乎平樂之館。漢書曰。建章宮。廣為千門萬戶。

屬車醢酒。復道焚香。楊維。酒。箴曰。鴟夷。酒。樽。腹大如壺。盡日盛酒。人復借。常為國器。載於屬車。師古曰。天子屬車。常載酒食。故有賜也。屬音之欲。反。小雅伐木云。醢酒有藜。毛傳云。以篋曰醢。正義曰。醢酒者。或用篋。或用草。於今

猶然。左傳曰。爾貢苞茅不入。無以縮酒。是也。漢書注云。上下有道。故曰。皇帝翊四校於仙園。一作翊四。圖於帝閣。廻六龍於天苑。

賦云。扈從橫行。出乎四校之中。文穎曰。凡五校。今言四者。隨天子乘輿也。一作帝閣者。周禮校人云。天子十有二閑。馬六種。楚辭曰。維六龍於扶桑。曹子建與吳質書曰。抑六龍之首輪。曰六龍曰車也。史記天官書。參西有勾曲九星。三處羅。一曰天旗。二曰天苑。三曰九旒。正義曰。天苑十六星。如環狀。在畢南。天子養禽獸之所。稀暗則多死亡。漢

儀注。大僕牧師。諸苑三十六所。師古曰。養鳥獸。通名為苑。故謂牧馬處為苑。對宣曲之平林。望甘泉之長坂。上林賦曰。西馳宣曲。三輔

黃圖。宣曲宮。在昆明池西。孝宣帝曉音律。常於此度曲。因以華蓋平飛。風鳥細轉。路直城遙。林長騎遠。崔豹古今注。華蓋。黃帝所作也。與蜚

為名甘泉宮。有長平坂。司馬相如賦曰。登陂陀之長坂兮。賦

尤戰於涿鹿之野。常有五色雲氣。金枝玉葉。止於帝上。有化醜之象。故因而作華蓋也。西京賦曰。華蓋承辰。天華前驅。注云。華蓋星覆北斗王者法。而作之。晉天文志。華蓋九星。所以蔽覆帝座。天子之華蓋象之。郭延生述征記。長安宮南。寶臺有相風銅鳥。遇風乃動。一曰。長安寶臺上。有相風銅鳥。千里風至。此鳥乃動。帷宮宿設。帳殿開筵。旁臨細柳。斜界宜年。周禮。為帷宮設旌門。鄭注。謂王行書止。有所展肆。若宿置。善曰。周禮注云。在旁曰帷。在上曰幕。帳殿。注見前。三輔黃圖。細柳觀在長安西北。三輔舊事。漢文帝大將軍周亞夫。軍於細柳。今呼古櫟是也。上林賦云。掩細柳。郭璞曰。細柳觀名。在昆明池南。宜年。疑斬年。黃圖云。斬年宮。在雍。開鶴。一作列。

之陣。靡魚鬚之旃。左氏傳曰。鄭駟願為其鶴。其御願為其鷓。杜注。鷓。鷓鴣。皆陣名。一作鶴。列。莊子。君必無盛鶴列。於麗譙之間。鶴列。陳兵也。子虛賦曰。靡魚鬚之旃。旃。郭璞曰。以魚鬚為旃。旃。通帛為旃也。行漏抱刻。前

旌載焉。續漢書曰。孔奭為漏。浮箭為刻。下漏數刻。以考中星。昏明星。馬張衡漏。水轉渾天。儀制曰。鑄金銅人為胥徒。居壺之左右。以左手抱箭。右手指刻。以別天時之早晚也。禮記曰。前有塵埃。則載鳴鳶。鳶。鴟也。言畫於旌旗之上。以取象焉。河涓

雍草。涓口澆泉。爾雅曰。水草交曰涓。釋名曰。涓。涓也。臨水如眉。臨曰也。周禮。有雍氏掌山澤。芟除草菅。鄭注。掌殺草。謂除道也。涓口澆泉者。言取涓水。澆灌也。翊雲五色。的暈重圓。翊。射埒也。的。暈。謂射侯之

中。如月。陽管既調。春絃實撫。律曆志。竹曰管。律有十二。陽六為律。陰六為呂。絲曰絃。總章協律。成均樹羽。三輔黃圖。明堂之制。舜曰總章。薛綜曰。舜

總章。魏荀氏傳曰。勗為光祿大夫。公以魏杜夔所定律呂。檢校大樂總章。鼓吹八音。與律呂呂呂向曰。總章。禮官也。漢書李延年為協律都尉。周禮。大司樂。掌成均之法。以教建國之學校。而合國之子弟焉。詩曰。崇牙樹羽。翔鳳為林。靈芝為

圃。白虎通云。黃帝時。鳳凰蔽日而至。食常竹實。棲常梧桐。終身不去。景福殿賦。翔岐陽之鳴鳳。水經注。天日山。上有霜木。皆是數百年物。謂之翔鳳林。雖非其地。翔鳳之名。古有之矣。漢書武帝紀。甘泉宮芝。九莖連莖。作芝房歌。草御長帶。桐

垂細乳鳥嘯歌來花濃雪聚

三齊記曰：鄭玄教授不期山山下生草大如龜葉長尺餘堅刃異常土人名曰鹿成帶莊子桐乳致菓司馬彪曰：桐子似乳著其葉而生其葉似鳥喜菓其中也鳥嘯歌來花濃雪聚

言遊此林園啼鳥成歌落花如雪也

玉律調鐘金鐸節鼓

玉律用玉琯吹之有十二律陽六黃鐘太簇姑洗蕤賓夷則亡射陰六林鐘南呂應鐘大呂夾鐘中呂也孟康漢書注律得風氣而成聲風和乃律調也周禮鼓人職云以金

鐸和鼓以金鐸節鼓鄭注鐸鐸也闔如鐘頭大上小下樂作鳴之與鼓相和

於是咀銜拉鐵逐日追風

顏師古漢書注銜馬銜也說文馬勒口中銜行馬者咀含味也拾遺記曰穆王八駿四超影逐日而行碧豹古今注始皇

有馬名追風王融曲水詩序云逐景追風之騎逐日逐景也說夕景日光也西俗影字

并試長楸之埽俱下蘭池之宮

曹植詩云走馬長楸回翰曰古人種楸於道故曰長楸三輔黃圖蘭池宮始皇三十年為徵

行咸陽與武士四人俱夜出逢盜蘭池渭城縣有蘭池宮又尸子云馬有蘭池之名矣

鳴鞭則汗赭人埽則塵紅

樂志露亦汗兮沫流赭顏延年緒白馬賦傳門沫赭汗溝走血既觀賢於大射

乃頒政於司弓

毛萇詩傳曰射禮有三有大射有賓射有燕射正義曰大射者將祭擇士於射宮也周禮司弓矢掌六弓四弩八矢之法辨其名物而掌其守藏與其出入中春獻弓弩中秋獻矢箠及其頤之有王弧夾庠唐大者矣

三驅而畫鹿登百尺而懸熊

畫鹿畫侯也懸熊熊侯也周禮天官司裘職曰王大射則共侯熊羆絜弱振地畫驪踢空侯豹侯設其鵠諸侯則共熊侯豹侯卿大夫則共麋侯皆設其鵠

繁弱弓名左氏傳曰封父之繁弱王逸楚辭注曰純黑爲驪呂氏春秋曰駕驪驪穆天子傳八駿有盜驪郭注盜驪爲馬細頸驪黑色也幽空謂騰虛空而行也

禮正六耦詩歌九節

周禮射人職云王以六耦射三侯三獲三容樂

以驪虞九節五正鄭注九節析羽九重設於長杠也言節者容侯道之數也樂記曰明乎其節之志不失其事則德成而功立九節者九十弓大射禮曰大侯九十

七札俱穿五紕同穴

左氏傳曰豈由基躡甲而射之穿七札焉召南

卒章云發五絕。毛傳豕牡曰貳。乃如明月對懸。馬似浮雲向野。劉熙釋名曰。駭。非牛之名也。其形一旁曲。旁直若張弓。她駭也。西京雜記曰。文帝自代還。有良馬九匹。一名浮雲。雁失羣而行斷。請求林而路絕。戰國策。更蘇與魏下。庚蘇謂魏王曰。臣能激發而下鳥。魏王曰。然則射可至此乎。更蘇曰。可。有鴻雁從東方來。更蘇以虛弓發而下之。王曰。射之鳥可至此乎。更蘇曰。此駭也。王曰。先生何以知之。對曰。其飛徐者。其聲痛也。悲鳴者。久失羣也。故創未發而驚心未忘。聞鼓音烈而高飛。故創注也。控玉勒而搖星。跨金鞍而動

淮。南子曰。楚有白猿。王自射之。則搏矢而顧。使奔由基。射之。始調弓。矯矢未發。而猿抱樹號矣。

月。玉勒金鞍。其金玉爲之。搖星。挾矢也。神弓。空弓也。謂乘馬上。有挾矢張弓也。乃有六郡良家。五陵豪選。漢書曰。漢興。六郡良家子選給

羽林。期門。師古曰。六郡。謂隴西。天水。安定。北地。西河。又高祖都長安。從諸齊。田。楚。屬。昭。景。及諸功臣。於長陵。後世世徙吏。下石。諸貴。富人。及豪傑。軍井之家。皆諸陵。強壯。弱未。以制天下。西都賦。長陵。五陵。謂長安。陽。陵。平。此五陵也。

之兵。始罷建城之戰。漢書曰。漢軍約軍士入馬邑。白羅兵。單于不至。結和親。自馬邑軍後。五歲之秋。漢使四將各萬騎。擊胡。問。市中。將軍衛青。出上谷。至龍城。龍驤。單于祭天處。將軍戎服來參武讞。

尙帶流星。猶乘奔電。將軍之稱。此左傳。魏舒。樓。陽。之獵。聞。設。女。寬。曰。豈。將。軍。食。之。而。有。不。足。杜。預。曰。魏。子。中。軍。帥。故。謂。之。將軍。正義曰。晉。使。鍾。爲。軍。將。謂。之。將。中。軍。將。上。此。只。魏。子。將。中。軍。故。呼。爲。將。軍。及。六。國。以。來。遂。以。將。軍。爲。官。名。蓋。其。元。起。於。此。左。傳。子。產。獻。捷。晉。將。戎。服。將。事。杜。元。凱。云。戎。服。軍。旅。之。衣。異。於。朝。服。周。禮。司。服。云。凡。兵。事。革。弁。服。強。注。云。章。弁。以。棘。章。爲。弁。又。以。爲。衣。裳。也。武。讞。者。謂。射。行。燕。禮。也。毛。萇。詩。傳。云。有。燕。射。之。禮。也。流星。奔。電。神。駿。也。陳。琳。答。東。阿。王。箋。曰。譬。猶。飛。兔。流。星。超。山。越。海。龍。驤。所。不。能。追。翟。豹。古。注。秦。始。皇。有。七。名。馬。追。風。白。兔。躡。景。奔。電。飛。翻。銅。爵。神。覺。

星。超。山。越。海。龍。驤。所。不。能。追。翟。豹。古。注。秦。始。皇。有。七。名。馬。追。風。白。兔。躡。景。奔。電。飛。翻。銅。爵。神。覺。

始聽鼓而唱籌。即移竿而標箭。馬噴沾衣。塵驚灑面。石堰水而

有七名馬。追風。白兔。躡景。奔電。飛翻。銅爵。神覺。

始聽鼓而唱籌。即移竿而標箭。馬噴沾衣。塵驚灑面。石堰水而

澆園花乘風而繞殿。熊耳刻杯。飛雲畫鼎。熊耳按禮器爵上有兩柱。取欲不畫之義。戒其過也。言其範舉。象兩熊耳也。周禮注。由鬲制而畫之。爲山雲之形。史記梁孝王有鬲。橫直千金。何德曰。上蓋

朝爲雲雷象。應劭曰。詩云。我姑酌彼金罍。罍有雲雷之象。以金飾之。漢書宣帝紀。本始二年。以水衡爲平陸。徙民起第七。注云。水衡與少府皆天子私藏也。三輔黃圖。織室在未央宮。又

有東西織室。織作文。司筵賞至。酒正杯來。周禮。春官。甸。司几筵。下。二人。鄭注。筵。亦席也。鋪陳曰筵。藉之曰席。又云。堂五几。五席之名。物辨其用。與其位釋曰。大射。席在庠序。又天官。宰。有酒正之官。鄭注。

酒正。酒官之長。又曰。酒正。掌酒之政令。以式法撝酒。毛詩疏。射義曰。天子將祭。必先習射於澤宮。澤宮。所以擇士也。已射於澤宮。然後於

材。斝五齊之名。三酒之物。馬融廣成頌曰。酒正按際。射宮射中者。得與於祭。不中者。不得與。是先王將祭。必射以擇士也。澤宮。習射射

既而日下澤宮。筵闌相闌。射宮射中者。得與於祭。不中者。不得與。是先王將祭。必射以擇士也。澤宮。習射射

宮乃行大射云。毛萇詩傳。孔子射於豐。相之。闌觀者如堵牆。射宮射中者。得與於祭。不中者。不得與。是先王將祭。必射以擇士也。澤宮。習射射

者皆警於塗路也。鑿鈴也。楚辭。鳴玉鑿之。嗽嗽。迴鑿。謂駕旋也。舞一作武。射宮射中者。得與於祭。不中者。不得與。是先王將祭。必射以擇士也。澤宮。習射射

虎園之空。援弓而射之。矢踰於西。霜之山。集於彭城之東。其餘力猶欲羽於石梁。水經注。泗水之上有石梁。故曰石梁。昔宋景公以弓王之弓。彎弧東射。矢集彭城之東。欲羽於石梁。卽斯梁也。

吳亭之虎。孔叢子曰。楚王張繁弱之弓。載忘歸之矢。以射蛟於雲夢。又漢書。武帝南巡狩。至於盛唐。望祀虞舜於九疑。登鸞天柱。山自葦陽江。親射蛟中之。亦楚地也。吳亭。卽慶亭。吳志。建安二十三年。孫權將如吳。親乘馬射虎於慶亭。馬爲虎所傷。

橫弧於楚水之蛟。飛蹇於

賦



權投以雙戟，虎卻廢，常從張世擊，以戈獲之，慶音墟陸反，四子講德論曰：走箭飛  
鏃，釋器云：金鏃，翳羽之鏃，方言云：關西曰箭，江淮謂之鏃，則鏃者，鐵鏃之名也。  
况復恭已無爲，出韻南風在斯，樂記云：昔

絃之琴，以非有心於蜓翼，豈留情於戟枝，惟觀揖讓之禮，蓋取威儀之儀。  
尸子曰：遊莊下命，由基射蜻蛉，曰：吾願生得之，蓋由基授弓射之，拂左翼，爾

雅曰：蜻蜓，負勞，郭云：即蜻蛉也。江東呼狐黎，字林云：一名桑根，陶注本草云：一名蜻蛉，是也。後漢書呂布傳曰：袁術遣將紀靈等步騎  
三萬以攻備，備求救於布，布率步騎千餘往，擣之，乃合軍侯植，植於營門布弩弓，顧曰：諸君觀布射戟，小支中者當各解兵，不可留  
決鬪，布即一發，五中戟支，靈等皆驚，言將軍天威也。  
言志不在於技藝之末，惟取揖讓威儀之禮而已。

### 小園賦

小園賦者，傷其屈體魏周，顛爲隱居，而不可得也。其文既異，潘岳之閒居，亦非仲長之樂志，以鄉關之思，發爲哀怨之辭者也。

若夫一枝之上，巢父得安巢之所。巢父，山父也。譙周古史考曰：許由夏常居巢，故號巢父。琴操曰：許由夏則居巢，冬則穴

天下也。莊子曰：鷦鷯巢於蓬，一壺之中，壺公有容身之地。神仙傳曰：壺公常懸壺空屋上，日入之後，公跳入壺中，人莫能見，惟費長

羈旅之人，結廬容身而已，不必有高堂遠宇也。况乎管寧蓆牀，雖穿而可坐。高士傳曰：管寧字幼安，北海朱虛人，常坐一

稽康鍛甕，既煖而堪

木榻，積五十年，未嘗箕踞榻上，當膝皆穿。

眠。文士傳曰：嵇康性絕巧，能製鐵，家有盛柳樹，激水以聞之。夏天甚清涼，惟居其下，後漢書曰：豈必連園洞房，南陽樊重之第。

傲戲，乃身自鍛，家雖貧，有人說鐵者，康不受，直惟親舊，以雞酒往與談，清談而已。書曰：樊宏，南陽湖人，父重，其所起廬舍，皆有重堂高閣，陂池灌漑，西都賦：門闔洞開，說文：闔，門也。薛綜：西京賦注：宮門小者曰闔，枚乘七發：六洞房清宮，連園闔，闔，連處也。洞通也，謂相當也。後書：綠墀青瑣，西漢王根之宅。元后

傳：曲陽侯王根，驕奢僭上，赤墀青瑣，孟康曰：以青畫戶，塗地也。禮：天子赤墀。也。師古曰：青瑣，刻爲連環文，而青塗之也。說文：瑣，塗地也。禮：天子赤墀。余有數畝，敝廬，寂寞人外，聊以擬伏臘，聊以避

風霜，雖復晏嬰近市，不求朝夕之利。左傳：昭三年曰：景公欲更晏子之宅，曰：子之宅近市，澌澌其塵，不可以居，請更諸夷境者，辭曰：君之先臣容乃，臣不足以嗣之，於臣侈矣，且小人近市，朝夕得所求，小人

之利。晉書：潘岳作閒居之賦，曰：賦事至情，乃其辭曰：曩而閒居於洛之坊，賦又曰：潘岳面城，且適閒居之樂。隋書：潘岳，河內人，後市楊檢，期洛陽，記曰：城南七里，名曰洛水，是其居面城也。况乃黃鶴戩

露，非有意於輪軒。左傳：閔二年曰：衛懿公好鶴，鶴有乘軒者，周處風士記曰：鳴鶴戩露。爰居避風，本無懼情於鐘鼓。左傳：文二年曰：城父仲祀爰居，魯語曰：海鳥曰爰居，止於魯東門之外，日命

國人祭之，展禽曰：今茲海其有災乎，夫廣川之鳥，皆知避其災，是歲海多大風，冬暖，爾雅：爰居，一名維縣，郭注云：漢元帝時，有大鳥如馬駒，時人謂之爰居，樊光云：俱鳳凰，江淹詩：咸池爰居，鐘鼓或愁，辛言懿公好鶴，故鶴有乘軒，而黃鶴非有意於輪軒也，祇文不知

故祀爰居，而爰居本無情於鐘鼓也，以喻。陸機則兄弟同居。世說：曰：蔡司徒在洛，見陸機兄弟在蔡作歸中，三間瓦屋，土龍住東，頭，士衡住西頭，士龍爲人文弱，可愛，士衡長七尺餘，作鐘言多慷慨，魏周強欲已仕，而已本無情於祿仕也。

韓康則舅甥不別。晉書：曰：韓伯，字康伯，潁川長社人，又嚴浩，博浩甥，伯浩妻，賞登之，隨平徙，所經歲，還都，浩送至洛側，蝸角詠：曹顏遠詩云：富貴他人合，貧賤親戚難，因而泣下，子山本吳人，流寓長安，引此二人，皆竊茶之時也。

賦

蚊睫。又足相容者也。

莊子曰：有國於蝸之左角，曰觸氏；有國於蝸之右角，曰蠻氏。相與爭地而戰，伏尸數萬，逐北旬有五日而後反。爾雅郭注云：蝸牛音瓜，蝸角喻小也。崔豹古今注：蝸牛陸螺也。形如蠃輪殼如小螺，熱則自懸於葉

下，野人結圓舍，如蝸牛之殼，故曰蝸舍，亦曰蝸牛之舍也。山海經：青要之山，是多僕壘。郭云：僕壘，蝸牛也。晏子春秋：東海有蟲，聚於蚊睫，飛乳去來，而蚊不為驚，臣嬰不知其名，而東海漁者名曰焦冥。以上似賦序。至爾乃句，始是賦，然以古韻按之，若夫以下，疑用解語，蓋賦之發端，非序文也。今兩讀於後，所音徒，班固西都賦云：寮以周牆，四百餘里，離宮別館，三十六所，古無四聲，徒與地勢，若通韻矣。肥疑作賦，漢書敘傳云：伯懽恐起賦事，注賦古視字，視亦今韻之上聲者也。至西漢王根之宅，句換韻，下皆從之。寂寞人外，魚鱖切。黃庭經云：洞視得見無內外，存彼五牙不饑渴，與臘同韻。風霜疑作風雪，利刀藥切。如厲之音，烈矣。樂讀如櫟，楚辭：葉彭咸之媿樂兮，滅巧倖之繩墨，至非有意於輪軒句換韻，軒許斤切。陸雲夏府君誄曰：丘園靡滯，鸞懸馮軒，豈方伊類，提髮躬勤，風防愴切。楚辭曰：上歲獲而防霖兮，下洽洽而來風，孰知其不合兮。若松柏之苦心，又曰：垂鄂渚而反顧兮，對秋冬之緒風，步余馬兮，山阜低余車兮，芳林鐘鼓，疑倒文，鼓鐘小雅，有鼓鐘之詩，鐘鼓莫鐘，隨文上下，鐘字如中之切，為渚，仍周易訟卦中與成同韻矣。陸機至，又是相容，同前韻，容音淫，楚辭曰：賢士窮而隱處兮，離方正而不容，子胥諫而群讒兮，比干忠而剖心，若云陸機則同居兄弟，韓康則不別舅甥，甥字亦同韻，然古賦用韻，或至數語，一見今依文讀之，又是相容，乃成音也。凡若等字，皆助語之辭，不在韻列，如易象去也字，詩去兮及之乎，等等字，讀之成韻。楚辭招魂去時字，大招去只字，皆七言詩也。或云：在音希，蔽李，七言始魂。帝，豈知去此助語，自三百篇俱備其體矣。子山用古韻處，見此賦數語，及喜晴應詔勅，自疏韻詩。爾乃窟室徘徊，聊同鬢髮，左傳曰：鬢，伯有者，酒為窟室，而後飲酒，鬢，鐘乃杜預曰：窟室，地室，淮南子曰：願園，伯有欲相見而不肯，使人以幣先馬，鬢，壘而遊之，揚雄解嘲曰：或鬢髮以遊，言已縱酒昏酣，墮落政事，亦如隱士鬢髮而遊也。桐間露落，柳下風來，世云：玉簪嘗行至京口射堂，於是黃髮長琴號珠柱，書名玉杯。琴有柱，以珠為之，江淹恨賦云：橫玉柱而露賦，呂延濟曰：瑟有柱，流新桐初引，恭日之曰：玉大故曰濯濯。

得失。玉杯露。清明竹林之屬。數十篇。上條萬言。

有棠梨而無節。足酸棗而非堂。

漢書曰。甘泉有封棠梨。揚雄甘泉賦云。度三辯兮。當棠梨。轅曰。度三辯。由息棠梨館也。水經注曰。酸棗縣城西。有韓王望氣臺。孫

子則故亭賦序曰。酸棗寺門外。夾道左右。有兩故亭。詩之國老云。韓王聽訟觀。臺高一十五仞。雖樓榭泯滅。然廢基似於山嶽。召公大賢。猶舍甘棠。區區小國。而臺觀隆崇。驕盈於世。以墜來今。故作賦云。茂正園之瀛迴。亞五嶽之嵯峨。言壯觀也。謂園中但有梨棠而無

亭館之麗矣。猶得歌側八九丈。縱橫數十步。

欵側。不正貌。小爾雅曰。五尺謂之累。倍累謂之丈。孟康曰。南北為縱。東西為橫。小爾雅曰。躡。躡。躡也。倍躡謂之步。司馬法曰。六尺為步。

榆柳兩三

行。黎桃百餘樹。

爾雅云。黎。白粉。郭注曰。粉。輪光生葉。却著莖皮。色白。爾雅曰。稠有椹。旋楊三種。說文云。柳。小楊也。爾雅云。黎山。搗疏云。在山曰。搗。入植之曰。黎。又樵有荆桃。冬桃。由樵之別。言園中有此。榆柳梨桃四種樹木也。

撥蒙

密兮見。臆行。欹斜兮得路。蟬有翳兮不驚。雉無羅兮何懼。

月令曰。寒蟬鳴。爾雅郭注云。寒蟬也。方言云。蟬。楚謂之蜩。宋衛謂之蚻。陳

鄭謂之蜩。秦晉謂之蟬。海岱謂之蟬。其小者謂之步蟬。有文者謂之蟬。爾雅云。弊者。蟬。郭注云。樹蔭翳覆地者。言蟬有樹蔭。故不驚也。按爾雅釋雉有五曰。羣。羣。羣。羣。羣。左傳五雉是也。又有羣雉。鴻雉。鷲雉。海雉。羣雉。羣雉。羣雉。羣雉。皆雉類也。說文曰。羅以絲罟鳥也。高誘曰。羅。鳥罟也。言雉無網罟。可不懼也。草樹混淆。枝格相交。言園中草樹。隨其所長。不加修葺也。格。善。園樹高長枝為格。山為篲。覆地有堂坳。言園之極小。任其自然而成。山水也。論語曰。譬如爲

山。未成一簣。或成。同。篲。土簣也。莊子曰。覆杯水於坳堂之上。則芥爲之舟。置杯焉則膠。水淺而舟大也。郭云。堂道謂之坳。司馬云。塗地令平。支道亦謂有坳埳形也。坳。於交反。

藏狸並窟。乳鵠垂巢。

顏師古急就篇注云。狸一名。兔。江淮

陳楚謂之爲。狸。其子。隸。鵠者。亦因管以爲名也。其爲鳥也。知來作。東則避太。淮南子曰。鳥鵠識歲之多風。去喬木而巢扶枝。

連珠細茵。長柄寒兜。

謝萬春賦云。草靡靡以成茵。連珠細茵者。言其草實可食。歷歷如貫珠也。又按茵席

也。或言細草連貫如珠。若鋪茵席也。世說曰。陸士衡詣劉道真。劉無他言。惟問東吳有長柄蒲盧。得種來。不論語何。冥注云。匏瓠瓜也。高士傳四皓歌曰。曄曄華芝。可以療饑。可以棲遲。詩曰。衡門之下。可以棲遲。言已在

小園。雖鳥獸以棲遲。食草。鼓區兮狹室。穿漏兮茅茨。簷直倚而妨帽。戶半行而礙眉。言園小而處所亦極狹漏也。妨實以療饑。無求於安飽也。帽礙眉。言其低也。庾闡著狹室

賦。墨子曰。堯坐帳無鶴。支牀有龜。神仙傳曰。介象字元則。會稽人也。吳王徵至武昌。甚尊敬之。稱爲介君。詔令立宅。供轉皆是舜茅茨不剪。坐帳無鶴。支牀有龜。綺繡遺黃金。千鎰。從坐學隱形之術。後告言病。帝以美梨一籠。賜象。象食之。須臾便死。帝理

葬之。以日中死。晡時已至建鄴。所賜梨。付苑吏種之。吏後以其聞。先王卽發棺視之。惟一符耳。帝思之。立廟。時時躬往祭之。常有白鶴來集座上。遲迴復去。坐帳無鶴者。言已無仙術。可歸建鄴也。時梁都建鄴。思歸故國。交抱樸子曰。史記龜策傳云。江淮間。居人爲兒

時。以龜支牀。子後死。家人移牀。而龜猶生。此亦不滅。五六十歲。也不飲不食。如此之久。而不死。其與凡物不同。亦遠矣。亦復何疑於千歲哉。仙家象龜之息。豈不存乎。支牀有龜者。喻已久住長安。若龜支牀矣。鳥多聞暇。花隨四時。

心則歷陵枯木。髮則睢陽亂絲。歷陵地名。漢屬豫章郡。宋書五行志曰。永嘉六年七月。豫章郡有樟樹久枯。是月忽更榮茂。水經注曰。豫章城之南門曰松陽門。門內有樟樹。高七丈五尺。大二十五圍。枝葉扶疎。重蔭

敷散。應劭漢官儀曰。豫章郡樹生庭中。故以名郡矣。此樹嘗中枯。建晉永嘉中。一旦更茂。豐蔚如初。咸以爲中興之祥也。按歷陵。即禹貢敷淺原。雖所屬遞遷。是即豫章枯木矣。又地理志曰。梁國睢陽。故宋國。按梁。翟宋人也。呂氏春秋曰。墨子見染素絲者而嘆。故云。睢

陽亂絲。言園中雖有花鳥可樂。而已心灰如枯木。髮白如亂絲也。亂絲。言蓬頭白髮。其色若素絲也。又按史記梁孝王築東苑。睢陽城七十里。西京雜記曰。梁孝王遊於忘憂之館。集諸遊士。各使爲賦。枚乘柳賦云。嗟細柳。流亂輕絲。是亦睢陽亂絲。然不如素絲之

義兼類。非夏日而可畏。異秋天而可悲。左傳云。趙盾。夏之日也。杜預曰。夏日可畏。宋玉曰。悲哉。秋之爲氣也。言心中惟有怖畏。悲涼而已。不復知有樂也。一寸二寸之魚。三

竿兩竿之竹。竹林曰竿。竹挺也。

雲氣陰於叢蒼。金精養於秋菊。

史記龜策傳曰：聞者生滿百者，其下必有神龜守之，其上必有雲氣覆之。傳曰：天下和平，王道得而善來，長丈其叢生滿百章。

禮記曰：季秋，菊有黃華。玉函方云：甘菊，九月上寅日採，名曰金精。

棗酸梨酢。桃榭李頰。

爾雅曰：酸棗，郭璞曰：樹小實酢。馬第伯封禪記曰：酢梨酸棗，爾雅曰：榭，桃山桃，郭璞曰：實如桃而小，不解核。疏云：生山中者名榭桃，謝靈運

酬弟詩曰：山榭發紅萼。奧山李也。即詩所云唐棣。草木疏曰：粵李一名雀梅。一名車下李。所在山皆有其華，或白或赤。六月中熟，大如李子，可食。

落葉半牀，狂花滿屋。以上言園中草木繁茂也。

名爲野人之

家。是謂愚公之谷。

後漢書曰：桓帝延熹中，幸竟陵，過雲夢，臨沔水，百姓莫不觀者。沔陰父老獨持不輟，尚書郎張溫異之，下道百步，自與言。父老曰：我野人，不達斯語。劉向說死曰：齊桓公出獵，逐鹿而走，入山谷之中，見一老公而問之。是

爲何谷？對曰：愚公之谷。桓公曰：何故？對曰：以臣名之。桓公曰：今視公之儀狀，非愚人也。何以爲公名？對曰：臣請陳之。臣故畜孳牛，生子而大，賣之而買駒。少年曰：牛不生馬，空持駒去，傍鄰聞之，以臣爲愚，故名此谷爲愚公之谷。言其如隱士之居也。試偃息

於茂林，乃久羨於抽簪。

言已位望通顯，實非其好，有隱遯之志也。以下皆言隱居之事。潘岳秋興賦曰：僕野人也，偃息不過茅屋竹林之下。論衡曰：山種棗，棗名曰茂林。園亭記云：茂林，修竹，鍾會遺榮賦曰：散髮抽簪，承繼一壑。通

俗文曰：曠道曰簪。

雖有門而長閉，實無水而恆沉。

陶潛歸去來辭曰：門雖設而長闔。莊子曰：與世違而心不居。與之俱是陸沉者也。郭注云：人中隱者，譬無水而沉。陸沉。

二春負助相識。

五月披裘見尋。

皇甫謐高士傳曰：林類者，魏人也。年且百歲，底春披裘，拾遺穗於故畦，並歌並進。孔子適衛，望之於野，顧謂弟子曰：彼叟可與言者。子貢請行，逆之隴端，又曰：披裘公者，吳人也。延陵季子出遊，見道中有遺金，顧披裘公曰：取彼

金，投繯。公瞋目拂手而言曰：何子處之高，而視人之卑。五月披裘而負薪，豈取金者哉？季子大驚，既謝而問姓名，公曰：吾子皮相之上，何足語姓名也。

問葛洪之藥性，訪京房之下林。

抱樸子自序曰：抱樸子姓葛名

洪字理川丹楊句容人也終日默然邗人咸稱為抱樸之士是以洪著書因自號焉其內篇言神仙方藥鬼怪變化養生延年禳邪卻病之事屬道家其外篇言人問得失世事臧否屬儒家嘗書葛洪傳曰洪師事南海太守上黨鮑玄玄亦內學逆占將來見洪深重之以女妻洪洪傳玄業兼綜練醫術有金匱藥方一百卷肘後要急方四卷漢書曰京房字君明東郡頓丘人也治易事梁人焦延壽其說長於災變分六十四卦更直日用事以風雨寒溫為候各有占驗房用之尤精

草無忘憂之意花

無長樂之心

萱草一名紫萱又呼為忘憂草述異記曰吳中書生呼為療愁花嵇中散養生論云萱草忘憂崔豹古今注曰欲忘人之憂則贈之以丹棘丹棘一名忘憂草使人忘其憂也名醫別錄曰萱草今之鹿蔥傅咸紫華賦序曰紫華一名

長樂花言已在長安既無求於當世又四境傷懷視園中花草皆含憂也

馬何事而逐酒魚何情而聽琴

莊子曰昔者海鳥止於魯郊魯侯御而觴之廟為眩視悲憂不敢飲一杯三日而死韓詩外傳曰昔伯牙鼓琴

而淵魚出聽噓已宜如飛鳥棲深林當若遊魚潛重淵今乃失其故物非所樂也

加以寒暑異令乖違德性

言其憂勞成疾也以

崔駰以不樂損年吳質以

長愁養病

後漢書曰竇武為車騎將軍時武與武攸攸相權驕恣剛毅諫之及出擊匈奴道路愈多不法頗為士憚前後奏記數十指切長短憲不能容稍疎之因察顯高第出為長岑長剛自以遠去不得意遂不之官卒於家魏略曰吳質字季重

即徐幹等並見友於太子二十二年魏大疫諸人多死故太子以質其質報之曰質已四十二矣自髮生聲所慮日深實不復若平日之時也但欲保身勅行不蹈有過之地以爲知己之累耳遊宴之歡難可再遇盛年一樂實不可追

鎮宅神以

鏡石厭山精而照鏡

淮南畢萬術曰埋石四隅家無鬼漢門令史游急就篇曰石敢當顏師古注曰敢當言所當無敵也按今俗居當衝道猶埋石於石敢當其遺意也鍾離埋字抱樸子登涉篇曰萬物之老者其精能假託人形

以眩惑人目而常試人惟不能於鏡中易其真形耳是以古之入出道士皆以明鏡九寸已上懸於背後則老魅不敢近人注見第三卷

時撒去水其渠可消至日忘之尋失銅鏡不知何處後撒去水乃見所失銅鏡在於罌中罌口數寸鏡大尺餘王公復令環筮鏡製之意璞云撒嬰違期故至此妖邪魅所爲無他故也使境車禮而鏡立出山精亦邪魅也注見枯樹賦

之吟幾行魏類之命史記曰越人非鳥住楚執珪有頃病楚王曰鳥也越人越聲不思遠則且楚聲往聽之猶尚感聲也王仲宣發魏賦曰莊鳥顯而越吟左氏傳曰魏武子有嬖妾武子有疾命嬖曰必嫁是妾疾甚則曰必以殉及卒嬖嫁之曰從其治命言已去梁

薄晚閑閨老幼相攜蓬頭王霸之子椎髻梁鴻之妻謂已老幼皆入長安也後漢書曰太原王霸少立高節光武時運微不仕妻亦美志行同霸與同郡令狐子伯爲友後子伯爲楚相而其子爲郡功曹子伯乃令子奉書於霸車馬服從雍容如也

若向見其子容服甚光舉措有適而我兒曹蓬頭髻高未知禮則見容有慙色父子深恩不覺自安耳妻曰君少修清節不願榮祿今子伯之貴孰與君之高奈何忘宿志而慙兒女子乎屈起自笑曰有是哉遂終身隱逸又曰梁鴻字伯鸞娶同縣孟氏女始以裝飾入門七日而鴻不答乃更爲椎髻布衣操作而前鴻大喜曰此真梁鴻妻也按袁江南賦云提挈老幼關河累年又滕王遺序云信

攜老入園蓬髮色養及丁母憂杖而後起是子山有老母也又謝趙王睿絲布啓云某息荀娘昨蒙恩賜是子山有幼子也又魏晉王惠酒詩云椰子還羞出鷺妻倒閉門子

山雖爲羈旅老幼妻子並在於周交馬汧督誅曰梁陳焦之考劉熙孟注曰今俗以五十畝爲大畦

而雲低後漢書張衡思玄賦曰寒風淒而未至兮拂彗岫之騷騷注云騷音俯王粲登樓賦曰天慘慘而無色聚空倉而雀噪驚懶婦而蟬嘶漢蘇伯玉妻盤中詩曰空倉鷓鴣常苦饑崔豹古今注云蟋蟀一名吟蛩秋初生得寒則鳴一云齊南呼爲懶婦宋均曰促織蟋蟀也立秋女功急故趣之詩疏

絡緯鳴懶婦促織鳴懶婦者非蟬而云蟬嘶言促織之鳴類蟬嘶也且以此名蟲若懶婦魚矣

昔草濫於吹噓藉文言



之慶餘。言已仕梁時也。韓子曰：齊宣王使人吹竽，南郭處士請為王吹竽，樂食與三百人等。宣王死，文王即位，一一聽之，處士乃逃。或云：韓昭侯殿使一一聽之，乃知濫也。吹噓謂吹竽也。易乾卦文言曰：積善之家，必有餘慶。謂已仕梁，承先世之德也。

門有通德家承。一作賜書。後漢書曰：鄭玄，字康成，北海高密人。國相孔融深敬於玄，履屣造門，告高密縣為玄特立一鄉，曰鄭公鄉。云昔東海于公，僅有一節，猶或誡鄉人侈其門闕，矧鄭公之德而無駟牡之路，可廣門衢，令容

高車，號曰通德門。漢書敘傳曰：班彪，字叔皮，與仲兄闕共遊學，家有賜書，內足於財，好古之士，自遠方至。父黨，揚子雲以下，莫不造門。門有通德者，謂祖易為齊徵士，若漢鄭公鄉矣。家承賜書者，按梁書文學傳云：庾於陵，字子介，博學有才思，有文集十卷，弟肩吾、八歲

能賦詩，特為於陵所友愛。又為東宮學士，文集行於世。於陵為肩吾仲兄，若班嗣矣。子山承之。大庾小庾，又若叔皮孟堅也。或陪玄武之觀，時參鳳凰之虛。三輔舊事曰：未央宮北有玄武闕。三輔黃圖曰：漢宮殿有

鳳凰殿。西京賦曰：觀受釐於宣室，賦長楊於直廬。漢書曰：文帝思賈誼，徵之至，入則上方受釐，坐宣室上，因感鬼神事，而問鬼神之本。蘇林曰：宣室，未央前正室也。應劭曰：釐，祭餘肉也。音倍。揚雄作長楊

賦。三輔黃圖曰：長楊宮，在今盩厔縣東南三十里。陸機洛陽記曰：昔常怪謁帝承明廬，問張公云：魏明帝在建始殿朝會，皆由承明門，然直廬在承明門側。漢書張晏注云：直宿所止曰廬。本傳云：父肩吾為梁太子掌管記，及信並為抄撰學士，父子在東宮，出入禁

圍，恩禮莫與比。遂乃山崩川竭，冰碎瓦裂，大盜潛移，長離水滅。言梁武帝太清二年侯景之亂也。史記周本紀云：伯翳降是其事也。甫曰：山崩川竭，亡國之徵也。後漢書光武贊曰：炎政中

微，大盜移國。注云：大盜謂王莽篡位也。西漢遭王莽之篡，光武遷都洛陽，建鄴，遭侯景之亂，元帝遷都江陵，故云是矣。擢直轡於三危，碎平途於九折。高誘曰：三危，西極山名。漢書曰：王陽為益州刺史，行部至犍

九折坂，嘆曰：奉先人遺體，奈何數乘此險。杜篤荆軻有寒水之悲，蘇武有秋風之別。言聘於西魏也。史記曰：荆軻入秦，燕丹饒之，易水高漸離送歌曰：風蕭蕭

首陽山賦曰：九坂委岸而多艱，言其多危難也。

分易水寒。漢書曰：蘇武字長卿，以天漢元年使匈奴，二十年不降，還爲典屬國，喻已出聘魏國，身置長安也。

關山則風月悽愴，隴水則肝腸斷絕。

言在西魏時有鄉關之思也。古樂府有關山月、秦川記曰：

隴西郡隴山，其上懸巖吐溜於中嶺泉源，因名高石泉。北人升此而歌，有云：隴頭流水鳴聲幽咽，遙望秦川肝腸斷絕。

龜言此地之寒，鶴訝今年之雪。

水經注：引車類，秦書曰：符堅建元十二年，高陸縣民穿井得龜。

大二尺六寸，背文負八卦古字，堅以石爲池，養之十六年而死，取其骨以問吉凶，名爲客龜。大卜佐夢夢龜言：我將歸江南，不遇，死於秦，高於夢中自解曰：龜三萬六千歲，向終，終必亡國之徵也。爲謝玄破於淮，肥自縊，新城浮圖中，秦祚因即淪矣。山引此，謂已思歸江南，不欲客死於秦也。劉敬叔異苑曰：晉太康二年，冬大寒，南州人見一白鶴，語於橋下曰：今茲寒不減，堯崩年也。於是飛去。龜言此地之寒者，言已時在西魏，如客龜也。鶴訝今年之雪者，言元帝死，若堯崩矣。按江陵陷在冬十一月，至十二月，魏人戕帝，故以寒雪爲言。

百靈兮倏忽，光華兮已晚。

言已壯年逢此喪亂，光陰瞬息，遂成暮齒，傷其遂老於此也。

不雪雁門之跡，先念鴻陸之遠。

山海經曰：雁門之水出於雁門之山，雁出其間。

漢書段會宗爲都護，谷永閔其老子書戒曰：願吾子因循舊貫，毋求奇功，終更敬還，亦足以復雁門之跡。應劭曰：跡，隻也。會宗從沛郡下爲雁門，又坐法免，爲跡隻不偶也。跡音居宜反，易漸卦九三爻辭曰：鴻漸于陸，夫征不復，虞翻曰：高平稱陸，謂初已變坎水爲平三動之坤，故鴻漸于陸。初已之正三動成震，震爲征，爲夫，而體復象坎陽死，坤中坎象不見，故夫征不復也。不雪雁門之跡者，言已跡隻不偶也。先念鴻陸之遠者，言已遠征不復反也。非淮海兮可變，非金丹兮能轉。

國語：趙簡子嘆曰：雀入於海爲蛤，雉入於淮爲蜃，郭璞遊仙詩云：淮海變微禽，吾生獨不化。抱樸子曰：鄭君惟見投金丹之經，又曰：九轉內神鼎中金丹有一轉至九轉之法，言國破家亡，以致屈節，非如淮海之內能變蜃蛤，金丹之學可轉洪爐，蓋傷之也。

暴骨於龍門，終低頭於馬坂。

三秦記曰：龍門山在河東界，禹鑿山斷門一里餘，黃河自中流下兩岸，不通車馬，魚登者化爲龍，不登者點額暴腮而返，又交州記曰：有隄防龍門，大魚登者化爲龍，不得過，驪嬰鳴血血流。

此水恆如丹池。戰國策曰：昔騏驎駕驪車上吳坂，遲延負轅而不敢進，遭伯樂仰而鳴之，知伯樂知已，二語喻已不能死節，致罹此辱也。諒天造兮昧昧，嗟生民兮渾渾。易曰：天造草昧，淮南子曰：茫洋昧昧，從天之道。

又曰：渾渾沉沉，孰知其前。

言天造昧昧不可問也。

### 竹杖賦

竹杖賦者，庚子山哀憤之所爲作也。桓宣武平荊州，喻江陵之陷也。楚丘先生，信自謂也。臺城陷後，信奔江陵，仕於元帝。江陵楚地，故號楚丘先生名父之子。晉父肩吾有盛名也，雖有聞於十室，幸無求於千里者，信聘西魏，身留長安，故無遠求也。寡人有銅鑿靈壽以下，喻魏局逼已以仕也。中國明於禮義，闇於知人者，言已無情於祿仕也。世變市朝以下，言身經亂離，憂軫扶疎以下，言悲憂易老，予此哀矣。雖然，有以謂國破家亡之故，伯玉何嗟丘明惟聽，言不能死節，身存名辱也。九棘麗眉，至或非非理，明已非周室親故，不當蒙此恩禮也。未復悲歌，庚信之文，可謂篇篇有哀矣。

### 桓宣武平荊州

假設桓宣武，以起賦端也。宣武，桓溫也。桓溫別傳曰：溫字元子，燕國龍亢人。漢五更桓榮後也。父類，有叢鑿，溫少

清蕩伊洛，展敬園陵，蒙謚宣武侯。世說云：桓征西治江陵城，甚麗，注引盛弘之荊州記曰：荊州城臨江漢，臨江王所治。時梁元帝都江陵，即荊州城也。魏相安定公令于謹來伐，遂陷江陵，故假桓宣武平荊州爲喻也。溫別傳又曰：溫以永和元年自徐州遷荊州刺史，在州寬和百姓安之。晉書桓玄書曰：朕皇考宣武王，聖德高帝，又案晉康帝建元十二年三月，姚襄入於許昌，太尉桓溫討平之，徙其餘衆二千餘家於江陵之間，與周戎自歸，是其事也。外自有稱楚丘先生來詣門下。

劉向新序曰昔者楚丘先生行桓帝一作曰按晉書桓溫廢主立威有不臣之跡至其子桓玄始篡位稱帝以喻周文帝宇文泰至年七十披髮帶索生見孟嘗君公其子閔帝始受魏禪時秦州魏爲安定公江陵之伐皆由於秦子由木梁朝舊臣故深

怪之不引真人但取桓宣武爲比直稱桓帝下曰名父之子流離江漢孤之貴矣名父謂肩吾也侯景之亂子由奔江陵是爲流離江漢也漢書蕭育傳曰大將軍王

鳳以育名父子者材能除爲功曹左傳襄六年楚昭王曰江河瀕滯楚之望也杜預曰四水在楚界

空爲登徒子好色賦曰首領耳翻唇歷齒說文曰歷齒疎也適是江漢英靈衝荆杞梓尚書曰衝及荆陽惟荆州孔安國曰北隴荆山南雖有開於十

室幸無求於千里論語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劉向寡人有銅鑿靈壽銀角槌杖常城華陽國志曰巴地竹木之類者

枝劉進注云靈壽木名也出涪陵縣桃枝竹陽出壘江縣二者可以爲杖爾雅曰桃枝四寸有節郭璞注曰今桃枝節間相去多四寸竹譜曰負蕩射簡棘於桃枝魏書云武帝賜楊彪銀角桃枝杖以章露德

蓮花而不萎千寶搜神記曰吳時有徐常者嘗行衛於市里從人乞瓜其生勿與便從索瓣杖地種之俄而瓜生蔓延生花成實乃取食之因賜觀者驚者反視所出實皆亡籍矣凡言水旱甚驗過天將軍孫綽門襄衣而趨左右唾殿或問其故

答曰流血臭腥不可耐繼聞惡而殺之斬首無血及繼發幼帝更立景帝將拜陵上車有大風盪繅車車爲之傾見光在樞樹上拊掌指揮噴笑之繼問侍從皆無見者俄而景帝誅繅按吳志繅廢亮立休懼因求出屯武昌休許焉武昌荆州地及下王敦皆在武昌

故子山引之沈約宋書五行志曰王敦在武昌鈴下儀仗生華如蓮花狀五六日不萎落此木失其性而爲變也千寶曰鈴闔擊殿者之儀鈴下主威嚴之官今狂花生於枯木又在鈴闔之間言威儀之富榮華之盛皆如狂花之發不可久也其後終以逆命沒又加戮

是其應也。一說此花孽也。於周易為枯楊生華。亦見干寶搜神記及晉書五行志。詩曰無木不萎。萎橋也。江陵之伐由岳陽安定諸君信所不悅。引此二語妖異之詞也。

迎仙客於錦市。送游龍於葛陂。

言於蜀郡而得

此杖也。益州記曰錦里在益州南。舊橋東流江南岸。以錦為市。後漢書費長房傳曰壺公與一竹杖曰騎此任所之。則自至矣。既至可以杖投葛陂中也。長房乘杖須臾來歸。自謂去家適經旬日而已。十餘年矣。即以杖投陂。顧視則龍也。家人謂其久死不信。長房曰往日所葬乃竹杖耳。乃發冢剖棺。杖猶存焉。章懷太子注云。陂在今新蔡北。

先生將以養老。將以扶危。

學十年長者謂之先生。

先生笑而言曰。中國明於禮義。關於

知人心之憂矣。

中國謂國中也。言君國中雖明禮義而不知人所以為憂也。如葛陂之詩施於中谷。毛傳以為谷中。今反文。蓋微辭也。心之憂矣。出詩。

惟我生民。雖復疎條勁柘。促節貞

筠。杖端刻鳥角首圖鱗。豈能相予此疾。將予此身。

說文曰柘桑也。筠竹皮也。後漢書曰曾秋案戶比民年七十者授之。以王杖長尺。端以鳩為飾。鳩食不噎之鳥。故取之。一說漢高祖與項

羽戰敗。帝遁於澤中。時鳩鳴其上。道者以為必無人。遂得脫。及即位。作鳩杖以扶老。劉向別錄有麒麟角杖賦。言人之生老病死。皆有常數。雖勁栢貞筠之材。刻鳥圖鱗之施。終不能延年。卻病是杖無所用也。以喻高爵厚祿無所加於我矣。

若乃世

變市朝。年移陵谷。猿吟鷹厲。風霜慘黷。楚漢爭衡。袁曹競逐。獸食無草。禽巢無木。

詩曰高岸為谷。深谷為陵。古出夏門行。日市朝人易。

千年塞平。漢書項羽大破漢軍。多殺士卒。雖水為不流。魏志官度之戰。袁紹軍大潰。餘眾偽降。曹操盡坑之。前後所殺八萬人。喻魏師至人如鳥獸無所依也。

於時無懼而慄。不寒而戰。

於時以下喻江陵之陷。西魏將男女

數萬口。盡俘以歸也。淮南子堯成曰戰戰慄慄。漢書魏勃退立股戰而栗。師古曰戰懼之甚也。

胡馬哀吟。羌笳悽轉。親友離絕。妻孥流轉。玉關寄書。章臺留劍。

李陵

書曰胡笳五動，牧馬悲鳴，吟嘯成羣，胡馬哀吟，羌笛悽轉者，言遠適異國，有別離之慘也。親友離絕，髮學流轉者，喻魏人分男女數萬口，皆爲奴婢，獻俘長安也。漢書地理志曰：龍勒有玉門關，後漢書班超疏曰：但願生入玉門關。晉書云：蓬髮衛氏，太安中爲鮮卑所掠，路由章武境，留一書并釵釧，訪其家。又陸機羽扇賦云：昔楚襄王會於章臺之上，言章華臺也。史記：秦王坐章臺，漢書云：張敞走馬章臺街，秦地亦有章臺之名。然無釵釧，知其謂章武臺也。說文：釵，釧尺稍切。臂，塚也。寒關悽愴，羈旅悲涼。

疎毛抵於增繳，脆骨破於風霜。喻江陵之敗，了山已留長安，若失羣鳥也。左氏傳曰：羈旅之臣，班固兩都賦曰：撫黃鴻，御增繳。周禮曰：矰矢也。鄧康成曰：結繳於矢，謂之矰。矰，高也。說文曰：繳，生絲也。帶之若切。

淮南子曰：雁銜蘆，髮種種而愈落，眉影影而鏡長。言梁亡之後，已狼狽流離，遂至衰老也。左傳：盧蒲癸曰：子髮如此，種種子而飛，以避矰繳。

長髮焮焮也，影，所銜切，又必周切。是以憂骨扶疎，悲條鬱結。嚴竹之枝幹以明心，七發曰：中鬱結之，宿昔傲醜，俄然老。

一作考。淮南子曰：視毛嫚，四子猶類醜也。高誘曰：醜，頭也。方相氏黃命四日衣絲，稀世之類，醜貌非生人也。但其像耳，且類醜，言極醜也。廣雅曰：醜也。類音欺，傲也。當作類醜，說文：醜，醜貌。禮記曰：八十曰老，爾雅曰：耄也。郭璞曰：八十爲耄，劉熙釋名曰：七十曰耄，頰髮白耄也。然也。八十曰耄，耄，鐵也。皮膚變黑，變田鳳於承宮，改陽文於醜箴。三輔決錄曰：漢靈帝殿柱，題堂色如鐵也。一作耄者，周禮八十曰耄，言其悲憂忽成醜也。

此云用論語題，京兆人田鳳也。後漢書曰：承宮，字少子，鄆郡姑幕人也。永平中，拜博士，遷左中郎將，數納忠言，朝臣憚其節，名播匈奴。時北單于遣使求得見宮，顯宗勅自齎節，宮對曰：巨程眩名，非誠實者也。臣狀醜，不可以示遠，宜選有威容者，帝以大鴻臚魏應代之。

淮南子曰：不待脂粉芳澤，而性可悅者，西施陽文也。高誘曰：陽文，古之好女，許慎曰：楚之好人也。左氏傳曰：醜，幾惡。杜預曰：醜貌也。音亂，醜改節，悲憂易老，如美貌化爲醜人也。阮嗣宗詠懷詩云：朝爲媚少年，夕暮成醜老。卽此意也。

潘岳秋興

賦

稽生倦游。桓譚不樂。吳質長愁。並皆年華未暮。容貌先秋。  
潘岳秋興賦序曰。於時秋也。故秋興命篇。春秋三十有二。始見二毛。感秋而興此賦也。趙至與嵇蕃書曰。去矣稽生。

永樂閣奏。漢書曰。長稱故倦游。文穎曰。倦。疲也。言疲厭游學也。後漢書曰。桓譚上疏。言譏訛之非。帝省奏。不說其狀。有詔會議雲臺。所

帝謂譚曰。昔欲議決之。譚默然良久曰。臣不識議。帝問其故。譚復極言。譏之非輕。帝大怒曰。桓譚非聖無法。將下斬之。譚叩頭流血。良久乃解。出為六安郡丞。意忽忽不樂。道病卒。魏志曰。吳質字季重。濟陰人。以文才為文帝所善。

官至振威將軍。質答魏太子賸云。今質已四十二矣。自養生。所慮日深。實不復若平日之時也。

子此衰矣。雖然。有以非鬼。  
非。戲。乃心變矣。左傳醫和曰。非鬼非食。惑以喪志。詩曰。為鬼為蜮。又云。蜮。短狐。干寶搜神記曰。有物處於江中。其名曰蜮。一日。短

也。未見從心。先求順耳。  
見論語。伯玉何嗟。丘明惟恥。莊子曰。適伯玉行年五十。而知四十九年之非。行年六十。而六十化。論語曰。左丘明恥之。孔注曰。左丘明魯太史。按子出。適。適。詩云。惟有此明。

聽。無復榮明。梁丘明之。拉虎掉熊。子猶稚童。觀形察貌。子實悲翁。費子建七善曰。批熊掉虎。拉虎掉熊。文曰。拉。擗也。聲。合切。擗。擊也。聲。補買切。擗。幼也。聲。直利切。言

已狀貌雖老。擗。擊也。尚如童稚之年。喻。別有九棘虬眉。三槐暮齒。周官曰。三槐三公位焉。左九棘。孤卿大夫位。右九棘。已猶可有為。饋辭也。子貌雖少。一老翁矣。

孔光謝病。袁逢致仕。  
漢書曰。孔光為太師。稱病辭位。太后詔賜。制。可罷。蒼鍾也。漢武故事曰。武帝嘗即置。見顏駟。駟。眉。皓髮。

太師入省中。用杖。賜簪十七物。然後歸老於第。官屬按職如故。後漢書曰。袁逢。字周陽。以

累世三公子。寬厚篤信。善稱。時為司空。奉於朝。命書胡廷。以逢嘗為三老。特優禮之。  
吳淠不朝。楊彪喪子。  
史記曰。吳王濞。高帝兄劉仲之。

子也。高帝立爲吳王，稍失藩臣之禮，稱疾不朝。天子賜吳王几杖，老不朝。後漢書曰：楊彪子脩，字德祖，爲曹操所殺。操見彪問曰：公何瘦之甚？對曰：愧無日磾先見之明，猶懷老牛舐犢之愛，操爲之改容。魏主黃初二年，公卿朝朔且并引故漢太尉楊彪，待以客禮，賜延年杖及馮几，謁請。

明公此贈，或非乖理。

言如孔光以下，此四君者，竹杖之贈，或非乖禮。喻魏與周不當以爵祿與己也。按上文稱桓宣武爲帝，宣武自命孤寡，而楚丘先生僅以明公稱之，猶請侯之禮矣。

先

生乃歌曰：秋葵促節，白藜同心。終堪荷篠，自足驅禽。傳大夏空成鄧林。

左氏傳曰：斬之蓬蒿藜藿而共處之。說文曰：藜草也。聲耶實切。戴凱之竹

譜曰：杞髮苦竹，促節薄齒。說文曰：藜，革草也。一曰：拜黃耆，聲徒弔切。又竹譜曰：篠，出魯郡，堪爲竿也。又曰：細篠，大篠，書曰：篠簞，既敷。鄭注：篠，箭也。論語曰：遇丈人以杖荷篠。包曰：篠，竹器也。書曰：張鷹使大夏，見蜀布印竹杖。又律歷志曰：黃帝使伶倫取竹於大夏之西山。海經曰：夸父與日逐走，入日渴欲得飲，飲於河渭，河渭不足，北飲大澤，未至，遂渴而死，棄其杖，化爲鄧林。言藜藿在野，是其真性。且可用以荷篠驅禽，若竹之類，以爲杖而死者，適生，但莊子義臺露寢之義，喻已無美於榮華，而魏周強欲已任，哀其失故也。

### 耶竹杖賦

寓意與竹杖賦同。漢書曰：張鷹言使大夏時，見蜀布印竹杖，問所從來，曰：從東來，身毒國可數十里，得蜀賈人市。三輔黃圖曰：天子遣使求身毒國市竹，而爲昆明所閉，天子欲代之，乃作昆明池，象之以習水戰，即此竹矣。劉逵蜀都賦注曰：印竹出興古蓋江以南，竹中實而高節，可以爲杖。戴凱之竹譜曰：竹之堪杖，莫尙於耶，耶其恭切。

沉冥子遊於巴山之岑，取竹於北陰。

沉冥，若子虛之屬，假立以爲端也。漢書曰：蜀嚴沉冥，久幽而不改其操。孟康曰：蜀郡嚴君平，沉深玄默，無欲幽深難測也。揚子曰：蜀莊沉冥，李軌注曰：沉冥猶玄寂，泯然



無述之貌。卽竹出蜀。巴蜀接壤。故云遊於巴山之岑。爾雅曰。山小而高。岑。郭云。言岑。豈也。呂氏春秋曰。昔黃帝令伶倫作爲律。伶倫自大夏之西。乃之阮隴之陰。取竹於嶰谷。高誘曰。大夏。西方之山。阮隴。山名。山北曰陰。嫵媚高節。寂歷

無心。霜風色古。露染斑深。每與龍鍾之族。幽翳沉沉。嫵媚見楚辭。江淹詩曰。寂歷百草晦。善云。寂歷。彫疎貌。揚雄蜀都賦。其竹則鍾龍。繁繁。刀叶反。管音。譚廣韻曰。龍鍾。竹名。世

言龍鍾。謂其年老。如竹之枝葉搖拽。不能自禁也。  
文不自殊。質而見賞。縹諸鳴鳳之律。製以成龍之杖。漢書律歷志曰。黃帝制十二律。以聽鳳之鳴。爲十二律。王子年拾遺記曰。

岑華山。在西海上。有象竹。截爲管。吹之爲翠鳳之鳴。述異記作蔓竹。神仙傳曰。費長房以杖投葛陂中。顧視則龍也。又鄧德明南康記曰。南野縣有漢監匠陳鄰。其人通靈。夜嘗乘龍還家。其妻懷身。母疑與外人通。密看乃知。是鄰乘龍至家。飄化青竹杖。鄰內致戶前。母不知。因將杖去。須臾。光采滿堂。俄而飛失杖。乃御雙鸞還。又列仙傳曰。呼子先者。漢中關下。卜師也。壽百餘年。夜有仙人持二竹竿。呼子先。騎之。乃龍也。上華陰山。又神仙傳曰。蘇仙公嘗持一竹杖。時人謂曰。蘇生竹杖。固是龍也。歷師傳記。竹杖之成龍者。多矣。

拔條勁直。璘斌色滋。和輪人之不重。待羽客以相貽。甘泉賦曰。馬犀之璘瑤。注音斌。埤蒼曰。璘瑤。文貌也。晉灼曰。瑤音珣。向曰。璘瑤。寶物。文采也。說文曰。滋。益也。聲子之切。輪。車輪。

說文曰。車有輻曰輪。輪人。作車輪之人。言扶杖則安步當車矣。非有車輪之重也。羽客。羽人也。山海經有羽人之國。不死之民。言待此不死之民以相與也。  
青春欲暮。白雲來遲。謀於長者。操以從之。

執末而獻。無因自持。楚辭大招曰。青春受謝。白日昭只。穆天子傳云。西王母爲天子謠曰。白雲在天。山際自出。道里悠遠。山川問之。將子無死。尙能後來。禮記曰。謀於長者。必操几杖以從之。鄭注云。從。猶就也。言少年不可再得。神仙

亦復來遲。於是謀於長者。用操此杖矣。執末而獻。無因自持者。禮記曰。獻杖者。諸蔗雖甘。不可以倚。稽含草木狀曰。諸蔗。一曰執末。疏云。末。拄頭地也。拄地不淨。不可嚙人。故執以白絜。持淨頭以授與人也。

諸蔗雖甘。不可以倚。稽含草木狀曰。諸蔗。一曰執末。疏云。末。拄頭地也。拄地不淨。不可嚙人。故執以白絜。持淨頭以授與人也。

蔗之種類不一故云諸蔗若諸葛矣崔瑗杖銘曰諸蔗雖甘猶不可杖曹植  
矯志賦曰都蔗雖甘杖之必折言諸蔗類竹味雖甘而脆不可倚以爲杖也  
彼藜雖實不可以美莊子曰子貢見原憲原憲鼓

而非美  
物也  
未若處不材之間當有用之始  
莊子曰莊子行於山中見一木枝葉繁茂伐木者止其旁而不擊也莊子曰此木以  
不材得終其天年吾將以故人之家故人之命豈子殺雁而烹之殺不能鳴者明日弟

子問於莊子曰昨日山中之木以不材得終其天年今士人之類以不材死先生將何處莊子笑曰周將處夫材與不材之間呂丘春  
秋曰聖人之於物也無不材孔子以六尺之杖論貴賤之等辨親疎之義高誘注曰材用也又莊子云惠子謂莊子曰吾無用莊子曰

言無用而始可與言用矣天地非不廣且大也且人之所用容足耳然側足而  
墊之致黃泉人尚有用乎惠子曰無用莊子曰然則無用之之爲用也明矣  
魯分以爵漢錫以年昔尙爾爾今優我賢

禮記曰大夫七十而致事若不得謝則必賜之几杖疏曰熊氏云既不聽致事則祭義云七十杖於朝是也聽致事則王制云七十杖  
於國八十杖於朝是也是杖亦分以爵當云周分以爵豈以周禮在否而云魯分也與漢錫以年者若漢書文帝賜吳王濞几杖不朝

元后賜孔光靈壽杖是也昔尙爾爾今優我賢者設爲爾我之辭  
昔懷几玉麋筵則函之以後拂之以前謂授几杖也周禮有司几筵之

言昔日尙爾爲貴今受此分爵錫年之異數當優我杖者爲賢也  
爾其摘芳林沼行樂軒除間尊卑之垂幌隨上下之遊紆說文

官鄭注云筵亦席也禮記曰席謂爾杖又云蓮几杖  
者拂之言書在几玉在筵而此杖與之不離前後也  
夫寄根江南森森幽潭傳節大夏悠悠席野說文曰森大水也字同渺楚辭曰便

上有蒼木曰林沼池也軒曲轡落車除殿階也禮記曰  
尊卑垂幌鄭注云幌佩巾也擊折則佩巾授受之儀  
夫寄根江南森森幽潭傳節大夏悠悠席野  
娟之修竹兮寄生乎江潭戴凱之竹譜曰益竹生江南深谷中蜀都賦曰甲竹傳節於大夏之昌劉  
達注云甲竹杖以節爲奇故曰傳節也喻己昔本吳人今爲羈旅猶竹杖之根寄江南節傳大夏也  
豈比夫接君堂上之履

爲君座右之銘而得與綺紳瑤珮出芳房於蕙庭

史記曰平原君使人於春申君遣使欲參楚爲玳瑁簪刀劍案皆以珠飾之請春申君春申君客三千人其上客皆躡珠履使大慝後漢

書曰崔瑗字子玉涿郡人也兄璋爲人所殺瑗遂手刃其讐亡命蒙赦而出作銘自戒常置座右曰座右銘說文曰綺文綺也瑗袿衣切論語孔注云紳大帶高曰報之以瓊瑤毛傳曰瑤美玉說文曰瑤美石也瓊佩玉也即毛傳所謂雜佩者珩璜璆璠牙之類是芳草也慙也石闕房矣子山賦杖而引用好客報讐之事喻已不能如黃歇豪俠之舉珠履滿堂又不能如崔瑗報讐之後作銘自戒而悠悠無所用之僅如竹杖扶老而已意旨深長假此發端以體懷舊之善念非徒賦瑀杖也

枯樹賦

枯樹賦者庚子山鄉關之思所爲作也朝野僉載曰梁庾信從南朝初至北方文士多輕之信將枯樹賦以示之於後無敢言者時溫子昇作韓陵山寺碑信讀而爲其本高人間信曰北方文字何如信曰惟有韓陵山一片石堪共語薛道衡思道僧解把筆自餘驕鳴狗吠聒耳而已

般仲文木風流儒雅海內知名世

唐本異時

出爲東陽太守常忽忽不樂顧庭槐而嘆曰此樹

婆娑生意盡矣

續晉陽秋曰般仲文字仲文陳郡人祖融太常父康吳興太守仲文聞桓玄平京邑棄郡投焉玄甚悅之引爲咨議參軍及篡位以佐命親貴桓玄敗突投軍累遷侍中尚書以罪伏誅世說曰桓玄敗後般仲文還爲大司馬

查誠意似二三非復往日大司馬府廳前有一老槐甚扶疎般因月朔與衆在廳視槐良久嘆曰槐樹婆娑無復生意般仲文既去有名望自謂必當阿衡朝政忽出爲東陽太守意謂不及之邪至富陽慨然嘆曰當復出一孫伯符

至如白鹿

貞松、青牛、文梓。十三州志曰：燉煌有白鹿塞，地多古松，白鹿棲息其上，因而得名。燉煌郡蒼松縣，漢武帝置，南山有松，千竅搜神

歲樹，瑞為青牛。又曰：秦文公造長安宮，面四百里，南至南山，山有梓樹，大數百圍，蔭宮中，公惡而伐之，連日不雨，輒大風雨，夜有鬼

問梓樹，樹曰：豈奈吾何？鬼曰：若使三百人披頭，以繩繞橫，豈不敗汝？樹默不應，而日入言於秦王，王依此言伐之，有青牛，遂之入澧

州。錄異傳曰：秦文公伐雍州，南山文梓，木有青牛，出走，豐水矣。根，柢，石，魄，山崖，表裏。漢書鄒陽曰：木根柢，石林，柢音器，委矣曰柢，根下木也。爾雅曰：厓內

曰，湊為厓，郭云：謂水。杜預事，而銷亡，桐，何為而半死。漢書曰：武帝作賦，讀夫人長，故曰：然，漢書曰：漢武帝，桂枝，蔡，在口之

邊也。厓，與厓字同。杜預事，而銷亡，桐，何為而半死。漢書曰：武帝作賦，讀夫人長，故曰：然，漢書曰：漢武帝，桂枝，蔡，在口之

都河內，周人謂河南，夾三河，在天下之口，按漢武都，洛在河南，劉向都蜀，劉向都康，國號曰宋，昔社樹之應，是也。三河，漶植之事矣。

後漢書西羌傳曰：爰朔亡入三河間，注云：今北，言三河，即黃河，賜，河，漶河，公稱三河，與此，見，是，歸，曰，全，既，三，幽，之，九，瑞，王，處

曰：十二，敵，為，瑞，或。開花，建始之殿，實，睢，陽，之，園。魏志曰：建安二十五年正月，曹公在洛陽，建始，始，殿，後，漢書，都，國，大，國，曰，國

曲，九，城，志，曰：睢，陽，縣，有，梁，孝，王，東，死，方。睢，陽，縣，地，志，曰：梁，孝，王，築，城，十，二，里，小，鼓，唱，節，存，下，而，和，之，每，以，陽

三百里，苑，園，中，有，可，室，山，麻，池，竹，筍，園。漢書，律，歷，志，曰：黃，帝，使，伶，倫，製，大，夏，之，西，昆，侖，之，陰，取，竹，之，節，各

之，鳴，孟，康，曰：解，脫，也，谷，竹，河，也，取，竹，之，脫，無，節，者，也。一，說，昆，侖，之，北，谷，名，曰，音，灼，曰，谷，名，是。將，籬，集，鳳，比，翼，巢，鴛，楚，辭，曰：以

也，周，禮，曰：大，司，樂，雲，門，之，舞，樂，注，云：雲，門，黃，帝，樂，言，木，中，含，拘，律，呂，之，音，也，解，音，蟹，字，或，作，蟻。枯，楊，之，窺

羅王逸注曰生哺曰鷦生啄曰雛悲哀飛鳥生雛其身頗寬而不得出在於枯楊之樹居危殆也禮瑞命記曰黃帝時鳳啟日而來止帝園食常竹實棲常梧桐終不去宋書樂志曰鳳將雛歌者舊曲也應璩白詩云爲作陌上桑反言鳳將雛然則鳳將雛其來久矣晉書樂志曰吳管十曲有鳳將雛又步出夏門古辭鳳鳴賦賦一母將九雛張正見霞酒高殿上詩琴挑鳳將雛當是用相如鼓琴挑鳳兮鳳兮歸故壑遊遊四海求其凰之義列異傳曰宋康王埋韓馮夫妻宿昔梓生有鶯鶯雌雄各恆棲樹上音安感人又玉壺新詠賦盧江焦仲卿妻詩序云漢末建安中盧江府小吏焦仲卿妻劉氏爲仲卿母所逼自誓不嫁投水而死仲卿聞之自縊一庭樹兩家合葬華山傍詩曰東西植松柏左右植梧桐枝枝相覆蓋葉葉相交通中有雙飛鳥自名爲鶯鶯臨風亭作而喉鶴對月峽而吟猿晉書陸機曰華亭鶴唳可得聞乎荆川記曰峽長七百里兩岸連山峭壁絕處重巖巖隱天微日常有高猿長嘯屬引清遠漁者歌曰巴東三峽峽長猿鳴三聲淚清裳郡國志巴郡枳縣注曰華陽國

志云有明月映是也迺有峽曲擁腫盤踞反覆莊子曰吾有樹人謂之樁其大本擁腫而不中繩墨其小枝熊彪作顧盼魚龍

起伏節豎山連文橫水燈說文曰彪虎文論語云山節藻梲包咸曰節榘也刻鏤爲山匠石驚視公輸眩目莊子曰

齊見樛社樹觀者如市匠石不顧司馬彪曰匠石字的謂墨子曰公輸般爲雲梯禮記鄭注曰公輸若匠師也般若之於多技巧也趙岐孟子注曰公輸子魯班魯之巧人也雕鐫始就剗削仍加平鱗鏗甲落

角摧牙重重碎錦片片眞花紛披草樹散亂煙霞甘泉賦曰般垂葉其剗削應劭曰剗曲刀也曲曲斲也淮南子注曰剗削曲刀也張揖廣雅曰陳寶孟勞馬氏曰楊劍剗刀也剗車奇

反颯歸衛反削又屠綺反蒼頡篇曰錘削平也巧匠得此樹木窮致其功雖刻魚龍蝨鱗牙獸之狀錦花草樹煙霞之文極其妙也若夫松子古度平仲君遷左太沖吳都賦曰木則楓樅

達注云松梓二木名。今云松子蓋轉寫之誤。或云松樹結實可食者也。達又云古度樹也不華而實子皆從皮中出大如安石榴正赤初時可食也。廣州有之晉初徵廣州記曰熙安縣有孤古度樹生其號曰古度俗人無子於祠灸其乳則生男以金帛報之劉或曰平仲之木實曰如銀。君澤之樹子如瓠。森梢百頃。棧棧千年。王案柳賦曰葉森梢以奮揚春秋傳曰山木不榘張衡東京賦曰山無榘栢葭綜注云斜斫曰榘斬而復生曰栢李逵曰栢橋木之餘也魏都賦曰林不榘栢呂良曰栢

斬去木梢也森政簿切音參梢所交切榘仕雅切又斲下切栢五割切秦則大夫之職漢則將軍坐馬史記秦本紀曰始皇東封泰山風雨驟至避於松下因封爲五大夫袁宏後漢紀曰馮異爲人謙退不伐每軍

行止舍諸將爭功異當屏處大樹下軍中號爲大樹將軍上常分詣營吏士問曰賜誰營耶皆曰願屬大樹將軍莫不苦理困壓鳥剝蟲穿或低垂於霜露或撼頓於風煙

音已上諸樹爲蟲鳥風霜所壞也前古曰苦氣氣生於林間寄生者芝菌之類溘溘之日苦樹向生形有周門象說文曰尚地也藥頌切東海有白木之廟西河有枯桑之社山海經東至於海也白木

俗語密縣中三里天仙宮有白松相傳軒轅黃帝集一女兒於今猶存按漢書地理志膠東國下密有三石山祠豈其是耶西河言西至於河也河源出於崑崙在西則河之所經汎稱西河也千寶搜神記曰南頓張助於田中種木見李核欲持去顧見空桑中有土因

植種以餘粟澆灌後人見桑中反復生李轉相告語有病且痛者思陰言李君令我日愈謝以一豚且痛小疾亦行白愈衆犬吠聲自者得視澆遺翁跡其下車騎當數千百酒肉滂濂同歲後張助遠出來還見之驚云此有何神乃我所種耳因就斫之亦見風俗

通蔡邕謂斷曰社者欲令萬民加肅敬也各以其野所宜之木以名其社北陸以楊葉爲關南陵以梅根作治爾雅云高及其野世謂阮宣子曰社而爲樹伐樹則社亡樹而爲社伐樹則社移矣平曰陸大

卑曰陵北陸北方之地也楊葉爲關未詳按爾雅楊蒲柳說文曰柳小楊也漢書地理志曰代郡高柳西部都尉治遼西郡柳城西部都尉治疑以木得名若榆中之關樹榆爲塞矣榆中漢屬金城郡南陵宣城縣名鮑照詩云昨夜宿南陵今且入蘆洲李善注稱宣城

郡南陵縣矣。隋書地理志云：宣城郡南陵。梁置南陵郡。又云：宣城郡平陳改為宣州。楊炯李懷州墓誌銘序：宣城刺史云吳王善邑。楚國先封江通。鵲尾之巖，山枕極根之治。又孟浩然泊宣城界詩云：火蠟梅根治。樵煙楊葉洲。是梅根作治。當在宣城矣。言東南西北四方有廟社對治。其小山則叢桂留人，扶風則長松繫馬。淮南王安招隱士序曰：招隱士者，淮南小山之所作也。其詞曰：桂樹

本名若也。小山則叢桂留人，扶風則長松繫馬。叢生分山之幽。又云：攀援桂枝兮聊淹留。劉琨扶風曰：繫馬長松下發。故豈獨城臨細柳之上，塞落桃林之下。漢書曰：周亞夫屯細柳，以備邊，在長安城西。左氏傳曰：晉侯使詹嘉以守桃林之塞。若乃山河阻絕，飄零離別。

拔本垂淚，傷根瀝血。若乃以下喻己失國，聖家流離異域，猶木之拔本傷根也。左氏傳曰：拔木塞源。淮南子曰：秦擄趙王，遷徙

移聖，根傷而血出。曹公惡之，遂寢疾。是甘覺又感俗通曰：桂陽太守江夏張達叔高去，臨令家居買田，田中有大樹十餘圍，扶疎蓋數畝，地不生穀。道客伐之，木中血出，客驚自叔高怒曰：老樹汁出，此何等血。因自嚴行復斫之，血大流，灑有白頭，公長可四五尺，忽出往赴叔高，高逆格殺之。凡幾四頭，非人非獸，遂伐其木。其年應司空辟，侍御史竟州刺。史以二千石之尊，過鄉里，窮視顧者，百自縊矣。秦姜安居，均伐樹，血出而禍福互異矣。火入空心，膏流斷節。淮南畢萬衛曰：老

者，骨謂樹脂也。老樹汁出，若流膏矣。志云：口管肥也。節竹約也。橫洞口而欲臥，頓山腰而半折。文斜者百圍，冰碎理正者千尋，瓦裂。一作文衰，合體俱碎。

理山中，載樓衝窟，藏穿抱穴，木魅罔睽。作睽睽，山精妖孽。淮南子曰：險阻之氣多癭，南方草木狀曰：五嶺之間，多樞木，心面裂。馬久則生癭，癭養生論曰：頸處險而癭，李善注曰：人居山險，

樹木癭臨其上，飲此水則患癭，藏穿為蟲所穿，抱穴為鳥所穴也。蕪城賦曰：木魅山鬼，說文曰：魅，老物精也。莫愧切。杜預曰：魅，怪物。山海經曰：山精如人，面而有毛。說文曰：睽，暫視貌，聲失舟切。矚目疾視也。聲施隻切。抱樸子曰：山之精，形如小兒，而獨足向後，喜來犯人。

其名曰鼓。知曰呼之。何當自却。一名超空。亦可呼之。又或如鼓。赤色。一足。其名曰海。又或如人。長九尺。衣雲戴笠。名曰翳。又或如龍。五色。赤角。名曰虺。龍見之。皆可呼其名。不致為害。山中。大樹。枯名曰雲。陽呼之。則吉。山中。夜見火光。枯木。所作。勿怪也。又大蛇。名曰。輿。山中。寅日。自稱。曉君者。虎也。稱。當路君者。獾也。稱。合長者。老狸也。卯日。稱。丈人者。龜也。稱。王父者。鵝也。酉日。稱。鹿也。辰日。稱。雨師者。龍也。稱。河伯者。魚也。稱。無腸公子者。蟹也。巳日。稱。忘人者。社中。蛇也。稱。時君者。龜也。午日。稱。三公者。馬也。稱。仙人者。老樹也。未日。稱。主人者。羊也。稱。吏者。蠶也。申日。稱。人者。然也。稱。五霸者。象也。酉日。稱。將軍者。雞也。稱。捕賊者。雉也。戌日。稱。人賊民者。犬也。稱。成陽君者。狸也。亥日。稱。婦人者。金下也。稱。神君者。猪也。子日。稱。社君者。鼠也。稱。神人者。代翼也。丑日。稱。書生者。牛也。但知。物名。則不能。為害也。玄中。記曰。由。精如人。頭長三四尺。食。山蟹。魚。出。古。蟻。左。兵。侍。日。地。反。物。為。妖。說。文。作。妖。云。衣服。歌。謠。草木。之。怪。謂。之。妖。說。文。作。妖。云。金。獸。蟲。蛇。之。怪。謂。之。蠱。况。復。風。雲。一作。雷。不。感。羈。旅。無。歸。言。梁。中。與。

能復歸也。後漢二十八將論曰。盛會風。未能探焉。還成食薇。詩王風有采葛之篇。詩序曰。采葛懼讒也。鄭箋云。采葛。賦。賦。以小。字。謂。其。智。勇。方。陳。敬。仲。曰。察。族。之。臣。事。使。出。史。記。曰。武。王。已。平。殷。亂。天。下。宗。周。伯。夷。叔。齊。不。食。周。粟。既。於。首。陽。山。採。薇。而。食。之。歌。曰。登。彼。西。山。兮。採。其。薇。矣。索。隱。曰。薇。蕨。也。爾。雅。云。蕨。繁。也。陸。機。毛。詩。草。木。疏。云。蕨。由。菜。也。菜。皆。似。小。豆。蔓。生。其。味。亦。如。小。豆。蕨。可。作。餅。亦。可。生。食。也。木。傳。云。蕨。於。西。魏。遂。留。長。安。是。以。小。事。使。出。也。哀。江。南。賦。云。讓。東。海。之。漚。當。餐。周。粟。又。詩。曰。但。食。周。薇。皆。引。夷。齊。之。事。以。自。喻。此。言。沉。淪。窮。巷。蕪。沒。荆。扉。既。傷。落。葉。嚙。嗟。變。衰。宋。玉。曰。草。木。搖。落。而。變。其。味。已。思。念。身。命。出。使。不。能。為。君。効。力。屈。節。魏。問。也。故。國。迢。遠。老。猶。樹。木。之。哀。秋。搖。落。

枯朽。淮南子云。木葉落。長年悲。斯之謂矣。淮南子云。葉落而長年悲也。淮南子者。漢高帝之孫。劉安所作也。西京雜記。曰。淮南王安著鴻烈二十一篇。號為淮南子。曰。劉安子。曰。安。字。中。皆。挾。風。霜。乃。歌。曰。建。章。三。月。火。黃。河。萬。千。里。槎。復。大。起。宮。室。以。厭。勝。之。故。帝。作。建。章。宮。按。建。章。宮。起。在。柏。梁。既。災。之後。是。柏。梁。災。非。

賦



建章災也。此云建章三月火者，當是赤眉焚西京宮室事。後漢書建武二年曰：赤眉焚西京宮室，發掘園陵。又董卓傳：卓遷天子西都，初長安遭赤眉之亂，宮室營寺焚滅無餘。是時惟有高廟、京兆府舍，遂便時幸焉。後移未央宮，史傳既云焚滅無餘，知建章宮亦被焚矣。按漢書建章宮度為千門萬戶，以其宮室之崇麗者，故稱引之云。三月火者，按史記項羽至咸陽，燒秦宮室，三月火不滅。此言三月特稱其火之大也。博物志曰：有居海島者，每年見浮槎往來，不夫期，遂實糧乘槎而去。至犯牛女星，蜀郡嚴君平知之，後知黃河與天通。若非金谷滿園樹，即是河陽一縣花。

晉書曰：石崇有金谷園，石季倫思歸，引序曰：河陽別業，柏木繁於萬株，又晉書云：潘岳為河陽令，滿縣皆棗花，言今日之燬燼漂流，皆昔日之繁花密樹也。

大司馬聞而嘆曰：昔年種柳，依依漢南，今看搖落，悽愴江潭，樹猶如此，人何以堪。

桓大司馬，桓溫也。桓溫別傳曰：潘字元譙，國龍亢

人也。興寧九年，以溫克復舊京，肅靜華夏，進都督中外諸軍事、侍中、大司馬。世說曰：桓公北征，經金城，見前為琅琊時種柳，皆已十圍，慨然嘆曰：木猶如此，人何以堪。攀枝執條，泣然流涕。晉書曰：桓溫自江陵北行，經少時所種柳，皆十圍，蹶然嘆曰：木猶如此，人何以堪。按桓溫為桓玄之父，仲文為東陽太守，在桓文既敗之後，子山所賦，皆發已意。假殷仲文以起賦端，末引淮南王桓司馬，以致一篇之意，不必其同時也。

傷心賦 并序

傷心賦者，雖傷弱子，亦悼亡國也。楚辭曰：日極于里，傷心悲魂兮歸來。哀江南子山賦取諸此焉。

予五福無徵，三靈有譴。

尚書洪範云：九曰鑿用五福。孔傳曰：言天所以鑿勸人用五福，徵驗也。又洪範云：曰休徵，孔傳云：絃鳥行之驗也。再國典引曰：答三靈之繁譴。注云：靈，天地人也。說文曰：譴，諷也。聲去聲切。

至

於繼體多從天折。左傳成二年說鄭靈公早死云天子黷又昭十九年子產云札墜天昏是天爲少死也尚書六極曰凶短折孔安國曰短未六十折未三十疏云鄭玄以爲凶短折皆是天枉之名未嘗曰折漢書五行志云草木曰

折。曰凶天是也。兄喪弟曰天。父喪子曰折。並與孔不同天於表反折時設反又之舌反。二男一女並得勝衣。金陵喪亂相守亡沒。金陵喪亂蓋指太清二年侯景之亂也。羈旅關

河。倏然白首。謂留魏不歸也。苗而不秀。頻有所悲。世說曰王戎子萬有一女成人。長一作孫孩穉奄然玄壤何痛如

之。既傷卽事。追悼前亡。既傷卽事者傷其去梁卽魏不能復歸也。追悼前亡者傷今一女一孫并悼前金陵亡沒之男女也。惟覺傷心。遂以傷心爲賦。若夫人室生

光。非復余及。夾河爲郡。前途逾遠。孝子傳曰後漢汝南應暉生四子見神光照社。暉見光以問卜人卜人曰此大符也子孫其興乎乃探得黃金自是諸子官學並有才名至瑒七世通顯。漢書杜周傳曰始杜周爲

廷史有一馬及久任事列三公。而婕妤有自傷之賦。揚雄有哀祭之文。漢書曰孝成地婕妤居增成舍再就館有男敬日使俄而大幸爲婕妤居增成舍再就館有男敬日

失之。其後趙飛燕姊嬌妒。婕妤退處深宮。作賦自傷悼。漢書曰揚雄字子雲蜀郡成都人也。好詞賦。嘗怪屈原交過相如。至不吝作

離騷。自投江而死。悲其文。讀之未嘗不流涕也。以爲君子得時則天行不得時則龍蛇遇不龜命也。何必沉身哉。乃作書往往撫離騷

而反之。自岷山投諸江流。以弔屈羣。名曰反離騷。又旁離騷作重一篇。名曰廣離騷。又旁情誦以下。至懷沙。卷名曰畔字愁。贊曰王莽篡位。雖以善老。次轉爲大夫。雄恬於勢利。欲求文章成名於後世。世太玄法言。又按雄子揚。爲九歸。而通玄交。早卒。法言所謂書家童

鳥。育而不萌者。王正長有北郭之悲。謝安石有東山之恨。臧榮緒晉書曰王讚字正長。義烏人。博學有俊才。辟司空掾。歷散騎侍郎。有詩云朔風動秋草。邊馬有歸心。胡寧久分析也。注見下文。

賦

靡靡忽至今，王事離我心。殊隔過商參，又云人情懷舊鄉。客息思故林，又晉書曰謝安字安石始有東山之志後勅命屢臻勢不獲已始就桓公司馬安雖受朝寄然東山之志始末不渝每形於言色有二子瑤瑤瑤襲爵官至都邪王友早卒子該嗣終東陽太守無子

斯既然矣

言班揚王謝諸人或以失寵自傷或以不過哀祭或在北郭而懷歸或處東山而被命又並有天折之事若此者既為傷心矣

至若曹子建王仲宣

魏志曰陳思王植字子建善屬文封平原侯徙封臨淄侯

既爵安鄉侯改封鄆城侯立為王徙封雍丘浚儀改還雍丘徙封東阿封為陳王植每欲求別見而欲論及時政幸嘗試用不能言既還恨然絕望又以前過事復減半十一年中而三徙都常汲汲無餘遂發疾薨時年四十一曹子建集中有金瓠哀辭其序云金瓠子

之首女雖未能言而已核色知心矣生十九旬而夭折乃作此辭有行女哀辭其序云行女生於李氏而終於首夏三年之中二子類喪又魏志曰王粲字仲宣山陽高平人也獻帝西遷徙居長安其西京雜記之則州侯劉長表卒太祖時為丞相掾賜爵關內侯拜侍

中建安二十二年卒粲二子為魏諷明引評後魏注云文章志曰太祖時征關中關關子死粲曰孤若在不得仲宣然後按讀與粲有贈答七哀詩謂痛而哀哀而感而哀怨而哀非目聞見而哀自對而哀慕酸而哀也又按王粲著偽天賦曰惟皇天之賦命實為蕩

而不均或老將以長世或昏天而夙限物懸存而人亡心獨震而長慕哀皇天之不惠抱此哀而何傅長虞應德神王粲嘗言曰想求異神之形影委胸冥而弗逢淹佞嗣以想像心綱結而紆綯書忽忽其昏夜刺刺而平明傅咸字長虞

北地泥陽人也拜太子洗馬後為司隸校尉薨或贈何邵王濟詩序云賦云哀効其有矣魏志曰汝南應瑒字德能太祖時為丞相掾瑒為平原侯庶子後為五官將軍瑒集有別詩二首云朝雲寄國影日當歸故園行復懷舊主慈恩不能言悠悠誰手思去知

何時旋浩浩長流永九折東北流晨夜赴滄海海流亦何抽遠適萬里道歸來未有由臨河累太息五內懷傷憂劉縉之母任延之視晉劉縉母孫氏嘗報賦曰伊冀命之不辰遭天

見藝文類聚後漢書曰任延字長孫南陽宛人也為九江太守子者始知種姓咸曰使我有是子者任君也多名子為任按下文書翰篇切云任延嘗作一書寄其子縉曰縉子任延之女也其子縉嘗作一書寄其母云縉嘗賦云縉嘗賦云

始孩。書翰傷切。文辭哀痛。千悲萬恨。何可勝言。言曹子建諸君並有悲怨之詞也。龍門之桐。其枝已折。卷施之草。其心實傷。

枚乘七發曰。龍門之桐。高百尺而無枝。爾雅曰。卷施草。拔心不死。郭注云。宿莽也。離騷云。夕奪中洲之宿莽。王逸云。草冬生不死者。楚人名之曰宿莽。嗚呼哀哉。

賦曰。悲哉秋風。搖落變衰。宋玉九辯曰。悲哉秋之爲氣也。蕭瑟兮草木搖落而變衰。其所追切。魂兮遠矣。何去何依。宋玉招魂曰。魂兮歸來。歸去君之懷幹。望思無望。歸

來不歸。三輔黃圖曰。武帝寤。灰太子無辜被殺。作思子宮。爲歸來望思之臺。於湖。漢書亦云。顏師古注曰。言已望而思之。庶太子之魂歸來也。其臺在今湖城縣之西。四鄉之東。其址猶存。招魂云。魂兮歸來。又云。歸來歸來。未達東門

之意。空懼西河之讖。列子曰。魏有東門吳者。子死而不愛。人怪問之。曰。吾無子時不愛。今子死。乃與無子時同。吾何愛也。禮記曰。子夏哭其子而喪明。曾子弔之曰。朋友喪明則哭之。曾子哭。子夏亦哭。曰。天乎。子之無罪也。曾子怒曰。

商汝何無罪也。吾與汝事天子於深澗之間。退而老於西河之上。使西河之民疑汝於夫子。爾罪一也。喪爾親。使民未有聞焉。爾罪二也。喪爾子。喪爾明。爾罪三也。子夏投其杖而拜曰。吾過矣。吾過矣。在昔金陵。天下喪亂。王室

板蕩。生民塗炭。兄弟則五郡分張。父子則三州離散。梁書。武帝紀曰。太清二年冬十月己酉。侯景自橫江濟。乘石辛亥。景師至京。哀江南賦。所謂戊辰之年。建亥之月。大盜移國。金陵瓦

解者也。郡國志曰。丹陽郡有陵。其地本金陵。秦始皇改。建安十六年。孫權改曰建業。十七年。城石頭。建業。梁之所都。故云金陵。詩大雅曰。上帝版版。下人卒瘞。毛云。版反也。瘞。病也。言厲王爲政。反先王之遺。下人盡病也。又蕩之什曰。蕩蕩上帝。下人之辟。鄭箋云。蕩蕩。法

度毀壞之貌。塗炭。見尚書。應休鍾與從弟書曰。濟蕩人於塗炭。呂向曰。塗。泥也。炭。猶火也。言人如墜泥火。欲濟之。令出甚難也。五郡兄弟。三州父子。俱詳見哀江南賦注。地鼎沸於袁曹。人豺狼於楚漢。袁曹。袁紹曹操。

也。楚漢項籍漢高帝也。注見竹枝賦。喻侯景作亂天下分爭。生民荼毒。有如袁曹官度。楚漢鴻溝矣。王字年拾遺記曰。禹鑄九鼎。當夏  
梁之時。鼎水忽沸。後漢書朱穆上書曰。養魚於沸鼎之中。漢書杜文謂孫賓曰。豺狼當路。孫楚為石仲容與孫皓書曰。豺狼抗爪牙之  
毒。呂延濟曰。豺狼惡獸。  
喻亂賊也。以喻侯景矣。  
或有擁樹罹災。藏衣遭難。  
或有以下言喪亂時。男女亡沒也。史記夏侯嬰傳曰。項羽大破漢軍。漢王  
欲棄孝惠魯元嬰。當收竟載之徐行。而擁樹乃馳。卒得脫。而致孝惠魯元

於豐。蘇林曰。南陽人謂抱小兒為擁樹面者。大人以前首向臨之。小兒抱大人頸。似縣樹也。漢書師古注曰。面借也。擁抱持之。言取兩  
兒令面背已而抱持之。以馳。故云而擁樹馳。繩讀曰擁。藏衣疑作載衣。即斯干之詩所謂載衣之傷。列女傳云。魯孝義得孝  
公尊之保母。伯御殺懿公自立。未稱將殺之。保乃衣其子以稱之衣。臥於稱處。伯  
御殺之。保抱稱以逃。史記程嬰取他兒負之衣。以文葆匿山中。皆假藏衣遭難也。未設桑弧。先空柘館。  
禮記曰。國君太子生。三  
日。士負之。射人以桑

弧蓬矢。射天地四方。又見左傳。漢書班婕妤好賦曰。痛腸祿與栢節兮。仍襁  
襁而避災。服虔曰。二節名也。生子此節皆失之也。師古曰。二觀並在林中。人惟一丘亭。遂千秋。  
春秋說題辭曰。丘。築也。廣  
雅云。小陵曰丘。潘岳傳。窮子

序曰。三月壬寅。窮子生。五月之長安。壬寅次於新安之千秋亭。甲辰而  
窮子夭。乙巳葬於亭東。西征賦。亭有千秋之號。子無七旬之期。是也。邊韶水恨。孫楚長愁。  
邊韶後漢時人。水恨未詳。疑指無  
子或喪子事。後漢書曰。邊韶字孝

先。陳留浚儀人也。以文學知名。教授數百人。嘗晝日假臥。弟子私嘲之曰。邊孝先。腹便便。懶讀書。晝日眠。諸應時對曰。邊為姓。孝為字。  
腹便便。五經笥。但欲眠。思經事。莊與周公通夢。靜與孔子同意。師而可嘲。出何典記。嘲者大慙。後為陳相。卒於官。著高碑銘。凡

十五篇。晉書曰。孫楚。字子荆。太原中都人也。按孫楚有和氏外孫道生。袁文。又有和氏外孫  
小同哀文。本賦序一作一外孫孩。穉似引此。又晉書云。子架洵。慕及洵。俱未字而早終。張壯武之心疾。羊南城之淚流。

晉書曰。張華。字茂先。范陽方城人也。論前後忠勳。進封壯武郡公。為司空。初華所封壯武郡。有桑化為柏。識者以為不祥。又華舍及監  
省。數有妖怪。少子暹。以中台星墜。勸華遜位。華不從曰。天道玄遠。惟簡德以應之耳。不如靜以待之。只應天命。及賴王倫。孫秀將廢賢

后。詳稱諸召華。遂吉之。雖儒博曉天文。散騎侍郎。同時遇害云。張壯武者。稱其所封之郡名也。壯武本漢宋昌所封。史記云。封宋昌爲壯武侯。是也。晉以其地封張華。突括地志云。壯武故城在萊州。卽膠縣西六十里。古萊夷國。有漢壯武縣。故城晉書曰。羊祜字叔子。泰山南城人也。位至公。而無子。陶明錄曰。羊祜有一兒。五六歲。端明可喜。擢舉之後。兒卽亡。晉地理志云。泰山郡有南武城。祜封南城侯。又南城人。故曰羊南城。稱其邑居也。

倫此愛。膝下龍摧。掌中珠碎。芝在室而先枯。蘭生庭而蚤刈。爾雅郭注云。芝一歲三華。瑞草。晉書曰。謝安嘗戒約子。婦曰。子弟亦何豫人事。而正欲使其佳。玄答曰。譬如芝。

蘭玉樹。欲使其生於庭階耳。左傳宣二年曰。鄭文公有嬖妾曰燕姑。夢天使與之蘭。曰。以是爲而子。既而文公見之。與之蘭。而御之。辭曰。妾不才。幸而有子。將不信。敢徵蘭乎。生穆公。名之曰蘭。及穆公有疾。曰。蘭死。吾其死乎。吾所以生也。對蘭而卒。對制。制切音慈。割也。

命之脩短。哀哉已滿。脩短。長短也。潘岳西征賦曰。生有脩短之命。重征賦曰。鶴聲孤絕。猿吟腸斷。崔豹古今注曰。別鶴。脩短之運。愚智同。班固覽海賦曰。運之脩短。不豫期也。

娶妻五年而無子。父兄爲之改娶。是聞之。中夜起而悲嘯。牧子聞之。愴然而悲。乃援琴歌之。曰。將非比翼隔天端。山川幽遠路漫漫。攬衣不寐。食忘餐。世說曰。桓公入蜀。至三峽。中部伍中有得猿子者。其母緣岸哀號。行百餘里不去。遂跳上船。至便師絕。破視其腹。中腸皆寸寸斷。公聞之。怒命黜其人。

羸博之間。路似新安。漢書劉向曰。延陵季子適齊而返。其子死於羸博之間。穿不及泉。歛以時服。封墳掩坎。其高可隱。而號曰骨肉復歸乎。上魂氣則無不之也。夫羸博去吳千里。季子不歸葬。孔子往

觀之。曰。延陵季子於禮合矣。事出禮記。師古曰。羸博二邑。在泰山。潘岳西征賦曰。天赤子於新安。坎路側而瘞之。又傷弱子辭序曰。子之長安。次於新安。千秋亭。而弱子天。感羸博之哀。乃傷之。

不樹。惟棘惟棘。魏志文帝紀曰。其告郗國。給構楹頌。欽。裴松之注云。構音衛。漢書高祖令曰。士卒從軍死者。爲構歸其縣。應劭曰。構。小棺也。今謂之椁。應璩百一詩曰。轉車在道路。征夫不得休。禮記曰。周人以有虞氏之瓦棺。葬無服之殤。轉與

辨古字通。檜，小棺也。虞棺，瓦棺也。藤織，緝掩，謂為蔓草所攀，掩以紙箔之本也。魏都賦曰：林不槎枿，節綜曰斬而復生曰枿。呂良曰：枿，斬去木梢也。易曰：古之葬者，厚衣之，以養之，中野不封，不樹，顏師古劉向傳注云：不封，謂不聚土為墳也。不樹，謂不種樹也。爾雅曰：終牛，犛，郭璞注云：馬羸也。其刺粗而長，雍

門，周曰：墳，案空，荆棘，繁，廬，官切音邊，木似蘭。天慘慘而無色，雲蒼蒼而正寒。上仲宣登樓賦曰：天慘慘而無色，春秋文耀鏡曰：楚有祥雲如虎，郭璞注曰：天形為降，其

色蒼蒼，視乃流寓秦川，飄飄播遷，況乃以下，自序奉使西魏，轉留長安也。秦川，西魏地也。從官非官，歸田不田。沈約和謝宣城詩曰：從官非官，宦音宦，左傳曰：官三年矣，亦讀為宦，又如字，世說曰：劉升之對上關而羈旅，坐長河而暮年，漢書西域傳曰：隄

孫與公為之謀曰：居官無官之事，作事無事之心，張平子著歸田賦。對上關而羈旅，坐長河而暮年，漢書西域傳曰：隄

班超曰：但願生入玉門關，已觸目於高恨，更傷心於九泉。自言鄉關之思，已觸萬恨，更兼悼亡，其心愈傷也。晉書謝靈運曰：晉一女入於九天，一子入於九地，說文曰：地有九重，故曰九泉。

至如三虎二龍，三珠兩鳳。三輔決錄曰：賈彪兄弟三人，並有高名，彪最優，故天下稱曰賈家三虎，傳節最烈，世說曰：謝子微見

中弟仲文，銀青光祿大夫，並有山澤之靈，各人能熊之夢。周易說卦曰：山澤通氣，詩曰：吉夢維何，維熊維羆，維羆維熊，男子

望隨首而不歸，出都門而長送。辛氏三秦記曰：驪山關，其城九迴，不知高幾里，欲上者七日，乃越高處，可容百餘家，下處數

秦可知，帝關中人士，觀者，還望故鄉，悲思而欲，則有絕死者。漢書曰：上徵臨江王榮，榮行祖於江陵北門，上車軸折，父老曰：吾王不返矣。按元帝時都江陵，故臨江王所治，都門長送，當引此事。語謂已使西魏，遂不復歸，序所謂羈旅，關河倏然，白首者也。此下言一女

一孫。能然玄。對寶盤而痛心。撫玄經而流慟。孔氏志怪曰。歲克者。范陽人家。四三十里。有崔少府。克先冬至一日。出家西。壤之事矣。

門中一鈴下。有唱家前。克問此何府也。答曰。少府府也。克曰。我衣。唱。見貴人。即有人提。新衣。迎之。克者。壽。可。鵬。便。見。少。府。展。姓。酒。爰。數。行。崔。曰。近。得。尊。府。君。書。爲。君。索。小。女。婚。故。相。延。耳。即。舉。酒。克。克。父。亡。時。雖。小。然。已。見。父。手。迹。便。歎。歎。無。崔。曰。較。內。令。女。郎。莊。嚴。使。克。就。東。廡。克。至。婦。已。下。車。立。席。頭。共。拜。爲。夫婦。三。日。畢。還。見。崔。曰。君。可。歸。矣。女。有。娠。相。生。男。當。具。相。面。生。女。當。留。自。養。較。外。嚴。車。送。客。崔。送。至。門。執。手。零。涕。離。別。之。感。無。異。生。人。復。我。衣。一。雙。被。褥。胡。克。使。上。車。去。如。定。道。須。臾。至。家。家人。相。見。推。問。知。崔。是。亡。人。而。入。其。菜。道。以。懷。慟。居。四。年。三。月。三。日。臨。水。戲。忽。見。一。輦。車。乍。浮。乍。沒。既。上。岸。克。往。開。車。後。戶。見。崔。氏。女。與。三。歲。男。兒。共。並。克。見。之。欣。然。欲。捉。其。手。女。舉。手。指。後。車。曰。府。君。見。人。即。見。少。府。克。往。問。訊。女。抱。兒。還。克。又。與。金。器。別。并。贈。詩。曰。煌。煌。靈。芝。實。靈。寶。何。華。靈。寶。時。顯。嘉。異。表。神。奇。含。英。未。及。秀。中。夏。羅。霜。萎。堂。曜。長。階。滅。世。路。永。無。履。不。悟。陰。陽。或。暫。人。忽。來。儀。會。淺。離。別。速。昔。山。靈。與。祇。何。真。婦。子。親。金。器。可。願。兒。愛。恩。從。此。別。斷。絕。舊。肝。脾。克。取。兒。盤。及。詩。忽。不。見。二。車。虛。將。兒。還。因。來。謂。是。鬼。魅。竄。透。睡。之。形。如。故。問。兒。誰。是。汝。父。兒。遂。就。克。懷。家。初。怪。惡。傳。音。其。詩。慨。然。嘆。死。生。之。玄。通。也。克。詣。市。賣。盤。高。舉。其。價。不。欲。速。售。竟。有。識。者。歎。有。一。老。婦。問。克。得。盤。之。由。還。報。其。大。家。即。女。姨。也。道。視。之。果。是。謂。克。曰。我。姨。姊。崔。少。府。女。未。嫁。而。亡。家。親。痛。之。贈。一。金。盤。著。棺。中。今。視。輜。盤。甚。似。得。盤。未。可。得。聞。不。克。以。事。對。即。詣。克。家。迎。兒。兒。有。崔。氏。狀。又。似。克。貌。婦。曰。我。舅。甥。三。月。末。問。產。父。曰。春。精。溫。也。願。休。強。也。即。字。溫。休。溫。休。蓋。爾。婦。也。其。兆。先。彰。矣。兒。遂。成。爲。令。器。歷。數。郡。二。千。石。皆。著。績。後。生。植。爲。漢。尙。書。植。子。毓。爲。魏。司空。冠。益。相。承。至。今。也。亦。見。于。寶。樓。神。異。植。譚。新。論。曰。揚。雄。作。玄。書。以。爲。玄。者。天。也。道。也。言。聖。賢。制。法。作。事。皆。引。天。道。以。爲。本。統。而。因。附。續。萬。類。王。政。入。事。法。度。攷。密。義。兵。謂。之。易。老。子。謂。之。道。孔。子。謂。之。元。而。揚。雄。謂。之。玄。玄。經。三。篇。以。紀。天。地。人。之。道。立。三。體。有。上。中。下。如。禹。貢。之。陳。三。品。三。三。而。九。因。以。九。九。八。十。一。故。爲。八。十。一。卦。以。四。爲。數。數。從。一。至。四。重。累。變。易。竟。八。十。二。而。篇。不。可。損。益。以。三。十。五。著。揲。之。玄。經。五。十。餘。言。而。傳。十。二。篇。也。揚。子。法。言。曰。育。而。不。苗。者。其。吾。家。之。童。烏。乎。九。齡。而。予。我。以。玄。文。

賦

石華空服。犀角虛筌。謝靈運詩曰揚



帆采石華。臨海志曰：石華附石可啖。郭璞曰：犀頭似猪，犴脚一角在頭也。抱風無少女，草不宜男。管輅別傳曰：輅與倪清河相見，既刻雨期，至日向露了無。

雲氣衆人，並曠輅管樹上，已有少女微風，樹間陰鳥和鳴。又少男風起，衆鳥相翔，其應至矣。須臾果有長風，鳥鳴風雲並興，玄氣四合。大雨河傾，見魏志管輅傳。裴松之注：魏志云，管輅字公明，平原人也。本草曰：葢草亦名宜男。周處風土記云：婦妊娠此花，則生男子。

烏毛徒覆，獸乳空含。師曠論曰：慈鳥反哺，張華注：慈鳥曰孝鳥，長則反哺其母。大嘴鳥吞蔡邕曰：鳥反哺之鳥，至孝之應也。春秋繁露曰：羔飲其母必跪，類知禮者。公羊傳何休注云：乳必跪而受之。虞為長男之

宮巽為長女之位，在我生年先湖此地。周易說卦曰：震一索而得男，故謂之長男。巽一索而得女，故謂之長女。但已男女湖零也。人生幾何，百憂俱至。一王當

何。秦佛二鄰奉道，必至有期，何能相保。世說二鄰奉道，二何奉佛，以財賄謝中郎云：二何歸於道，二何歸於佛。劉孝標注云：中興書曰：鄰暗及弟榮奉天師道。晉陽秋曰：何克性好佛，道崇修佛，寺供給沙

門以百數，久在揚州，徵役吏民，功賞高計，是以為遐邇所談。克弟華亦精勤，惟讀佛經，營治寺廟而已矣。晉雖奉佛奉道，至生死之期，不能相保也。悽其容容，颯焉秋草。楚辭王逸注曰：草死曰零，木死曰落。說文曰：颯，翔風也。字書合

切。去矣黎民，哀哉仲仁。異苑曰：賈克字公闕，妻郭氏，為人凶妒，生兒羸，年始三歲，乳母抱之當閣，羸民見克，外入喜，克就乳母懷中鳴，郭遙見，謂克愛乳母，即鞭殺之。兒恆啼泣，不食他乳，終日泣死。郭於是殺身，無子。晉書

曰：賈克子黎民，生四歲而卒。仲仁疑即仲雍。曹子建仲雍贊曰：曹暗字仲雍，魏太子之仲子也。三月而生，五月而死。黃羊結之前識，則張衡之後身。晉書羊祜傳曰：祜年五歲時，令

無此物，祜即詣鄰人李氏東垣桑樹中，探得之，主人驚曰：此吾亡兒失物也。云何持去。乳母具言之，李氏悲慟。時人異之，謂李氏子，則祜之前身也。蔡邕別傳曰：張衡死月餘，慈母始懷孕，此二人才貌甚相類。時人云：邕是衡之後身。一朝風燭，萬

古埃塵。丘陵兮何忍。能留兮幾人。

淮南子曰。人生於世。倏爾而止。如風火之燭。說文曰。埃。塵也。聲鳥聞切。廣雅云。小陵爲丘。郭璞爾雅注云。陵。大阜也。

### 象戲賦

周書武帝紀云。天監三年。帝制象戲。成集自條講說。集中有進象經賦表云。伏讀聖制象經。并觀象戲。是也。北史王褒傳云。武帝作象經。令褒注之。引據該洽。甚見稱賞。象戲之制。其法不傳。以賦按之。蓋彈碁格五六博之遺意也。楚辭曰。琨象碁。碁有六博。王逸曰。以琨蔽作碁。字牙爲碁。疑本此爲象戲矣。彈碁之制。乃漢魏所變。始自漢成帝。帝好讀術。羣臣以爲勞體。非學者所宜。可擇似而不勞者。劉向奏彈碁以獻之。魏文帝爲之特妙。用手巾角拂之。無不中者。其局以石爲之。方五尺。中心高四益。形如覆盂。上圓下方。兩人對局。自黑碁各六枚。先列碁相當。更先彈也。梁簡文彈碁論序。有完五全六。八反四角之說。皆方之戲。格字亦也。行碁則塞。謂之塞。塞有四采。采自平五。至五即格。不得行。前書吾丘壽王後漢梁冀皆善爲之。六博之戲。投六箸。行六碁。用十二碁。十二碁。自六碁。黑。黑。頭謂之瓊。瓊有五采。刻爲一畫者。謂之塞。刻爲二畫者。謂之白。刻爲三畫者。謂之黑。一邊不刻。五塞之間。謂之五塞。見於宋玉王逸鮑宏諸家。今按賦中局取諸乾坤以爲輿。二章。明是上圓下方。類彈碁局矣。又按從日建而左轉。起黃鐘而順行。蓋取十二之數。明是用十二碁也。歷譜傳記。象戲之法。蓋本諸此。依文即事。雖可復。又按周史。父子由序賦。明是武帝所制。增衍之餘。卽爲創造。是用設此圖經。并鳩觀試。未必一如舊制。今之雙六。頗類古法。而其數不詳。愧非張華博物。首原多聞。上追覆局之能。直擬看碑之識。安徒別其行陣也乎。

觀夫造作權輿。皇王厥初。

觀夫以下言萬物初生。天地開闢。於是聖人起而制作也。爾雅曰。權輿。始也。萬物皆含胎。養之。時莊子云。廣成子謂黃帝曰。得吾道者。上爲皇。而下爲王。詩曰。厥初生民。

法凝陰

於厚德仰冲氣於清虛。易曰履霜堅冰陰始凝又曰君子以於常有綠簡既開丹局直正。淮南子曰河出丹書落出綠

洛書聖人之作也理洞研幾原窮作聖。繫辭曰夫易者聖人之所以極深而研幾也若扣洪鐘如縣明鏡。世說龐士元曰若不扣洪鐘則雷震則不識其音聲也淮南子曰誠以清明之士

執玄鏡於心照物明白不為古今易意隨行明指以示之闔楹白鳳遙臨黃雲高映。左傳鄭子曰我高祖少皞摯之立也鳳鳥

不恨矣以言聖人才智用之不窮如洪鐘有扣則鏡匪也雲紀故為雲師而雲名後漢書賈逵曰左氏曰為少皞氏代黃帝傳國識所謂帝宣也注河圖曰大星如虹下流華渚女節意感生白

帝朱宣宋均注曰朱宣少皞氏也以白帝朱宣有鳳瑞故云白鳳黃帝受命有雲瑞故云黃雲服虔曰黃帝以雲名官中宣為黃雲

可以變俗移風可以蒞官行政。言此戲雖小可以喻大著以為經是以局取諸乾仍圖上玄月論新滿日景重

圓摸羽林之華蓋寫閭堂之璧泉。其局上圓以象天也下圓象經序云一曰天文以觀其象天日月星是也二曰地理以法其形地水火土是也三曰陰陽以順其本陽教為先木於天陰教為先木於地是也

按此云象天日月星文下云法地甘泉賦曰將郊上玄張掛廣雅曰量也量在外量積之也日月俱然天官書曰虛南有紫星曰羽林天官書天文志曰華蓋五星所覆蔽帝座天子之華蓋星之漢書平帝紀曰安漢公奏立明堂璧懸應劭曰明堂布政之官上

圓下方圓象地也易曰坤為輿宋玉圓之只承象教化流行。言其為剛剛柔卷舒若方鏡而無影似空城而未居促成文之靈龜之圖。言其下方以法地也易曰坤為輿宋玉

可見其五陽原然靈龜言其形若之鏡也空城未居謂未嘗投筮之時知空城未居人也

馬麗千金之馬符明六甲之符

成文如刻爲 其二畫三畫之類 言刻畫成文如古龜龍之圖 碁等類 又如馬行陣須 人用之也 淮南子曰 馬之似鹿者 千金 漢武內傳 有五帝六甲 左右靈飛之符 抱樸子曰 立

夏帶六壬 六甲之符

於是摺笏當次 依辰就席 於是以下 謂人用之也 晉書輿服志曰 古者貴賤皆執笏 其有事 則摺之於腰帶 所謂摺 紳之士者 摺笏向重紳也 當次就席 謂兩人對局之始 列碁相當也 如楚辭分曹並進之

說 王逸云 分曹列偶並進 技巧投 箸行碁轉相適 迫使不得擇行也

迴地理於方珪 轉天文於圓璧

周禮曰 王執鎮圭 鄭注云 鎮安也 所以安四方 周禮又云 以蒼璧禮天 鄭注云 璧圓象天也 方珪圓璧 言局之下方

上圓迴轉言旋轉 於局中類彈碁矣

分荆山之美玉 數藍田之珉石

王逸曰 珉玉蔽博箸 是謂以玉飾之也 曹子建七啓 錯以 荆山之玉 范子計然曰 玉英出藍田 說文曰 珉石之美者

南行赤水

之符 北使玄山之策 居東道而龍青 出西關而馬白

南北東西 蓋指四角 謂行碁也 下 褒姒經序曰 四時以應其序 東方之色青 其餘三色 例皆如之 與此 赤黑青白 配南北 中西同赤

水即丹水 六韜曰 堯與有苗戰於丹水之陽 高誘曰 丹水在南陽蒲葦 玄山未詳 疑即玄女 授黃帝九宮戰法 禮記曰 左青龍 而右曰 虎 青龍在左 故云東道 天文志曰 東方蒼龍宿 楊子太玄曰 東動青龍 光離於淵 范望注曰 青龍在東方 故言東動也 桓譚新論曰 公 孫龍常爭論曰 白馬非馬 人不能居 後乘白馬 無符傳 欲出關 關吏不聽 此虛言 難以尊實也

既舒玄象 聊定金枰

玄象 天象也 小爾雅方言云 所以投博謂之秤 枰局也

昭日月之光景 乘風

雲之性靈 取四方之正色 用五德之相生

格五德有四乘 乘白乘五 至五即格不得行 四方正色 謂四乘也 德相生 若 格五也 王褒象經序曰 算數以通其變 俯仰則爲天地 日月星變 通則爲水火

金木土是也 今之變六 亦至五即格不得行

從月建而左轉 起黃鍾而順行

謂十二碁也 言用此十二碁 左轉右行 如一歲之十有二月 黃鍾之 有十二律也 若用二十四碁 則白黑各有十二矣 李願彈碁歌曰 戲

田美石活如砥白黑相分十二子京陰翻則顧兔先出陽變則靈鳥獨明魚豢典略曰兔者明月之精博物志曰兔望月而孕春秋元命苞曰陽成於三故日中有三足

鳥况乃豫遊仁壽行樂徵音水影搖日花光照林乍披岡而久玩或開經而熟尋雖復成之以手終須

得之於心言帝於宴遊之暇觀象經而為此戲惟其得心始應手也言書降機與弟雲書曰仁壽殿前有大方銅鏡知仁壽殿名也洛陽宮殿簿有徵音殿乃有龍燭銜花金盞浮氣月落往

垂星斜柳墜猶豫欄巖礙延深渭顧望測惑心情怖畏應對坎而銜離或當中而取未楚辭曰日晏不到切記何照山海經

曰鍾山之神曰燭陰郭璞曰即燭龍也魏代上雜物疏曰御物三十種有純香靈一枚零賦曰燎薰爐兮炳明燭類詩古曰猶豫獸名也爾雅曰猶如曉善登木此獸性多疑慮常居山中忽聞音聲即恐有人且來言之每豫上樹久之無人然後敢下須臾又上如此非一故不決音稱猶豫焉一曰隴西俗謂天子為猶犬隨人而行豫在前待人不得又來迎候故云猶豫也樂首凡易鄭注曰猶謂戶樞機謂弩牙毛詩傳曰澤漕相入而清漕里王褒宮經序曰律呂以先其氣在手取未午取未八井以定其位至定取兌至離取坎是也言非久玩然空不知至離取坎在手取未臨賦猶豫應對坎其曲衡離其或當中時而取未時也

春賦

春賦以下庚子山仕南朝時為史宮學士之文也滕王道開府集序以為太清值亂離之後承聖遭軍火之餘揚都有集百不一存江陵之文無遺字所撰由入魏以來爰泊周代著述合二十卷今集中所載頗雜南朝舊文迥迥所云揚都之集

百不一存者耶。當宇文集序之日。地限南北。故所撰止魏周時文。及隋唐一統之後。其江南遺篇。時或猶存。好事者增入。舊編。今之所謂庾子山集。其非滕王故本。可知也。且子山自入魏而後。大抵皆感愁之作。觸景傷懷。似此諸賦。辭偏輕麗。恐非鶴昆所宜。觀其文氣。略與梁朝諸君相似。管安湘東新賦。題頤頰之。蓋當時宮嬪之文。徐庾並稱者也。至其歷職仕日。閱地思宅。得南朝之精緻。窮北方之枝葉。蓋有騷人之風。非孝穆所能及也。於詩亦然。今皆附楚管見。爲之列序。諸篇。請是在梁之作云爾。梁簡文帝集中。有晚春賦。元帝集有春賦。賦多。有類七言詩者。唐王勃滕王亦嘗爲之。云。效庾體。明是梁朝宮中。庾子山創爲此體也。

### 宜春苑中春已歸。披香殿裏春衣。

史記司馬相如傳曰。上還過宜春宮。正義曰。括地志云。秦宜春宮在雍州萬年縣西。南三十里。宜春苑在宮之東。柱之南。始是木紀云。莽二世宜春苑中。二輔黃圖曰。宜

春宮。木秦之離宮。在長安城東。南杜縣中。道下。又有宜春苑。在京城東南隅。荆楚歲時記曰。立春之日。悉剪綠爲鷹。戲之。宜春二字。傳咸鸞賦曰。御書書具。贊時。晉宜春之嘉祉。昔取宜春之義也。西門賦曰。披香發越。黃圖云。武帝時。後宮八閤。有披香殿。燕外傳曰。宣帝時。披香博士淳方成。自髮教授宮中。號淳夫人。是漢宮闈名。有披香殿。新年鳥聲千種。嚙二月楊花滿路飛。河也。論語包咸注曰。春服既成。衣單袷之時。作春衣。當謂天子內宮。上殿。衣單袷。

### 陽一縣併是花。金谷從來滿園樹。

晉書曰。潘岳爲河陽令。滿縣皆植桃花。石崇亦有金谷園。思歸引序曰。河陽別業。柏木幾於萬株。

一叢香草足礙人。數尺遊絲卽

### 橫路。楚辭下說。注曰。闌香草也。

沈休文詩曰。遊絲映空轉。

開上林而競入。擁河橋而爭渡。

漢舊儀曰。上林苑方三百里。苑中養自。遠地方各獻名果異卉三千餘種。植其中。亦有製爲美名。以標奇異。晉書曰。

杜預以孟津渡險。起建河橋於富平津。

### 出麗華之金屋。下飛燕之蘭宮。

後漢書光武帝曰。娶妻當得陰麗華。漢書武帝謂長公主曰。若得阿嬌。當以金屋貯之。又孝成趙皇后傳曰。后本長安宮人。屬陽阿王家。學歌

舞。號曰飛燕。三輔黃圖曰。趙皇后居昭陽殿。有女弟俱爲  
嬖。好貴傾後宮。昭陽舍闌房椒壁。楚辭曰。彷彿兮幽宮。  
釵朵多而訝重。髮髮高而畏風。王子年拾遺記曰。魏文帝所愛美  
人薛靈芸入宮乘寵愛。外國獻火

珠龍鬢之釵。帝曰。明珠翡翠尚不勝。況乎髮風之重。乃止。而不進。後漢書曰。梁冀妻孫壽。色美而善爲妖態。作墮馬髻。風俗通曰。墮馬  
髻者。側在。邊唐段柯古鬢品云。髻始自懸人氏。以髮相綴。而無繫縛。周文王加球翠翹花。名曰鳳髻。又名步搖髻。秦始皇有望仙  
髻。美髻髮。凌雲髻。漢有迎春髻。王母降。武帝宮從者。有飛仙髻。九環髻。漢元帝宮中。有百合分髻。同心髻。太元中。公主婦女。必覆髮  
欣髻。又有雙髻。合德有欣愁髻。貴妃有義髻。魏武宮有反縮髻。又梳百花髻。魏明帝有兩煙髻。晉惠帝宮有芙蓉髻。梁宮有羅光髻。段  
氏言髻鬢者多。其餘在

子山之後者。不備錄焉。  
眉將柳而爭綠。面共桃而競紅。影來池裏。花落衫中。苔始綠而藏魚。麥纒青而覆雉。

周處風土記曰。石髮。水苔也。青綠色。皆生於石也。師曠齋經曰。呼  
雌啼而參齊。崇華注云。深雄如商。庚春季之月。始鳴。多平隴也。  
吹簫弄玉之臺。鳴佩凌波之水。列仙傳曰。蕭史秦穆公時  
人。善吹簫。穆公有女號弄

玉好之。公遂以妻焉。遂教弄玉作鳳鳴。爲作鳳凰臺。夫婦止其上。且  
隨風而去。故秦氏作以女辭。曹子建洛神賦曰。凌波微步。羅襪生塵。  
移戚里而家富。入新豐而酒美。漢書曰。萬石君當徙  
家長安中戚里。師古

曰。於上有烟賊者。則皆居之。故名其里爲戚里。三輔舊事曰。太上皇  
不樂關中。思慕鄉里。高祖徙豐沛屠兒。酹酒炙餅。商人立爲新豐。  
石榴聊汎。蒲桃醲醑。蜀都賦曰。蒲桃醲醑。石罽鞞。廣雅  
曰。石榴若榴也。南都賦曰。楊李若榴。

扶南傳曰。頓孫國有安石榴。取汁停杯中。數日成美酒。上林賦注云。郭璞曰。蒲桃。俱燕。可作酒。漢武帝外傳曰。西王母下降。帝設葡  
萄酒。魏文帝云。葡萄釀以爲酒。甘於麴麥。善醉。博物志曰。西域有葡萄酒。積年不敗。彼俗云。可十年飲之。醉觸月乃解。醲。普活切。音濼。

醲。鋪杯切。音不。李白詩曰。  
芙蓉玉碗。蓮子金杯。朝野僉載曰。西魏文帝造二罇器。其一爲二荷同處一盤。相去盈尺。中有芙蓉  
蒲桃切。醲。音不。此也。

蒲桃切。醲。音不。李白詩曰。  
芙蓉玉碗。蓮子金杯。朝野僉載曰。西魏文帝造二罇器。其一爲二荷同處一盤。相去盈尺。中有芙蓉  
蒲桃切。醲。音不。此也。

斷酒賦曰：維新芽竹筍，細核楊梅。說文曰：筍，竹萌也。范注：祠制云：仲春為竹筍。臨海異物志：綠珠捧琴至，文君送酒來。

金鑿碎玉碗。曰：楊梅大如彈丸，正赤。五月中熟，熟時似梅，其味尚酸。 管音曰：石崇有妓名綠珠，美而鬻，善吹笛。次書曰：司馬相如與文君俱之臨邛，盡資車騎買酒舍，乃令文君當壚。玉管初調，鳴絃暫撫，陽春淥水之曲，對鳳迴鸞之舞。漢書音義

曰：管以玉為之，不惟竹也。宋玉曰：陽春白雪，國中屬而和者，不過數十人。淮南子曰：子會淥水之曲。高誘曰：淥水，古詩也。張衡觀舞賦曰：徘徊飛鳥，猶如過雲。宏賦云：舞迴鸞以紆袖，麗佳人之下儀。更炙笙簧，與遷移箏柱。毛詩曰：吹

笙鼓發，爾雅云：大笙謂之箏。郭璞曰：列管篋中，施簧管端，後涉侯瑾筆賦曰：急絃促柱，變調改曲。月入歌扇，花承節鼓。瓊媛好詩曰：裁為合歡扇，團圓似明月。節鼓，時節馬禮中春擊上鼓。 協律都尉射雉

中郎。漢書曰：李延平為協律都尉，潘勗著詩書賦，又飲樂賦序曰：晉十有四年，余春秋三十有二，始見三毛，以太尉掾領直中郎將，節直於散騎之省，頃維中郎蓋潘居也。 停車小苑，連騎長楊。三輔黃圖曰：長楊樹在長

楊宮，秋冬校獵，其下命武士搏貊禽獸，天子登此以觀焉。金鞍始被，柏弓新張，拂塵看馬埒，分朋入射堂。西京雜記曰：武帝時得武師天馬，帝以攻瑰石為鞍，鑿以金銀，瑜石又云：紫金為花

以飾其上。考工記曰：工人取材，栢為上。許慎曰：南方貉子，鬣尾栢，弩善射也。馬是天池之龍種，帶乃荆山之玉梁。開山圖云：隴西神馬山有泉，乃龍馬所生，秦州有馬池，源出嶓冢山，韓子曰：下和抱其璞

哭於荆山之下。王季年拾遺記曰：玉山其石五色，而輕，北有玉梁。豔錦安天鹿，新綾織鳳凰。天鹿，獸名，音織，成綾。錦上有鳥獸之文也。 二日曲水向河津，日晚河邊多

解神。續齊諧記曰：晉武帝問擊虞三日曲水之義，虞曰：漢章帝時，平原徐肇以三月初生三女，至三日俱亡，村人以為怪，方招攜之水，濱洗祓，遂因水汎觴，其義起此。帝曰：必如所談，便非好事，來暫進，曰：擊虞小生，不足以知臣請言之。昔周公成洛邑，因流水



以汎酒。故逸詩曰。羽觴隨波流。又秦昭王以三日置酒河曲。見金人奉水心之劍。令君制有。樹下流杯客。沙頭渡水人。荆楚

西夏乃霸諸侯。因此立爲曲水。二漢相沿。皆爲盛集。帝曰。善。獻金十五斤。左遷擊虞爲陽城令。  
歲時記曰。三月三日。士民並出。江池沼間。爲流觴曲水之飲。  
鏤薄窄衫袖。穿珠帖領巾。華勳問禮俗曰。人日。鏤金薄爲人。以貼屏風。戴於頭髻。起自晉代。賈充妻李夫人云。俗人新年。改舊從新也。釋名曰。衫。芟也。衫末無。

袖端也。領。頸也。以纏頸也。亦言總領衣帶。  
爲端首也。束暫近遊賦曰。裁穿領之疎巾。  
百丈山頭日欲斜。三哺未醉莫還家。池中水影懸勝鏡。屋裏衣香不

如花。淮南子曰。至於悲谷。是謂暗時。暗。奔謨切。音通。申時也。言白日將欲西匿。遊人不醉無歸。春水照人有如明鏡。春花撲鼻可代薰衣也。

七夕賦

兔月先上。羊燈次安。五經通義曰。月中有兔與蟾蜍。梁簡文帝對燭賦曰。金羊燈火不須然。 觀牛星之耀景。視織女之闌干。周處風土記曰。七夕祠牽牛織女。云此二星當會天。

漢中突突有白氣。光曜五色。以此爲飯。使拜而有乞也。續齊諧記曰。桂陽成武丁有仙道。常在人間。忽謂其弟曰。七月七日織女當渡河。答曰。織女暫詣牽牛。明日失武丁。至今云織女嫁牽牛。古樂府云。月沒參橫。北斗闌干。橫斜貌。於是秦娥

麗妾。趙豔佳人。窈窕名燕。逶迤姓秦。方言曰。秦俗美貌謂之娥。古詩云。燕趙多佳人。美者顏如玉。毛詩傳曰。窈窕。幽閒也。荀悅漢紀曰。趙氏善舞。上悅之。號曰飛燕。袁宏賦云。曳羅裙以徘徊。爲風翼之逶迤。

崔豹古今注曰。邯鄲女子。姓秦。名羅敷。爲邑人王仁基。後爲趙王家令。羅敷出。嫌朝妝之半故。憐晚飾之全新。言麗妾佳人。早時梳妝。至

此已嫌其生舊矣。晚復飾之其新妝爲可愛也。此時併捨房櫳，共往庭中，縷條緊而貫短，針鼻細而穿空。說文曰：櫳，檻也。聲虛紅切。西京雜記曰：戚夫人侍兒賈佩蘭，說在宮

內時七月七日臨百子池，作于闐樂，樂畢以五色綵巾，相連愛。又曰：漢乘女常以七月七日穿七孔針於開，縷條俱已習之。荆楚歲時記曰：七夕婦人結綵線穿七孔針，陳瓜果於庭，以乞巧。有婦子網於瓜上，則以爲得巧。

燈賦 梁簡文帝集中有看燈賦，有列燈賦。

九龍將暝，三爵行棲。山海經曰：西北海之外有神人面蛇身，而赤其眼，及晦視乃明，不食不寢。是燭九陰，是謂燭龍，可以照天下。禮記曰：君子飲酒也，禮三爵而油以退。瓊鉤半上，若木全低。

瓊鉤，月也。若木，日也。謂月上日落也。鮑照詩曰：始見城南樓，纖纖如玉鉤。淮南子曰：建木在廣都，若木在建木西，有日莫華照地。懸藏明於粉壁，柳助暗於蘭閣。漢官典職云：漢省中皆胡粉塗壁。宋玉

賦云：蘭房之閨，翡翠珠被，流蘇羽帳。楚辭招魂云：翡翠珠被，爛齊光。漢書曰：驢馬赤耳流蘇，張衡東京賦曰：飛流蘇之懸殺，擊虞決疑。要注曰：天子輅以流蘇爲飾。羽帳，注見下文。舒屈膝之屏風，

掩芙蓉之行障。陸劇中記曰：石季龍作金銀鈕，屈膝屏風，衣以白縑，畫其上仙人禽獸之像。詩者皆二十二言，高施八尺，下施四尺，或施六尺。隨意所欲也。梁簡文詩云：織成屏風，多屈膝是也。鮑照行路難云：七綵芙蓉之羽帳。卷

衣秦后之牀，送枕荆臺之上。吳均歌曰：咸陽春草芳，秦女卷衣裳。樂府題注云：秦王捲衣，言咸陽春景及宮闈之美人。秦王卷衣，以贈所歡也。高唐賦云：楚襄王與宋玉遊於雲夢之臺，玉曰：昔者先王嘗遊高唐，意而晝

影，夢見一婦人曰：妾巫山之女也，爲高唐客，同君遊高唐，願薦枕席。王乃有百枝同樹，四照連盤，香添然蜜，氣雜燒蘭。四幸之後，漢書邊韶遊章華臺賦曰：楚王遊雲夢之澤，荆臺之上。

燼長宵久，光青夜寒。秀華掩映，蜃膏照灼。動鱗甲於鯨魚，燄光芒於鳴鶴。楚辭：蘭膏明燭，華燈錯。淮南：單萬術。取蜃脂爲燈，置火中，卽見諸物。遂

異記曰：南海有明珠，卽鯨魚目。瞳鯨死，而目皆無精，夜可以鑿，謂之夜光。王子年拾遺記曰：昔秦始皇爲瑤臺，天下環異於海中，作玉象鯨魚，啣火珠爲星，以代膏燭。先富集中：特靈之寶也。王筠詠燈蒙詩云：百華耀九枝，鳴鶴映冰池。 蟻蠶則碎

花亂下，風起則流星細落。崔豹古今注曰：飛蝶，書拂。燈，名火花，一名暮光。况復上闌深夜，中山醕清。顏師古漢書注曰：上闌，觀名。在上林中。鄧康成周禮注曰：清酒，今之中山

冬釀，接夏而成也。楚妃留客，韓娥合聲。嵇叔夜琴賦曰：王昭楚妃，李善注云：賦錄曰：石崇作楚妃嘆，列子曰：韓娥東之齊，遺糧過雍門，饑歌假食而去，餘響遠梁，三日不絕。雍門人至今善歌效韓娥之遺聲也。低歌著

節游絃絕鳴。嵇叔夜琴賦曰：鷓鴣游絃。輝輝朱燼，焰焰紅榮。乍九光而連采，或雙花而並明。漢武內傳云：七月七日，王母至，帝掃除宮內，然九光之燈。

寄言蘇季子，應知餘照情。戰國策曰：甘茂亡秦，且之齊，出關，遇蘇子曰：君聞大江上之處女乎？蘇子曰：不聞。曰：大江上之處女，有家貧而無燭者，處女相與語，欲去之。家貧無燭者將去矣，謂處女曰：妾以無燭，故常先至，掃舍亦

席，何愛於餘明之照四壁者？幸以賜妾，何妨於處女？妾自以爲有益於處女，何爲去我？處女相語，以爲然而留之。今臣不肖，棄逐於秦，向出關，願爲足下掃室布席，幸無我逐也。蘇子乃西說秦王，與之上卿。

對燭賦 梁簡文帝元帝集 中並有對燭賦

龍沙雁塞，甲應寒。天山月沒，客衣單。後漢書：超傳贊曰：咫尺龍沙，注云：龍沙，沙漠也。郭璞山海經注曰：雁門山，卽北陵西。險，雁之所出，因以名。云：在高碑北。史記曰：武帥將軍李廣利，擊匈奴，石室王於祁連

山家隱曰：鄱湖山，曰天山，亦曰白山，在張液酒泉二郡界。  
祖孫登詩云：抽鞭上關路，誰念客衣單。蓋關塞苦寒之辭也。  
燈前桁衣疑不亮，月下穿針覺最難。刺取燈花持桂燭。

還卻燈檠下燭盤。

謂大培遠行，婦製征衣，須對燭也。桁音下，俱反。衣袈，又曬衣竿也。杜甫詩云：翡翠鳴衣桁。王子年拾遺記曰：王母取綠桂之膏，然以照夜。說文曰：檠，榜也。聲，巨京切。

鑄鳳銜蓮，岡龍並眼。

燼高疑數翦，心濕暫難然。銅荷承淚蠟，鐵鉢染浮煙。本知雪光能映紙，復訝燈花今得錢。

任昉爲蕭揚州作感上表曰：至

乃集鄒映雪，注引孫氏世錄曰：孫康家貧，常映雪讀書。清介，交游不雜。西京雜記云：陸賈應變將軍曰：夫日調者得酒，食燈火得錢財。乾鵝唼商行人，至蜘蛛集而百事喜。小既有微，大亦宜然。

遠帳寒檠，曉揚曙，筠籠熏

火，不說。

鄒中記曰：石虎造流蘇斗帳，上安蓮花，化中懸金箔盛腕囊，蓋以異香，帳之四面皆作十二香囊，采色綉，均節。竹火，不說。

南楚江鴻之間，籠謂之勞，或謂之勞。陳楚宋魏之間，傍垂細溜，上繞飛蛾。  
王子年拾遺記曰：西王母與昭玉遊於懸林之下，說謂之庸君，今熏籠是也。說文曰：絮，酸絲也。聲息據切。

火，狀如丹雀，來拂於桂膏之上。此蛾出於閩丘之穴，惡氣餘，飛光清寒入，燄暗風過，楚人纓脫盡，燕君書誤多。  
不集下，草仙經此蛾，以合九轉神丹。謝朓詠燈詩云：飛蛾三四繞。

莊王賜羣臣酒，日暮燭灺，乃有人引美人之衣者。美人援絕其冠纓，告王：趣火來，上視絕纓者。王曰：飲人酒，使醉失禮，奈何？欲顯婦人之節，而辱上乎？乃命左右曰：與寡人飲，不絕冠纓者，不歡。羣臣自餘人皆絕去其冠纓，乃上火也。韓子曰：鄙人有遺，遺相國書者，夜火不明，因謂持燭者曰：舉燭云，而過書舉燭，舉燭非書意也。燕相受書而悅之曰：舉燭者，尚明也。尚明也者，舉賢而任之，燕相自王天悅國以治，治則治矣，非書意也。今世學者多似此類。

夜風吹，香氣隨，鬱金苑，芙蓉池。

魏略曰：鬱金香，大秦國二三月花如紅藍，四五月採之，其香十二葉，爲百草之英。魏文帝有芙蓉池詩。  
 秦皇辟惡不足道，漢武胡香何物奇。  
崔豹古今注曰：辟惡車，秦制也。按辟惡香名，當是香車也。博物

志曰：漢武帝時，弱水西國有人乘毛車以渡弱水來獻香者，帝謂是常香，非中國之所乏，不禮其使，留久之。帝幸上林苑西，使至乘輿間，并奏其香，帝取之，看大如鸞卵三枚，與棗相似，帝不悅，以付外庫。後長安中大疫，宮中皆疫病，帝不舉樂，西使乞見，請燒所貢香一枚，以辟疫氣，帝不得已聽之。宮中病者，登日雖瘳，長安中百里咸聞香氣，芳積九十餘日，香猶不歇，帝乃厚禮發遣，錢送。說漢制獻香不滿斤，西使臨去，乃發香氣如大豆者，拭著宮門，香氣聞長安數十里，經數月乃歇。  
 晚星沒，芳蕪歇。

還持照夜遊，詎減西園月。  
古詩曰：晝短苦夜長，何不秉燭遊。魏文帝芙蓉池詩云：乘輿夜行遊，道過步西園，丹霞夾明月，華星出雲間。

鏡賦

天河漸沒，日輪將起。  
楊泉物理論曰：水之精氣上浮，宛轉流，名之曰天河。列子曰：日出之初，大如車輪。燕噪吳王，鳥驚

御史。  
越絕書：吳地傳曰：東宮周二里，二百七十步，路西宮在長秋，周二十六步。秦始皇帝十一年，守宮者照燕安火燒之，鮑照空城雀云：誠不羨青鳥，蓬食玉山，不稱野吳宮，燕無罪，毋焚窠。漢書曰：御史府中列柏樹，常有野鳥數千棲宿其上，晨去暮來，號

曰朝，玉花簾上，金蓮帳裏。  
東宮舊事曰：太子納妃，有赤花燈，照劇中，記曰：石虎作流蘇帳，頭安金蓮花，在中懸金薄織成，織成裏受三升，以香帷之四面，十二香窠，采色亦同。  
 始摺屏風，新開

戶扇，朝光晃眼，早風吹面，臨桁下面，牽衫就箱邊，而著劍。  
言美人之鏡起也。說文曰：劍，臂環也。陳思王樂府云：皓腕約金環，繁欽定情詩云：縮臂雙金環，皆是物也。一名條脫。

真語晉世葛錄華鬢羊補宿鬢尚卷髮粧已薄無復昏珠纔餘眉草醫上星稀黃中日落言美人未梳妝時也劉

之卒辱赤也宋書云武帝女壽陽公主人日臥於含章殿下梅花落額上成五出花拂之不去後遂效爲梅花粧楚辭大招云懸輔奇

牙紅笑嬌說文曰懸輔也洛神賦云懸輔承權或說後周天元帝令宮人黃眉翠靨其風流於後世按梁簡文帝詩同安暫重影

作類問黃當時已百之矣然不知起自何代也西陽雜俎曰如射弓者謂之黃髮魏武上雜物疏曰鏡臺出魏

之形同似月也爾雅曰暹宮中有純銀卷帶鏡臺一枚能橫卻月巧挂迴風即月

風爲旋郭注云旋風也謝朓詠鏡臺詩曰對鏡鏡乃照膽照心難逢難值西京雜記曰咸陽

高尺九寸表裏有明人直來照之影則倒見以手捫心而來則見腸胃五臟歷然無蔽人有疾病在內

則掩心而照之明知病之所在又女子有邪心則膽張心動秦始皇嘗以照宮人膽張心動者則殺之

年之古字郭中記曰石虎宮中鏡有徑三尺者下有純金蟠龍飾大戴禮曰武王踐山雞看而獨舞海鳥見而孤鳴

劉敬叔異苑曰山雞愛其毛羽映水則盛魏武時南方獻之公子蒼舒令置大鏡其前雞鑿形而舞不知止意乏死韋仲將爲之賦其

車國語曰海鳥委居范泰詩云昔鬪寶王得鸞鳥甚愛之欲其鳴而不得夫人曰聞鳥得類而後鳴何不懸鏡以照之玉從其

言鸞觀影而鳴一奮而經按鸞鳥似鳳安居臨水則池中月出照日則壁上菱生飛燕外傳曰昭儀上姊三十

亦似鳳故載文仲祀之今云海鳥而鸞矣六事有七富菱花鏡一暫設粧

齋還抽鏡屢競學生情爭憐今世鬢齊故略眉平猶剝廣雅曰其上連髮曰鬢剝眉飛花埽子次第須安博

者謂波去眉毛以畫代之也

賦

五七

緣切音專字或作飄。賦之屬。詩所謂中唐有賦是也。飛花墜子謂花墜也。

朱開錦躡。黛麝油檀。左傳宣十二年杜注云。斥侯踰伏。歸從照反。疏云。踰。行也。朱母色。謂躡行之處。用錦繡爲之。有丹色也。譯名曰。黛代也。滅眉毛去之。

脂和甲煎。澤漬香蘭。裴啓語林曰。石崇廁。常有十餘侍婢列。皆住。既。藻飾。置甲煎。沉香。無不異備。唐陳藏器曰。甲煎以諸藥及美果花燒灰和蠟治成。可作口脂。譯名曰。脂。祇者而。

柔滑如紙平也。香澤者人髮。恆枯悴。以此濡澤之也。鹽鐵論曰。毛嫱天下之姸人也。待脂粉香澤而後容。毛詩草木蟲魚。蘭。蘭香草也。其葉似藥草。蘭。但廣而長。節中赤。高四五尺。漢諸池苑及許昌宮中。皆種之。可著粉中。神女賦曰。沐蘭澤。含芳芳。枚乘七發曰。被蘭澤。張銑曰。蘭澤。以蘭漬膏者也。單髻髻之長短。度安花之相去。說文曰。髻。總髮也。聲古。諸切。髮。頓髮也。聲必。切。音美。女對鏡插花。單度其髻髮之長短也。懸媚子於髮頭。

拭釵梁於粉絮。西京雜記曰。武帝過李夫人。就取簪搔頭。自此後宮人搔頭皆用玉。倍貴焉。粉絮。即俗粉撲。用綿爲之也。昔釵梁用粉絮。其色光明也。梳頭新罷。照著衣。還從粧處。

取將歸。暫看絃繫。懸知纈縵。衫正身長。裙斜假樣。真成倚鏡。特相宜。不能片時。藏匣裏。暫出園中也。自隨。

鴛鴦賦

崔豹古今注曰。鴛鴦。鸞類也。雌雄未常相離。人得其一。思而死。故謂之匹鳥。梁簡文帝元帝集中。並有鴛鴦賦。

虞姬小來事魏王，自有歌聲足繞梁。何曾織錦未肯挑桑，終歸薄命著罷空牀。

魏志曰：初明帝為王，始納虞氏為妃。帝即位，虞氏不得立。

為后，太皇太后后慰勉焉。虞氏曰：曹氏自好立，未有能以義舉者也。然后職內事，君外聽政，其道相由而成，苟不能以善始，未有能令終者也。殆必由此亡國。要祀矣。虞氏遂縊。還鄴宮，列子曰：韓娥歌音繞梁，古詩有妾薄命篇。又曰：空牀難獨守。

之相學，還歌眼而淚落。

言空牀獨守之時，見南陽漬粉不復看。京兆新眉遂懶約。

漢書曰：蕭何薨，高后乃封何夫人同為鄴侯。師古曰：鄴，南陽縣。

也。王昭南雍州記曰：粉水，蕭何夫人漬粉處也。

况復雙心並翼，馴狎池籠，浮波弄影，刷羽乘風。

沈約詩曰：刷羽同搖漾，汗刷理也。

飛簷瓦，全開魏宮。

魏志：文帝開魏宮，吾夢殿屋兩瓦墮地，化為鸞。

俱棲梓樹，堪是韓馮。

搜神記曰：韓憑妻何氏美，宋康王奪之，妻密遺書曰：其雨淫。

淫，河大水深，日出當心。王得其書，以示左右。蘇實對曰：其雨淫淫，愁且思也。河大水深，不得往來也。日出當心，心有死志也。俄而憑乃自殺。其妻陰腐其衣。王與之登臺，遂自投臺。左右贊之衣，不中手而死。遺書於帶曰：王利其生，妾利其死。願以屍骨，賜憑合葬。王怒弗聽。使里人埋之。冢相望也。王曰：爾夫婦相愛不已，若能使冢合，則吾弗阻也。宿昔之間，便有大梓木，生於二冢之端，旬而大盈抱，屈體相就，根交於下，枝錯於上。又有鸞鸞雌雄各一，恆棲樹上，晨夕不去。交頤悲鳴，音聲感人。宋人哀之，遂號其木曰相思樹。相思之名起於此也。南人謂此禽曰韓憑夫婦之精魂。今睢陽有韓憑城，其歌謠至今猶存。

牀之難守。

世說曰：韓壽美姿容，貴克辟以為掾。克每聚會，賣女於青瑣中，看見壽悅之，恆懷存想。後於吟詠，後婢往壽家，具述如此。并言女光麗，壽聞之心動，遂請婢潛修音問，及期往宿。壽躡捷絕人，踰牆而入。家中莫知，自是克覺女盛，自拂拭榻。

賦



悅有異於常。後會諸吏。聞壽有奇香之氣。是外國所貢。一著人。則歷月不覺。克計武帝惟賜已。及陳壽。餘家疑此香。疑古與女通。而垣  
 將重密。門閤念峻。何由得爾。乃託言有盜。令人修橋。使反口。其餘無異。惟東北角。如有人跡。而牆高非人所踰。克乃取女左右婢。老問  
 卽以狀對。克秘之。以女妻壽。劉孝標注云。韓子謂韓通者。乃是陳壽女。卽以妻壽。未婚而女亡。因娶賈氏。故世因隱是克女。又世說  
 云。溫嬌在姑劉氏女美。托嬌寬培。嬌密有白婚意。答曰。佳婿難得。看得如嬌比何如。姑曰。何希汝比也。後少日。嬌報云。已覺得培處。曰  
 下玉鏡臺一枚。姑大喜。既婚交禮。女大笑曰。我固疑  
 是老奴。玉鏡臺嬌爲劉越石。史北征劉聰所得。

蕩子賦

陳思王詩曰。借問歡者誰。云是蕩子妻。君行十  
 餘年。孤妾常獨棲。故作蕩子賦。乃離別之辭也。

蕩子辛苦逐征行。直守長城千里城。

史記曰。秦并天下。乃使恬蒙將三  
 上萬衆。北逐戎翟。收河南塞。長城。

隴水恆冰合。關山唯月明。

一作唯明月。秦  
 州記。隴頭飛

頭流水。分流四下。念我行役。  
 飄然曠野。樂府有度關山曲。

况復空牀起怨。倡婦生離。

古詩曰。昔爲倡家女。今爲蕩子婦。蕩子行不歸。空牀難獨  
 守。漢書曰。孝武李夫人。本以倡進。師古曰。倡。樂人音昌。

紗隱獨

掩羅帳。長垂。鮑照詩曰。羅  
 帳卷舒。

新箏不弄。長笛羞吹。當年桂苑。昔日蘭閨。

謝莊月賦曰。乃語蘭路。煎桂苑。  
 劉逵京都賦注曰。苑。桂林苑。

羅敷總髮。弄

玉初并。樂府曰。羅敷採桑。爲使君所邀。羅敷盛誇其夫。以拒之。列仙傳曰。  
 秦穆公有女。字弄玉。劉熙釋名曰。箏。擊也。所以繫冠。使不墜也。

新歌子夜。舊舞前溪。

晉書樂志曰。子夜歌者。女子  
 名子夜。造此聲。孝武太元中。

瑯邪王軻之家，有鬼歌子夜，則子夜是此時人也。前溪歌者，晉車騎將軍沈玩所製。寰宇記云：前溪在烏程縣東，入太湖，謂之風渚。夾溪悉生箭筈，車騎將軍沈玩家於此。

別後關情無復情，益前明鏡不須

明。徐幹詩云：白君之出矣，明鏡不復給。合歡無信寄，迴紋織未成。

古詩曰：客從遠方來，遺我一端綺。相去萬餘里，故人心尚爾。空采雙鸞鏡，裁爲合歡被。蘇機圖詩序曰：前秦苻堅時，秦州刺史竇滔妻蘇氏名蕙，字若蘭。

年十六，歸於竇氏，酒甚敬之。然蘇氏性近於急，頗傷妒嫉。滔有寵姬趙陽臺，歌舞之妙，無出其右。滔置之別所，蘇氏知之，求而獲焉，累加捶辱，滔深以爲憾。滔將鎮襄陽，邀蘇氏同往。蘇氏忿之，不與偕行，乃攜陽臺之任，絕蘇氏音問。蘇氏悔恨自傷，因織錦爲迴文，五字相宣，瑩心輝目，縱廣八尺。題詩二百餘首，計八百餘字，縱橫反覆，皆爲文章，名曰蘇機圖。遂發蒼頭，齋至襄陽，滔覽之，感其妙絕，因送陽臺之關中，而具甲盛禮，迎蘇氏歸於漢南，恩好愈重。

游塵滿牀不用拂，細草

隨意生。劉琨擬行行重行行云：流塵集庭中，綠草滋寒壑。崔豹言今注云：空室無人行，則生苔蘚，或青或紫，一名綠錢。

前日漢使著草臺，聞道夫婿定應迴。

漢使即京兆尹張敞，漢書所謂張敞爲婦

畫眉，長安中傳張京兆眉嬋是也。又云：張敞走馬章臺街。

手巾還欲燥，愁眉卽刺開。逆想行人至，迎前含笑來。

秦嘉婦與嘉書云：今春越布手巾一枚，漢名臣奏云：王莽斥出王闔，太后

樓之，闔伏泣。又贊：太后親自手中，拭闔泣。後漢書梁冀傳云：梁冀孫孫吉，作愁眉啼，言閨中思婦，念夫婿將歸，轉憂成喜也。



# 庾子山集卷之二

錢唐倪璠魯玉註釋

## 賦

### 哀江南賦 并序

哀江南賦者，哀梁亡也。本傳：信雖位君，通顯常作，那關之思，乃作哀江南賦，以致其意。宋玉招魂曰：魂兮歸來，哀江南。宋玉戰國時楚人。梁武帝都建鄴，元帝都江陵，二都本戰國楚地，故云。舊本序列諸篇，哀江南賦在耶竹杖賦之後，今爲詮解，其文繁多，特爲一卷。

粵以戊辰之年，建亥之月，大盜移國，金陵瓦解。

南史：梁武帝紀：太清二年八月戊戌，侯景舉兵反。十月，侯景發，遣進攻陷歷陽。己酉，景自橫江濟采石。辛亥，至建鄴。是太清二年歲在戊辰。

十月爲建亥之月，侯景兵至京城也。爾雅釋詁：粵，於爰，曰也。疏云：謂謂辭發端也。大盜，謂侯景也。後漢光武贊：失政中微，大盜移國。江表傳：張紇謂孫權曰：林陵，楚武王所置，名爲金陵。昔秦昭皇東巡會稽，經此縣，望氣者云：金陵地形，有王者都邑之氣。故掘斷連岡，改名林陵。今處所具存矣。漢書：餘樂土，謂安土。余乃竄身荒谷，公私塗炭。諺文：竄，匿也。杜預左傳注：荒谷，楚地。本傳：侯景至，信以衆先退，嬰城陷後，信奔江陵。是竄身荒谷也。

賦

商書有夏昏德民墜塗炭孔傳曰若陷泥塗火無救之者言已去後公室私門俱遭其塗炭也。華陽奔命有去無歸。梁元帝承聖三年信使於西魏是年冬江陵陷遂留北

也常嗣著華陽國志西魏部長安城固西都漢之西部在於雍州實曰長安雍州在華山之陰矣左傳是申公巫臣遺二子書曰余必使爾罷於奔命以死子重子反於是乎。歲七奔命。中興道銷窮於甲戌。言元帝江陵之敗也。

南史元帝紀承聖三年魏使子謹來政冬十月魏軍至竟陽梁王督率眾會之十一月魏軍至柵下帝見魏人戰帝是年歲在甲戌按元帝承制江陵尅平侯景既雪讎恥且應天人啓中興之業江陵之陷是中興道銷窮於甲戌之年也。二日哭

於都亭二年囚於別館。晉書羅憲傳魏之伐蜀憲守永安城及成都敗知劉禪降乃率所部臨於都亭三日左傳國人臨守

囚之言江陵之陷已時奉使長安爲魏所執遙臨國亡矣。天道周星物極不反。左氏傳曰十二年是謂終一星終也杜注歲星十二歲而一周天正義曰直言一星終知是歲星者以古今歷書推步五星會水日行一度土三百七

十七日行星十二度火七百八十日行星四百一十五度木三百九十八日行星三十三度十二終故知是歲星歲星天之貴神所在必昌按左傳歲在鶡火而陳滅析木之津又將復由蔡丙復在豕章楚丙復在大梁越得歲而吳伐之不及四十年越遂有吳皆

云天之道也是周星之時物極必反也。梁元帝江陵敗後竟不能復故下云但有身世王室之悲。傅燮之但悲身世無處求也史記春申君曰臣聞物至則反冬夏是也正義曰至極也極則反也冬至陰之極夏至陽之極。傅燮之但悲身世無處求

生。後漢書傅燮字南容北地靈州人也爲漢陽太守賊王國韓遂等並圍漢陽城中兵少糧盡燮猶固守子幹年十三從在官舍諫曰國家昏亂遂令大人不容於朝今天下已叛而兵不足自守鄉里羌胡先佩恩德欲令棄郡而歸徐平鄉里率厲義徒見有道

而輔之以濟天下言未終燮慨然呼子幹曰別成汝知吾必死邪蓋聖達節次守節世亂不能養浩然之志食祿又欲避其難乎吾行何之必死於此幹啜咽不能復言左右皆泣下遂降左右並兵臨陣戰沒燮曰壯節侯。袁安之每念王

室自然流涕。後漢書袁安字邵公汝南汝陽人也安爲司徒以天子幼弱外戚擅權每朝會進見及與公輔言國家事未嘗不感鳴流涕 告桓君山之志事。一作杜元凱之平生並

有著書。威能自序。後漢書桓譚字君山著書十九篇譚曰新論管書杜預字元凱晉春秋經傳集解杜預自序曰少而好學在官則觀於吏治在家則滋味典籍 潘岳之文采始述家風。世岳

非家風詩管書潘岳字陸機之辭賦先陳世德。陸機集有祖德述先賦又賦云詠世德之峻烈管書陸機字士 信年始謝吳郡人也祖遜娶丞相抗吳大司馬世爲將相有大勳於江表

二毛即逢喪亂貌是一作狼狽。流離至於暮齒。左氏傳曰不爲二毛杜預注二毛頭自有二色潘岳秋興賦序今春秋三十

有六左傳以是鏡諸孤詩鄆風云流離之子毛靡遺離鳥也少好鳥始向倫樂終以微羽云衛之諸臣初有小善終無成功似說

離也陸機云流離鬚也自關西謂鬚爲流離漢書師古注流離謂亡其居處也子由年出使館首不歸是賦暮年所作雖位望通顯

常有鄉關之思故云流離至暮齒也。作狼狽孔道子孔子曰吾於狼狽見聖人之志。尚悅漢紀論曰周勃狼

狽失據地然因執西陽雜俎狼狽是兩物狼前足絕短尾行爲兩狼失狼則不能動故言世事非者稱狼狽。燕歌遠別悲不

自勝。魏文帝有燕歌行北史王褒傳曰褒作燕歌妙書寒老苦寒之口元帝及諸文士和之而譏爲悽切及江陵爲魏師所破元帝出降方駿子由第中亦有此作 楚老相逢泣將何及。徐州先賢傳曰楚

謝靈運爲廬陵王策下作曰延州許楚老恻心惜蘭芳解劍意何及撫墳徒自傷楚老弔離世謂漢華勝者也子由本國江陵世居楚

賦

所逼何異王莽時故引此事深。畏南山之雨忽踐秦庭讓東海之濱遂餐周粟。列女傳陶答子妻曰妾聞南山有玄

楚華傷其身事二姓絕紀唐矣。等其毛而或文章故藏而遠害淮南子曰申包胥累幽重貳七日七夜至於秦庭以見秦王曰使下臣告急秦上乃發軍擊吳吳大破

之以存楚國元帝都江陵本楚地西魏都長安故曰秦庭信之至秦亦欲存楚也又按漢書孫會宗書田彼南山芟竅曰山高而在陽

人非之章也或其時迫於君命不敢不行以南山喻君所未詳交或云畏南山之雨是蹇叔進子事按左傳殺有二陸南陸夏后皇之

葉北陸文王之所避風雨不得云南山之雨也讓東海之濱者蓋指魏周顛受也史記田大公和遷齊康公於海上云讓者微詞也遂

餐周粟者字又其國號曰周故假夷齊周粟爲比言元帝畏秦兵之下使已聘魏忽踐秦庭也及江陵既陷身留長安見周受魏禮遂

終仕於周也又史記伯夷自海濱來歸之正義曰伯夷孤竹國在平州濱東海也夷齊始爲讓國而逃其後不食周粟似是一事然於

子山不類按之上句不得引東海周粟爲一事也。下亭漂泊高橋作羈旅後漢高陽孔嵩辟公府之京師道宿下亭盜共竊其馬漂泊流寓

傾日羈寄。楚歌非取樂之方魯酒無忘憂之用。漢書戚夫人溺泣上曰爲我楚舞吾爲若楚歌曰鴻鵠高飛一舉千里

也旅客也。厚楚之王酒更求酒於趙趙弗與更怒乃以糟厚酒易魯薄酒奏之楚王以糟酒薄故固出郭也漢書東方朔曰銷憂者莫若酒

爲此賦聊以記言不無危苦之辭惟以悲哀爲主。漢書藝文志古之王者世有史官左史記言右史記事此賦記梁朝

琴賦序稱其材幹則以危苦爲甘暮途遠一作人間何世。吳越春秋子胥謝申包胥曰吾日暮途遠吾故倒行而逆施之又漢

上賦中言世則危苦爲甘暮途遠一作人間何世。吳越春秋子胥謝申包胥曰吾日暮途遠吾故倒行而逆施之又漢

能爲也已。以下復厚自梁至魏。哀建鄴江陵之亡故作此賦。

### 將軍一去大樹飄零

後漢馮異傳：每所止舍，諸將並坐論功，異常獨屏樹下。故軍中號大樹將軍。將軍一去，大樹飄零者，言已率宮中文武千餘人，營於朱雀航，及已退。

爲侯景所據。是壯士不還，寒風蕭瑟，其飄零者也。

### 壯士不還，寒風蕭瑟

戰國策：荆軻爲燕太子丹報讎，去秦易水，太子送之，宋意爲擊筑，軻援劍，辭曰：風蕭蕭兮，易水寒，壯士一去不復還。其精誠感天，白虹貫日。後指秦王，懷中劍，柱身死於秦宮。楚

辭：宋王曰：蕭瑟兮草木搖落，而變衰。壯士不還者，言已出使西魏，如荆軻之不歸也。

### 荆壁睨柱，受連城而見欺

史記：荀息之璧，秦昭王聞之，使人遺趙王書，願以十五城易璧。趙王遂使蔣相如入秦，秦王卒

奪見相如，相如奉璧秦王，相如視秦王無意償趙城，乃前曰：璧有瑕，請指之。王授相如，相如持璧倚柱，怒髮上衝，冠目眦盡下血。意憤趙城邑，故臣復取璧。天下必欲殺臣，臣死，璧歸秦，臣死，璧歸秦。乃謝相如，言聘於西魏，爲魏所欺也。

書橫階，捧珠盤而不定。

史記：平原君待客，平原君與楚合從，且中不決，毛遂按劍歷階而上，責楚王曰：唯唯，遂曰：從定乎？王曰：定矣。毛遂捧銅盤而跪進之，楚王遂定從，從而歸。左氏傳曰：晉士莊子爲載書，柱注載書，盟府周禮玉

府者，合諸侯，開供珠繁玉，數珠注珠繁，以珠飾繁。所以盛牛耳，言出份之後，反遭魏兵，是從不定也。

### 鍾儀君子，入就南冠之囚

左傳：成七年，楚子重伐鄭，鄭人囚鄭公鍾儀，獻諸軍府。見鍾儀，問之曰：南冠而縶者誰也？有司對曰：鄭人，南冠也。使稅之，召而弔之，再拜稽首，問其族，對曰：吾人也。使與之琴，操南音。范文子曰：楚囚君子也，重爲之禮，使歸求成，言已本楚人，今來秦地，若南冠之囚矣。

季孫行人，留守西河之節。

左傳：昭十三年，盟於平丘，晉人執季孫叔魚，曰：節也。聞諸吏將爲子除節於西河，言已遂留於長安也。

申包胥如秦，乞師立，依於庭牆而哭，日夜不絕聲，勺飲不入，口七日，秦哀公爲之賦：無衣九頓，首而坐，秦師乃出。

### 申包胥之頓地，碎之以首

左傳：定四年，吳伐楚，戰於柏舉，楚師敗績，五戰及郢，昭王奔隨。

蔡威公之淚盡，加之以血。

劉向說苑：蔡威公閉門而泣，三日二夜，泣盡而繼之以血，曰：吾國且亡，言使魏



之後江陵遭兵革之患已無以求救也。  
**釣臺移柳非玉關之可望。**  
未詳按漢書龍勒有玉門關又酒泉郡有玉門關云漢罷玉門屯徒其人於此班超所謂但願生入玉門關者也又按吳志孫權於武昌臨

釣臺飲酒大歡晉陽秋陶侃鎮武昌嘗課諸營種柳又侃嘗整陣於釣臺楊柳歌亦云武昌城下誰見移非玉關之可望者大約言征夫遠戍故鄉園柳不能復見也子山羈絆長安不勝玉關之情矣武昌本漢之鄂縣屬江夏曾為鄂州別駕論水戰事為武帝所賞或

是道念在鄂州時不可復得也一作移柳古今注移柳亦曰蒲柳爾雅楊蒲柳郭云可以為箭釣臺移柳非遠戍玉關者能望猶華亭

喚鶴非敗於河橋者可聞引古白喻或是兩說未必一如陸機故事武昌有釣臺陶侃之鎮武昌屢植盜植官柳又子山作歌有武昌

移柳之文武昌華亭鶴喚豈河橋之可聞世說陸平原河橋敗為盧志所殺被誅臨刑嘆曰欲聞華亭鶴喚可復得乎注

釣臺豈其是耶八王故事曰華亭吳山至縣郊外野有清泉茂林陸機兄弟共遊於此十餘年

**策以天下為三分衆纔一旅。**  
吳志孫策字伯符吳郡富春人其父擊犛能載母就吳某因緣召募得數百人從袁術衛其堅部曲還策遂平定江東權稱尊號追諡策曰長沙桓王亮遜傳昔桓王創基兵不一旅而開創

大業左氏傳曰夏少康逃奔有虞有田一成有衆旅復禹之績杜預云五百人為旅三分魏蜀吳也項籍用江東之子弟人惟八千漢書項籍字羽下相人也籍斬會稽假

舉吳中兵使人取下縣得精兵八千人及遂乃分裂山河宰割天下通奏論曰宰割天下分裂山河豈有百萬義師一朝卷甲度夷

斬伐如草木焉音孫策以一旅之衆項籍用八千之人遂成吳楚而梁朝百萬之師竟無所用傷建業亦以悼江陵也南史侯景

城走謝禧亦棄白下城走援兵至北岸號百萬後皆走侯景餘景管成請將曰破柵平城當淨殺之令天下知我威名故諸將戰勝專

以禁功為事斬受人如草芥江陵之敗王潛歸未至四圍皆已平于謹入江陵胡濟帖等戰死侯景等殺男女數萬日分為奴婦弱

與禁功為事斬受人如草芥江陵之敗王潛歸未至四圍皆已平于謹入江陵胡濟帖等戰死侯景等殺男女數萬日分為奴婦弱

與禁功為事斬受人如草芥江陵之敗王潛歸未至四圍皆已平于謹入江陵胡濟帖等戰死侯景等殺男女數萬日分為奴婦弱

小者皆殺之。是前後三敗。殊戮無餘矣。左傳曰：如農夫之務去草焉。芟夷蕪蕪之月。令虞人入山行水。毋有斬伐。江淮無涯岸之阻。亭壁無藩籬之固。亭城之陷。莊鐵導景至江。王質無故自退。而後景濟。

自采石矣。江陵之敗。會肅營於襄陽。禦宗均於武寧。而子謐遂隔城下矣。言其失之易也。說文：江水出蜀滄氏。徼外岷山。入海。淮水出南。平氏。桐柏。天復山。東南入海。涯水邊也。爾雅：郭璞注云：兩崖高者為岸。滄官儀曰：十里一亭。亭長持三尺版。以劾賊。索繩以收執。

賊。又曰：亭長課激。巡尉遊激。亭長皆督。設備五兵。風俗通曰：滄家因秦。大率十里一亭。亭留也。蓋行旅宿會之所。頭會箕歛者。合節亭說。文壁垣也。杜預左傳注：壁。司徒主墼壁者。過秦論下篇云：會無藩籬之觀。言梁朝失國之易。不備不虞也。頭會箕歛者。合

從締交。史記：陳餘傳。頭會箕歛。以供軍費。漢書音義曰：家家。人頭數出穀。以箕歛之。過秦論。合從締交。相與為。鋤耨棘矜者。因利乘便。過秦論：鉏耨棘矜。不敵於鉤戟長鎗也。又云：因利乘便。宰割天下。孟康曰：耨。鋤

柄也。爾雅曰：棘。戟也。帥古曰：耨。摩田器也。谷與種同。謂不識之把也。侯景之亂。梁祚漸衰。陳兵日盛。陳霸先其本甚微。卒受梁禪。頭會箕歛。鋤耨棘矜者。言其以布衣起兵也。又霸先之起也。胡穎廣州結託。徐度交阯。委質程靈洗。周鐵武錢道戩。駱又牙等。皆為所用。南

史所云。感會風雲。操自降附者也。將非江表王氣。終於三百年乎。序梁亡。因言江表王氣之盡也。秦時望氣者曰：東望有天。此皆合從締交。因利乘便之事。子氣。其後吳大帝孫權都建業。暗遷都武昌。自黃龍元年。

至天紀四年。凡五十年。中斷。更晉太興元年。歷宋齊梁。至敬帝太平二年。凡二百四十一年。共二百九十二年。云三百。舉其成數也。合陳則三百二十四年。及隋皇一統。江表之王氣。遂終是其驗也。是知并吞六合。不免軼

道之災。過秦論曰：并吞八荒之心。又曰：履至尊而制六合。漢書：沛公至霸上。秦王子嬰素車白馬。繫頸以組。封章帝。懸符節。降和道。師古曰：和音軛。軛道。車在兩成。觀西四里。混。車書無救平陽之禍。史記。

張儀曰：混一諸侯。禮記：車同軌。書同文。晉書：懷帝永嘉五年。劉聰使呼延晏等陷洛陽。遷帝於平陽。遇害。愍帝建興四年。劉曜陷長安。送帝於平陽。亦遇害。言秦城之禍。擬於平陽。江陵當降。符於軛道也。嗚呼。山嶽崩頽。既履危

賦

亡之運。禮記泰山其頽乎國語山崩川竭亡之徵也。春秋迭代必有去故之悲。東京賦春秋改節四時迭代。天意人事可以悽愴

傷心者矣。阮嗣宗時懷詩曰素賢遊商聲悽愴傷我心。況復舟楫路窮星漢非乘槎可上。賈誼治安策曰是猶渡江河亡維楫師古曰楫所以刺船也博物志傳說天河與海通近世有人居

海濱者年年八月有浮槎去來不失期人有奇志立飛閣於槎上多齎糧乘槎而去千餘日中猶觀日月星長自後茫茫忽亦不覺甚夜去十餘日奄至一處有城郭狀屋室甚嚴遙望宮中多織婦見一丈夫牽牛渚飲之牽牛人驚問曰何由至此此人具說來意并問

此是何處答曰君還至蜀郡訪嚴君平則知之竟不上岸因問如期後至蜀問君平曰某年月日有客星犯牽牛宿計年月正是此人到天河時也。風颺道阻蓬萊無可到之期。颺同風也揚雄曰風發揚拂詩颺御覽之

道阻且長蓬萊海上三山名漢書郊祀志自咸寧燕昭使人入海求蓬萊方丈瀛洲此三神山者其傳在渤海中去人不遠登者至者諸仙人及不死之藥皆在焉其物禽獸盡白而黃金銀爲宮闕未至望之如雲及到三神山反居水下臨之患且至則風颺引船而去終莫能至云拾遺記蓬萊山亦名防丘亦名雲東高三萬里廣七萬里水澗有細石如金玉得之不加陶冶自然光淨仙者服之道路窮阻以喻已之窮窮也故下云蓬言歌事矣窮者欲達其言勞者須歌其事晉書

玉得之不加陶冶自然光淨仙者服之道路窮阻以喻已之窮窮也故下云蓬言歌事矣窮者欲達其言勞者須歌其事晉書

下既曰古人不遇則其言達其才韓詩序曰勞者歌事序已作賦之志也陸士衡問而撫掌其生所甘心晉書陸機初入洛擬作三都賦問在太沖作之撫掌大笑

與耳及左賦張平子見而陋之固其宜矣後漢書曰張衡字平子南陽西鄂人也衡父類聚云昔神回觀世祖選都於洛邑懼將必踰溢制度不能遵先聖之正法也故假西都實盛稱長安得制有隱洛邑

之議而爲東都主人折禮衷以答之張平子薄而陋之故更造焉

我之掌庾承周以世功而爲族經邦佐漢用論道而當官

言已系出庾氏其先以掌庾得姓渡世而後官族可得而殺也左傳昭十二年曰獻太子之傅庾皮之子過杜預注

庾過劉獻公太子之傅衆仲曰官有世功則有官族是庾氏得姓之先爲周掌庾大夫也周書曰茲維三公論道經邦庾氏在漢固無三公惟後漢隱居庾乘子孫爲郡陸著姓餘則無聞平準書曰漢興七十餘年之間都鄙慶庾皆滿居官者以爲姓號如淳曰倉氏庾氏是也按周禮有坐論作行食貨爲經邦大政官官謂居官受職稟高華之玉石潤河洛之波瀾敘穎川郡陸之地也言庚氏在漢晉時世居於此代左傳云當官而行言論道而此居其職在漢世有此倉庚之姓也

有名人是其偏鍾河洛之靈特稟高華之玉石也郡國志鄆陵與陽城俱屬穎川郡陽城有嵩高山爾雅曰嵩高爲中嶽又云河南華山禮賦方岳河南曰豫州其山鎮曰華山故云稟高華之玉石也按郡國志穎川在河南洛陽東南五百里庾亮諫中書令表亦稱中河有郭以穎川也洛陽洛陽爲中州也云潤河洛之波瀾者河謂黃河也爾雅河水出崑崙謂古曰洛崑崙山入河爾雅釋水云大波曰瀾

居負洛而重世也臨河而宴

安言庾氏本鄆陵人再世之後分徙新野故又爲南陽新野人也云負洛者按郡國志穎川在洛陽東南五百里洛陽在北故云負洛又南陽都在洛陽南七百里李庚云南陽都秦京之南漢衡南郡賦云陪京之南謂南陽也京謂洛陽也是亦負洛然荀爽矣

言在穎川郡陸其居負洛重世之後已居新野又臨河也臨河謂臨清水也酈元水經注清水又南入新野縣知此新野已居臨清水也水經注又云有樊氏陵在西北十里南北五里亦謂之凡亭陵陵東有樊氏故宅樊氏既滅庾氏取其陵故諺曰陵汪汪下田具樊子樊美庾公昌後漢書樊安傳注章懷太子引此云在今鄧州新野縣之西南是庾氏世爲南陽大姓矣又按山東庾某之隱逸傳庾說及子山之先祖皆稱新野人庾悅孝義傳庾道愍隱逸傳庾承先皆稱鄆陵人其餘不可殫述是庾氏之族或居新野或仍居鄆陵者也史記春申君上書云王無重世之德索隱曰重世猶再世也宴安見左傳閔元年管敬仲之言

逮永嘉之艱虞始中原之乏主

晉書懷帝改元永嘉永嘉之後懷愍遇害劉聰劉曜相繼作亂故云中原乏主

賦

枕倚於牆壁。路交橫於豺虎。

漢後書。獻帝遷洛陽。披荆棘。倚牆壁。問漢書。張耳陳餘。述曰。據國爭權。還爲豺虎。

值五馬之南奔。逢三星之東聚。

晉書五行志曰。晉惠

帝太安中。童謠云。五馬浮渡江。一馬化爲龍。其後中原大亂。宗藩多絕。惟鄆郡汝南西陽南頓彭城。同至江東。而元帝嗣統。交天文志。永嘉六年。癸感歲星太白聚牛女之間。占曰。牛女婚分。是後兩都傾覆。而元帝中興揚土。

彼凌江而建國。

始播遷於五祖。

凌江建國。謂晉元帝徙都建康也。吾祖謂酒也。晉書。元帝紀云。愍帝崩。問至建康。百僚勸進。即位。北史。庾季才傳。酒隨晉元帝過江。官至散騎常侍。宇文適序。酒信八世祖也。以上序西晉之亂。元帝渡江。八世祖。酒始徙居江陵。

也。盧其齡劉琨書云。

王室喪師。私門播遷。分南陽而賜田。裂東嶽而胙十。

謂酒封逢昌侯也。左傳。僖二十五年。晉侯朝王。與之陽樊溫原。釐茅之田。晉侯是始啓南陽。爾雅曰。泰山爲東嶽。按春秋。昉田。泰山湯沐邑也。

左傳。衆仲曰。胙之士而命之氏。

誅茅宋王之宅。穿徑臨江之府。

洛陽故事曰。庾信因侯景亂。自建康。還歸江陵。居宋王故宅。它在城北三里。故實江南賦云。後村甫詩。曾聞宋玉宅。每欲到荆州。李商隱詩。可憐留著臨

江宅。異代應教。庾信居。是其證矣。按庾氏本新野人。今賦所云。自酒徙居江陵。即是宋玉舊宅。非信始居也。北史。酒過江。家南郡江陵縣。是也。屈原卜居曰。寧誅勳草茅。以力耕乎。漢書曰。立共放爲臨江王。都江陵。

水木交連。山川崩

竭。

水木交連者。謂宋以水德王。齊以木德王也。南史。齊高帝紀曰。宋。水德也。義熙元年。宋武帝王業之始。至齊受命七十年。孔子河洛讖曰。竭河梁。塞龍泉。消除水災。泄山川。水卽宋也。宋氏爲災。故曰水災。沈約曰。水德方衰。阮孝緒傳曰。齊爲木行國。語伯陽

甫曰。夫國必依山川。山川崩竭。亡之徵也。

家有直道。人多全節。訓子見於純深。事君彰於義烈。

南史。庾易傳云。祖政。巴郡太守。父道季。安西參軍。易信之祖也。言自遠祖。酒歷世至

於高賢。當此宋齊興亡之際。庾家多有直道全節之人也。訓子事君。言其世以忠孝相傳。

新野有生祠之廟。河南有胡書之碣。

按祖酒已徙江陵。尋新野河南者。以始祖自鄆陵。徙居新野。又自新野徙居江

陸今從江陵上邇新野鄧陵歷教庾氏世有生祠碑碣也鄧陵故鄆地在河南豫州之境故云河南也邇雖徙居江陵史傳於其後猶曰新野人稱其本也胡書料斗文也任昉述異記伏滔銘曰胡書龜曆之文况乃少微真人天山

逸民謂信祖庾易也南史曰庾易字幼簡新野人也徙居江陵易志性情靜不交外物齊臨川王長鸞之簡老百斛辭不受建武三年詔徵為司空主簿不就卒天官書曰廷滂西有隋星五曰少微士大夫索隱曰春秋合誠圖云少微處上位又天官占云一

名處七星也易天山遯後漢階庭空谷四卷蒲輪南史劉虬傳云永明三年刺史廬陵王子綰表劉虬及同郡宗測宗尚之庾書有瑰民傳逸民本出論語易劉昭五人請加蒲車束帛之命詔徵之是當時曾以蒲輪徵易也詩曰皎皎白駒在彼空谷疏云以賢者隱居必當潛處山谷也漢書武帝紀移談講樹就簡書筠有盛柳樹恆居其下親舊以雜酒往

曰遣使者安車蒲輪束帛加璧徵魯申公師古曰蒲塞輪取其安也移談講樹就簡書筠有盛柳樹恆居其下親舊以雜酒往與談清談而已釋器云節謂之筆郭璞云今簡札也說文云簡牒也蔡邕獨斷曰策降生世德載誕貞臣謂信父眉書也眉父簡也劉向別錄云殺青者直用青竹作簡書禮記云知竹箭之有筠也說文筠竹皮

故以貞臣稱之言其秉忠貞之性也詩文詞高於甲觀楷檟盛於漳濱庾眉書傳曰眉書字慎之八歲能賦詩初為晉安王云世德作求西征賦云貞臣見於國危國常侍在雍州與劉孝威等十人抄撰衆籍豐其果

饌號高齊學士王為太子兼東宮通事舍人後為安西王中錄事諸議參軍太子率更令中庶子簡文開文德省置學士眉書父子等並充其選及簡文即位以眉書為度支尚書漢書曰孝成皇帝元帝太子也母曰王皇后元帝在太子宮生甲觀畫堂黃圖曰甲觀

太子宮漢書注云甲乙丙丁之次也文詞高於甲觀者言為東宮通事舍人累官太子率更令中庶子重其文詞也後漢書云天下楷模李元禮漳水名也山海經曰荆山漳水出焉王仲宣四言詩云遷於荆楚在漳之湄說文云漳出南郡臨沮眉書家於江陵又嘗為

湘東王中錄事諸議參軍故云漳濱漳水際也嗟有道而無鳳歎非時而有麟言父為度支尚書時簡文制於賊臣梁之亂世也論語云鳳鳥不至

賦

賦

祥以賜虞人仲尼觀之曰麟也然後取之家語孔  
子涕泣曰麟為明王出非其時見害故傷焉 既姦回之黷逆 作 終不悅於仁人 言父為侯景矯詔所遣又為賊宋子  
仙所逼雖逃奔江陵未幾而卒也

吾憐曰時上流藩鎮並據州拒侯景景矯詔遣厨吾使江州喻當陽公大心大心乃降賊厨吾因逃入東後賊宋子仙破會稽購得厨  
吾欲殺之先謂厨吾聞汝能作高今日可作若能將貸汝命厨吾操筆便成詞采甚美子仙乃釋以為建昌今仍聞道奔江陵歷江州

刺史領義陽太守封武康縣侯卒樂皮器反傳音備大雅蕩云內鑿於中國毛傳云樊怒也不醉而怒曰樊  
西京賦云巨嶽晶嵐以流河曲鑿與晶同字其音備奏姦回謂賊侯景之黨宋子仙也仁人謂父厨吾也 王子濱洛之歲蘭

成射策之年 信自序也劉向列仙傳曰王子喬周靈王太子晉也好吹笙作鳳鳴遊伊洛間竹書紀年云晉平公使叔譽聘於周  
見太子晉與之言五稱前三窮晉平公曰太子行年十五而寡弗能言君請事之濱洛之歲蓋晉十五歲也沈約安

陸王碑云蓋曰王子濱洛之歲實惟時魏侍從之年俱云十五也滕王道序云信年十五侍梁東宮講讀時龜蒙小名錄云闕成信小  
字也又說述信宅詩云闕成追宋玉善宅備詞人謂信字闕成居宋玉故宅也 儒林傳曰武帝立五經博士置博士員設科射

策甲科為郎中乙科為太子舍人丙科補文學掌故滕王道序亦云  
玉射策高等甲科方言晉王子濱洛之歲乃今闕成射策之年也 始合香於建禮仍矯翼於崇賢 謂為尚書郎或輿東宮  
學士也應劭漢官儀曰

檀帝時侍中刁存年老自奏上出雞香與舍之後尚書郎當雞香始於此 尚書典職曰尚書郎晝夜更直於建禮門沈休文詩云晨  
趨遊建禮是也按滕王道序信解褐授安南府參軍 參轉尚書度支郎故云是矣東京賦曰昭仁惠崇賢 陸機詩云猶逢入崇賢注

云崇賢太子門揚雄解嘲曰矯翼屈嗣本傳云累遷尚書度支郎中出為鄂州別駕等兼通直  
散騎常侍賜於東掖蓋為東宮學士言初為抄雜學士在東宮至此謂為東宮學士故云仍也 遊洧雷之講肆 肆 齒明離

之內筵 言在東宮時也易曰洧雷震繫辭云玉器者莫若長子故受之貝夷講肆左傳注音肆尚書曰變命汝典樂教胥子  
易曰明習佐王元辰曲水詩序云入宮闈曰尚書注言太子入學其年六歲矣不以其子之子為之故曰尚書 既傾

蠶而酌海，遂測管而窺天。

東方朔客雜曰：以管窺天，以蠶測海，張宴曰：蠶窺也。

方塘水白，釣渚池間。

劉公幹詩云：方塘含白水，中有鳧。應鮑明遠蕪城賦云：桂林釣渚之節。

戎籍於武帳，聽雅曲於文紘。

說文曰：紘，劍表也。漢書傳曰：上嘗坐武帳，黯前奏事，上不冠，望見黯，避離中，使人可其奏。見禮儀如此。孟康曰：武帳，置五兵於帳中也。隋書樂志曰：梁武帝定國樂，其雅為每取。

詩序云：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風，謂之雅。雅者，正也。梁三朝雅樂歌，有俊雅、風雅、賓雅、介雅、宮雅、諸曲，張揖廣雅曰：序五絃，文王增二絃。

乃解懸而通籍，遂崇文而會武。

漢書：陳湯傳：劉向疏曰：宜以時解懸通籍。

勿治，擊寵爵位，其勳有功。魏志：明帝有能，四年夏四月，置崇文觀，徵善文者，以充之。滕王適序云：又為東宮領直，存宮長馬，兼受節度，益任無文武也。

居窻殺而掌兵，出蘭池而典午。

左氏傳曰：是子與若放氏。

戰於單浮，伯恭射王法，以質箠殺，柱曰：其車無蓋，厚圍邊人，執箠，依轂而立，以御寒暑，名曰箠，蘭池宮名，在渭城，漢書：武帝貴楊僕曰：受詔不至，蘭池宮，蜀志：周曰：典午，忽兮，典午者，謂司馬也。

論兵於江漢之君，挾

玉於西河之主。

江漢，謂元帝之為湘東王時也。湘東，楚地，故云。江漢，西河之上，謂東魏也。東魏都鄴，西河，魏地，滕王道序云：其時江路有賊，梁先使信與湘東王論，此水戰事，離從聞其名德，遂即散奔，深為梁之所賞，是論兵於江漢之君也。

也。又云：兼通直常侍，使於魏主，接對有才辭，還本國，為正員郎。太傅形於東魏，文章辭令，甚為鄴下所稱，是挾玉於西河之主也。左氏傳曰：江漢，唯漳楚之望也。杜預云：四水在楚界，正義曰：土地名。江，經南郡，江夏，弋陽，安豐，漢經襄陽，至江夏安陸縣，入江，儀禮曰：賈人

北面，舉拭圭，鄭康成注曰：實，使者拭，清之也。史記：魏文侯以吳起為西河守，武侯浮西河而下，中流，顧謂吳起曰：美哉，山河之固，此魏國之寶也。知西河為魏地矣。以上歷敘己之在梁時有聲名也。

於時朝野歡娛，池臺鐘鼓。

於時，言梁之承平時也。張協詩：史詩云：昔在西京，朝野多歡娛。左氏傳曰：高臺深池，掩鐘舞女。

里為冠蓋，門成鄒魯。

水經注曰：宜城縣有太山，山下有廟，梁末多士，其中刺史二千石，鄉長數十人，朱軒華蓋，同會於廟下，荆刺



史行部見之雅嘆其盛號曰冠蓋里漢書韋孟傳云自孟至賢五世賢以詩  
教授號稱鄒魯大儒里爲冠蓋言其多富貴也門成鄒魯言其多文學也  
連茂苑於海陵跨橫塘於江浦漢書枚乘上書

如海陵之倉儲治上林苑守禽畜不知其湖之苑吳郡賦云佩長湖之茂苑是也晉灼曰海陵海中島倉也臣瓚曰海陵縣名也有  
吳天倉連茂苑於海陵者以喻天監中立建興苑於秣陵之建興里也又魏郡賦云橫塘查下劉逵曰橫塘在淮水南緣江梁是謂之

橫塘查下在橫塘西臨江自山頭南上十里至查浦橫塘  
於江浦者以喻天監九年緣淮塘之作也事見梁武帝本紀  
東門則鞭石成橋南極則鑄銅爲柱史記秦始皇本紀曰立

秦東門逃異記曰秦始皇作石橫橋於海上欲過海觀日出處有神人驅石去不速神人鞭之皆流血今石橋其色猶赤東門言梁地  
東至於海也廣州記曰馬援到交趾立銅柱爲漢之極界也南史中大同元年交州刺史楊暉起交趾嘉寧城李真京入屠復漏交州

平是梁地南極交趾也隋書地理志曰梁武帝嘗慕秦亂奄有傳吳天監十三年有州三十郡三百五十縣千二百二其後以快說  
類事經略開拓國越克復淮浦平伊瀆破疋柯又以舊州退潤多置楛置大同中州一百七郡縣亦稱於此旣而侯景構禍臺城淪陷

典籍散焉注記無遺郡縣戶口  
橋則園植萬株竹間家封千戶晉蜀漢江陵諸州郡皆爲梁地國之生產富饒也漢書貫殖  
不能詳究建於陳氏十宇編登  
傳曰蜀漢江陵千樹楛渭川千畝竹此其人與千戶侯等

西寶浮玉南琛沒羽  
言外國朝貢之多也按南史武帝天監二年扶南龜茲中天竺國各遣使朝貢三年遣使朝貢有北去竺  
國五年有鄧至國九年有于闐林邑等國十年有宕昌國又婆利國獻金席十一年有高麗國又百濟等

國十三年林邑等國朝貢作浮山堰十四年有鸞鷲狼牙國十五年有河南國十七年有于隴利國普通元年有滑國二年有新羅國  
三年有白題國大通元年有師子等國中大通元年有盤盤國三年有丹丹國五年有波斯等國中大同元年渴盤隨國遣使獻方物

以上皆遣使朝貢諸國或有再至及每歲來朝者今惟紀其國名故不多載說文費會禮也琛寶也類延年譙曲水詩云璇琛越水最  
費論璋玉子年拾遺記曰西海之西有浮玉山竹書紀年曰莫時僬僥氏貢沒羽南史四夷傳曰自晉氏南度介居江左北蓋西裔隔

礙莫通至於南徵東邊界壤所接泊宋元嘉撫運受命干戈象浦之絕威震冥海於是觀許相像無紀茂時以泊音梁賦  
賁有序及候景之亂邊鄙日蹙陳氏革命哀微已甚故西晉南探無聞竹素此徵梁朝全盛之時所以萬方貢賦不絕也

吳欽越

吟荆豔楚舞吳越荆楚言染地言其太平作此歌舞也吳都賦云荆豔楚舞吳欽越吟是辭曰吳欽楚舞豔  
樓賦曰莊舄顯而越吟顏延年侍遊南園後湖詩云江山正荆豔曹植妾池命行曰春豔舞

草木之遇陽春

魚一作蛟能之逢風一作雨  
晉書人民之歡悅也晉書文帝詔曰方春和時草木羣生之物皆有自樂書詩云陽春布德澤千

雲

雨

寶晉紀總論曰悅而歸之如魚龍之趣淵澤也樂動聲信曰風雨動魚龍仁義動君子一作蛟龍能

南子曰蛟龍伏於川人不見其飛舉而能高者風雨舉之也

五十年中江表無清世

南史羊侃曰是時梁興四十七年境內無事公卿在位及闕里上大夫莫見兵甲云五十年者舉成數也

王欽爲和親

之侯班超爲定遠之使

此下言南北通好不事甲兵安納使將候景於召陵也按南史梁太通六年魏始分爲兩大同二年魏東魏政景始遣蕭門北征及東魏魏和而侯景舉兵反對王欽和親班超定遠言與東魏通好之時也班書曰長水校尉王欽

使匈奴告單于又曰須卜當即王昭君女伊素居次云之培也云常與中國和親當遂詢戚和親大魏元年當遣人告塞吏曰欽見和

親侯和親侯王欽者王昭君兒子也中書都尉以聞景遣使後漢書曰班超字仲升扶風平陵人超使西域通三十六國封定遠侯

馬武無節於甲兵馬唐不論於將帥

按武帝天監後每聚軍使及與分

東西東魏通和而西魏邊警無聞是以莫見兵革也後漢書曰光武時馬武上言欲擊匈奴帝不許自是諸將莫敢言兵事漢書匈奴傳雙曰文帝中聚天下精兵於廣武顯問馮異與論將帥

豈知山嶽闌然江湖潏潏

漁陽有關左戍辛離石有將兵都尉

謂梁朝狙於治安禍機潛伏遂有侯景之亂漁陽戍卒者按梁書侯景起家爲北鎮戍兵也離石都尉者時高歡使擁兵十萬專制河南也注見下文譚機豪士賦序曰

一匱之豐積成山嶽詩云百川沸騰漢書師古注曰沸湧出也漢書陳勝傳曰秦二世元年秋七月發閩左戍漁陽九百人黔廣皆爲屯長殺兩尉詳稱公子扶蘇項燕從民望也和右稱大楚自立爲將軍廢爲都尉于資晉紀總論曰彼劉淵者離石之將兵都尉也

天子方刪詩書定禮樂設重雲之講開士林之學天子謂梁武帝也南史所謂留心俎豆忘情于戚溺於釋教弛於刑典履霜弗戒卒致亂亡者也此下皆言梁武帝致敗之故梁武帝紀

帝著毛詩問答尙書大義樂社義等書又天監初何佟之等并撰五禮千餘卷帝稱制斷疑太清元年帝捨身光嚴重雲殿游仙化在昔震動三日乃止又云武帝於重雲殿講說名僧碩學四部聽衆常萬餘人城西又開士林館以延學士朱异與左丞賀琛逐日講武

帝禮記中庸虞嘉傳云武帝於城西置士林館嘉乃制碑奏上帝命勒之於館仍用嘉爲士林學士談劫燼之灰飛萍常星之夜落言其謂情釋教也干寶搜神記曰漢武帝鑿昆明池極深悉是灰墨無復上舉

朝不解以問東方朔朔曰臣愚不足以知之試問西域人帝以朔不知難以移問至後漢明帝時西域道人入來洛陽時有憶方朔者乃試以武帝時灰疉問之道人云經云天地大劫將盡則劫燒此劫燒之餘也乃知朔言有旨春秋莊公七年夏四月辛卯夜恆星

不見左氏傳曰夏恆星不見夜明也杜預曰恆常也謂常見之星漢書劉向上封事諫曰夜常星不見即指是事也太恆星避漢文帝諱故稱常星矣瑞應經曰到四月八日夜明星出佛生右脇墮地即行七步魯莊公七年夜明佛生之日也南史武帝太清元年三月乙巳帝升光嚴講堂師子講金字三慧經捨身夏四月庚寅帝以錢一億萬入贖皇帝菩薩僧衆讚許又侯景傳曰景以太清元年

二月遣其行臺中丁和上表求降初帝以是歲正月乙卯於善殿讀佛經因謂左右黃慧弼曰我昨夢天下太平爾其識之及和至校景實以正月乙卯日定計帝由是納之景之得入亦以佛教也

地平魚齒城危獸角言不能完城郭以爲保守之計也左傳宣十六年楚師伐鄭次於魚陵子庚門於城下而還涉於魚齒之下杜預注云魚陵魚齒山也在南陽

擊縣北呂氏春秋曰臥刁斗於滎陽絆龍媒於平樂言其忘情于戚也漢書曰李廣行無部曲不擊刁斗以自衛孟康曰

猛獸之角能以爲城以銅作雉受一升其炊飯食夜擊持行今在滎陽庫中也龍媒馬也

馬八尺以上爲龍。漢書：天馬獻曰：龍之媒。天馬祿。三輔黃圖曰：漢明帝永平五年，至長安，悉取飛廉、井銅馬，置之西門外，爲平樂館。宰衡以干戈爲兒戲，縉紳以清談爲廟略。謂朱异也。南史自周

捨卒後，异代常機密，其軍旅謀議，方鎮改換，朝議國典，詔書勅書，並典掌之。大同八年，加侍中，异文華敏洽，曲營世譽，在內省十餘年，未嘗被譴。司農卿岐嶺曹謂异曰：今聖上委政於君，安得每事更置，頃者外間殊有異論，异曰：政言我不能諫爭耳，當今天子聖明，書豈敢以其所聞，干忤天聽。及侯景降，謝舉等以爲不可許，异探帝微旨，許曰：侯景分魏國大牛，遠歸聖朝，若不吝受，恐絕後來之望，帝深納异言，又感前夢，遂納之。景謀反，鄒陽王範及羊鴉仁營景有異志，异曰：侯景數百叛，何能爲役，並不奉聞，及景反，蘇威相次啓聞，异尚曰：景必無度，江志，戰至，遂以討异及陸贄爲名，帝將誅之，簡文曰：賊特以异等爲名耳，今日殺异無益，遂足貽笑，乃止。簡文怒亂，四言詩曰：愆彼岐田，嗟斯氛霧，試之不被，害我下民。又製圍城賦，末章云：彼高冠及厚履，並鼎食而垂肥，升紫霄之丹墀，引玉殿之金屏，陳諱謀之啓沃，宣沙制之威威，四鄰以之多端，萬邦貞之未報，開封以何者，訪應鳴之爲誰，並指异及帝登南樓望城，謂异曰：四郊多難，誰之罪，與异流汗，不能對，監官發病，卒又信景傳云：景反，以謂中領軍朱异少府彌徐驗，太子左率陸駿，制局監石珍爲辭，以爲姦臣亂政，漢書曰：王皇后立三月，以禮見高廟，尊父安漢公，號曰宰衡，位在諸侯王上，周亞夫傳：漢文帝曰：向着嶺門，霸上，如兒戲耳，禮記鄭注云：紳帶也，插插也，插笏於紳也，或作結者，淺水言帶之色，言與服志古者貴賤皆執笏，有事則插之於腰帶所

謂摺紳之士者，摺笏而垂紳也，晉書曰：王衍終日清談，石勒王彌寇京師，爲元帥，舉軍爲石勒所破，勒曰：破壞天下，正是君罪，使人夜排牆墮殺之，衍將死，顧而言曰：嗚呼，吾曹不如古人，向若不祖尙浮虛，戮力以匡天下，猶不至今日，淮南子曰：運籌於廟堂之上，決勝千里之外，清談爲廟略者，譏其無濟於政事也。

乘漬，周書水以，周書膠船，馭奔駒以朽索，帝王世紀曰：周昭王德衰，南征濟水，漢船人惡之，以膠船進，王御船至中流，膠船解，王及祭公俱沒於水，左傳昭王之不復，君其問諸水濱，是其事也，夏書曰：子臨兆民，若朽索之馭六馬，孔疏云：馭索馭六馬，索絕馬驚，馬驚則逸言危懼甚也。

小人則將及水火，君子則方成猿鶴，孟子曰：救民於水火之中，

言侯景將至，殘賊小民，若股民之在水火中也。抱樸子曰：周穆王南征，一軍盡化，君子為猿猴，小人為沙蟲。敵策不能救鹽池之鹹，阿膠不能止黃河之濁。淮南畢萬術曰：膠棧水則清敵

箕止賊，取箕以納醬中，賊著箕矣。孔融曰：敵策不能救鹽池之瀆，說文曰：鹽池，水竭也。既而魴魚積尾，四郊多壘。汝濱之詩云：魴魚積尾，王室如燬，毛長曰：積亦也。魚勞則

文曰：章蔽也，所以禦疾也。淮南子曰：阿膠一寸不能止黃河之濁。尾亦禮記曰：四郊多壘，輔大夫之辱。殿狎江鷗，宮鳴野雉。言亡國之徵，妖異迭見也。說文曰：鷗，水鳥也。淫書劉向曰：秦始皇之末，宮至二世，野禽戲庭，張晏曰：野鳥入處，主人將去。又五行志曰：野

鳥入處，宮室將空。易京房傳曰：辟退有德，厭咎狂，厥妖永鳥集於國中。鴻嘉二年三月，博士行大射禮，有飛雉集於庭，歷階登堂，向鄒又集未央宮承明殿屋上。宋書五行志曰：晉武帝太始四年，翟雉飛上闕闕門。滿虛去國，餘惶失

水。滿虛，劍名，神左傳，餘皇舟名，越絕書曰：昔越王句踐有寶劍五，聞於天下，客有能相劍者，名薛燭，王召問之，對曰：歐冶子因天地之精，悉其伎巧，一曰純鉤，二曰酒盧，三曰莫邪，四曰空曹，五曰巨闕。楚昭王臥而得吳滿虛之劍於牀，問於風胡子，對曰：人君有逆理之謀，其劍自出。今吳王無道，終君謀楚，故滿

虛去國。左傳昭十七年：楚人左敗吳師，獲其乘舟餘皇。見彼髮於伊川，知百年而為戎矣。左傳僖二十三年曰：初平王

髮而祭於野者，日不及百年，此其戎乎其禮先亡。彼發逆之熾盛，久遊魂而放命。發逆謂侯景也。南史侯景傳云：侯景字萬景，魏之懷朔鎮人也。少而不羈，為鎮功曹

史。魏末，北方大亂，乃事邊將爾朱榮，其器重，以軍功為定州刺史。始魏相高歡徵時，與景甚相友愛，及歡誅爾朱氏，景以眾降，仍為勳用。稍至吏部尚書，非其好也。每獨曰：何當離此反故祗耶？封濮陽郡公。歡之敗於沙苑也，景謂歡曰：宇文泰恃於戰勝，今必致忘

請以數千騎，致闕中取之。歡不許。後為河南大行宰，位司徒。又言於歡曰：恨不得秦，請兵三萬，橫行天下，要取濟江，縛取蕭衍老公，以作太子奇。觀壯其言，使擁兵十萬，專制河南。嘗己之牛體賦，言景之姦逆，少而不羈，及事榮降，歡復思反，叛始欲以千騎執關，滑

國事秦後欲以三萬定梁來歸於我久矣遂魂而致命也易繫辭曰遊魂爲變後以書曰第五倫擢謝夷吾爲督郵時烏程大別有長有被變倫使收案其罪夷吾曰竊以古候知長當死近三十日遠六十日遊魂假息非利所加故不收之月餘果暴卒

鯨有鯢小則爲鳥爲狔左傳楚子曰古者明下伐不敬取鳥鯨鯢而封之以爲天災杜預曰鯨鯢只喻不義之人吞食小國也

穴曰爲洞水鳥息即一鼻後患獸曰破鏡鄭志曰祠黃帝用鼻破鏡張宴曰鼻惡通之鳥方士虛誕云以鏡破鏡除凶災令神

仙之帝食惡逆之物使天下爲逆者破滅訖竟無有遺者也孟康曰鼻鳥名食破破鏡獸名食黃帝欲絕其類使百吏祠昔用之破

鏡如鏡而皮眼如漆曰洗使東都送鼻五月五日作鼻藥以賜百官其以惡鳥故食之也述異記曰鏡之爲獸狀如虎豹而小始生三

食其母故曰鼻後景傳云景既南奔魏相高澄惡命劉景婁子而皮以大鏡鑊盛油煎殺之女以入宮爲婢男三歲者垂鬚至後月

文宣夢獼猴登御牀乃垂髮景子於鏡其子之在北者獼乃言景之內負其牛羊之力因其水草之性漢書匈奴傳曰其畜

逆天則覓食諸國有若鯨鯢小則如鼻後使已何類破滅無遺者也

水草遷徙無城郭常居耕田之業爾雅曰四時調謂之玉燭尚書曰辟曉玉衡以齊七政

非玉燭之能調豈塔璣之可正值天下之無爲尚有欲於羈縻

武帝紀云太清元年侯景以十三州內屬漢書曰匈奴殺致和親漢本羈縻之詞馬相如鞞蜀父老曰晉開天子之牧戶種也其羈縻

靡勿絕而已應劭漢官儀曰馬曰羈牛曰羈言四足如牛馬之受羈縻也後漢書魯恭曰是且聖王之制羈縻勿絕而已注云字馬曰

羈馬絡頭也其類篇曰羈牛繩也

飲其琉璃之酒賞其虎豹之皮謂侯景內附梁朝遂納降也信景傳云景用王儼計以太清元年二月遣其行臺郎中丁和上表求降帝喜羣臣議之尚書僕射謝舉皆言納

景非使武帝不從遂納之封景河南王大將軍使持節督河南北諸軍事大行臺承制如鄧禹故事漢書匈奴傳曰單于以徑路刀金留犁撓酒以老上單于所破月氏王頭爲飲器者共飲血盟昌獲還應劭曰徑路匈奴寶刀也金契金也留犁飯匕也撓和也契金者

酒中撓撥飲之也。左氏傳曰：無終子嘉父，使孟樂如晉，因魏莊子納虎豹之皮以和諸戎。  
**見胡柯** 一作於大夏，識鳥卵於條枝。 漢書曰：張騫言使大夏時，見蜀布耶竹杖，問所從來，曰：從東來，身毒國可數千

里，得蜀人市，又西域傳曰：條支國臨西海，暑濕，田稻，有大鳥卵如雞，郭義恭廣志云：大爵頭及身骨，都似鸚鵡，舉頭高八九尺，張翅丈餘，食大麥，其卵如雞，一作胡柯，按西域志出鄯善國，豺牙必厲，也毒潛吹，謂後景

叛也，侯景傳云：景長不滿七尺，長上短下，眉目疎秀，廣頰高顴，色亦少鬢，低低壓顙，聲散，識者曰：此謂豺狼之聲，故能食人，亦當爲人所食，爾雅曰：豺狗，是字林云：豺狼屬狗聲，郭云：脚似狗，含殘之獸，孔安子曰：梁丘據遇虺毒三旬而後，後漢段熲東羌疏云：今傍郡

戶口單少，數爲羌所創毒，而欲令降徙，與之雜居，是猶種根棘於良田，養虺蛇於室內也。漢書注：虺，游曰虺，一名虺，蜚人手足，則割其肉，不然，致死，師古曰：虺若土色，所在有之，俗呼十虺。

**窺** 南史：侯景傳云：景自渦陽敗後，多所徵求，朝廷含弘，主營拒絕，後表疏跋扈，言辭不遜，元貞知景異志，累啓還朝，景謂曰：將定江南，何不少忍，貞答懼，奔還建鄴，具其事，聞，景又招河朔刺史羊瑒，仁同，瑒稱仁錄，送其使，時鄴陽王籍鍾合肥及魏仁俱累啓勸

景有異志，未嘗並不奏聞，景所以毒謀害景，時帝與魏通和，景上言曰：高澄殺晉寧可，全信，陛下納其說，請求魏和，臣亦竊笑也。臣年四十有六，未聞江左有佞邪之臣，一旦入朝，乃致禍，高澄堪粉骨投命，歸門，請乞江西一境，受臣控，有如其不許，臣領甲逾江，上向

盟，非惟朝廷自恥，亦是三公所食，帝使梁瑒答景使曰：譬如貧家，畜十客，尚能得意，豈惟有一客，致有怨言，是亦朕之失也。遂反，遣徐思玉入啓，乞帶甲入朝，除君側之惡，帝遣中書舍人賀季等隨思玉往勞之，板橋城北，而受勅，季曰：今日之舉，何以

爲名，景曰：建爲帝也，左傳：武王遷九鼎於洛邑，楚子陸渾之戎，觀夏於周，細問鼎之大小焉，秦本紀：秦武王謂甘茂曰：寡人欲容車通三川，以窺周室，死不恨矣。  
**始問王子召戎，姦臣介冑，既官政，而離**

**邊，遂帥言而泄漏。** 王子，謂臨川王宏之子肅正德也。南史：正德字公和，少而凶惡，招聚亡命，齊建武中，武帝崩，嗣未立，養以爲子，及建康，生昭明太子正德，自謂應居儲，遂形言，致有罪，蒙赦，大通中，討高麗，都王累試，無能，於是

黜廢轉增憤恨乃陰養死士常思國讐太清二年秋侯景反知其有姦心遣徐玉至建鄴具以事告又與正德書曰今天子年尊姦臣亂國以景觀之計日必敗大王屬當儲貳中被廢辱天下義士竊所忿慨大王豈得顧此私情棄茲億兆景雖不武實思自奮正德得書大喜曰侯景之意暗與人同天贊我也遂許之及景至正德潛運軍航詐稱迎侯以濟景為朝廷未知其謀以正德為平北將軍屯朱雀航景至正德乃北面望闕三拜詭稱獻獻流涕引賊入宣陽門與景通揖馬士退據左衛府賊以正德為天子號曰正平元年及京城開正德率衆揮刃欲入賊先使其徒守門故正德不果乃復太清之號降正德為侍中大司馬正德入問訊拜且泣帝曰殺其泣奈何嗟及矣正德知為賊所賣深自告悔密告郟陽嗣王契以兵入賊逆得書乃矯詔殺之梁案傾覆皆由正德百姓至聞臨賀郡名亦不欲道童謠云寧逢五虎入市不欲見臨賀父子其惡之如是王子召戎者謂侯景之入正德召之也姦臣介冑者謂朝廷不知其謀使正德為平北將軍也陸士龍大將軍謠會詩曰在昔姦臣侮亂紫微善注云姦臣謂趙王倫也正德竄逃比於倫矣枕積左傳注曰弁甲也冒兜鍪也既官政向離還否按左傳戎子駒支曰我諸戎相繼於時以從執政猶殺志也豈敢離還言侯景始立正德為天子後復降為侍中是離還也遂師言而泄漏者按左傳齊寺人貂始漏師於多魚言正德密書與郟陽王契以兵入為賊所遮得以致見殺

### 望廷尉之逋囚反淮南之窮寇

漢書百官志曰廷尉秦官應劭曰聽獄必質諸朝廷與衆共之其獄同志故稱廷尉言侯景得罪東魏來奔於我是廷尉逋逃之囚又敗於渦陽故稱窮寇侯景傳

景內附高澄弒事為泗海王遣其將慕容紹宗圍景於其社景急乃求割魯陽長社東荆北竟請救於西魏西魏收之紹宗乃退景復請兵於司州刺史羊鴉仁鴉仁乃發兵據懸瓠景將蔡寶遵北歸言景有悔過志高澄以為信然乃以書喻景答還許以豫州刺史尋其身所部文武更不追攝闔門無恙并還寵妻愛子景報書不從澄知景無歸志乃遣軍相繼王隱晉書曰嶺峻討王敦有功封侯遷歷陽太守詔書徵峻峻曰陛下云我反反豈得活耶我能由頭望廷尉不能廷尉望山頭乃作亂魏志曰諸葛誕據淮南反言昔日廷尉逋囚淮南窮寇出周書狄泉之蒼鳥起橫江之困獸王隱晉書曰羊養字仲道太始初到洛下干祿求榮永嘉中洛城東北寇至此轉盛也作飛

賦



知養聞嘆曰昔周時所盟會狄泉此地也卒有二鵝蒼者有象後明當入洛白者不能飛此國諱也出狄泉之蒼鳥者以劉淵喻侯景也左傳曰困獸猶鬪起橫江之困獸者言景有渦陽之敗也

地則石鼓鳴山天則金精

動宿 郭璞山海經注曰今鄴西北有鼓山山下有石鼓象縣著山旁鳴則有軍事水經注曰魏正元二年吳王孫亮分長沙東部立縣有石鼓高六尺湘水所逕鼓鳴則主有兵革之事晉書五行志曰吳興長城夏梁山有石鼓鳴則三吳有兵至安帝隆安中

大鳴後有孫恩之亂郡國志曰吳王離宮在石鼓山越王獻西施於此石鼓鳴即兵起按普通二年始平郡中石鼓村地自開是其驗矣漢書天文志曰太白曰西方秋金義也太白經天天下革民更正是為亂紀人民流亡太白兵象也石星經曰昂者西方白虎之宿太白者金之精太白入昂金虎相薄主有兵亂武帝紀云太清元年六月天裂於西北長十丈闊二丈光出如電其聲若雷十二月

天西北裂有光如火三年正月有流星長三十丈墮武庫或云金精月也太清二年正月癸巳朔兩月相承如鉤見於西方是其事也

北闕龍吟東陵麟鬪 春秋元命苞曰孤星高則羣龍吟博物志曰麒麟鬪而日月蝕南史云普通五年夏六月乙酉龍鬪於曲阿王陵因西行至建陵城所經樹木倒折開數十丈又中大同元年正月曲阿縣建陵口石辟邪思舜有

大蛇鬪隧中其一被傷是災異迭見也 爾乃桀黠橫扇馮陵畿甸 謂空城既陷侯景入城縱兵殺掠也侯景傳云景攻東府城設百尺樓車鉤城堞盡落城陷景使其儀同盧暉略率數千人持長刀夾城門悉驅城內文武保

身而出賊交兵殺之死者三千餘人縱兵殺掠突戶塞路富家室室恣與剝子女妻妾盡入軍營又募北人先為奴者並令自投賞以不次未异家黠奴其儕踰城投城景以為侏同使至闕下以誘城內乘馬披錦袍詎曰未异五十年住官方得中領軍我始事侯

王已為侏同於是奴僮競出盡皆得志驗讖論曰匈奴桀黠擅恣入塞談言云賊人多殺曰桀漢書曰匈奴桀黠羣盜犯法南中志云巨中有桀黠能言議屈服人按賈誼傳才聞收取桀黠奴下文僞家奴矣左氏傳云馮陸我城郭說文曰畿天子千里地甸天子五百

里擁狼望於黃圖填虛山於赤縣 漢書揚雄曰前代豈樂傾無量之資快心於狼望之北填虛山之壑而不悔也孟康曰虛山單于南庭曰師古曰狼望匈奴中地名後漢西域傳曰狼首隕於狼望之北財幣靡於

盧山之壑。三輔黃圖曰。採秦漢以來宮殿門闕樓觀池苑。在關輔者著於篇。茲云黃圖謂畿輔也。史記鄒衍傳云。中國名亦縣神州。青袍如草。白馬如練。侯景傳云。大同中。童謠曰。青絲白馬壽。陽來景渴。之敗。求錦朝廷。所給青布。

及是皆用為袍。采色尚青。常乘白馬。青絲為轡。欲以應謠。景之圍臺城。援軍三十萬。兵士望青袍則氣消膽奪。及篡立後。時著白紗帽。而尚被青袍。又云。景既建鄴。飾臺城。及朱雀宣陽等門。童謠曰。脫青袍。著芒屨。荆州天子挺應著。古詩云。青袍似春草。家語云。顏淵與孔子俱上泰山。東南望吳昌門外。孔子見白馬。引

顏淵指之。若見吳昌門乎。顏淵曰。見之有繫練之狀。天子履端廢朝。單于長圍高宴。侯景傳云。景屯西州。使為陳慶以甲。妾收王侯甲士。送永福宮。撤二宮侍衛。使王偉守武德殿。于子悅屯太極堂。矯詔大赦。自為大都督。都督中外諸軍事。錄尚書事。其侍中使持節。大丞相王如故。後每徵求。多不稱旨。至於御膳。亦被裁抑。又云。景築長圍。以絕內外。又於東宮置酒。奏樂。以為樂。左兵傳

曰。履端于始。史記正月為端。漢書匈奴傳曰。單于姓犁鞞氏。其國稱之曰撐犁。孤塗單于。匈奴謂天為撐犁。謂子為孤塗。單于。廣大之號。言其象天單于然。南史齊東昏侯紀云。帝出時。人以其所圍處。號為長圍。及建康城見圍。亦名長圍。識者以為讖焉。天子指梁武帝也。謂武帝身被困道。正月不視朝也。單于指侯景也。謂侯

景築長圍置酒宴樂也。侯景篡位。自曰天子。故稱單于矣。兩觀當戟。千門受箭。謂侯景直道攻城。晝夜不息。及入。又使王偉陳門及兩觀。災。三輔黃圖曰。闕。觀也。周置兩觀。以表宮門。其上可居。登之。可以遠觀。人臣將朝。至此則思其所闕。漢書曰。建章宮度為千門萬戶。

白虹貫日。蒼鷹擊殿。博物志曰。列傳云。聶政刺韓相。白虹為之貫日。專諸刺吳王僚。鷹擊殿上。又戰國策曰。聶政之刺韓魏也。白虹貫日。要離之刺慶忌也。蒼鷹擊於殿上。竟遭夏臺之禍。終視堯城之變。謂武帝被南史太清元年二月己卯。白虹貫日。三年正月庚申。白虹貫日。三重是其驗矣。

夏臺召湯而囚之。夏臺。築曰。昔靡不殺湯於夏臺。括地志曰。竹書云。昔堯德衰。為舜所囚。故濮州鄆城縣東北十五里有堯城。水經注曰。小城陽在城陽西半里許。俗謬以爲囚堯城。

官守無奔問之人。干戚非平戎。賦

之戰。侯景傳云時荆州刺史湘東王經師於武城河東王譽次巴陵前信州刺史桂陽王旌頓江津並未之進既而有勅班師湘東

王欲旋中記室參軍蕭貞曰景以人臣舉兵向闕今若放兵未及度江童子能斬之必不為也大王以十萬之師未見賊而退

若何湘東王不悅賁骨鯁士也每恨湘東不入援嘗與王雙六食子未下賁曰殿下無下意王深為憾遂因事告之景知援兵號令不一終無勤王之效左傳臧文仲曰天子蒙塵於外敢不奔問官守釋言干扞也孫炎曰干楯自蔽扞也干楯名明堂位云朱干玉戚

以舞大武威斧也戎謂侯景也言不能平之二語謂援兵之不力也陶侃空爭一作裴米船顧榮搖羽扇陶侃喻王琳也顧榮喻羊鴉仁也南史王琳傳云太

來輕柯劉荆又羊鴉仁傳云太清三年景既背盟鴉仁乃與趙伯超及南康王會理共攻賊於東府門一日為賊敗幸城陷景以爲五兵尙書鴉仁常思奮發謂所親曰吾以凡流受寵朝廷竟無報効以答重恩今若以此終沒有餘責因泣下見者傷焉晉書陶侃傳云

陳敏遣陳恢寇武昌侃禦之以運船爲戰艦云又溫嶠傳云嶠峻之亂是時義軍艦戰失利嶠軍食乏陶侃怒曰伊君前云不憂無將王惟得老僕爲王耳今數戰皆北良將安在荆州按胡蜀倉庫儲備不虞若復無食僕便欲西歸更思良將但今歲計珍賂不爲晚也

嶠曰不然自古成監師克在和光武之濟昆陽曹公之拔官渡以寡敵衆伏其故也峻約小豎爲海內所患勇而無謀藉勝之勢今挑之戰一鼓可擒且天子幽逼社稷危殆嶠等與公並受國恩是致命之日若違衆獨反萬族將週指於公矣侃無異對遂留不去侃

督水軍向石頭率精勇一萬以挑戰峻突陣馬蹶爲侃時所斬時京邑荒殘實用不給嶠備資蓋具器用而後旋於武昌晉書陳敏傳云敏反自將討甘卓顯榮以白羽扇揮之衆皆潰言溫嶠信實陶侃卒平嶠峻今王琳運來而都城已陷是空爭來想也顧榮搖扇而

如陳敏令鴉仁竟爲賊敗臨死將軍死綏路絕長圍司馬法曰野軍死綏注曰綏却也有前一尺無却一寸左傳注曰古名敗報報効不終是虛搖羽扇也

援兵不至爲烽隨星落書遂爲飛侯景傳云太清三年三月朔城內以景遠盟舉烽鼓噪又曰賊圍臺城中外斷絕有羊車兒獻計作紙燕繫以長繩藏救於中簡文出太極殿前因北風而放翼得書達軍賊賊之謂是

厭勝之術。又射下之。其危愈如此。又按獨異志云。侯景圍臺城。遠不通問。簡文作紙鳧飛空。告急於外。侯景謀臣王偉謂景曰。此紙鳧所至。而以事達外。令左右善射者射之。乃噴。皆化為鳥。飛入雲中。不知所往。漢書相如曰。夫邊郡之士。聞烽舉燧。燧。漢書相如曰。烽如覆米。籩。懸著。望。早。頃。有意。則舉之。燧。積。有。寇。則。燧。也。又。師。古。曰。其。則。舉。燧。也。則。舉。燧。故。云。隨。星。落。也。鑿。子。作。木。鳧。飛。三。日。不。集。淮。南。子。曰。公。輸。班。爲。木。鳧。而。飛。之。論。衡。曰。魯。班。刻。木。爲。飛。鳧。飛。三。日。不。下。

遂乃韓分趙突。鼓臥旗

折。南史。侯景至。援兵百萬皆走。邵陵王綸敗績。奔京口城。西豐公大春。是其韓分趙突。鼓臥旗之事也。史記。張儀說韓王曰。夫

折左。以下皆言援師之敗。侯景攻城之急也。失卒班馬。迷輪亂轍。左傳。宣十六年。平陸之役。齊侯畏其衆也。乃驅輪。齊師夜遁。邢伯告中行伯曰。有

視其轍亂。望其旗靡。故逐之。猛士嬰城。謀臣卷舌。大風吹。猛士分守四方。李陵答蘇武書曰。謀臣如。昆陽之戰。象走林常

山之陣。蛇奔穴。南史云。景造諸攻具。飛梯。中。登。城。中。鉤。環。中。階。道。中。火。車。並。高。數。丈。車。至。二。十。輪。陳。於。前。自。道。攻。城。交。稍。以。戰。鼓。叫。沸。騰。皆。夜。不。息。引。武。湖。水。灌。臺。城。闕。前。御。街。並。爲。溝。波。又。燒。南。岸。居。人。發。毒。莫。不。成。後。漢。光。武。紀。曰。

王。臺。王。邑。圍。昆。駟。驅。虎。豹。犀。象。之。屬。以。助。威。光。武。亦。敢。死。者。乘。奔。奔。之。城。中。亦。鼓。噪。而。出。震。呼。動。天。地。虎。豹。皆。股。慄。神。異。經。曰。西。方。中。有。蛇。頭。尾。差。大。有。色。五。采。人。物。觸。之。者。中。頭。則。足。至。中。尾。則。頭。至。中。腰。則。頭。尾。並。至。名。曰。率。然。茂。先。注。云。會。稽。當。山。最。多。此。蛇。孫。子。兵。法。三。軍。勢。如。率。然。者。是。也。又。博。物。志。曰。常。山。之。蛇。名。率。然。有。兩。頭。觸。其。一。頭。一。頭。至。觸。其。中。則。兩。頭。俱。至。孫。武。以。五。郡。則。兄。弟。相。喻。善。用。兵。者。晉。書。曰。初。諸。葛。亮。造。八。陣。圖。於。魚。復。平。沙。上。累。石。爲。八。行。相。去。二。丈。桓。溫。見。之。曰。此。常。山。陣。蛇。勢。也。

悲。三州則父子離別。言侯景攻城甚急。武帝諸子援兵在外。父子兄弟不相接救也。五郡疑指湘東。邵陵。武陵。廬陵。南康。此五郡也。三州疑指荊州。益州。鄂州。此三州也。按本文序臺城內外兵馬相接之際。此二語當序諸王至護軍

賦



惟在華公如何不弔。先死行陣。詔贈護軍將軍。元帝平侯景。追諡忠貞。三世爲將。謂繁祖。叔父。與繁三世俱爲將也。史記。王恭傳云。將三世者。敗。濟陽忠壯。身參末將。兄弟三人。義聲俱唱。濟陽

子。子四。子五兄弟三人也。南史。列傳云。江子。字元亮。濟陽考城人。爲南津校尉。兄弟性並剛烈。及城被圍。開門出戰。子一及弟。尚書左丞子四。東宮監子五。並力戰。前賊並坐甲不起。子一引槍撞之。賊縱突騎。乘並。子一刺其騎。騎倒。折賊解其肩。時年

六十二。弟曰。與兄俱出。何面獨旋。乃免。弟赴敵。子四稍旋胸。主辱臣死。名存身喪。狄。人歸元。二軍悽愴。江子一傳云。死。子五傷。腹還至。慟而絕。漢書。項籍傳云。范增爲末將。

勇歸之。面如生。詔贈子一。給侍中。黃門侍郎。子四中書侍郎。子五散騎侍郎。侯景平。元帝又贈三人。謚曰。義子。曰。毅。子。曰。烈。子。史記。范蠡曰。臣聞主憂臣辱。主辱臣死。亦見國語。左氏傳曰。先軫免胄入狄師。死焉。狄人歸其元。面如生。尚書多算。守

備。長。雲。梯。可。拒。地。道。能。防。尚書。謂。羊。侃。也。南史。列傳云。羊侃。字。祖。忻。秦。山。梁。父。人。也。爲。都。官。尚。書。侯。景。反。攻。陷。歷。陽。帝。問。侃。計。景。之。策。侃。求。以。二。千。人。爲。據。采。石。令。都。陸。王。襲。取。春。使。景。並。不。得。前。退。失。巢。窟。烏。合。之。

衆。自。然。瓦。解。議。者。謂。景。未。敢。便。逼。都。遂。疑。其。策。令。王。質。往。侃。曰。今。茲。敗。矣。乃。令。侃。率。千。餘。騎。頓。望。閭。門。景。至。新。林。道。侃。入。調。宣。城。王。都。督。城。內。諸。軍。事。賊。至。卒。道。公。私。駭。震。軍。旅。指。揮。決。於。侃。膽。力。俱。壯。簡。文。深。仗。之。及。賊。逼。城。衆。皆。鬼。懼。侃。爲。得。射。外。矢。部。陸。西。昌。侯。已

至。近。路。衆。乃。少。安。賊。攻。東。掖。門。縱。火。甚。盛。侃。以。水。沃。滅。火。射。殺。數。人。賊。乃。退。賊。爲。尖。頭。木。驢。攻。城。矢。石。所。不。能。制。侃。作。雉。尾。炬。施。鐵。鐵。以。油。灌。之。擲。驢。上。焚。之。俄。盡。賊。又。起。二。十。山。以。臨。城。中。衆。駭。侃。命。爲。地。道。潛。引。其。土。山。不。能。立。賊。又。作。登。城。樓。高。十。餘。丈。欲。臨。射。城

中。侃。曰。車。登。輦。虛。彼。來。必。倒。可。臥。而。觀。之。及。車。動。果。倒。衆。皆。服。焉。初。侃。長。子。懿。爲。景。所。獲。執。某。城。下。示。侃。侃。曰。我。傾。宗。報。士。猶。恨。不。足。豈。復。計。此。一。子。幸。早。殺。之。數。日。復。持。來。侃。謂。爲。曰。久。以。汝。爲。死。猶。在。耶。因。引。弓。射。之。賊。以。其。忠。亦。弗。之。害。後。上。雨。城。內。土。崩。賊。乘

之。重。入。苦。戰。不。能。禁。侃。乃。令。多。擲。火。爲。火。城。以。斷。其。路。除。於。城。內。築。城。賊。不。能。進。淮。南。子。曰。楚。欲。伐。宋。墨。子。聞。而。悼。之。見。楚。王。命。工。輪。作。爲。雲。梯。之。械。設。以。攻。宋。墨。子。設。守。宋。之。備。九。攻。而。墨。子。九。却。之。弗。能。入。乃。偃。兵。不。攻。後。漢。光。武。紀。曰。昆。陽。之。戰。或。爲。地。道。衝。欄。撞。

賦

城。有齊將之閉壁，無燕師之臥牆，大事去矣。人之云亡。

悼羊侃善於防守，不幸疾卒也。南史：羊侃傳云：尋以疾卒於城內。史記曰：燕軍攻安平，田單東保即墨，燕既盡降齊城，惟

獨當，田單不下，燕軍聞齊王在高，并兵攻之。淳髡既殺愍王於高，因堅守拒燕軍，數年不下。燕引兵東圍即墨，即墨大夫出戰死，城中相與推田單立以為將軍，以即墨拒燕是齊將閉壁之事也。壁，曠壁也。今侃之技巧如鐵籠，火牛城中賴以固守，故云有齊將之閉壁也。水經注云：燕書建平十年，慕容寶自河而還，軍敗於秦合，死者六萬人。十一年，慕容北至秦合，見積骸如山，設策弔之，死者父兄皆號泣哀慟，重慙憤，嘔血因而寢疾，乃與過平城北四十里，疾甚，築燕昌城而還，亦見崔鴻十六國春秋。是燕師臥牆之事也。慕容寢疾，築城而還，侃疾遂死，故云無燕師之臥牆也。侃卒而秦城遂陷，是大事去矣。晉書：陶侃傳云：賊攻大業，勳、侃、甲一作子奮發，勇欲救之，長史殷羨曰：若遣救，大業步戰不如峻，則大事去矣。詩云：人之云亡，邦國殄瘁。蓋傷羊尚書之死也。

氣咆勃，實總元戎，身先士卒。

申子，謂柳仲禮也。柳仲禮傳云：禮勇力兼人，少有膽氣，嘗倭景潛圖反，禮知之，即啓求以精兵三萬討景，朝廷不許。及景濟江，朝廷使望其至，詔蕭耀州司精卒，諸將赴援，見柳禮

擊，景素聞其名，甚懼之。仲禮亦自謂當世英雄，莫已若也。又章梁傳云：擊建議推仲禮為大都督，最下德業軍，表之高自以年位高，馳居其下，擊乃抗言於衆曰：今日同赴國難，或在除賊，何難柳州州者，政以久握邊疆，先為倭景所懼，且下馬執鏡，何出其前。及公朝之，舊簡嘗應直挾私以阻大計，擊為請，許解釋之。表之高泣頓頭，心以承。於是諸將定議，仲禮方得進軍。次新亭，陸壘家小名錄云：仲禮小字申子，引子由賦云：西征賦曰：何猛氣之咆勃，李善注云：怒貌也。左傳：劉文公曰：天子之老，請帥下賦。衣十乘，以先啓行。顏曰：元戎，戎車在前者。毛詩傳曰：元戎也。周曰：元戎，先良也。

山落魚門，兵填馬窟，屢犯通中，頻遭刮骨。

謂柳仲禮書塘之敗也。柳仲禮傳云：章梁見攻仲禮，方食投箸被練馳之時，被馬者七十比至。

擊已敗，仲禮因與景戰於青塘，大敗之。景又與仲禮交戰，各不相知。仲禮將及景，而賊將支伯仁、白後研、仲禮、再研、仲禮、中府、馬陷於淖，賊聚稍刺之，騎將郭山石救之，以免。自此壯氣外真，不復言戰。左傳：僖二十二年，公及邾師戰於升陲，我師敗績，邾人獲公，皆縣

諸魚門杜預曰胃兜鑿魚門邪城門正義曰說文云胃兜鑿首鏡也書傳皆云胃無兜鑿之語言兜鑿舉今以曉古蓋秦漢以來語兜丁侯反慈莫侯反酈善長水經注云余營至長城其下往往有泉窟可飲馬古詩飲馬長城窟行信不虛也史記高祖本紀云漢王出行軍病甚因馳入成皋索隱曰三輔故事曰楚漢相距於京索間六年自後天創十二通中過者有四言漢王病創也蜀志云關羽嘗爲流矢所中貫其左臂後創雖愈每至陰肅骨皆疼痛醫曰矢鏃有毒當破臂作創刮骨去毒然後此患乃除耳羽便仰臂令醫刮之

### 功業天柱身名埋沒

傳云柳仲禮自青塘敗後神憤狼狽虞將帥都陸王綸亦獲策軍門每日必至累刻移時仲禮亦弗見也經既怨嘆怨隙遂成而仲禮亦嘗置酒高會日作優倡毒掠百姓汚辱妃主父津登城謂曰汝君父在

難不能盡心竭力百代之後謂汝爲何仲禮聞之言笑自若景登朱雀樓與之語遂以金鏡是後閉塞不職裴之高王曾歸曰將軍擁衆百萬致宮闈淪沒正當悉力決戰何爾多言兩禮竟無一言諸軍乃隨方各散柳仲禮聞營降賊時城雖謠陷援軍甚衆軍士咸欲盡力及聞降莫不嘆憤論者以爲梁禍始於朱异成於仲禮後至江陵會岳陽王督南寇湘東王以仲禮爲雍州刺史將侵襄陽岳陽王嘗告急於魏魏遣大將楊忠援之仲禮與戰於漂頭大敗沒於魏魏相安定公待以客禮西魏於是亦得湘東史論以爲仲禮始終之際其不相副天方喪梁斯人而有斯迹是其功蓋天柱身名埋沒之事也言仲禮喪節於侯景俘囚於西魏功業何在身名兩失子山之賦所以深恨之尙書鄭注肉袒折天柱之名或以隼翼鸚披虎威狐假沾漬

### 鋒鏑脂膏原野

南史侯景傳云景引入援諸軍戰諸軍敗績都陸王綸奔京口賊就西豐公大春綸司馬莊丘慧達直闕將軍胡子約廣陵令霍儒等來逐城下逼令云已高都陸王霍儒獨云王小失利已全軍還京日城中無守援軍至

語未卒賊以刀傷其口景義而釋焉正義乃收而書之元倉子曰以軍翼而披鷄不明者以爲隼明者視之乃鷄也戰國策江乙對楚宣王曰虎得狐狐曰無啖我天帝命我長百獸我爲子先行子隨我後百獸見我能無走乎虎隨狐而行百獸皆走虎不知百獸畏已反以爲畏狐也漢書淮南王諫伐南越書曰甲卒死亡露積山谷過秦銷鋒鏑以爲金人十二師古曰鋒戈戟刃也鏑與鏑同卽箭鏃也爾雅釋文孫奭曰膏凝曰脂說文曰帶角者脂無角者膏膏肥也爾雅云廣平曰原詩傳云郊外曰野魏鼓吹曲克官渡云克



紹官渡白馬。僮戶流血被原野。兵弱虜強。城孤氣寡。聞鶴唳而心驚。聽胡笳而淚下。晉書載曰。苻堅淝水之敗。其走者聞風聲。鶴唳。皆以為晉兵。又劉琨傳云。現在晉陽。為

胡騎所圍。中夜奏胡。拒神亭而亡戟。臨橫江而棄馬。吳志曰。孫策與夫史慈鬪。策刺慈馬。而擊得慈項上。手戟。慈亦得策兜。警會兩家兵騎。並各來赴。於是解策。策平定官。慈住涇陽。策躬自攻討。

遂見因執。即解縛。握其手曰。寧忘神亭時耶。注。吳歷云。慈於神亭戰敗。為策所囚。執。與正史異。按本文。乃是敗辭。子山所引。後吳歷文也。江表傳曰。孫策說袁術云。家有舊恩。在東。願助。討橫江。橫江拔。因投木上。召募可得三萬兵。以佐明使。君。因濟。濟。案。術。計之。策。渡

江。攻劉繇。牛渚。營。時。彭城。相。薛。禮。下。邗。相。管。融。依。繇。為。盟。主。禮。據。林。陵。城。融。屯。縣。南。策。先。攻。融。因。渡。江。攻。禮。禮。突。走。而。樊。能。于。擊。等。復。合。眾。襲。奪。牛。渚。屯。策。聞。之。還。攻。破。能。等。獲。男。女。萬。餘。人。復。下。攻。融。為。流。矢。所。中。傷。股。不。能。平。馬。曰。日。復。還。牛。渚。營。崩於鉅

鹿之沙。碎於長平之瓦。漢書曰。章邯擊趙。大破之。趙歇陳餘。敗耳。走入鉅鹿城。李將下。西。涉。間。圍。鉅。鹿。章。邯。軍。其。南。等。而。道。而。輸。之。粟。陳。餘。將。卒。數。萬。人。軍。鉅。鹿。北。請。兵。項。羽。乃。悉。發。兵。渡。河。至。則。圍。王。離。與。秦。軍。遇。九。戰。絕。甬。道。大

破之。殺蘇角。擁王離。涉間不降。自燒殺。楚擊秦。上無不一當十。呼聲動天地。諸侯軍人。人。人。懍。恐。於是。楚。已。破。秦。軍。地。理。志。云。鉅。鹿。郡。秦。置。屬。益。州。有。鉅。鹿。縣。紆。所。作。沙。丘。臺。在。東。北。七。十。里。應。劭。曰。鹿。林。之。大。者。也。臣。瓚。曰。由。足。為。鹿。又。馮。奉。世。傳。曰。其。先。馮。亭。為。華。陽。君。與

趙將括距秦。戰於長平。按史記趙奢傳。秦軍軍武安西。秦軍鼓噪勒兵。武安屋瓦盡振。趙者縱兵擊之。大破秦軍。後四年。趙惠文王卒。子孝成王立。七年。秦與趙相距長平。趙者已死。子括為將。秦軍射殺趙括。軍敗數十萬之眾。降秦。秦悉坑之。當云。碎於武安之瓦。子山

詠懷詩云。武安檐瓦振。是也。此云長平。合二戰矣。崩沙碎瓦。言其振動也。於是桂林顛覆。長洲麋鹿。謂秦城既陷。建康荒蕪也。吳都賦曰。數軍實於桂林之苑。劉

顛覆。漢書伍被曰。子胥潰潰沸騰。茫茫殄黷。天地離阻。神人慘酷。詩曰。潰潰回遹。又曰。百川沸騰。陸云見。變鹿遊姑蘇之壘。機功臣頌曰。茫茫宇宙。上珍下賤。晉鄭靡依。魯衛

不睦。謂臺城陷後，諸王不忿討賊，自相猜忌也。左傳：周桓公曰：周之東遷，晉鄭焉依。又公叔文子曰：太叔之子，惟周公康叔爲相睦也。言靡依不睦者，按侯景傳：時荆州刺史湘東王，師於武昌，河東王粲次巴陵，前信州刺史桂陽王體、賴江津、並來之，是

靡依也。又按河東王粲傳云：元帝軍於武昌，新除雍州刺史嚴密報元帝曰：河東起兵岳陽，聚米將襲江陵，元帝甚懼，沉米斷纜，而歸。遣世子方等征之，反爲粲敗死。又令信州刺史鮑泉討粲，亦見敗。又遣王僧辯攻粲，遂斬粲。又邵陵王綸傳云：于時元帝聞河東王粲於長沙，既久，懇請救於綸，綸欲往救，爲軍糧不繼，遂止。乃與元帝書曰：道之斯美，以和爲貴。况天時地利，不及人乎。豈可手足胼胝，自相屠害。即日大敵猶彌，天雖未雪，余爾昆弟在外，三人如不匡救，安用臣子。如使逆寇未除，家禍仍構，料令訪古未或弗亡。亡征戰之理，義在克勝。至於骨肉之戰，愈勝愈難，捷則非功，敗則有責。勞其損義，虧失多矣。侯景之軍，所以未窺江外者，正謂藩屏體固，宗鎮彌密，若自相魚肉，是謂代景行師，景但不勞兵力，坐致成效，醜徒聞此，何快如之。元帝復書陳粲有罪，不可解圍之狀。綸省書流涕曰：天下之事，一至於斯，左右聞之，莫不掩泣。言是天借器甲，將討侯景，元帝聞其盛，乃遣王僧辯帥舟師一萬以逼綸，綸將劉龍武等降，僧辯給逢原子贖十餘人，走卒爲魂人所殺。又周書梁王督傳曰：朱榮又遣使報云：桂陽住此，欲應舉。梁元帝信之，歸至江陵，收髓殺之。元帝之攻粲也，舉皆急於督，督聞之大怒，因攻之。元帝大懼，遣庾夔謂督曰：正德肆亂，天下崩離，汝復效尤，欲將謂何。昔蒙先帝愛顧，以汝兄弟見賜，今以姪伐叔，順逆安在。督謂夔曰：家兄無罪，累被攻圍，同氣之情，豈可坐觀成敗。七父若顯先恩，豈應若是。知能退兵湘水，吾便旋旆，冀圖督既攻，而築城不能自固，乃遣使於魏稱藩，請爲附庸。卒有江陵之伐，又鄱陽王傳云：溇陽王天心遣兵擊莊鐵，鄱陽王誕遣其弟觀寧侯永將兵通南川，助莊鐵。時二鎮相猜，無復圖賊之志。又侯景傳云：初援兵至北岸，衆號百萬，百姓扶老攜幼，以候王師。綸過進，便競剝掠，徵黃金銀，列營而立，互相疑貳。邵陵王綸、柳仲禮甚於讎敵，臨城公大連永安侯暕，逾於水火，無有鬪心。賊黨有欲自拔者，聞之咸止，其不睦如此。昔鄭魯衛皆周宗姬姓，以喻梁朝宗室，所以深責諸王也。

競動天

關爭迴地軸

史記：天官書曰：黑帝行德，天關爲之動。正義曰：黑帝北方協光紀之帝，冬萬物閉藏，爲之動，爲之開閉也。不一星在，五軍南畢西北爲大門，日月五星所道，主邊事，亦爲限隔內外，障絕往來，禁道之作，違者占芒角有兵起，五星守之。

主貴人多死也。河圖括地象曰：地下有四柱，廣十萬里，有三千六百軸，海賦又似地軸挺拔而爭迥。探雀殼而未飽，待熊蹯而詎熟。

謂武帝宴駕也。侯景傳云：景入宮後，每徵求多不稱旨，至於御膳，亦被裁抑，遂懷憂。

憤五月感寒候，崩於文德殿，景秘不發喪，權殯於昭陽殿，自外文武咸莫之知，二十餘日，然後升梓宮於太極前殿，迎簡文即位，又武帝紀云：帝疾久，日苦寒，蜜不得，再日荷荷，遂崩，賊秘之，太子聞起，屏不得見，恚於閣下，史記：趙世家曰：公子成李兌圍主父宮，主父欲

出，不許，探雀殼而食之，三月餘，餓死，爾雅疏云：鳥子生，須母哺而食，名穀，謂燕雀之屬也。史記：趙武靈王探雀殼而食之，是也。左傳：文元年，楚成王黜太子商臣，商臣以宮甲圍成王，王請食熊蹯而死，弗聽，王縊，杜注：熊掌難熟，熟久將有外救，又左傳云：宰夫臠熊蹯不

熟，知熊蹯為難熟之物也。蹯，扶元反。乃有車側郭門，筋懸廟屋。謂侯景惡葬武帝，又弑簡文也。南史：侯景傳云：武帝崩，及葬，筋懸使衛士以大釘釘要地釘之，欲令後世絕滅簡文帝紀云：大寶二年，景幽帝於景福殿廢後。

下，傳乃與彭儁王脩纂，並鵬於帝曰：丞相以陛下幽廢，既久，使臣上言，帝笑曰：已禪帝位，何言陛下，此言酒將不謂此乎？於是儁等并齎酒肴，曲頃琵琶，極飲，帝知將見殺，乃大酺，謂曰：不為樂，至，斯既歸，而寢，傳乃出儁，儁齎王脩纂坐上，乃崩，章徹戶扉為棺，遷殯於城北酒庫中，左傳：襄二十五年，崔杼弑其君，崔氏側莊於北郭，丁亥，葬諸士孫之里，四夏不墜，下車七乘，不以兵甲，杜注云：側，第埋之不殯於廟，下車，送葬之車，高誘：呂氏春秋注曰：高，下無道，卓爾殺之，而擯其筋懸之於東廟，終日而死，亦見史記，則完世

家。鬼同曹社之謀，人有秦庭之哭。左氏傳曰：晉人或夢宋君，子立於社宮，而謀亡曹，曹叔振鐸請待公孫彌，許之，且而求之，曹無之，成其子曰：我死，爾聞公孫彌為政，必去之，及曹伯陽即位，好攻伐，曹鄙人公孫彌好弋，且言田弋之說，悅之，因訪政事，說於曹伯陽，從之，乃背晉而好宋，宋人伐之，執曹伯陽，以歸，殺之，曹遂滅，左氏傳曰：申包胥如秦，乞師，立依於庭牆而哭，七日七夜，不絕聲，二語，德梁亡，建鄴為侯景所據也。按李庭之哭，與序內忽踐秦庭事同，而取意各異，彼言入

長安，此言金陵失守，二帝遇害，爾乃假刻璽於關塞，稱使者之酬對。

以下序已道奔江陵，歷盡關塞之苦也。漢書：酈吏傳曰：寧成詐刻傳出關歸家，後漢書曰：郭丹從師長安，

已有乞援之志，故逃奔江陵矣。

買符入商谷關。乃慨然嘆曰：丹不與使者車不歸國。去矣！十二年，果乘高車富闔。如其志。乃更始敗，請將悉歸光武，並獲封爵。丹猶保平氏，不下。爲更始發喪，絰盡哀。建武二年，登潛逃去。敞衣而行，涉歷險阻，求謁更始。房子奉節節符，乃歸。里漢舊儀曰：奉節書使者，乘馳傳，其驛騎也。三

**逢鄂坂之譏嫌，值彭門之征稅。**

史記曰：伍胥與太子建之子勝俱奔吳，到昭關。關吏欲執之，伍胥遂之，騎行晝夜千里爲糧。

境地理志曰：江夏有鄂陸。史記曰：楚無干立，其中子紅爲鄂王。晉太康地理志：其爲東鄂。九日記曰：鄂，今武昌也。吳仲雍江圖曰：蘆洲至吳口二十里。伍子胥所渡處，疑曰：至武昌十里。江夏爲吳楚之境，子胥自楚奔吳，子由自吳奔楚，關吏譏嫌，當引此事。又晉書地志

云：河南陽城有鄂坂關。此鄂坂之遺。鄂，河南之鄂坂也。左傳宣十一年曰：初，宋武之世，鄂驪伐宋，司徒皇父帥師禦之，彭門御皇父充石，以敗。秋，於長官，獲吳狄，練於宋。於是吳門資彭，使食其征，謂之彭門杜預注：征稅也。

**前策青驃而轉疑。**

劉向曰：公羊以白馬之高，以度關。晉女在別，李少君在河東，謂坂至青驃，按神仙傳：蘇仙公，桂陽人，仙去見白馬常在嶺上，步半牌由爲白馬，巖桂陽成武丁死，友人於武昌關逢之，來自驃西行，乃改爲驃關。

馬蓋驃，疑假地名爲言也。吹落葉之巨扁舟，飄長風於上游。驃王序云：出在上流，來歸全楚，謂循江而上也。白帖云：古者觀落葉，因以爲舟。

乘扁舟於五湖，劉鄩自史傳皆作扁舟。扁，特也。廣雅賦云：晉御長風，或書扁舟。傳自古之王者，地方千里，必據上游。文質曰：水之流，上游或作流。師古曰：游也。

彼鋸牙而鉤爪，又循江南習流。言四上江，時塗江。夏，謁侯景，景鄂之真也。侯景傳云：大寶二年，於天鵝跨乘樂城，名曰壽國。四月，景遣宋子仙襲鄂州。刺史方崇乘勝西上，號二千高

驅旗千里。江左以來，水軍之盛未有也。淮南子曰：鋸牙鉤爪，於是學。神異經曰：窮奇鋸牙鉤爪，遇忠信之人，則噤而食之。吳都賦云：鋸牙鉤爪，自成鋒穎。喻侯景也。吳越春秋云：伍踐習流，流二千人，後十四萬。君子六千，誦御千人，以與吳戰。循江習流，謂襲鄂之兵也。

**排巨龍之戰艦，鬪飛燕之船樓。**

南史：王僧辯傳云：湖州賊陸納，造青龍艦，逆景

紀云。吳王夫差作天池。池中造青龍舟。舟中盛陳妓樂。自與西施為水嬉。是舟舊有青龍之名。子山引用之。又屬莫事。古今合符矣。釋名曰。上下重牀曰艦。督令水戰有飛燕船。船樓樓船也。漢有樓船將軍。張遼臨於赤壁。王濬下

於巴丘。乍風驚而射火。或箭重而回舟。未辨磔於黃蓋。已先沉於杜侯。張遼王濬。喻王僧辯胡僧祐等。自風驚射火者。謂景為火艦。燒燭風不便。自焚

也。箭重回舟者。謂景逼。潛軍夏首。又俗道歸建鄴也。未辨磔於黃蓋。已先沉於杜侯者。謂賊任約為陸法和所擒。宋子仙丁和為杜龍

所擒。景不能救也。南史王僧辯傳云。侯景浮江西寇。軍次夏首。僧辯為大都督。軍次巴陵。景既陷鄧城。將進寇荆州。於是緣江屯戍。望

風請服。僧辯並沉公船於水中。分命衆軍。乘城固守。俄鼓歐鼓。安若無人。翌日賊衆沿江輕騎至城下。景軍內溝苦攻。城內同時鼓

噪。矢石雨下。賊乃引退。元帝又命平北將軍胡僧祐率衆援僧辯。是日賊復攻城。不剋。又為火艦燒燭。風不便。自焚而退。有流星墜其

營中。賊徒大駭。相顧失色。賊帥任約。又為陸法和所擒。景乃燒營。色遊。旋軍夏首。元帝以僧辯為征東將軍。命巴陵諸軍。沿流討

景。攻拔谷山。仍攻鄧口。入羅城。景聞之。倍道歸建鄴。賊帥宋子仙等。圍擊水輪鄧城。身還就景。僧辯為許之子仙。謂為當然。浮舟將發

僧辯命杜龍鼓噪掩至。大破之。擒子仙丁和等。送江陵。元帝命生釘和舌。擲殺之。鄧州平。洛宮舊事曰。景遣任約。衆號五萬。復湘東王

於江陵。長將逼法和。乃出詣湘東。云自有兵書。乞銀百約。召諸將。弟子八百人。在江津。二日便發。王遣胡僧祐等千餘人。與之同行。法

和登艦大笑曰。無量馬。江陵多神祠。人俗常所祈禱。自法和軍出。無復一驗。人以為神皆從行。故也。至赤洲湖。與任約相對。法和

乘輕舟。不肯冒。潛前而下。去約軍一里。乃遠謂將士曰。被彼龍睡不動。吾軍之龍。其自踴躍。即攻之。氣火舫於前。而適風不便。法和執

白羽扇以障風。風勢即反。約衆皆見。梁兵步於水上。於是大潰。皆投水。約逃竄。不知所之。法和曰。明日午時當得。及期未得。人問之法

和曰。吾前於此水乾時。建一刺。語權越等。此雖為利。實是賊標。今何不回標。下來賊也。如其言。果見任約在水中。抱刺柱頭。纔出。鼻遂

險之。更志云。張遼。字文遠。雁門馬邑人也。合肥之戰。遼執甲持戟。先登陷陣。殺數千人。斬二將。大呼自名。衝入。至檣下。擣大驚。衆

不知所為。入為皆投。雖敢當者。攢合肥。下除。日城不可拔。乃引退。遂率諸軍。遂擊。幾復。復。大祖。大壯。遂拜征東將軍。時元帝以

下僧辯爲征東將軍故取以爲比。故遠本臨合肥而云赤壁者疑是誤文也。赤壁周瑜事按吳志赤壁之戰曹公軍次江北周瑜等在  
南瑜部將黃蓋取蒙衝鬪數十艘實以薪草膏油灌其中裏以帷幕上建牙旗先書報曹公欺以欲降引次俱前蓋放諸船同時發  
火時風甚猛黑煙燒岸上粉落煙炎張天軍遂退敗是其事也時壘城既陷建鄴莫地已爲賊營子山引用張遂王濬皆是政吳敗吳  
之事不得云周瑜赤壁之兵也故云誤矣晉書曰王濬字士治弘農湖人也拜益州刺史武帝詔伐吳濬請備舟艦乃作大船連舫又  
畫鷁首檣狀於船首以懼江神舟楫之盛自古未有濬造船於蜀其木梯敵江而下舟以鐵言并濬爲龍驤將軍監益梁諸軍事大康  
元年濬發自成都幸巴東監軍廣武將軍唐彬攻吳丹陽剋之吳人於江險要處並置鐵鎖橫截之濬作大炬長十餘丈大數  
十圍以麻油在船前過鐵鎖炬燒之於是船無所礙魏略曰權乘大船來觀軍公使弓弩亂發箭著其船船偏重將覆權因迴船復以  
一面受箭箭均船平乃還吳志曰黃蓋字公覆零陵泉陵人也吳書曰赤墜之役蓋爲先矢時中時突噴水爲吳軍人所得不知其蓋  
也置廟牀中蓋自備以一聲呼聲當當聞之因此公覆聲也向之重滿解易其衣蓋以得生魏志曰杜畿字伯侯京兆杜陵人也受詔  
作御船於陶河試船遇風覆沒魏氏春秋曰諸葛誕以僕射杜畿試船陶河遭風覆沒誕亦俱溺虎賁浮河救誕誕曰先救杜侯誕飄  
至岸畿  
竟溺死

落帆黃鶴之浦藏船鸚鵡之洲

連雲記曰荷環好道術管吏遊意江夏黃鶴樓上望西南有物飄然降霄漢乃駕鶴水之仙也齊諧志曰黃鶴山者仙人子安乘黃鶴過此上有黃鶴樓黃鶴一名黃鶴水

經注曰江之右岸有船官浦歷黃鶴磯西而南直鸚鵡洲之下尾落帆藏船避之也按王僧辯平鄂州蕭韶爲鄂州刺史梁宗室傳曰  
元帝封韶爲長沙王鄂州刺史韶言爲幼童庚信愛之有斷袖之歡衣食所資皆信所給遇客韶亦爲信傳酒後爲鄂州信西上江陵  
途經江夏韶接信甚薄坐青油幕下引信入宴坐信別榻有自合意信稍不堪因酒酣  
乃徑上韶牀踐踏者饒謂曰官今日形容大異近日時賓客滿坐韶甚慙恥卽其時也

路已分於湘漢星猶看於斗牛

漢書地理

志曰零陵郡陽海山湘水所出北入鄢入江過郢行二千五百三十里禹貢嶧冢山西漢所出東過三澗至於大別南入江師古曰三  
澗水在江夏竟陵韶傳云韶爲鄂州信西上江陵途經江夏韶得接信是當由鄂而至江陵也爾雅曰星紀斗牽牛吳分野謂路已漸

入江陵而舊國舊若乃陰陵失路一作釣臺斜趣漢書曰項羽至陰陵迷失道孟康曰縣名屬九江郡述異記曰今陰陵故城九曲澤澤中有項王村即項羽迷失路處水經注曰武昌郡治城南有

都猶望之恨然矣望赤壁而沾衣 艤鳥江而不渡赤壁周瑜破曹公處注見前瑜破魏勇於烏林烏林赤壁東下一百一十里烏江項羽敗處漢書項羽敗後引東欲渡烏江烏江亭長橫船待

謂羽曰江東雖小地方千里衆數十萬亦足王也羽笑曰乃天亡我何渡為顧處曰橫音蟻如潭曰南方人謂船向岸曰橫項羽曰烏江在牛渚述異記曰今烏江長亭亭下有駐馬塢即當時烏江亭長橫舟待項王處 雷池欄浦鵲一作

陵焚成郭璞江賦曰其旁則有雲夢雷池注吳錄曰雷池在皖在傳 旅舍無煙董禽無樹 自陰陵以下當謂侯景巴陵失律

榘焚成也南史侯景傳云部下戶口百無一二大城兩岸極目無煙又云長千里絕煙人跡罕見白骨成聚如巨龍焉又按下文謂 衡荆之杞梓庶江漢之可恃則葉禽無樹 謂常謂諸王之敗皆不足倚惟湘東可望中興也如河東王粲為元帝所敗遂見殺都陵

王綸敗走卒為魏人所殺岳陽下符不能自固請藩於魏且 謂荆衡之杞梓庶江漢之可恃 謂元帝可恃以靖亂也禹貢

如杞梓皮革自楚往也 又 淮海維揚三千餘里 禹貢云淮海維揚州信自謂 過漂濱而寄食託廬中而渡水 漢書韓

信至城下釣有一漂母煮食飯信竟漂數十日信謂漂母曰吾必重報母母怒曰大丈夫不能自食吾與王孫自進食豈報乎卓昭 曰以水擊絮曰漂莫越春秋曰伍員奔吳道者在後至江中有漁父子呼之曰漁父渡我漁父謝之曰日月昭昭乎皎皎乎期

乎蘆之漪子胥即止蘆之漪 漁父又歌曰日已夕兮予心悲月已馳兮何不渡為事沒急兮常奈何子胥入船乃渡之千尋之津既渡 父持麥飯鮑魚羹盡欲食畢欲去子胥解百金之劍以空漁者漁者不受子胥曰請丈人姓名 漁父曰何用姓字子為廬中人吾為

漁丈人富貴無相忘也。子胥既去，漁者已覆船自沉於江水之中矣。  
謝朓辭隋王晟云：西浮七澤，呂向曰：七澤，荊州楚境。齊語：桓  
天保

之未定，見般憂之方始。  
謝朓辭隋王晟云：天保，下報上也。君能下下，以成其政。臣能歸美，以報其上。言已奔江陵，元帝  
用已，時天保尚未定也。潘岳西征賦云：憂天保之未定，言書劉琨勸進元帝表云：或殷憂以啓聖明。

本不達於危行，又無情於祿仕。  
危行，見  
謝朓辭隋王晟云：元帝承制，信除御史中丞，及即位，  
轉右衛將軍，按左傳：三軍有中軍，中軍下

軍，沈約奏彈王源云：謬  
掌天憲，書曰：太康戶位。  
信牛世等於龍門，辭親同於河洛，奉立身之遺訓，受成書之顧託。  
謂父肩吾卒於江陵也。  
肩吾傳云：年江陵，歷江

州刺史，領襄陽太守，封武康侯。卒，漢書曰：司馬謖爲太史公，既掌天官，不治民，有子曰遷，遷生龍門，太史公留滯周南，病且卒，而子遷  
適反見父子於河洛之間，太史公執手而泣曰：子先周室之太史也，子死，爾必爲太史，爲太史毋忘吾所著論矣。且夫孝始於事親，中

於事君，終於立身，揚名於後世，以顯父母，此孝之大也。蘇林曰：龍門，禹所鑿也。師古曰：龍門山，其中在秦州龍門縣，西在同州韓城縣北，而河從其中流。昔二世而無愆，今七葉而始落。  
博物志曰：太丘  
長陳實實子鴻

曉彌紀，紀子司空羣，羣子泰，四世於漢，魏今朝有重名，而其德漸小減。時人爲其語曰：公慙彌，彌慙長。漢書曰：今日礪張安世，昔  
七代任漢，左太沖詠史詩曰：金張藉舊業，七葉珥金貂。下云：洎子身而七葉子，山自言先世之德，無愆於彌長，及己身而真落也。泣

風雨於梁山，惟枯魚之銜索。  
信思親也。琴操曰：曾子耕於山下，雨雪不得歸，思父母，作梁山操。  
家語：子路見孔子，枯魚銜索，幾何不盡，二親之志，忽如過隙。

入欹斜之小徑，掩蓬  
藿之荒扉，就汀洲之杜若，待蘆葦之單衣。  
左氏傳曰：斬之蓬蒿藜藿，而共處之。楚辭曰：窱汀州兮杜若，王逸曰：汀，平也。杜  
若，香草。吳志：諸葛恪傳云：童謠曰：諸葛恪，蘆葦單衣，蘆鉤絡於何相求，成子關。



成子闔者反語石子岡也。建鄴南有長陵。曰石子岡。葬者依然。鉤絡者板飾革帶。世謂之鉤絡帶。恪果以幕席裹其身而薨。束其腰投之於此岡。後聽恪故吏敏弗求之於石子岡云。時元帝猜忌信憂。幾待死若屋原葛條矣。  
於是一作西楚時。

霸王劍及繁陽。謂元帝馳檄討景也。南史帝紀云。承聖元年二月。王僧辯發自溇陽。帝馳檄四方。俟景及逆者。封萬戶侯。開國公。絹布五萬疋。僧辯等遂平景。漢書項羽自立為西楚霸王。孟康曰。舊名江陵為南楚。莫為東楚。彭城為西楚。

都彭城。元帝都江陵。時元帝承制。尚未正位。故以為比。左氏傳曰。楚子怒。劍及於駘門之外。又昭五年云。遺射。帥繁陽之師。先入南懷。楚師從之。又襄四年云。楚師為陳賁。故猶在繁陽。杜預曰。銅陽南有繁陽亭。楚地也。  
鷹。一作兵金匱校。

戰玉堂。太公有金匱書。漢書高帝紀曰。丹書鐵契。金匱石室。如淳曰。金匱猶金滕也。衛青傳曰。鑿黃泉幽。作鷹兵者。張衡思玄賦。舊注云。尚書右序。自旋以鷹。秦漢以來。即以所執之旗名曰鷹。謂鷹幡曲蓋者也。解嘲曰。歷金門上玉堂。晉灼曰。黃圖有大

玉堂小。皆戰艦也。晉書云。水戰有督軍船。又陶侃有督雀舟。郭璞方音曰。今江東人呼柁為軸。碑蒼曰。樞帆柱也。古詩曰。象牙作帆。櫓言舟師之蓋也。 沉白馬而誓衆。負黃

龍而渡江。海潮迎艦。江澤送王。王僧辯傳曰。陳武帝率兵五萬。出自南江。前軍五千行。至益口。王僧辯會於白茅洲。為盟於

告天曰。僧辯忠臣。奉辭伐罪。社稷中興。當使風息。若鼎命中。淪請從此。進言訖風止。自此遂泛安流。有羣魚躍水。飛空引導。賊望官軍。有五色雲。雙龍挾艦。行甚迅疾。漢書曰。漢王即皇帝之位。請功而封之。申以丹書之信。重以白馬之盟。吳越春秋曰。禹南渡江。黃龍負

舟。吳都賦曰。迎海潮而振縉。想萍實之復形。家語曰。楚昭王渡江。江中有物。大如斗。圓而赤。直觸王舟。舟人取之。王使使聘於魯。問於孔子。孔子曰。此所謂萍實也。可剖而食之。吉祥也。惟願者為能獲焉。使者返。王遂食之。  
戎車屯於石城。

戈船掩於淮泗。南史承聖元年三月辛巳。王僧辯督諸軍乘潮入淮。壬午。陳霸先於石頭西落星岡築柵。共攻景。陸機欲馬長城。竊行。戎車無不軌。伏潛北。復謂曰。石城建康西岸。臨江。故也是曰。京師。吳都賦曰。戎車設於石城。戈船掩於

江潤劉達注云石城石頭塢也在建鄴西臨江中有庫藏軍儲吳志建安十六年權徙治秣陵明年城石頭改秣陵爲建業山謙之丹陽記云石頭城吳時悉土塢義熙初始加磚甃因山以爲城因江以爲池形勢險固有奇氣亦謂之石首城也越絕書曰伍子胥船有戈漢書曰歸義侯嚴爲戈諸侯則鄭伯前驅盟主則荀彘暮至左氏傳曰諸侯如楚魯衛曹邾不會鄭伯先待於申六月丙午楚子合諸侯於申又襄十一年四月諸侯伐鄭已亥

齊公子光宋向戌先至於鄭門於中門其暮晉荀彘至於西郊中舊許時晉主夏盟故曰盟主割集燠穴奔魘走魘侯景傳云王僧辯等進營於石頭城北景列挑戰僧辯大破之景既退敢不敢入宮欲其散兵屯於闕下將逃走

偉城劍攬轡曰自古豈有叛天子乎今宮中衛士尙足一戰寧可便去景曰我在北打賀拔勝敗葛榮揚名河朔與高王一種人來南渡大江取豎城如反掌皆乃所親見今日事恐是火亡乃好守城當復一決仰觀石闕逡巡歎息乃以皮囊盛二子挂馬鞍與其儀同田遷范希榮等百餘騎屯奔王偉遂委豎城竄走左氏傳曰魘魘魘魘莫能逢之杜注魘山神獸形魘怪物又傳曰投諸四裔以禦魘魘魘魘知反魘反備反吳都賦曰顛覆東屠剖破窟宅淮南子曰越王繫逃山穴越人熏而出之埋長狄於駒

門斬蚩尤於中冀謂斬侯景也侯景傳云赤亭之役胡僧祐以羸卒一千破任約精兵二萬轉戰而東前無橫陣旣而侯景追及景衆未陳皆舉幡乞降景不能制乃與腹心數十單軻走推二子於水自慮瀆入海至胡豆洲前太子

舍人羊璽殺之送於王僧辯左氏傳曰鄭麟伐齊逐伐我公使叔孫得臣追之敗狄於鹹獲長狄僑如宮父終甥春其曠以戈殺之埋其首於子駒之門帝王世紀曰黃帝蚩蚩尤於中冀之野燃腹爲燈飲頭爲器侯景傳云景宴

集其黨召王僧通僧通取肉搗鹽以進景問曰好不景答所恨大驢僧通曰不驢則爛及景死僧辯截其二手送齊文宣傳首江陵果以鹽五斗置腹中送於建康暴之於市百姓爭取屠脍羹食皆盡焚骨揚灰贊耀其禍者乃以灰和酒飲之首至江陵元帝命繫於市三日然後煮而漆之以付武成後漢書董卓既斬乃卓於市天時始熱卓妻充肥脂流於地守尸吏然衣置卓臍中光明遠曜漢書張騫傳云匈奴破月氏王以其頭爲飲器又匈奴傳旣破月氏王頭共飲血盟師古曰飲酒之器也戰國策云趙襄子最怒知伯漆

其頭以直虹貫壘。長星屬地。侯景傳云。白虹貫日。三重。天文志云。周禮。既殺氏。掌十輝之法。以觀妖祥。辨吉凶。七日彌。謂白虹爲飲器。

帝紀云。有長星墜於諸葛之壘。又時有長星。自西南流於東北。墜於梁。帝斬公孫文懿於星墜之所。昔之虎踞。一作壘。龍盤。加以黃旗紫氣。莫不隨狐兔而窟穴。與風靡

而殄瘁。傷故國之凋殘也。侯景傳云。王克開臺城門。引麥之橫入宮。縱兵蹂掠。是夜遺燼。燒太極殿。及東西堂。延閣。郗鑒。羽儀。整路。莫有子遺。王僧辯命武州刺史杜齒救火。僅而得滅。臺城都下戶口百遺一二。張勃吳錄曰。劉劭曾使諸葛至京。因

觀秣陵山阜。乃嘆曰。鍾山龍盤。石城虎踞。帝王之宅也。司馬德操與劉恭嗣書曰。黃旗紫氣。恆見東南。終成天下者。揚州之君乎。潘岳西征賦云。狐兔窟穴於殿傍。張景陽七哀詩云。狐兔窟其中。蕪穢不復掃。詩大雅瞻卬云。邛國殄瘁。毛傳云。殄。盡也。瘁。病也。

瞻博望。北臨玄圃。南史。宋武帝紀云。於博望梁山立樓閣。陸機詩。有皇太子宴玄圃。宣猷堂。應令之作。梁昭明太子於玄圃穿築。聖朝士名素者遊其中。又簡文帝嘗於玄圃述武帝所製五經講疏。聽者傾朝野。按漢時有博望苑。豈

之山有玄圃。蓋舊有此名矣。月榭風臺。池平樹古。沈約郊居賦曰。風臺累翼。月榭重櫺。戰國策。雍倚弓於玉女臆扉。繫馬於鳳凰

樓柱。魯靈光殿賦云。玉女窺牕。而下。觀音宮闕名。洛陽有鳳凰樓。仁壽之鏡徒懸。茂陵之書空聚。晉書。陸機傳云。機與弟雲書。仁壽殿前有大方銅鏡。高五尺餘。廣三尺二寸。暗著庭中。向之便爲人。雲

漢武帝內傳云。帝崩三月。葬茂陵。又帝崩時。遺詔以雜書三十餘卷。常讀玩之。使隨身。到建康二年。河東功曹李友。入上。發掘。由探樂於廢室中。得此經。蓋以金箱。卷後題東觀漢記名。記月日。武帝時也。河東太守張純。以經箱進。帝問武帝時左右近臣。有典書

中郎。再登。見經及箱。流涕對曰。此孝武帝殞時物也。知帝爲得仙之下者矣。漢武好道。梁武佞佛。故用此語。蓋傷之也。若夫立德立言。謨明寅亮。聲超於繫表。道高於河上。

悼簡文帝也。梁本紀云：帝諱綱，字世讚。武帝第三子，幼而聰睿，六歲能屬文，及長器寬弘，未嘗見喜懼色，厚嚴谷神，兩膝則日光燭人，讀書則十行俱下，藻辭豔發，博綜羣言，善談玄理，自十一便能親庶務，歷試藩政，時在稱美，性恭孝，居穆黃齋，喪毀骨立，所坐席露濕，身爛，又居監廩，多所弘宥，文簿部領，纖毫必察，弘納文學之士，接賞無倦，自幽繫之後，爲文自序云：有梁正士蕭世讚，立身行道，終始若一，風雨如晦，雞鳴不已，弗欺暗室，豈況三光，數至於此，命也如何，益賢君也，左傳叔孫豹曰：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此之謂不朽，書：謨明弼諧，寅亮天地，世讚荷蒙日象外之意，繫表之言，神仙傳云：河上公者，莫知其姓氏，漢文帝時結草爲蒂，上河之藩帝讀老子經，頗好之，時皆稱河上公，亦見高士傳。

更不遇於浮丘，遂無言於師。

曠。劉向列仙傳云：王子喬，周靈王太子晉也，好吹笙，作鳳鳴，遊伊洛間，道士浮丘公接上嵩山，二十餘年，後來於山上，告桓良曰：昔與之言，五節而三窮，歸告平公，備曠曰：昔使曠往見之，言師曠見太子晉曰：晉後三年，將上資於帝所，汝無無言，師曠歸，未及三年，告死者至，喻簡文爲太子時，爲賊所刺，不能動，浮丘公卒至於死也，太清二年，景入都，後三年爲大寶二年，帝爲景所試，是無言於師也。以愛子而託人，知西陵而誰厚。

隋書：秦城陷後，太子以幼子大關，關湘東，并剪爪髮以寄之，陸機弟魏武序曰：指姬女以指李豹，以示四子，曰：其累汝，因流下，衛戩，雖以天下自任，今以愛子託人，又曰：吾疑

好妓人，皆著綢緞，坐於臺上，應八尺林，恭連，如晴上，騎橋之，非無北闕之兵，猶有雲臺之仗。

南史：柳敬禮傳云：景說仲禮於後洛敬禮謂仲禮曰：

景今來會敬禮抱之，兄便可殺，雖死無恨，仲禮壯其言，許之，不敢動，景征晉熙，敬禮與南康王會禮，謀襲其城，尅明將發，建安侯蕭贛告之，遂遇害，臨死曰：我兄老婢也，國家敗亡，實余之責，今日就死，豈非天乎？又南康王會禮傳云：景往晉熙，都下虛弱，會禮復與柳敬禮及北兗州司馬成欽謀之，敬禮曰：舉大事必有所資，今無寸兵，安可以動，會禮曰：湖熟有吾故舊三千餘人，昨來相知，尅期響應，計賊守兵不過千人，若大兵外攻，吾等內應，直取王偉，事必有成，景後歸，無能爲也，敬禮曰：善於百姓，厭賊，咸思用命，建安侯贛以

謀告王偉，偉遂收會理。遇害，侯景傳云：南康王會理之事，景謂簡文欲謀之，遂懷逆謀。言當此之時，如南康王柳敬禮等，非無北闕內應之兵，而賊之心腹如王偉、蕭貞等，其守兵猶有雲臺之仗，以致忠臣見戮，帝遂被弑。終簡文之死也。漢書云：更始初，義兵入長安，誅王莽，莽將王邑等拒擊北闕下。魏志：高貴鄉公髦，甘露五年，注：魏氏春秋曰：帝自將兵，從僕射李昭、黃門從官焦伯等下，陵雲牽鐵杖，授兵欲因際會，自出討文王。時侯景入宮，王偉等以甲防守，皆弄注兵，故引雲臺之仗云。司徒之表裏經

綸狐假之惟王實勤

司徒謂王僧辯也。梁書曰：王僧辯，字君才，右衛將軍神念之子也。討景逆寇，悉平。京都剋定，世祖即帝位，以功進授司徒，為司徒在平景後，此在後稱之也。左傳：二十五年，秦伯餽晉，將納王，狐偃言於

晉侯曰：求諸侯莫如勤王。言今日僧辯之師猶昔日狐偃勤王之舉也。

橫珣戈而對霸王，執金鼓一作鞭而問賊臣。

晉語云：韓簡執鞭，穆公衡珣戈，出見使者。漢書吳王濞傳云：漢兵至膠，西王肉袒叩

頭，漢軍壁弓高，侯執金鼓見之，曰：王苦軍事，願問王發兵狀。賊臣謂侯景也。

平吳之功，壯於杜元凱，王室是賴，深於溫太真。

晉書云：杜預，字元凱，咸寧中，武帝有滅吳之計，惟預與武帝合

後預遂平吳。晉書曰：溫嶠，字太真，太真人也。為郡尹，後平蘇峻之亂。

始則地名全節，終則山稱柱人。

水經：全鳩澗水，酈元注：述征記曰：全節，地名也。潘岳西征賦：紛吾既邁此全節。李善注云：全節，即汝書全鳩里，吳

太子死處。圖經曰：全節在閩鄉縣東十里鳩澗西。水經注云：沅水又東歷小礫澗之柱，清東鳴澗。西渚東里許，俱得柱人山。隋書地理志云：汝郡黎陽有柱人山。隋圖經曰：柱人山，谷名，或云殷紂殺比干於此，因得名。古凡伯國也。

南陽一作山校

書去之已遠，上蔡逐獵，知之何晚。

謂僧辯父子為陳武帝所誅也。王僧辯傳云：元帝江陵之敗，僧辯未至，而荊州已滅，及敬帝初，即梁王位。僧辯預授立功，承制齊文宣，又納貞陽侯暕，明以為梁嗣。僧辯不納，後納

之，遣龍舟法駕往迎貞陽，會於江寧浦。明踐位，僧辯常處石頭城。會江淮人報云：齊兵大舉至壽春，僧辯謂齊軍必出江表，因遣記室參軍以事報陳武，仍使整舟鑿器械，陳武密有圖僧辯志，及聞命，留野城中，銜枚而進，縱火焚之。僧辯共部下，就是夜及子鍾伯被

絞殺時壽春竟無齊軍。又非陳武之譎。殆天授也。南陽校書去之已遠者。袁僧辯功成見殺也。上蔡遂獵。知之何晚者。罪當辭內有粵主而外求君。以致父子俱戮也。莫越春秋云。越王賜文種屬鐵之劍。種得劍嘆曰。南陽之室而爲越王之禽。史記曰。李斯具五刑出獄。與其中子俱執。顧謂其子曰。吾欲與若復牽黃犬。出上蔡東門。遂獲免。其可得乎。李斯舍扶蘇而立。鎮北之負譽於前。風颯深。胡亥且父子同戮。故取以爲比。僧辯既死。陳武遂致受禪梁之社稷。存亡繫於王公。故賦終言之。

然。鎮北謂邵陵王綸也。侯景傳云。邵陵王綸率西豐公大春。新塗公大茂。永安侯確等馬步二萬。發自京口。直據鍾山。景黨大駭。咸欲逃散。分遣萬餘人拒戰。綸大破之。於愛敬寺下。景初聞綸至。懼形於色。及敗軍還。尤言其盛。命其舟石頭。將北濟。任約曰。去鄉

萬里。走欲何之。戰若不捷。君臣同死。草間乞活。約所不爲。景乃止。所謂負譽於前。風颯凜然者也。云於前者。綸卒爲景所敗。還奔京口。其響不終也。云鎮北者。按綸傳。大同中。綸嘗爲揚州刺史。揚州在江北。故云鎮北也。至太清元年。又遷鄂州。突負聲謂邵陵計景時有此威望。若其少時險躁。幾絕人道。不足譽也。水神遭箭。山靈見鞭。是以熱熊傷馬。浮蛟沒船。故討景之功不成也。隋書五行志云。綸將兵援

擊城。至鍾山。有熊嚙綸所乘馬。南史。邵陵王傳云。綸討景。發自下中江。而浪起。有物傷舟。將覆。識者尤異之。及次鍾陵。景已渡采石。綸乃晝夜兼道。旋軍入赴。濟江中流。風起。人馬溺者十一二。一作虜。邵陵王子確傳云。侯景乞盟。懼確在外。啓求召確。確遂入城。景愛其膂力。恆令在左右。後侯景。仰見飛燕。羣賊爭射之。不中。確射之。應弦即落。賊徒忿。咸勸除之。後與景獵鍾山。同逐禽。引弓將射。景

聲斷不得發。賊覺殺之。是併序綸子確之死也。史記云。秦始皇夢與海神戰。如人狀。問占夢博士曰。海神不可見。以大魚蛟龍爲候。乃令人海者。齋捕魚具。而自以連弩。候大魚出射之。至之。累見巨魚。射殺一魚。突並海西。至平原津。而病。三齊略記云。始皇作石橋。欲過海。看日出處。有神人驅石下海。而去不速。神輒鞭之。石皆流血。才子併命。俱非百年。按武帝八人。故賦比之高陽之數名曰才子。併命。謂元帝與之作難也。南史。列傳云。綸大脩器甲。時討侯景。元帝遣王僧辯通之。軍潰。後爲西魏楊忠陸通所害。俱非百年者。謂兄弟猜忌。家禍疊構。邵陵既亡。江陵亦敗。俱不能永年也。左傳云。高陽氏有才子八人。

宗之夷凶靖亂大雪冤恥

謂元帝也。梁帝紀云世祖孝元皇帝諱繹字世誠武帝第七子也。天監十三年封湘東王。太清元年爲荆州刺史。太清二年承制江陵。明年平侯景。元帝崩號世祖。云中宗者以其啓中興之業。若晉元

帝安。千寶晉紀總論曰。故天命集於中宗皇帝。夷凶靖亂。大雪冤恥者。謂其能平侯景。報萬民之冤。洒兩君之恥也。

去代邸而承基。遷唐郊而纂祀。

謂元帝山湘東王而承帝業也。梁帝紀云承聖元年冬十一月丙子。

皇帝卽位於江陵。漢書文帝紀云奉天子法駕。迎於代邸。帝王世紀云。擊登帝位。封異母弟放勳爲唐侯。後受擊禪。是爲帝堯。

反舊章於司隸。歸餘風於正始。

後漢光武紀云。更始將北都洛陽。以光武行司隸校尉使。

前整脩宮府。於是致僚屬。作文移。從事司察。一如舊章。衛玠別傳曰。玠至武昌。見王敦。與之談論。獨自信宿。敦顧謂僚屬曰。昔王輔嗣吐金聲於中朝。此子復玉振於江表。微言之精。絕而復續。不晤永嘉之中。復聞正始之音。阿平若在。當復絕倒。見劉孝標世說注。亦見晉書。沉猜則方逞其欲。藏疾則自矜於己。天下之事沒焉。諸侯之心搖矣。梁本紀云。帝性好矯飾。多猜忌。於名無所假。人微有勝己者。必加毀害。帝姑義

興昭長公主子王銓。兄弟八人。有盛名。帝妬忌其美。遂改寵姬王氏。兄王珩。名琳。以同其父名。忌劉之遷學。使人鳩之。如此者甚衆。雖骨肉亦徧被其禍。南史論曰。元帝居勢勝之地。啓中興之業。既雪驪恥。且應天人。而內積猜忍。外崇矯飾。擊號之節。忍酷於踰年。交省之制。申情於木偶。竟而雍州引寇。響起河東之戡。益州親幸。事習邵陵之窘。悖辭屈於僧辯。殘虐極於圓正。不義不昵。若斯之甚。而復謀無經遠。心勞志大。近捨宗國。遠迫強鄰。外弛善籬。內崇講肄。幸於溢至。戕隕方迫。始皇之迹。雖復文籍滿腹。何救社稷之墟。歷觀書契以來。未有三葉。遺惡若蕭宗之酷也。諸侯心搖。爲下齊交。秦患張本。既而齊交北絕。秦患西起。齊謂北齊也。秦謂西魏也。西魏都長安。是秦地也。梁本紀云。承聖元年。齊將潘樂。辛術等。攻秦郡。王僧辯遣將杜顛帥衆。

拒之。齊人又賀侯景。平二年九月。齊遣郭元建。等帥衆。頓合肥。又承聖二年五月。魏大將尉遲迥。進兵。逼巴西。潼州刺史楊乾運。以城納迥。先是魏使宇文仁恕。來聘。齊使至江陵。帝接仁恕。有問魏相安定公憾。乃使柱國萬紐于謹。來攻。十月。魏軍至襄陽。梁王蕭譽率

衆會之卒有江陵之禍。戰國策云：秦欲伐齊，齊楚之交善，王患之，張儀南見楚王曰：大王苟能閉關絕齊，臣請使秦王獻商於之地方六百里。楚王大悅，羣臣聞見者，皆言陳軫獨不賀曰：西生秦患，北絕齊交，兩國之兵必至矣。况背關一作而

懷楚，異端委而開吳。謂元帝安戀江陵不復歸都建業也。漢書項羽傳贊云：及羽背關懷楚，左傳哀七年云：子貢對宰嚭曰：太伯端委以治周禮，杜預曰：端委禮衣也。吳都賦云：有吳之開國也。肇自泰伯。驅綠林之

散卒，拒驪山之叛徒，營軍梁漾，蒐乘巴渝。謂元帝拔遼東任約謝答仁於獄以攻蜀也。武陵王紀傳云：魏軍伐蜀，魏將尉遲迥逼涪水，楊乾運降之，迥即趨成都。五月紀次西陵，軍容甚盛，元帝命護軍

將軍陸法和立二城於峽口，名七勝城，鎮江以斷峽。時陸納未平，蜀軍復逼，元帝甚憂，法和告急，旬日相繼，元帝乃拔任約於獄，以為

晉安王司馬，徵禁兵以配之，并遣劉崇兵約西赴。六月紀築連城，攻絕鐵鎖，元帝復於獄拔謝答仁為少兵，校尉配衆一旅，上赴紀頓

兵日久，頻戰不利，師老糧盡，智方俱殫，又魏人入劔閣，成都虛弱，憂懣不知所為，遂致於敗。按元帝紀：魏尉遲迥平蜀，在承聖二年八月，蜀平，而江陵隨之矣。及元帝敗，魏人燒柵，朱賈臣謝答仁勸帝乘暗潰圍，出就任約，答仁又求自扶帝，帝問僕射王褒，褒曰：答仁侯

景之黨，豈是可信，成彼之勳，不如降也。信譏元帝復用侯景之黨，以抗拒骨肉也。濟宮舊事云：初陸法和擒任約於水中，約言求就師

目前死，法和曰：檀越有相必不死，且於王有緣，決無他慮。王於後徵得檀越力果，釋用為都守。後漢書劉玄傳云：新市人王匡、王鳳與

諸亡命，藏於綠林中。注：綠林山在荊州當陽縣東北也。漢書英布傳：布反，薛公曰：布以驪山之徒，自致萬乘，此皆僞身，不顧後慮。左傳

莊四年云：楚武王伐隨，卒於柵木之下，令尹鬬郤莫放，屈重除道，梁漾營軍臨隨，隨人懼行，成杜注：漾水在襄陽，縣西南，入鄖水

梁，橋也。地理志云：巴屬益州，故巴國。左傳云：巴子使韓服告楚，是後漢書曰：閩中有渝水，其人多居水左右，天性動勇，喜歌舞，高祖觀

之曰：此武王伐紂之歌也。乃命樂人習之，所謂巴渝舞。營軍梁漾，蒐乘巴渝者，言自楚攻蜀也。左傳：苗賁皇曰：蒐乘補卒。注云：蒐，閱也。

問諸淫昏之鬼，求諸厭劾之符。承聖二年，上聞武陵王東下，使方士畫版為紀像，視釘支體以厭之。左傳：僖十九年云：宋公使邾文公用鄆子於次睢之社，以屬東夷。司馬子魚曰：今一會而虐二國之君，又用諸淫昏。



之鬼將以求霸不亦難乎魏志董卓傳注獻帝起居注曰李傕性喜鬼怪左道之術常有道人及女巫譟擊鼓下神祭祠六丁符劾厭勝之具無所不為

荆門遭廢延之變

謂元帝命樊猛斬武陵王紀也南史列傳云武陵王紀字世詢

武帝第八子也特為帝愛天監十三年封武陵王大同三年為都督益州刺史大寶二年借號於蜀改年天正地人侵蜀元帝遣任約謝答仁上赴紀將軍侯景為任約謝答仁所破紀頻敗知不振遣署度支尚書樂奉業往江陵論和緝之計元帝知紀必破遂拒而不許於是兩岸十餘城遂俱降遊擊將軍樊猛率所領至紀所紀在船中逸林而走以金擲猛等曰此顯應遂我一見上官必當富貴

猛曰天子何由可見殺足下此金何之猶不敢逼圍而守之法和馳啓上密敕樊猛曰生還不成功也猛遂斬紀荆門按元帝與紀書又為詩曰回首望荆門驚浪且回奔四鳥嗟長別三聲悲夜猿圓正在獄中連旬曰水長三江急雲生三峽昏顧貫淮南罪思報早陵

恩帝看詩而泣荆州記曰荆門上合下開開達山南有門之形故曰荆門後漢書注云荆門山名在今峽州宜都縣西北今猶有故城基址在山上廢延用春秋共叔段事以元帝不兄也左傳云鄭莊公弟大叔

段又收貳以為己邑至於廢延太叔將襲鄭公命子封帥車二百乘以伐京夏口一作首濫達泉之誅謂元帝攻邵陵王綸綸卒為魏所殺是禍由元帝也

邵陵王傳云邵陵攜王綸字世調武帝第六子也大寶二年綸至夏口承制自官湘東王繹遣王僧辯帥舟師逼之僧辯據鄂州綸為西魏所害是元帝逼之以至於死故曰誅也邵陵王乃元帝之兄故用李友醜兄之事左傳莊三十二年云成季使以君命命悠叔待

於鍼巫氏使鍼季醜之歸及達泉而卒偉叔成季皆桓公之子以喻邵陵湘東皆武帝子以弟害兄也夏口左傳云吳伐楚楚沈尹戌奔命於夏油杜預曰漢水入口今夏口也邵國志南郡津鄉注曰史記云蘇秦說楚威王楚東有夏州左傳云楚莊伐陳鄉取一人

以歸謂之夏州今夏口城有州名夏口晉志云武昌沙羨縣有夏口對漢口有津水經注云對黃鵠岸入河津故城以夏口為名亦沙夷縣治也一名夏首楚辭曰過夏首而西浮王逸注云夏首水口也

度因親以教一作致愛忍

和樂於鸞弧孝經云因親以教愛孟子曰其兄鸞弓而射之詩云兄弟既翕和樂且耽言不能兄弟親愛而反以鸞弧為和樂也既一作慨無謀於肉食非所望於論都南史曰侯景平王僧

辯啓送秘府圖書勅周弘正。雖校時朝議遷都。但元帝再臨荆峽。前後二十餘年。情所安戀。不欲歸建鄴。兼故府臣僚皆楚人。並欲即都江陵。云建康蓋是舊都。彭荒已極。且王氣已盡。兼與北近。若有不虞。悔無所及。且臣等又聞荆南有天子氣。今其應矣。元帝無去意。時尙書左僕射王褒。及弘正。咸侍帝。顧曰。卿意何如。褒等以帝猜忌。弗敢衆中公言。唯唯而已。褒後因清開密謀。還丹陽。甚切。終不引納。他日弘正乃正色諫於再三曰。若如士大夫。惟聖王所都。本無定處。至於黔首。未見入建鄴城。便謂未是天子。猶列國諸王。今日付百姓之心。不可不歸建鄴。當時頗相酬酢。弘正退後。黃羅漢宗懷乃言。弘正王褒東人。乃勸東下。非爲國計。弘正復面折二人。帝欲編試人情。曰。欲吾去者。左祖。於是左祖過半。武昌太守朱買臣復勸上遷。曰。買臣家在荊州。豈不願官長往。但恐是買臣富貴。非官富貴。耶。帝深感其言。卒不能用。及于謹入江陵。朱買臣按劍進曰。惟斬宗懷黃羅漢。可以謝天下。帝曰。黃實告意。宗黃何罪。左傳云。長勺之戰。曹劌見其鄉人曰。肉食者謀之。又何間焉。劌曰。肉食者鄙。未能遠謀。杜預曰。肉食在位者。說死曰。晉東郭氏上書於獻公。曰。肉食者已慮之矣。對曰。忽使肉食失計於廟堂。蓄食寧得不肝腦塗地也。陸士衡云。無以肉食資。取笑。黎藿是也。後漢杜篤傳云。光武欲建都洛邑。篤以關中先帝舊京。不宜改替。作論都賦奏之。

未深思於五難。先自擅於

二一作端。左傳昭十三年云。韓宣子問於叔向曰。子干其濟乎。對曰。難。宣子曰。同惡相求。如市買焉。何難。對曰。取國有五難。有寵而無入一也。有人而無主二也。有主而無謀三也。有謀而無民四也。有民而無德五也。楚君子干涉五難以弑舊君。誰能濟之。武陵王紀傳云。元帝與紀書曰。昔齊此樂推。事歸富暨。富暨卽左傳康王諸子事。故取子干爲比。言其未思五難也。二端。帝常自比諸葛桓溫。惟張續許焉。是二端。又曰。我給於文士。媿於武夫。亦是二端。三端。帝能詩工書。善畫。自圖富尼像。爲之贊。而書之時。人謂之三絕。韓詩外傳云。君子避三端。文士筆端。勇士鋒端。辯士舌端。登陽城而避險。臥砥柱而求安。

謂元帝卽安荆楚。猶登至險以避險。臥不安以求安也。左傳昭四年云。司馬侯對晉侯曰。陽城九州之險也。杜注云。陽城在河東陽城縣東北。禹貢曰。南至於華陰。北至於砥柱。又曰。砥柱析城。至於王屋。師古曰。砥柱在陝縣東北。在河中形若柱也。

既言多於忌刻。實志勇而形。一作殘。但坐觀於時變。本

賦

無情於急難。言元帝忌克殘忍。當援師討景時。但坐觀時變。而無兄弟急難之義。如於邵陵武陵河東桂陽之屬。俱自相屠戮也。左傳云。晉惠公反國。秦伯謂公孫枝曰。夷吾其定乎。對曰。今其言多忌刻。難哉。詩云。兄弟急難。地惟黑。

子城猶彈丸。其怨則黷。其盟則寒。元帝紀云。日侯景之難。州郡大半入魏。自巴陵以下。至建康。緣以長江為限。荆州界武寧西拒峽口。日嶺以南。復為蕭勃所據。文軌所同。千里而近。人戶著居。不啻三萬。中興之盛。盡於此矣。黷。怨。寒。盟。如魏宇文仁惠來聘。帝接有闕。致起魏師。詳見前注。漢書。賈誼上疏云。淮南之比大。隸侯。暉如黑子之著。而史記。平原君傳。趙郝曰。此彈丸之地。左氏傳曰。君無怨黷。又子貢對宰嚭曰。盟可辱也。亦可寒也。山豈冤禽之能。

寒海非愚叟之可移山。山海經云。赤帝之女。嬉遊東海。溺而死。不返。化為冤禽。名曰精衛。常取西山木石。以填東海。列子云。太行王屋二山。方七百里。高萬仞。本在冀州之南。河之北。北山愚公年九十。而山崩。於是出入之迂也。聚室而謀曰。吾與汝輩力平險。指通豫南。達於漢陰。可乎。雖然。許之。遂斷。疑曰。君之力。曾不能損魁父之丘。如太行王屋何。且焉置土石。雜曰。投諸渤海之尾。隱士之北。遂率子孫荷擔者三夫。叩石墾壤。箕畚運於渤海之尾。鄰人京城氏之婦。更有遺男始。跳往助之。寒暑易節。始一反焉。河面智叟笑而止之曰。甚矣汝之不惠。以殘年餘力。曾不能毀山之一毛。其如土石何。北山愚公長息曰。汝心之固。固不可徹。曾不若孀妻弱子。雖我之死。有子存焉。子又生孫。孫又生子。子孫無窮。窮廣也。而山不加增。何苦而不平。河曲智叟無以應。操蛇之神聞之。懼其不已。告之於帝。帝感其誠。命夸娥氏二子負二山。一厓朔東。一厓雍南。自此異之。南漢之陰。無斷斯焉。喻元帝以荆州小國。禍嬰兄弟。若怨強鄰。不覺也。

况以滌氣朝浮。妖精夜隕。亦鳥則三朝夾日。蒼雲則七重圍軫。謂元帝即位以來。災異迭見。璽運將終也。元帝紀云。承聖元年冬。天門山搜野人。呈隨皇都。淮

南有野象數百。宣城郡猛獸暴食人。二年春。南宮門畜牡鹿。兩能見湘川。三年春。主衣庫見黑蛇。遠之。並黑色。帝退居橋心。言又有蛇從屋內。帝言忽來。使人城。空中龍騰出。燠爛五色。地坼入雲。六七小龍相隨。飛去。羣魚騰躍。噓死於陸道。城上常有紫氣。至時消散。

也。

也。

也。

也。

也。

及魏軍至柵。是夜有流星墜城中。又歲星在井。癸感守心。後漢書五行志云。氣之相傷。謂之沚。注尚書大傳曰。凡六沚之朝。歲之朝。月之朝。日之朝。則后土受之。左氏傳曰。楚有雲如衆赤鳥。夾日以飛。三日。楚子問諸周太史。太史曰。其當王身乎。春秋文耀鉤云。楚有蒼雲如霓。圍軫七蟠。中有荷斧之人。向軫而踰。於是楚唐史晝遺灰。而雲滅。故曰。唐史之策。上滅蒼雲。地理志云。楚地翼軫之分野也。

### 亡吳之歲既窮。入郢之年斯盡。

左傳昭三十二年云。吳伐楚。史墨曰。不及四十年。越

其有吳乎。越得歲而吳伐之。必受其凶。至哀二十二年。越滅吳。又昭三十一年。趙簡子夢童子瀛而轉以歌。占諸史墨曰。六年及此月也。吳其入郢乎。入郢必以庚辰。定四年庚辰。吳入郢。北史藝術傳庾季才曰。秦將入郢。陛下宜還都。以避其患。

周舍鄭

### 怒楚結秦。冤有南風之不競。值西鄰之責言。

周書蕭譽傳云。魏恭帝元年。令子謹伐江陵。誓以兵會之。周舍鄭怒者。謂誓以元帝殺其兄譽。遂結讐也。左傳云。周鄭交惡。又僖二十四年。王怒將

以狄伐鄭。楚結秦。冤者。謂西魏來伐也。左傳。襄十八年曰。晉人聞有楚師。師曠曰。不害。吾驟歌北風。又歌南風。南風不競。多死聲。楚必無功。元帝紀云。魏師至帝在幽。逼求酒飲之。製詩四絕。其一曰。南風且絕唱。西陵最可悲。今日還蒿里。終非封禪時。春秋。僖十四年云。晉侯及秦伯戰於韓。獲晉侯。左傳曰。初。晉獻公嫁伯姬於秦。遇歸妹之睽。其繇曰。西鄰責言。不可償也。言楚有可敗之道。西魏乘機而入也。

### 俄而梯衝亂舞。冀馬雲屯。

魏志。公孫瓚與子續書曰。袁氏之攻。狀若鬼神。鼓角

鳴於地中。梯衝舞於城上。左傳云。冀之北。土馬之所生。陸機詩曰。胡馬如雲屯。言魏師之盛也。

### 伐秦車於暢轂。杏漢鼓於雷門。

秦風小戎之詩云。小戎。鳴收。毛傳云。小戎車也。伐。淺收軫也。又云。文茵。暢轂。毛傳曰。暢轂

長轂也。正義曰。淺收。暢轂。皆謂兵車也。兵車。言淺收。長轂者。對大車。平地載任之車。爲淺。爲長也。漢書王尊傳曰。毋持布鼓過雷門。師古曰。雷門。會稽城門也。有大鼓。越擊此鼓。聲聞洛陽。

### 下陳倉而連弩。渡臨晉而橫

船。蜀志云。建興六年冬。諸葛亮出散關。圍陳倉。亮性長於巧思。損益連弩。木牛流馬。皆出其意。漢書云。韓信進兵擊魏。魏盜兵蒲反。塞臨晉。信乃益爲疑兵。陳船欲渡。臨晉。而伏兵從夏陽襲安邑。魏豹驚。引兵迎信。信遂虜魏豹。

雖復楚有七

澤人稱三戶箭不麗於六麋雷無驚於九虎

晉江陵防守之弱不足抵西魏之師也子虛賦云臣聞楚有七澤嘗見其  
一未見其餘也左傳哀五年云晉執驪子與其五大夫以界楚師於三戶

杜元凱曰今丹水縣北有三戶亭三戶楚地或云風景昭為三戶非也左傳宣十二年鄭之戰云樂伯射驪龍管魏籍如楚致師楚  
潘黨逐之及葵澤見六驪射一驪以顧獻王于年拾遺記曰太初謠言云三七末世雞不鳴狗不吠宮中荆棘亂相繫當有九虎爭為

帝至王莽篡位將軍有九虎之號矣後漢書馮衍傳曰皇帝破百萬  
之陣摧九虎之軍雷震四海注云莽末拜將軍九人皆以虎為號  
謝洞庭兮落木去潯陽兮極浦謂已時去江陵身在長  
安也本傳云聘於西魏

感大軍南討遂留長安楚辭曰洞庭波兮木葉下又曰望澤兮極浦王逸曰潯陽江隋名也近附鄂極浦也浦音也呂  
向曰潯陽浦接於楚部也後漢馮衍傳注云洞庭湖名也中有洞庭山在今岳州西南云辭去者言已入長安離楚地也  
熾火兮

焚旗貞風兮害蠶

左傳晉獻公之箴曰車說其輓火焚其旗不利行師敗於宗丘秦伯伐晉卜徒父箴之其卦遇蠱曰子乘三  
去三去之餘獲其羸狐夫狐羸必其君也蠱之貞風也其悔山也蠱云秋矣我落其實而取其材所以克也

乃使玉軸揚灰龍文折柱

元帝紀云魏軍燒櫛元帝焚古今圖書十四萬卷以寶劍擊柱折之  
曰文武之道盡於此矣龍文劍名博物志云龍文吳王使于將所作  
下江餘城長林故營江

長林梁時屬武寧郡魏軍至襄陽梁主督率眾會之武寧為襄陽接境武寧既失遂入江陵王琳傳云湘州武陵平元帝性多忌以琳  
所部甚盛又得衆心故出之嶺外其友李膺帝所任遇琳告之曰琳蒙擢拔常欲華命以報國恩今天下未平選舉嶺外如有萬一不  
虞安得琳力何不以琳為雍州刺史使鎮武寧琳自放其作田為國禦捍然其言而不敢啓故率眾至嶺南元帝為魏闔道乃徵琳

赴援琳師次長沙而魏已平江陵矣漢書王莽傳曰南郡張霸江夏羊牧王匡等起雲杜綠林號曰下江兵晉灼曰本起江夏雲杜縣  
後分西上入南郡高藍田故號下江兵也後漢書郡國志曰南郡編縣有藍田聚注  
云下江兵所據宋書州郡志云武寧長林管安帝立隋書地理志云南郡有長林縣

徒思掛馬之秣未見燒牛之兵

晉魏  
軍濟

漢襲武寧。魏宗均。遂至江陵也。公羊傳云。圍者掛馬而秣之。使肥者應客。史記田單傳曰。單爲齊將。守即墨城。燕師攻之。田單取牛千頭。衣以五采。束茅盾於其角。繫火於其尾。穿城而出。城上大呼。燕師大敗。言此武陵。魏下江長林。本可固守。惜無良將。所以見敗也。

**章曼枝** 支 **以穀走宮之奇以族行** 言江陵敗亡之日。去國者多也。元帝紀云。魏人燒番。買臣謝答仁。稱帝乘暗。漢圍。出就任約。王褒不可。答仁又請守子城。收兵可得五千人。帝然之。即抄城內。大都督。既而又

召王褒謀之。答仁請入不得。嘔血而去。裴政犯門而出。徐世請任約。自馬頭走巴陵。約後降於齊。世請入陳。韓子自智伯欲伐仇猶。國道險難不通。乃鑄大鐘。遺之。載以廣車。仇猶大悅。險塗內之。章曼支諫不聽。受之。因斷穀而馳。至十九日。而仇猶亡也。左傳。僖五年。曰。晉侯復假道於虞。以伐虢。宮之奇諫。弗聽。晉使使。宮之奇以。其族行。曰。虞不臘矣。在此行也。晉不更舉矣。晉滅虢。遂滅虞。 **河無冰而馬渡** **關未曉而雞鳴** 後漢書。光武紀。言。光武至滎。河。河冰已合。乃渡。未畢。數騎而冰解。博物志曰。燕太子丹至於秦。請歸。問秦王之謬言。仰而嘆。鳥即頭自俯。而嘆。馬即生角。秦王不得。已遣之。爲機發之。橋欲陷。丹。丹驅馳過之。而橋不發。到關。關門不開。丹爲雞鳴。於是衆雞悉鳴。關開。遂歸。又史記曰。蓋管君爲秦所

**囚賂幸姬得出** **夜半至關** **關法雞鳴乃出** **客有忠臣解骨** **君子存聲** 謂王琳。陸法和等也。王琳已見北史。參術傳。及洛宮舊善爲雞鳴者。野雞皆應。乃出。二語亦言去國者也。 **忠臣解骨** 事並曰。陸法和。大聚兵。經欲襲襄陽。而入武關。帝使止

之法。和乃致其兵。謂使者曰。法和求道之人。尚不希帝釋。天下豈窺人主之位。但與主有香火因緣。救拔耳。今既被疑。是業不可改也。於是設供養。具大饅餅。及西魏舉兵。法和赴江陵。帝又使人逆之。曰。此自能破賊。但鎮鄂州。不須動也。法和乃還州。樂其城門著三處。白布衫。布褲。邪巾。大繩束腰。裹草席。終日乃脫之。及聞梁滅。復取前凶服著之。受 **章華望祭之所** **雲夢僞遊之地** 江陵故楚

**夢** **皆楚地** 以下言江陵既敗。魏軍縱其屠戮也。左傳。昭七年。曰。楚靈王即位。爲章華之宮。又曰。楚子成章華之室。願與諸侯落之。杜云。章華南都華容縣。又哀六年。楚昭王曰。三代命祀。祭不越望。江漢唯漳。楚之望也。禍福之至。不是過也。漢書。陳平傳曰。漢六年。人有告

賦

楚王信反者帝問平平曰古者天子巡狩諸侯南方有雲夢陛下出偽遊雲夢曾諸侯於陳陳楚之西界信聞天子好出遊其勢必郊迎謁而陛下因禽之特一力士之事耳帝行至陳楚王信果郊迎即執縛之後漢書郡國志曰南都華容雲夢在南晉書地理志曰南都華容

荒谷縊於莫放治父因於翠帥

荒谷縊於莫放治父因於翠帥

元帝紀云丁亥魏軍至得下戊申胡僧祐朱買臣等出戰買臣敗績幸多魏軍大政帝出

抵柘關親臨陣戰僧祐中流矢斃軍敗反者斬西門守卒以納魏軍帝見殺將軍杜畿謀弟機並受吉謝答仁三人相抱但見屍汝南王大封尚書左僕射王褒以下並爲俘以歸長安乃選百姓數萬口分爲奴婢小弱者皆殺之左傳桓十三年云楚屈瑕伐羅羅與盧戎兩軍之大敗之莫放縊於荒谷翠帥因於治父以聽刑杜曰荒谷治父皆楚地郡國志云江陵有津鄉注云荆州記曰西北有小城名曰治父衛宏詔定古文官書序曰秦既焚書忠苦天下不從所改更而諸生到者并爲郡中前後七百入密令冬月積灰於驪山磔谷中溫處莫實詔博士說之人人不同乃令就視完爲伏機諸生賢儒皆至乃方相難不已發機填之以土皆壓之終乃無覺後漢書陳壽傳注今新豐縣溫湯惠德鄉湯西有馬谷西道有坑古老相傳以爲秦坑儒處也史記范雎傳曰魏齊使舍人答擊睢拉齊潛齒左傳季文子曰如寃相夏容憤泉秋沸淮南子曰鄒衛忠於燕惠王惠王信讒而擊之衍仰天而哭正夏天爲之降霜後漢書曰耿恭據疏勒城七月旬奴來攻陷於城下拉續調水吏士渴乏恭仰天曰聞

昔武帥將軍拔佩刀刺山飛泉湧出今漢德神廟豈有窮哉乃斃衣服向井再拜爲吏士蘇有頃泉水奔出按耿恭出泉在秋七月天根水涸時故以秋沸爲異也

城崩杞婦之哭竹染湘妃之淚左傳襄二十三年曰齊莊公襲莒杞梁華旋載甲夜入宿於莒郊莒子親鼓之從而伐之獲杞梁莒人行成齊侯歸遇杞梁之妻於郊仲弔之辭曰殖之有罪何辱命焉若免於罪猶有先人之敝廬在下妾不得與於郊弔齊侯弔諸室列女傳曰杞梁妻齊杞梁殖之妻也齊莊公襲莒殖戰而死杞梁之妻無子內外皆無五屬之親就其夫屍於城下而哭之城爲之崩述異記曰湘水去萍三十里有

水毒秦涇山高

**趙陘。**以下言江陵百姓被擄之時。在道路之苦也。左氏傳曰。晉郤伐秦。秦人毒澗上流。師人多死。趙陘。卽井陘。趙地。漢書曰。張耳韓信欲東下井陘。擊趙。未至井陘口三十里。使人拔趙幟。立漢幟。破趙成安君齋。趙王歇者。是也。十里五里。

**長亭短亭。**漢書曰。秦法十里一亭。亭有長。漢因之不改。漢書曰。十里一亭。亭長亭候。何法盛中興晉。書曰。中原喪亂。五里一郵。郵間相去一里。李嗣真盜白孔六帖云。十里一長亭。五里一短亭。穢隨蟄燕。暗逐流螢。

鄉人遂共推郝鑿爲主。與千餘家。避署於魯國嶺山。有重險。百姓饑饉。野無生草。獬野鼠蟄燕而食之。後漢靈帝紀曰。閻貞扶帝。陳留王協。夜步逐螢。光。還至帝舍。張璠漢紀曰。帝爲諸黃門所劫。出穀門。走至河上。諸黃門既投水死。帝與陳留王獨夜步行。欲還宮。暗

暎。遂盤火而行數里。秦中水黑。關上泥青。高貞曰。黑水西河。惟維州。師古曰。西距黑水。維州秦地。晉書。姚泓載記曰。劉裕次於得民家。以露車載送。關城。近沈林子。李補。長萬餘。越山開道。會沈田子等於青泥。將攻交柳。泓使姚裕率

步騎八千。距之。泓退次於霸上。關中水。經注曰。藍田。峽柳城。魏置清渾軍於城內。世謂之清渾城也。藍田縣南有峽關。地名峽柳。水經注所謂清渾城。疑卽清泥城矣。地理志曰。秦西有清泥關。於時以下言江陵圍城。長幼被擄入關也。存欽。斗。產。輟。曰。不能宣德天下。瓦解冰汗。渾然千里。溜澗一亂。北史。庾季才傳云。荆

漢書徐樂上書曰。何謂瓦解。吳楚齊趙之兵。是也。楊泉物理論云。熱氣散而爲電。州覆亡。衣冠士人多

沒爲賤。季才散所賜物。購求親故。周文乃悟。梁。梁。爲。婢。者。數。千。口。列。子。云。日。將。喪。者。先。辨。溜。澗。張。滿。注。溜。音。緇。澗。音。樂。溜。水。出。魯。郡。萊。蕪。縣。澗。水。西。自。北。海。郡。千。乘。縣。界。流。至。壽。光。縣。二。水。相。合。說。符。篇。曰。溜。澗。之。合。易。牙。嘗。之。爽。差。也。溜。澗。水。異。味。既。合。則。難。別。呂。氏。春

秋云。孔子曰。溜澗之水合者。易牙嘗而知之。亦見淮南子。劉幹新論曰。溜味異。質。晉。王。下。以。雪。暗。如。沙。冰。橫。似。岸。按。魏。平。江。陵。獻。帝。在。冬。十

二月。南史。殷。不。害。傳。云。魏。平。江。陵。時。天。寒。雪。凍。死。者。填。溝。溝。壑。不。害。與。王。褒。庚。信。逢。赴。洛。之。陸。機。見。離。家。之。王。粲。言。江。陵。亡。俱。入。長。安。矣。范。雲。詩。云。寒。沙。四。面。平。飛。雪。千。里。驚。鮑。照。冬。至。詩。曰。解。冰。冰。如。玉。岸。已。在。長。安。



遇諸見俘之人也。晉書曰：陸機年二十而吳滅。太康末，與弟雲同入洛，機集有赴洛詩。有赴洛道中詩二首。魏志曰：王粲，山陽高平人，少而聰慧，膾炙大才，仕爲郎中時，董卓作難，仲宣避難荆州，依劉表，遂登江陵城樓，因懷歸，而作登樓賦，述其進退危懼之情也。莫

不聞隴水而掩泣，向關山而長嘆。郭仲產秦州記曰：隴山東西百八十里，登山嶺東望秦川，四五百里，極目泯然。山東人行役，并此而顧瞻者，莫不悲思。故歌曰：隴頭流水，分離四下，念我行役，飄然曠野，登高遠望。

涕零噴噴，古樂府相和歌，有度關山曲。江淹恨賦云：明妃去時，仰天太息，紫臺稍遠，關山無極。**况復君在交河，妾在青波。**後漢書：耿恭傳云：擊車師攻交河城，注前書車師前王治交河城，河水分流，遠城下，故號交河。去長安八

千一百五十里，故城在今西州交河縣也。史記：陳涉世家曰：蒙布擊秦左右校，破之青波，復以陳爲楚。青波，楚地，謂君往秦川，妾留楚地，夫婦離別之辭，設爲閨怨也。**石望夫而逾遠，山望子而逾多。**劉表慶

曰：武昌北山上有望夫石，狀如人立，俗傳云：古者有貞婦，其夫從役遠征，餓送此山，立望夫而死，化爲石，因以名山。又劉澄之鄱陽記曰：鄱陽西有望夫岡，昔縣人陳明與梅氏爲婚，未娶，妖魅詐迎婦去，請卜者決云：行五十里求之，明如言見，夫穴深澤無底，以繩懸入，遂得其婦，乃令婦先出，而明所將婦人，秦文遂不取其妻，乃自誓執志。**才人之憶代郡公主之去清河。**王粲新詠：謝朓有詠

登此岡而望其夫，因以名焉。述異記曰：中山有韓夫人，愁思望子陵。**養卒婦詩**：史記：張耳傳及楚漢春秋，並曰：趙王武臣爲燕軍所獲，囚於燕獄，先後使者往請，輒爲燕所殺。趙有斷養卒，謝其舍中曰：昔將破趙王歸，舍中人笑之，乃走燕壁，以利害說燕將，燕以爲然，乃歸趙王，斷養卒御王，以歸武臣。歸趙以美人及養卒以報之，是其事也。晉書：賈后傳曰：臨海公主，先封清河，洛陽之亂，爲人所略，傳賈吳興錢溫，溫以送女，女遇王甚酷。**榻陽亭有離別之賦。**榻陽一作榻。榻陽亭，有離別之賦。

元帝鐘建業，主詣縣自言，元帝誅溫及女，改封臨海。宗正曹統尚之，晉書地理志云：清河國，屬冀州。**臨江王有愁思之歌。**漢書：藝文志有別榻陽賦五篇，又臨江王及愁思箭上歌，同四篇，服虔曰：榻音榻。**別有飄飄武威，羈旅金微。**別有：以下信白謂秦使留秦，有鄉關之思也。本傳云：南北

流寓各許還國。惟信及王褒並惜而不遣。漢書曰：霍去病破匈奴，左右地置武威等四郡。又地理志曰：武威郡故匈奴休屠。班超生王地武帝太初四年開。後漢書曰：竇憲遣耿种等擊北單于於金微山。趙至書曰：飄飄遠遊之士，戰國策：擊臣，羈旅也。

而望返。溫序死而思歸。後漢書：班超傳曰：超久在絕域，年老思歸，乃上疏曰：臣不敢望到酒泉，但願生入玉門關。又獨行傳曰：溫序，字次房，太原人也。建武六年，拜謁者，遷護羌校尉，序行部至窋武，爲隗囂別將苟宇所拘，劫序素

有氣力，大怒叱宇等曰：虜何敢迫逐逐將，遂伏劍而死。亦武開而憐之，命送喪，致洛陽，城傍爲冢地。李陵之雙鳧永去。蘇武之除三子爲郎中，長子壽夢序告之曰：久客思鄉里，書即冀官上書乞骸骨歸葬。帝許之，乃反舊榮焉。

一雁空飛。李陵別蘇武詩云：雙鳧俱北飛，一鳧獨南翔。子當留斯館，我當留故鄉。漢書：蘇武傳曰：武留匈奴，中常惠教漢使謂單于曰：天子射上林中，得雁，足有繫帛書，言武等在某澤。中單于驚謝歸武。若江陵之中否。

乃金陵之禍始。承聖三年，魏剋江陵，明年徵帝至建鄴。雖借人之外力，實蕭牆之內起。北史：蕭督傳云：督既與江陵構隙，恐不能自固，大統十五年，乃請使稱藩，爲魏附庸。周文令祭酒榮機使督大悅，是歲柳元禮率衆進圍襄陽，督懼，乃遣其妻王氏及世子察爲質，以請救。周文又令榮機策命督爲梁王，督乃於襄陽置百官，承嗣封拜。魏恭帝元年，周文令柱國于謹伐江陵，督以兵會之，遂平江陵，是借人之

外力也。北史：庾季才傳云：梁元帝頗明星曆，謂季才曰：朕猶慮禍起蕭牆，季才曰：秦人將入郢，陛下宜留重臣，作鎮荆陝，遠郡以避其患。帝然之。吳宗懷等議乃止。俄而江陵覆沒，按督以姪伐叔，是蕭牆之內起也。左傳：臧武仲曰：今將借人之力，以救其死，蕭牆見論語。

鄒注云：蕭之言蕭也，牆謂屏也。君臣相見之禮，而加蕭敬焉，是以謂之蕭牆。撥亂之主，勿忽馬中興之宗不祀。撥亂中興，謂元帝也。元帝平侯景，啓中興之業，故云。

元帝紀云：帝見執，如梁下，蕭督祭甚見請，辱督遣尙

書傳：準監行刑，進士囊而殞之。督使以布衾裹屍，斂以蒲席，束以白

茅，以車一乘，葬於津陽門外。左傳：臧文仲曰：皇陶庭堅，不祀，忽諸。

伯兮叔兮，同見戮於猶子。伯叔猶言長幼，實太子元良，及始安王方略也。猶子，謂岳陽王

晉對元帝而稱晉爲昭明第三子。於元帝爲叔姪也。國風旄丘云。叔兮伯兮。何多日也。鄭云。叔伯字也。又籛分云。叔兮伯兮。倡予和汝。毛云。長幼。鄭云。兄弟之稱。按古人字二十以伯仲若孟仲叔之類。謂元帝子若長若幼。皆見戮於元帝之猶子也。元帝紀云。江陵之禍。愍懷太子元良及始安王。略等皆見害是其事也。

**荆山鵲飛而玉碎。隋岸蛇生而珠死。**

韓子曰。楚人和氏得玉璞於荆山之下。奉而獻之。文王使玉人治其璞。而得寶。璣。論曰。崑山之旁。以玉璞抵鳥鵲。

淮南子曰。隋侯之珠。和氏之璧。得之而富。失之而貧。高誘曰。隋侯見大蛇傷斷。以藥傅而塗之。後蛇於夜中銜大珠以報之。因曰隋侯之珠。括地志云。濱山一名崑山。一名斷蛇丘。在隨州隨縣北一十五里。珠玉喻帝子也。

**鬼火亂於平林。**

**殤魂遊於新市。**

傷戰爭之後。中興之臣。死傷者多也。鬼火。燐也。殤魂。卽傷魂。鳥名。博物志曰。鬪戰死亡之處。其人馬血。積年化爲燐。燐著地及草木。如露。略不可行。或有觸者。著人體。便有光。拂拭便分散。無數。愈甚。有細蛇。聲如炒豆。惟靜住良久。乃滅。後其人忽忽如失魂。經日乃差。淮南子曰。人血爲燐。許慎注云。兵死之血爲鬼火。王子年拾遺記曰。惠帝元熙二年。改爲永平元年。常山郡獻傷魂鳥。狀如雞。毛色似鳳。帝惡其名。棄而不納。復愛其毛羽。當時博者云。黃帝殺蚩尤。有驅虎設囓。一婦人七日食不

經。黃帝哀之。葬以重棺石槨。有鳥翔其塚上。自呼爲傷魂。則此婦人之靈也。平林新市。皆楚地也。後漢光武紀曰。伯升於是招新市平林。其注云。新市縣屬江夏郡。故城在今鄂州富水縣東北。平林地名。在今隨州隨縣東北。按後漢中興始。兵有新市平林之號。當時胡僧帖等。皆元帝中興之臣。至是皆戰鬪而死。是以傷之。

**梁故豐徙。楚實秦亡。不有所廢。其何以昌。**

梁故豐徙。謂元帝建都。徙都江陵也。江陵楚地。魏都關中。秦地。魏漢梁是楚實秦亡也。漢書高帝

贊曰。劉向云。戰國時。劉氏自秦獲於魏。秦滅魏。遷大梁。都於豐。故周市說雍齒曰。豐故梁徙也。史記曰。楚雖三月亡。秦必楚。本豐放梁徒。而云梁放豐徙。本亡秦必楚。而云楚實秦亡。皆反文以明時事也。左傳里克對惠公曰。不有所廢。其何以昌。廢。謂陳武帝也。陳氏本媯姓。媯舜之後。在周鄂之禪也。興。謂北周之盛。又謂陳武之篡也。二語爲下張本。

**有媯之後。將育於姜。輸我神器。居爲讓王。**

有媯。謂陳武帝也。陳氏本媯姓。媯舜之後。在周爲陳國。春秋時。陳公子完奔齊。其後媯姓陳氏。

陳武自襲殺王僧辯後，而梁祚日微。陳氏日盛矣。讓王謂敬帝也。梁本紀云：敬帝諱方知，字慧相，元帝第九子也。承聖三年，魏劾江陵。陳霸先以帝爲梁王。太宰四年二月，於江州奉迎至建鄴。九月，即帝位。改紹泰元年。二年，改元太平。太平二年十月，帝遜位於陳。陳受命，帝爲江陵王。陳本紀云：陳高祖武帝諱高先，字興國，吳興長城下若里人。其本甚微。自云漢太丘長實之後。以太平二年冬十月，受梁禪。改元定元。年左氏德曰：陳公子完奔齊。初，懿氏卜妻敬仲，其妻占之曰：吉。是謂鳳皇子，飛其鳴鏘鏘，有媯之後，將育於姜。老子曰：天下神器不可爲也。西征賦云：輪文武之神器，莊子有讓王篇。

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大寶曰位。

二語爲下江東至要。鶴首賜秦，張本。周。梁王誓傳云：江陵平，誓將尹德毅設誓，欲請亭會，因請于

譚等爲慰，預伏武手，因而斃之。江陵百姓撫而安之。文武官僚隨卽登樓，魏人攝息，未敢進。死王僧辯之徒，折簡可致。然後朝服濟江，入踐皇極，誓割之間，大功可立。誓曰：魏人待我甚厚，未可背德。若違爲難計，則鄧祈侯所謂人將不食吾餘也。既而圍城長幼被擄，入關。又失襄陽之地，誓乃追悔，曰：恨不用尹德毅之言，以至於此。爾誓恩時，賦序云：子謹平梁之後，圍城長幼被擄入關。又失襄陽故地，乃曰：恨不用尹德毅言，以致於是。又見邑屋殘毀，千戈日尋，晚威略不振，常懷憤懣。乃著恩時賦，以見其意。夫蕭誓存荊州之舊，陳慰魏人之不恩，雖取江陵，寧城而長幼被擄，弱小加刑，既傷好生之心，又失大寶之位。用無賴之子弟，舉江東而全棄。諸郡皆

爲陳有也。無賴子弟，謂陳霸先也。霸先其本甚微，故云。漢書：吳王濞傳云：袁盎曰：吳所誘皆無賴子弟，故相率以反。高祖本紀云：高祖奉玉卮，起爲太上皇壽。曰：始大人常以臣無賴，誓曰：許慎云：賴，利也。或曰：江湖之間，謂小兒多狡猾爲無賴。惜天下

之一家，遺東南之反氣。謂誓與元帝本一案，而反適資強敵也。南史：魏陽王範傳云：朱异謂武帝曰：昔陛下登北顧亭，以望無

反。以鶴首而賜秦，天何爲而此醉。按周書：江陵平，太祖立誓爲梁王，居江陵東城，實以江陵一州之地。其襄陽所統，盡歸於周。又按襄陽形勝之地，乃是梁朝創基之所，故賦深悼之。賜秦謂爲西魏所有也。張衡西

京賦曰昔者天帝悅秦繆公而觀之。鑿以鈞天廣樂。帝有醉焉。乃為金策。錫用此土。而翦諸鵝首。虞喜志林曰。嗟曰。天帝醉秦。暴金誤。隕石墜。謂秦繆公夢天帝。鈞天廣樂。已有此謬。漢書云。自井至柳。謂之鵝首之次。秦之分野也。隋書地理志云。尚書荆及衡陽。惟荆州。上當天文。自張十七度。至鈞十一度。為鵝首。於辰在巳。楚之分野。有南郡。夷陵。竟陵。沔陽。沔陽。沔陽。漢東。安陸。永安。義陽。九江。江夏。諸郡。自晉氏南遷之後。南郡。襄陽。皆為重鎮。九江。襟帶所在。江夏。竟陵。各置名州。為藩鎮。重寄。按今襄陽。既已歸周。資以江陵。空城。復置防主。統兵西域。名曰助國。外示助。警。備禦。內實防。警。是鵝首之次。襄陽。南郡。皆失之矣。

且夫天道迴旋。生民預焉。余烈祖於西晉。始流播於東川。泊余身而七葉。又遭時而北遷。言八世祖酒。昔遭西晉永嘉之亂。播遷江陵。今已值梁承聖之年。又自江陵北遷長安。是天道之迴旋也。北史云。酒過江家。南郡江陵縣。禹貢南條。荆山在東北。漳水所出。東至江陵。故云。東川。傷已流。

寓不歸也。提挈老幼。關河累年。死生契闊。不可問天。滕王序云。信攜老入關。杰。杰。色。養。子。山。謝。趙。王。啓。又云。某。息。苟。娘。傷。心。賦。云。一。女。成。人。一。長。孫。孩。穉。是。子。山。老。幼。並。入。長。安。也。潘。岳。西。征。賦。曰。攜。老。幼。而。入。關。詩。云。死。生。契。闊。與。子。成。說。毛。萇。曰。契。闊。勤。苦。也。楚。辭。有。天。問。况。復。零。落。將。盡。靈。光。歸。然。

况復零落將盡。靈光歸然。典略。魏文帝與吳質書曰。何圖數年之間。零落略盡。王延壽魯靈光殿賦曰。遭漢中微。盜賊奔突。自西京未央。建章之殿。皆墮。

日窮於紀。歲將復始。逼迫危慮。端憂暮齒。月令十二月。日窮於次。月窮於紀。星周於天。數將幾終。歲且更始。謝莊月賦云。端憂多暇。

踐長樂之神臯。望宣平之貴里。三輔黃圖曰。長樂宮。本秦之興樂宮也。高皇帝七年。長樂宮成。徙居長安。城在長安中近東直柱門。長安城北頭第一門。曰宣平門。民間所謂東。

渭水貫於天門。驪山迴於地。市。都門。即二疏帳。飲。逢。萌。掛。冠。處。也。西京賦云。實為天地之粵。區神阜。楊街之洛陽。伽藍記。曰。清陽門內有永和里。里中太傅錄尚書長孫釋等六宅。皆高門華屋。當世名為貴里。

黃圖曰：始皇築咸陽宮，引渭水灌都，以象天漢。桑欽水經曰：渭水出隴西首陽縣，渭北亭南鳥鼠山，又東過長安縣北。酈元注云：秦始皇作離宮於渭水南北，以象天宮。辛氏三秦記曰：驪山始皇陵，作地市，生死人交易，市平不得欺死人云。秦王地市，有斷馬利。後漢郡國志曰：新豐有驪山。  
幕府大將軍之愛客，丞相平津侯之待士。  
本傳云：世宗高祖，並雅好文學，信持蒙恩禮。至於滕趙諸王，周旋款至，有若布衣之交。世宗明帝也。魏恭帝三年，曾杜預曰：古驪戎國。

授大將軍。高祖武帝也。孝閔踐祚時，亦拜大將軍。滕王適天和末，拜大將軍。又滕王序云：及晉國公護，俱禮重信。按護傳：孝閔踐祚，護拜大冢宰。高祖立，百官總已，以聽於護。自太祖爲丞相，立左右十二軍，總屬相府。太祖崩後，皆受護處分，是護爲丞相矣。信追序二帝，諸王寵遇之盛也。漢書音義曰：衛青征匈奴，大克獲，帝就拜大將軍於幕中。因曰：幕府。西京雜記曰：平津侯，自以布衣爲宰相，乃開東閣，營客館，以待國士，其有德行，毗贊，皆理陰陽者，處欽賢之館，其有才堪九列將軍二千石者，居翹材館，其有一介之善，一方之藝者，居接士之館，而躬自菲薄，所得俸祿，以奉待之。漢書曰：武帝封公孫弘爲平津侯，弘乃起賓館，開東閣，以延賢人，與參謀議。  
見鐘鼎於金張，聞絃歌於許史。  
漢書：鄭昌上書訟蓋寬饒曰：上無許史之屬，下無金張之

託。師古曰：許氏史氏，有外屬之恩。金氏張氏，自託在於近狎也。左太沖詠：豈知灞陵夜獵，猶是故時將軍。咸陽布衣，非史詩曰：朝集金張館，暮宿許史廬。言已仕周，得與貴戚交游，非其好也。

獨思歸王子。  
此子山鄉關之思，一篇之致意也。史記云：李廣家居數載，與故隴陰侯孫屏野居藍田山中射獵，常夜從一騎出，從人田間飲，還至灑陵亭，灑陵尉醉，呵止廣。廣騎曰：故李將軍，尉曰：今將軍，尚不得夜行，何故也？止李廣宿亭下，謂已

猶是梁故左衛將軍也。又史記云：楚頃襄王使黃歇與太子完入質於秦，秦留之數年。楚頃王病，太子不得歸，而楚太子與秦相應侯善，於是黃歇乃說應侯曰：今楚王恐不起疾，秦不知歸其太子，太子得立，其事秦必重，而德相國無窮。若不歸則成陽一布衣耳。怨錄云：楚王之子質於秦，不得歸，作思歸歌曰：洞庭兮木秋，潯陽兮草衰，去千乘之家國，作咸陽之布衣。按梁國子孫，客長安者，有汝南王大封，晉熙王大園，並簡文帝子。又宜都王圓肅，武帝之孫，武陵王紀之子，其別支則有成安王秀之子，永豐侯馮鄴，陽王恢之子，豐城

庾子山集 卷之二

侯世怡皆梁之令望與子山同時羈旅見於史傳者也集中蕭世怡誄銘云嗟南國之王子成東陵之故侯亦同此意此言思歸者不獨梁嗣也

庾子山集卷之三

錢唐倪璠魯玉註釋

詩

奉和汎江

藝文作王  
臺卿非

春江下白帝，畫舸向黃牛。

後漢書郡國志曰：公孫述據蜀，自稱白帝，號魚復爲白帝城。桑欽水經曰：江水又東，逕黃牛山，謂元注曰：下有灘，名曰黃牛灘。南岸重巖疊起，最外高崖間，有石如人負刀，牽牛。人黑牛黃，或就分

明行者謠曰：朝發黃牛，暮宿黃牛。三朝三暮，黃牛如故。言水路紆深，迴望如一矣。許慎說文曰：舸，舟也。聲古我切。漢書注曰：鶴，水鳥，其象於船首。錦纜迴沙磧，蘭橈避荻洲。  
吳書曰：甘寧住止，常以緡錦維舟，去或割棄，以

示者也。陳張正見賦：朔雪映夜舟。詩云：檣風吹影落，纜錦雜花浮。是也。許氏說文曰：磧，水渚有石者。橈，短檝也。音入遙切。爾雅曰：檝，謂之橈。述異記曰：七里州中有魯班刻木陶舟。濕花隨水汎，空巢逐樹流。建平船

梯下荆門戰艦浮。

晉書曰：王濬造船於蜀，其木梯蔽江而下。吳建平太守吾彥取流梯以呈孫皓曰：晉必有攻吳之計。宜增建平兵，建平不下，終不敢渡。皓不從。後漢書曰：岑彭破荆門，長驅入江關。吳漢留夷陵，裴露檣，汎江而上。荆州記曰：

郡西涿江六十里，南岸有山，名曰荆門。上合下開，有門形，因以爲名。岸社多喬木，山城足迴樓。日落江風靜，龍吟迴上游。  
漢書項籍傳曰：古之帝者必居上游。

詩



奉和山池

梁簡文帝。有山池詩。

樂宮多暇豫。望苑暫迴輿。

樂宮長樂宮。望苑博望苑也。

鳴笳陵絕浪。飛蓋歷通渠。桂亭花未落。桐門葉半疎。荷風驚浴

鳥。橋影聚行魚。日落含山氣。雲歸帶雨餘。

陪駕幸終南山和宇文內史

潘岳關中記曰終南山一名中南。言在天中。居都之南也。括地志曰終南山一名中南山。一名太一山。一名南山。一名橋山。一名楚山。一名秦山。一名周南山。一名地肺山。在雍州萬年縣南五十里。內史宇文昶也。昶陪駕幸終南山詩云。遊臨河。新溪躡踐華嵩。日旂迴北風。星旒轉南鴻。青雲過宣曲。先驅背射熊。金桴拂泉底。玉瑄吹雲中。古轍稱難極。龍途或易窮。煙生山欲盡。潭瀟水恆空。交松上連霧。修竹下來風。仙才道無別。靈氣法能同。東叢差朝座。西桃獻夜宮。詔令王子晉。出對浮丘公。

玉山乘四載。瑤池宴八龍。

穆天子傳曰。天子至崑崙之山。四輪中乘。先王之所謂策府。郭璞注云。山海經羣玉山。西王母所居。又云。遺父乃具青羊之血。以獻四馬之乘。郭曰。與王同車。御右之屬。左傳所謂四乘是也。尙

書。禹曰。子乘四載。孔安國曰。四載。謂水乘舟。陸乘車。泥乘輶。穆天子傳曰。天子騎西王母於瑤池之上。天子乘八駿之乘。赤驥。盜驪。白義。踰輪。由子渠黃。驪驄。綠耳。周禮云。馬八尺以上曰龍。

龍橋浮少海。鶴蓋上中

峯。山海經曰有幼海少海竹書紀年曰周武王伐紂東至於九江叱鼉鼉以爲梁江  
淹恨賦云方架鼉鼉以爲梁是也中峯即關中記所謂中南山言在天之中也

飛狐橫塞路白馬當河衝漢書郿食其曰距飛狐之

日守白馬之津以示諸侯形勢則天下歸矣臣瓚曰飛狐在代郡西南塞名史記高祖

水奠三川石山封五樹松史記秦武王謂甘茂曰寡

木紀曰劉賈將卒二萬人騎數百渡白馬津索隱曰即黎陽津也南界東郡白馬縣  
人欲容車通三川窺周室死不恨矣韋昭曰三川河伊洛也秦始皇本紀曰始皇東  
封泰山風雨暴至休於樹下因封爲五大夫按五大夫秦時官名也此云五樹松矣

長虹雙瀑布圓闕兩芙蓉戊樓鳴夕

鼓山寺響晨鐘新蒲節轉促短笳籟猶重謝靈運詩曰新蒲含紫茸服虔漢書注曰籟笳皮也

樹宿含櫻烏花留釀蜜蜂櫻桃一名含桃迎風

下列缺灑酒召呂容

漢書揚雄傳曰辟歷列缺吐火施鞭應劭曰列缺天隙電照也列仙傳曰呂容者常山道人也自稱殷王子食蓬蒿根二百餘年而顏色如二十許人能致紫草賣與染家得錢以遺孤寡歷世而然本紀者萬計

讚曰殷女忘榮又女仙傳云呂容商王女也知呂容爲女仙矣

且欣陪北一作上方欲待東封東封謂封禪泰山也爾雅曰東嶽爲泰山

### 和宇文內史春日遊山

遊客值春輝金鞍上翠微爾雅云山未及上曰翠微風逆花迎面山深雲濕衣雁持一足倚猿將兩臂飛戊樓侵嶺路

山村落獵圍道士封君達仙人丁令威神仙傳曰封衡字君達隴西人也常駕一青牛人莫知其名因號青牛道士搜神後記曰丁令威本蓬東人學道於靈虛山後化鶴歸蓬煇丹於此

詩

地居然未肯歸。

遊山 一作遊仙

聊登玄圃殿，更上增城山。不知高幾里，低頭看世間。  
玄圃，卽縣圃。崑崙山名也。淮南子：縣圃涼風，樊桐在崑崙閭之中。又曰：崑崙有增城九重，其高萬一千里。 唱歌雲

欲聚彈琴鶴欲舞。  
列子曰：秦青撫節安歌，響遏行雲。玉符瑞圖云：晉平公鼓琴，有玄鶴二八而下，衛明珠舞於庭。 澗底百重花，山根一片雨。  
說文曰：澗，山夾水也。列子曰：五山之根無所連著，言

山之根帶觸石生，雲有一片之雨也。 婉婉藤倒垂，亭亭松直際。

和宇文京兆遊田

北史曰：宇文神舉，建德三年，自京兆尹出爲熊州刺史。

小苑禁門開，長楊獵客來。  
揚雄羽獵賦序曰：武帝開廣上林，西至長楊五柞。 懸知畫眉罷，走馬向章臺。  
漢書曰：張敞爲婦畫眉。長安中傳張京兆眉嬾，時罷朝會，過走馬章臺街。

使御史驅白，  
以便面拊馬。 澗寒泉反縮，山晴雲倒回。熊饑自舐掌，雁驚獨銜枚。  
熊掌，熊躡也。左傳：宰夫臠熊躡。崔豹古今注曰：雁自河北渡江南，瘦瘠能高飛，不畏續續。江南沃饒。

每至還河，體肥不能高飛，恐爲虞人所獲，常銜蘆長數寸，以防續續焉。周禮：銜枚氏，軍旅由役命銜枚，以爲枚止言語，警備也。枚狀如箸，橫銜之，言止之，銜蘆亦類是矣。

美酒餘杭醉，  
一作芙蓉卽奉盃。 神仙傳

王遠與麻姑飲蔡經家須臾酒盡以千錢與餘杭老姥乞醮酒。

### 奉報寄洛州

本傳信拜洛州刺史按周本紀建德

六年平齊子山爲洛州刺史時也

舟師會孟津甲子陳東鄰

尚書奏齊曰武王伐殷師渡孟津又牧誓曰時甲子昧爽王朝至於商郊乃誓孔安國曰克紂之月甲子之日二月四日也易既濟九九更鄰殺牛不如西鄰之輪祭崔愷曰居中當位於既濟之時則

當是周受命之日也按北齊本東魏所禪後周本西魏所禪以西鄰喻周而謂東鄰爲齊比殷紂矣

雷轅驚戰鼓劍室動金神

淮南曰雷以爲車輪周禮有雷鼓雜記曰高祖斬蛇劍在室中光景猶照於外

風雲氣軍門關塞人

漢書音義拜大將軍於營中因曰幕府左傳晉甲趙穿當軍門而呼

長旂析鳥羽合甲抱犀鱗

馬融廣成頌曰建雄虹之長旂周禮司常職云析羽爲旆鄭注云析

羽皆五采繫之於旗旌之上所謂注旄於首是也周禮犀甲壽百年兕甲壽二百年合甲壽三百年

星芒丈燄月暈七重輪

天文志曰慧星小者數寸長或竟天見則兵起大水主掃除舊布新有五色各依五行本精

所主史臣按慧體無光傳日而爲光故夕見則東指晨見則西指在日南北則隨日光而指頓挫其芒或長或短光芒所及則爲災天官書曰平城之圍月暈參畢七重案隱曰天文志云其古者畢昴間天街也街北育也街南中國也昴爲匈奴參爲趙畢爲邊兵是歲高祖自將兵擊匈奴至平城爲冒頓所圍七日乃解則天象有符契七重者主七日也

黎陽水稍淥官渡柳應春

漢書音義臣瓚曰黎陽在魏郡伏滔北征記曰黎陽津名也劉楨鄴中詩曰北渡黎陽津銑曰謂從太祖

詩

征袁紹也。漢書音義文穎曰：於滎陽下引河東爲鴻溝，卽今官渡水也。官渡，袁曹爭戰之地。黎陽官渡本魏地。後魏都洛，自分東西。東魏都鄴，後禪於齊。西魏都長安，後禪於周。武帝親征齊國，已平洛屬於周。故子山得蒞此地。無庸奉天睦。

驅傳牧南秦，繁辭勞簡牘，維俗弊風塵。  
言已爲洛州刺史也。周書本傳云：俄拜洛州刺史，信多識舊章，爲政清淨，吏民安之。卽此時矣。周禮鄭注曰：傳遞若今時乘傳騎驛而使者也。如淳曰：律四馬高足

爲傳，傳張懸反。杜預春秋序曰：大事書之於策，小事簡牘而已。說文曰：簡牒也。職書版也。陸士衡詩云：京洛多風塵。  
上洛逢都尉，商山見逸民。  
後漢靈帝紀曰：中平元年，以河南尹何進爲大將軍屯都亭，置八關都尉。注云

部亭在洛陽。漢書曰：漢興有關公，綺里季，夏黃公，用里先生，當秦之世，避而入商洛深山，以待天下之定。三輔舊事曰：四皓秦時爲博士，避於上洛牛耳山。  
留滯終南下，惟當一史臣。  
司馬遷自序云：天子始建漢家之封

而太史公留滯周南，括地志云：終南山，一名周南山。徐廣曰：攀處曰。古之周南，今之洛陽。索隱曰：張晏云：自陝已東皆周南地也。言今當平齊，正功臣建封之日，已爲洛州刺史，留滯周南，當一史臣也。按終南一名周南，此洛陽周南無兼稱，終南疑誤也。

奉報窮秋寄隱士

以詩末二句解之，當是報趙王也。

王倪逢齧缺，桀溺耦長沮。  
莊子曰：齧缺問於王倪，又天地篇云：齧缺之師。高士傳曰：王倪，堯時人也。桀溺，長沮，出論語。

名曰人所坐臥曰牀，牀，裝也，所以自裝載也。漢書曰：兒寬帶經而鋤，又魏略云：常林性好學，漢末爲諸生，帶經耕鋤，其妻常餽餽之，雖在田野，相敬如賓。  
自然曲木几，無名科斗書。  
爾雅曰：科斗，活東，疏云：郭曰：蝦蟇子，一名

科斗，一名活東，頭圓大而尾細。古文  
聚花脚，向鶴穿池，試吞魚。小村治澁路，低田補壞渠。秋水牽沙落，寒藤抱

樹疎空枉平原騎。來過仲蔚廬。平原謂趙王也。史記云。趙有平原君。故以爲比。高士傳曰。張仲蔚之所居。蓬蒿沒人。

上益州上桂國趙王二首

周書趙王招傳云。武成初。進封趙國公。食邑萬戶。保定中。爲柱國。出爲益州總管。建德三年。進爵爲王。

銅梁影棠樹。石鏡寫褰帷。

蜀都賦注曰。銅梁山在巴東。銅梁影棠樹者。言趙王出鎮益州。巴蜀劉璋是其聽政之所。若召伯甘棠矣。蜀王本紀曰。武部丈夫化爲女子。蜀王納其爲妃。無幾物故。葬於成都郭中。以石鏡一枚。

表其褰帷賈務事。按下文。此雖疑謂婦人之飾。時紇豆陵氏偕行。與棠誌山名。石鏡即對粧臺同。

兩江如漬錦。雙峯似畫眉。蜀都賦曰。帶二江之雙流。括地志曰。二江並在益州成都縣界。杜預益州記曰。二江者。郫江流。

江也。風俗通云。秦昭王使李冰爲蜀守。開成都縣。兩江。溉田萬頃。水經注。益州記曰。平鄉江。東運峨眉山。在南安縣界。去成都南十里。秋日清澄。望見兩山。相峙如蛾眉焉。

穿荷低晚蓋。衰柳掛殘絲。風流盛

儒雅。泉湧富文詞。無因同子淑。暫得侍臨淄。

魏略曰。郫縣淳。字子淑。博學有才章。高祖素聞其名。甚敬異之。欲使在文學官。屬中會臨淄侯植。亦求淳。太祖遣淳詣植。植初得淳。甚喜。及論藝皇

以來。賢聖名臣。烈士優劣之差。頌古今文章賦誄。當官政事。宜所先後。用武行兵。倚伏之勢。坐席默然。無與抗者。及暮。淳歸。嘆植之材。謂之天人。於是世子未立。太祖俄有意於植。而淳亦屢稱植材。子山以趙王之才。比於陳思矣。

寂寞歲陰窮。蒼茫雲貌同。鶴毛飄亂雪。車轂轉飛蓬。雁歸知向暖。鳥巢解背風。

呂氏春秋曰。仲秋之月。候雁來。玄鳥歸。羣鳥養羞。高誘曰。

寒氣將至，羣鳥養進其羽毛。御寒也。淮南子曰：菓居知風。

寒沙兩岸白，獵火一山紅。願想懸鶉弊，時嗟陋巷空。

詩伐檀云：不狩不獵，胡瞻爾庭有懸鶉兮。詩序曰：在位貪鄙，無功而

受祿也。又按懸鶉敝衣。荀子曰：子夏之衣如懸鶉。論語云：在陋巷。

謹贈司寇淮南公

司寇淮南公，魏宗室元偉也。周書武帝紀云：建德四年，遣小司寇淮南公元偉使於齊。周書列傳云：元偉，字獻道，河南洛陽人也。魏昭成之後，少好學，有文雅。建德二年，遷小司寇。四年，以偉為使，主報聘於齊。是秋，高祖親戎東討，偉遂為齊人所執。六年，齊平，偉方見釋。高祖以其久被幽繫，加授上開府，位至大將軍，初自鄴還也。庚信贈其詩曰：魏亡垂棘返，齊平寶鼎歸。其為辭人所重如此。按此知是詩為贈淮南公元偉也。

危邦久亂德，天策始乘機。

危邦，亂德，言齊國久危亂也。天策，乘機，謂高祖親戎東討也。左氏傳曰：天策焯焯，魏公其奔杜注云：天策，傳說星也。

九河聞訾衆，千里見連旂。

九河，禹貢

鉤盤，高津等名。

魏亡垂棘返，齊平寶鼎歸。

左傳僖元年云：晉以垂棘之璧，假道於虞，以伐魏。五年滅魏。戰國策樂毅書曰：故鼎反於原室，言齊平偉歸為國重寶也。

久弊風塵俗，殊勞關

塞衣，絆驥還千里，垂鵬更九飛。猶憐馬齒進，應念節旄稀。

言齊平見釋，高祖以其久被幽繫，加授開府也。淮南子曰：絆驥，求千里，說文曰：絆，半也。拘使半行，不得自縱也。

莊子曰：鸞之背，不知其幾千里也。怒而飛，其翼若垂天之雲。又云：搏扶搖而上者九萬里。穀梁傳曰：馬齒，加長矣。漢書蘇武傳曰：匈奴徙武北海無人處，使牧羝，羝乳，乃得歸。武既至海上，廩食不至，掘野鼠去，食之。杖漢節牧羊，臥起操持，節盡落，言於此時。

不降齊國。迴軒入故里。園柳始依依。舊竹使行徑。新桐益幾圍。寒谷梨應重。秋林栗更肥。謂傳歸也。謝靈運詩曰。園柳鳴禽。

潘岳開屏賦曰。張公大谷之梨。故云寒谷。美酒還參聖。雕文本人微。促歌迎趙瑟。遊絃召楚妃。偉本傳云。偉性溫柔。好虛靜。居家不事產業。篤學愛文。政事之暇。嘗讀小

心與物無忤。時人以此稱之。詩小宛云。人之齊聖。飲酒溫克。箋云。中正通知之人。飲酒雖醉。猶能溫藉。自持以勝。魏志曰。時禁酒。尚書郎徐邈私飲酒。至沉醉。校事趙達問。以曹事。邈曰。中聖人。達白之太祖。太祖大怒。鮮于輔進曰。平日酒客。謂清者為聖人。濁者為賢人。雕文。卽揚子法言所謂雕蟲篆刻者也。揚子晚而談玄。是入微矣。楊惲報孫會宗書曰。婦趙女也。雅善鼓瑟。嵇康琴賦曰。鵠雞遊絃。又曰。王昭楚妃。注引歌錄曰。石崇侍楚妃。呼陸機。吳趨行云。楚妃且勿嘆。齊娥且莫謳。

康琴賦曰。鵠雞遊絃。又曰。王昭楚妃。注引歌錄曰。石崇侍楚妃。呼陸機。吳趨行云。楚妃且勿嘆。齊娥且莫謳。小人司刺舉。明

敷。作實濫吹。小人子山自稱。時刺舉洛州。漢官儀曰。刺舉州事。尚書曰。明謂敷。南都治都尉。軍謀假建威。隋書地志曰。洛州。後周置

東京六府總管。漢書百官公卿表云。武帝元鼎二年。置三輔都尉。奉車都尉。駙馬都尉。皆比二千石。後漢書曰。耿拿為建威將軍。商山隱士石。丹水鳳凰磯。謂洛州治也。漢書曰。園公。綺里

高士傳曰。高車山上有四皓碑及祠。皆漢惠帝所立也。山海經曰。丹水南流。注於渤海。有鳥焉。名曰鳳凰。桑欽水經曰。丹水出京兆上洛縣西北冢嶺山。又東南過商縣。至於丹水縣。入於洛。野亭長被馬。山城早掩扉。晉

場時有警也。後漢傳呼擁絳節。交戟映彤闈。漢書蕭望之傳曰。下車趨門。傳呼其諡。師古曰。傳聲而呼。其有尊寵也。史記索隱曰。節使者所擁也。漢書曰。漢節純赤。史記項羽本紀。稱樊噲入軍門。交戟之

衛士。欲止不內。謝朓酬王晉安詩曰。日遂令忘楚操。何但食周薇。左氏傳曰。晉侯與鍾儀。操南音。杜注云。南音。楚聲。古史考曰。夷齊采薇。有婦人謂之曰。子義不食周粟。此亦周之

詩



草木也。於是餓死。傷已屈節。三十六水變。四十九條非。抱樸子曰。道家有三十六水經。神仙傳云。八公詣淮南王安。授丹經。及三十六水方。洞仙傳曰。屢讀魏郡人有詩云。手搯四十九靈光在。

上照。按謙晉廢帝時人。此謂養生無術。故下文丹竈歇。而年齡衰也。○又一解。袁宏後漢紀曰。灌汜統營叫呼。李藥欲令車駕御船過。祇柱出盟津。楊彪曰。臣弘農人也。自此以東有三十六灘。非萬乘所當登。劉又亦曰。臣前為陝縣。知其危險。莊子曰。遠伯玉行年五十。

險如三十六灘之變。立身有四十九條之非也。舟窳風煙歇。年齡蒲柳衰。言已於今老矣。無能為也。南越志曰。長沙郡瀏陽縣。東有千喬山。山有合丹竈。世說曰。西悅與簡文。

同年。而髮早白。簡文曰。嗚何以先白。對曰。蒲柳之姿。望秋先零。松柏之質。經霜彌茂。同僚敢不盡。時日懼難追。左氏傳曰。同官為僚。周書元偉傳云。世宗初。受詔於麟趾殿。刊正經籍。按武成二年。子山亦為麟趾學士。天和

初。為司宗中大夫。知與僚同官也。

### 正且上司憲府

滕王道序云。人為司憲中大夫。嘗正且賦詩云云。其王事之中。優游如此。

詰且啓門闌。繁辭湧筆端。左氏傳曰。詰朝將見。杜注云。詰朝。明且也。說文曰。闌。門遮也。韓詩外傳云。文上筆端。蒼鷹下獄吏。解豸飾刑官。漢書鄧都傳曰。都嚴酷。行法不避貴。

威。列侯宗室。見都側目而視。號曰蒼鷹。應劭漢官儀曰。法冠。曰柱後冠。左傳曰。南冠而縶者。楚囚也。秦滅楚。以其冠賜近臣。御史服之。而今儻豸冠也。古有儻豸。獨不直者。故執憲以其形用為冠。令觸人也。司朝引玉節。盟載捧

珠盤。周禮曰：掌節，掌邦節而辨其用，以輔王命守邦國者，用玉節。鄭注云：玉節之制，如王爲之以命數爲大小，盟載載書也。左傳云：士莊子爲載書，周禮玉府云：若合諸侯，則供珠盤玉敦。窮紀星移次，歸餘律未殫。

呂氏春秋曰：李冬日窮於次，月窮於紀。左氏傳曰：歸餘於終事，則不悖。言月紀已窮而冬律未盡也。雪高二尺厚，冰深一丈寒，短筍猶埋竹，香心未啓蘭。孟門久失

路，扶搖忽上搏。孟門山名，史記云：商紂之國，左太行，右孟門。莊子齊語之言。棲鳥還得府，棄馬復歸欄。漢書曰：御史府中列柏樹，常有

野鳥數千，棲宿其上，晨去暮來，號曰朝夕鳥，棄馬，卽後漢書所謂鮑氏驄，三人司隸，再入公行，且止，避桓氏驄馬是也。榮華名義重，虛薄報恩難。枚乘還起疾，貢禹遂彈冠。漢

曰：梁客皆善屬詞賦，乘尤高。孝王薨，乘歸淮陰，武帝自爲太子，聞乘名，及卽位，乘年老，乃以安車蒲輪徵，乘道死。又曰：王吉與貢禹爲友，世稱王陽在位，貢公彈冠，言其取舍同也。方垂蓮葉劍，未用竹根丹。越絕書曰：越王

取純鉤薛燭望之，其華梓如芙蓉。神仙傳曰：以竹根汁煮丹。一知懸象法，誰思垂釣竿。周禮司寇云：正月之吉，始和，布刑於邦國，乃懸刑象之法於象魏，使萬民觀刑象，挾日而欽之。後周司憲，古周司寇也。詩：衛風曰：籥

簞竹竿，以釣于淇，豈不爾思。遠莫數之，詩序曰：竹竿，衛女思歸也。適異國而不見答，思而能以禮者也。言已本不欲仕，又未能隱，爲司憲，惟知懸其刑書在異國，而不能遂其思歸之情也。

任洛州酬薛文學見贈別

本傳云：俄拜洛州刺史。

子居河之曲，英彥本連蹤。史記正義曰：河曲在華陰縣界。文子曰：鹽形或變虎，鼎氣乍成龍。左氏傳曰：王使周公閱來聘，鑿有形鹽，下云鹽

智過萬人謂之英，爾雅曰：美士爲彥。

來聘，鑿有形鹽，下云鹽

虎形蓋其形象虎也。杜元凱云：驪虎形以象虎也。魏土地記曰：弘農湖縣有軒轅黃帝登仙處。昔黃帝採首山銅以鑄鼎，鼎成有龍下迎地仙去。小臣攀龍髯而上者七十二人。漢武帝於此建鼎湖宮。

若人承載德宮，牆定數

重五衢開辯路，四照起文鋒。

言薛文學承祖父之世德，更有異才也。山海經曰：少室之山，其上有木焉，名曰帝休，葉茂狀如楊，其枝五衢，黃華黑實，服者不怒。郭璞曰：言樹枝交錯，相重五出，有若衢路也。又山海經曰：南

山之首山，曰鷓山，有木焉，其狀如穀而黑，其華四照，其名曰迷殺，佩之不迷。郭璞曰：言有光炎，若木華亦其光照下地也。

曰：余濫推轂，民願始天從。上洛分郡尉，弘農開附庸。曰：余

子山自謂言除洛州刺史也。漢書鄭當時傳曰：其推轂士及官屬丞吏，誠有味其言也。師古曰：推轂，言薦舉人如車轂之運轉也。漢書地理志曰：上洛屬弘農，有冢嶺山，雒水出，後漢靈帝紀曰：中平元年，大將軍何進將兵屯都亭，置八關都尉，官章懷太子注曰：都亭在洛陽，八關謂函谷、廣武、伊闕、大谷、轆轤、旋門、小平津、孟津也。漢書地理志曰：弘農郡武帝元鼎四年置，故秦函谷關。

羊腸連九坂，熊耳對雙峯。

史記吳起傳曰：夏桀之居，羊腸在其北。臣瓚曰：今河南城爲直之，東京賦曰：西

阻九阿，銑曰：洛陽四十里，九坂之道也。漢書地理志曰：弘農郡盧氏有熊耳山，水經曰：洛水又東，運熊耳山北，東北瀆盧氏縣南，驪道元注云：禹貢所謂導洛自熊耳是也。又云：洛水之北有熊耳山，雙巒競舉，狀如熊耳，此是別山，不與禹貢導洛自熊耳同也。昔漢光武破赤眉，樊崇積甲仗，與熊耳山平，卽是山也。是有兩熊耳山，一山在弘農盧氏縣，別一山在宜陽縣矣。

白石仙人芋，青林隱士松。

神仙傳曰：焦先，字孝然，河東人也。年一百七十歲，常食白石，以分與人，熱者如芋。晉書曰：

高士戴安道，修道成功，有真氣，結成五色雲，浮於松上，故號隱士之松耳。

北梁送孫楚，西堤別葛龍。

咸榮緒晉書曰：孫楚，字子荆，太原人，征西扶風王駿與楚舊好，起爲參軍。梁令衡軍司馬爲馮翊太守卒，後漢書曰：葛龍

字元甫，梁國寧陵人，和帝時，以善文記知名，舉茂才爲臨汾令，有政績，著文賦碑誄書記，凡二十篇。

故人倘書札，黎陽士足封。

後漢書曰：鄧訓，字平叔，將黎陽營兵，屯孤奴，撫接邊民，爲幽部所歸，遷護烏桓校尉，黎陽故人

多推將老幼樂隨徒邊東觀漢紀曰鄧訓故吏最貧羸者舉國念訓常所服藥北州乏少又知訓好青泥封古從黎陽步推鹿車於洛陽市還過趙國易陽并載青泥一撲至上國遺訓其得人心如是

### 將命至鄴酬祖王員

酬祖孝隱也北齊書祖珽傳云珽弟孝隱魏末爲散騎常侍迎梁使時除君房庾信來聘名譽甚高魏朝聞而重之接對者多取一時之秀虛孔景之徒並降階攝職更遞司賓

我皇臨九有聲教泊無隄輿文盛禮樂偃武息氓黎

我皇謂梁武帝也武帝紀云大同二年十二月與東魏通和是此時聘於東魏交商頌玄鳥詩曰奄有九有毛傳曰九有九州

也按隋書稱梁武帝除暴寧亂奄有舊吳至大同中有州一百七是其聲教所及矣尙書曰王來自商至於豐乃偃武修文孔安國曰闡修文教賈逵國語注云偃息也

承乏驅騏驥旌旗事琬珪

一作旌旃事鼓擊莊子騏

驥驪驪一日而馳千里說文曰騏馬青色文如博基也聲渠之切驥千里馬也孫陽所相者聲几利切周禮冬官考工記曰琬圭九寸而纒以象德鄭注云琬猶闔也王使之瑞節也諸侯有德王命賜之使者執琬珪以致命焉

古碑文字盡荒

城年代迷被隴文瓜熟交膾香穗低

西都賦曰漑膾刻鏤勝音乘說文曰膾稻田之畦也

投瓊實有慰報李更無蹊

詩衛風木瓜云投我以木李報之以瓊玖漢書

李廣傳贊諺曰桃李不言下自成蹊

### 將命至鄴

將命至鄴二首皆在梁時作聘於東魏文章辭令盛爲鄴下所稱

詩

大國脩聘禮親鄰自此敦。

儀禮有聘禮鄭注云大問曰聘諸侯相與久無事使卿相問之禮小聘使大夫周禮凡諸侯之邦交歲相問也殷相聘也世相朝也于五禮屬賓禮

張旃事原隰負

辰一作賓序報成言。

儀禮聘禮曰及竟張旃誓乃謁關人鄭注云張旃明事在此國也張旃謂使人維之釋曰節服氏掌祭祀朝覲六人維王之大常大常十二旒人有六一人維持二旒諸侯四人依命數大夫無文或一人或二人維持之周禮

曰通帛爲旃爾雅曰因章爲旃郭璞注云以帛練爲旃因其文章不復畫之也詩曰皇皇者華于彼原隰爾雅曰高平曰原下濕曰隰又爾雅曰戶牖之間謂之辰郭注云窗東戶西也覲禮云天子設斧依於戶牖之間左右几鄭注云依如今縑素屏風也有縑斧文所以示威也斧

謂之輔是也。

西過犯霜露北指度輶轅

新序孔子張曰臣犯霜露冒塵埃輶轅阪名漢書曰沛公從輶轅臣贊曰在維氏東南東京賦曰邪徑捷乎輶轅

交歡值公子展禮覲

王孫

左傳襄二十九年曰吳公子札來聘見叔孫穆子說之聘於齊說晏平仲聘於鄭見子產如舊相識與之縞帶子產獻紵衣焉適衛說蘧瑗史狗史鱗公子荆公孫發適晉說趙文子韓宣子魏獻子國語曰王孫圉聘於晉宋公享之趙簡子鳴玉以相儀

禮曰賓觀奉束錦總乘馬二人贊入門右北面奠幣再拜稽首下藻云公事自闕西鄭注云聘享也又云私事自闕東鄭注云觀面也儀禮又稱私覲愉焉論語亦云矣

何以譽嘉樹徒欣賦采蘋

左傳昭二年曰韓宣

子來聘既享宴於季氏有嘉樹焉宣子譽之武子曰宿敢不封殖此樹以無忘角弓遂賦甘棠宣子曰起不堪也無以及召公又昭元年傳曰夏趙孟叔孫豹曹大夫入於鄭鄭伯兼享之趙孟爲客禮終乃寔叔賦采蘋杜預曰詩召南義取繁葉薄物可以薦公侯享

其信不求其厚

四牢欣折俎三獻滿擘樽

左氏傳曰晉士鞅來聘以齊國歸費之禮爲士鞅士鞅怒曰鮑國之位下其國小而使鞅從其牢禮是卑敝邑也將復諸寡君魯人恐加四牢焉爲十一牢又宣十六年傳曰王享

有體薦宴有折俎杜預曰體解節折升之於俎物皆可食所以示慈惠也又昭元年杜注曰卿會公侯享宴皆折俎不體薦儀禮聘禮曰乃至於廟筵几於室薦脯醢酒陳席於階薦脯三獻一人舉爵獻從者行酬乃出上介至亦如之鄭注云主人酌進處一獻也室

老亞獻十二獻也。爾雅曰：卓，齒器也。小，器謂之坎。郭注云：盤形似壺，大者受一斛。周禮司尊彝云：皆有彝，諸侯之所酢。注云：彝亦刻而畫之，爲山雲之形。漢書云：梁孝王有鬪尊，鄭氏以爲取象雲雷矣。

欣此言。禮人臣無境外交。風俗既殊阻，山河不復論。無因旅南館，空欲祭西門。魏文帝與吳質書曰：旅食南館。李善曰：儀禮曰：尊士旅食於門。鄭注云：旅，衆也。士衆

謂未得祿，所謂庶人在官者。史記齊威王曰：吾臣有黔夫者，使守徐，則燕人祭北門，趙人祭西門，徒而從者七十餘家。

入彭城館。漢書地理志曰：彭城，古彭祖國。

襄君前建國，項氏昔稜威。襄君，宋襄公也。彭城，爲春秋時宋楚之接境，故北征記云：彭城有宋桓魋石槨。地理志云：彭城有傳陽縣。左傳襄十年云：晉滅之以與宋國者也。項氏，楚項藉也。史記曰：項羽都於彭城，敗於垓下。

漢書武帝報李廣曰：威稜攝乎鄰國。李奇曰：神靈之威曰稜。潘岳馬汧督誄曰：秋霜稜威。下云：鷓飛，則宋襄公事也。雞鳴，則楚項羽事也。鷓飛傷楚戰，雞鳴悲漢圍。漢書五行志曰：宋襄公區竊自用，不容臣下，逆司馬子魚

之謀，而與強楚爭盟。後六年爲楚所執，應六鷓之數。左傳僖十六年曰：六鷓退飛，過宋都，風也。周內史叔興聘於宋，宋襄公問焉，對曰：君將得諸侯而不終，杜預曰：宋襄公不終，別以政刑吉凶他占之。此云鷓飛傷楚戰，用五行志文也。傷楚戰者，卽春秋戰於泓之事。宋襄公爲楚所敗矣。左傳作鷓，漢書作鷓，音同。杜預曰：鷓，水鳥，高飛過風而退。莊子云：鷓之相視，眸子不運而風化。博物志云：雌雄相視則孕。雄鳴上風，雌承下風，是也。漢書曰：漢兵圍羽垓下，羽夜聞漢軍四面皆楚歌，應劭曰：楚歌者，雞鳴歌也。

世殊氓俗，風雲更盛衰。後漢書二十八將論曰：感會風雲。水流浮磬動，山喧雙翟飛。禹貢曰：泗濱浮磬。孔安國傳曰：泗水涯，水見石

詩

泗是彭城近泗水也。禹貢曰：羽畎夏翟。孔傳云：夏翟，雉名。

夏餘花欲盡，秋近鷺將稀。淮南子曰：仲秋之月，玄鳥歸，玄鳥鸞也。

槐庭垂綠穗，蓮浦落紅衣。王儉結淵碑文云：贊

道槐庭。楚辭曰：製芟荷以爲衣。集芙蓉以爲裳。王逸曰：芙蓉，蓮華也。說文曰：浦，澗也。以周禮三槐爲三公之位，故槐曰槐庭。以楚辭集芙蓉爲衣，故蓮曰紅衣。

徒知日云暮，不見舞雩歸。春官女巫職曰：早嘆則舞雩，因謂其

處爲舞雩。舞雩之處，有壇，障樹木，可以休息。故論語云：風乎舞雩也。

### 同州還

周書宣帝紀：大象二年三月，行幸同州。庚子，自同州至。隋書地理志云：馮翊郡，後魏置，華州。西魏改同州。按：元年，隋王楊堅爲大後承，趙王招等並之國，故云。范暉入相，穰侯出蕃。

赤岸繞新村，青城臨綺門。

周書宣帝紀云：幸同州，自應門至於赤岸澤，十里，圍幡旗相蔽，是同州有赤岸澤也。三輔黃圖曰：長安城東，出南頭第一門曰霸城門，民見門色青，名曰青城門，或曰青門。廟記曰：霸城門，亦曰青

綺門。范暉新入相，穰侯始出蕃。

史記曰：穰侯魏冉者，秦昭王母宣太后弟也。魏人范暉，自謂張祿先生，護穰侯之伐齊，乃越三魯以攻齊也。以此時好說秦昭王，王用范暉。暉言宣太后專制，穰侯擅權於諸侯，涇陽高陵之

屬，富於王室，於是秦昭王悟，乃免相國涇陽之屬，皆出關就封邑。穰侯出關，輜重千乘有餘，穰侯卒於陶，而因葬焉。

上林催獵響，河橋爭渡喧。漢舊儀曰：上林苑，方三百里，苑中養百獸。天子秋冬射獵取之。史記正義曰：河

橋在臨晉縣東，渡河至蒲州，今蒲津橋也。竄雉飛橫澗，藏狐入斷原。將軍高宴晚，來過青竹園。

東觀漢紀曰：上拜寇恂爲河內太守，恂移書屬縣講兵肄射，伐淇園之竹，治矢百餘

萬。

從駕觀講武

周書武帝紀云保定二年十月戊午講武於少陵園

校戰出長楊兵欄入鬪場

漢書揚雄曰聊因校獵以風師古曰校獵謂圍守禽獸而大獵也三輔黃圖曰長楊宮在今整屋縣東南三十里本秦舊宮至漢修飾之以備行幸宮中有垂楊數畝因爲名門曰射熊觀秦漢遊

獵之所

置陣橫雲起開營雁翼張

史記天官書曰陣雲如立垣雜兵書曰八陣八曰雁行陣

門嫌磁石礙馬畏鐵菱傷

三輔黃圖曰阿房宮以磁石爲門懷刃者止之鮑明

遠蘇城賦云製磁石以爲禦磁石門乃阿房宮北闕門也門在阿房悉以磁石爲之故專其目令四巨朝者皆入門而啓止以示神亦曰却邪門鐵菱疑卽渠答也漢書晁錯曰高城深塹具齒石布渠答蘇林曰渠答鐵菱也

龍淵觸牛斗繁

弱駭天狼

龍淵劍名越絕書曰楚王召風胡子聞吳有干將越有歐冶子請此二人作鐵劍可乎於是風胡子見一人作劍三枚一曰龍淵二曰太阿三曰十市晉書曰吳未滅時斗牛之間常有紫氣雷煥曰寶劍之精上徹於天耳繁弱弓名左

傳曰封父之繁弱天官書云東有大星曰狼狼角變色多盜賊下有四星曰弧直狼

落星奔驥驟浮雲上驢騶

落星卽流星言其疾也李尤七款曰神奔電驅星流矢騶則莫若益野騰駒陳孔璋所云飛兔流星超山越海

者也張衡南都賦曰駉驥齊鑣五臣本作驥騶李善曰穆天子傳云八駿有赤驥騶耳陳琳代曹洪與魏文帝書曰夫駉驥重耳於坳牧鬣音緣字从馬取驥絲耳之義也西京雜記曰文帝有良馬名浮雲驢騶左傳作驢騶唐成公如楚有兩驢騶馬是也杜預曰驢騶駿馬名爽音霜或作霜以霜霜名馬後人更从馬字爲驢騶

急風吹戰鼓高塵擁貝裝

荀子曰東海有紫紘楊倞注云紫貝也紘當爲蚶郭璞謂之石蚶蓋蚌蛤之屬古以龜貝爲貨張宴曰裝囊也駭狼時

詩



落木驚鴻屢斷行。

駭猿養由基事驚鴻更羸事注已見

樹寒條更直。山枯菊轉芳。

一作香

豹略推全勝。龍箝

一作圖

揖所長。

莊子曰從

說之則有金板六發。司馬崔云。金板六發。皆周書名。或曰。祕識也。木又作韜。謂太公韜。文武虎豹龍犬也。

小臣欣寓目。還知奉會昌。

左傳子玉曰。請君馮軾而觀之。得臣亦寓目焉。蜀都賦云。遠則岷山之精。上為井絡。

天帝運期而會昌。劉逵注云。河圖括地象曰。岷山之精。上為井絡。帝以會昌神。以建福昌慶也。言天帝於此會慶建福也。時將發師至蜀。從駕講武。故云。

### 奉報趙王出師在道賜詩

報趙王招也。周書趙王招傳云。保定中。拜為柱國。出為益州總管。按上篇講武詩。還知奉會昌。下篇奉和趙王送峽中軍。知是為益州總管時。不然。本傳趙王之出師也多矣。

上將出東平。先定下江兵。

上將文昌星名。東平漢王國也。後漢書有東平王符。又曰。王莽地皇三年。王常成丹西入南郡。號下江兵。郡國志云。南郡編縣。有藍日聚。注云。下江兵所據。今常陽縣城是也。

彎弓伏

石動。振鼓沸沙鳴。

韓詩外傳曰。昔楚熊渠子夜行。見疑石。以為伏虎。彎弓而射之。沒金飲羽。異苑曰。涼州西沙山。昔有覆師於此。積尸數萬。大風吹沙。覆成山阜。時聞有鼓角聲。

橫海將軍號。長風駿馬

名。

漢書曰。東越反。上遣橫海將軍韓說等入軍於越。吳都賦曰。習御長風。狎翫靈胥。李善注云。越絕書曰。子胥死。王使捐於大江。日乃發憤馳騰。氣若奔馬。乃歸神大海。

雨歇殘虹斷。雲歸一雁征。暗巖朝

石濕。空山夜火明。低橋澗底渡。狹路花中行。

觀此數語。知是從峽中行也。

錦車同建節。魚軒異泊營。軍中女子氣。塞外

夫人城。

言與趙國夫人竒豆陵氏同行也。漢書西域傳曰：初楚王侍者馮嬖，能史書，常持漢節，爲公主使，行賞賜於城郭，諸國敬信之。號曰馮夫人，爲烏孫右大將，與烏就屠相愛，都護鄭吉使馮夫人說烏就屠降，烏就屠曰：願得小號，宣帝

徵馮夫人自問狀，遣謁者，次期門，甘延壽爲副，送馮夫人。馮夫人錦車持節，詔馮服度曰：錦車，以錦衣車也。左氏傳曰：歸夫人魚軒，漢書曰：李陵與單于戰，陵曰：士地少食，而鼓不起者，何也？軍中豈有女子乎？始軍高時，聞中軍盜，王徙邊者，隨軍爲卒，妻婦，去將軍中

陵，搜得皆斬之。又商子兵守篇云：壯女爲一軍。史記云：孫武以兵法見於吳王，武以婦人梁湘東王嘗出軍，有人將婦從者，王曰：才

李陵未能先誅女子，將非孫武，遂欲驅戰婦人，皆引軍中女子之事也。漢書曰：漢軍乘勝追北至范夫人城，應劭曰：本漢將梁此城，將

亡其妻，率餘衆完保之，因以爲名也。張宴曰：范氏能誦胡者，時趙王將婦出軍，故引軍中女子，案外夫人之事。小人車攝義。

山紇豆陵墓誌云：柱國殿下揚旌玉壘，驅傳銅陵，夫人從政月，懷寶德雲門，是也。夫人後營於成都之錦城矣。小人車攝義。

路阻逢迎。小人，子山白，稱也。楊子悲岐路，爾雅曰：二途謂之岐，郭注曰：岐，道旁出也。幾月芝田熟，何年金甕成。十洲記曰：鐘山，北海之子地，仙宮，數千萬，耕田種芝草，計頃，數也。鮑照詩：賦曰：朝

戲乎芝田。史記曰：少君言上曰：祠庭則致物，而哀筋關寒曲，嘶馬別離聲。傅玄篇賦序曰：吹葉爲聲，說文作度，子山身爲瀾

丹砂可爲黃金，黃金成以爲飲食器，則益壽。旅，又與趙王離別，即李陵書所謂育筋五動，牧馬

悲鳴。王子身爲寶，深思不倚衡。王子，謂趙王也。史記袁盎曰：百金之子不騎衡，服虔曰：自惜身，不騎衡，如淳曰：騎，倚也。衡，樓殿邊欄，欄也。韋昭曰：衡，車衡也。

和趙王送峽中軍。一作和趙王送從軍。

樓船聊習戰，白羽試擣軍。西京雜記曰：武帝作昆明池，欲伐昆吾，教習水戰，又曰：昆明池中有戈船樓船，各數百艘，樓船上建樓櫓，戈船上建戈矛。呂氏春秋曰：武王伐殷，係墮武王左釋白羽，右釋黃鉞，免而白爲係，驚了

詩

一四

曰武王率兵車以伐紂紂虎旅百萬陣於商郊起自黃鳥至於赤岸三軍之上莫不失色武王乃命太公把白旄以麾之紂軍反走高誘淮南子注云橋揮也

山城對却月岸陣抵平雲

水經注曰河左有却月城亦曰復月

湘中記曰衡有玉牒萬案其文治水遙望衡山如陣雲沿湘千里九向九背乃不復見

赤虵懸弩影流星抱劍文

風俗通曰汲令應彬請主簿杜宣飲酒時其上懸赤弩照杯中如虵宣惡之彬曰此弩影似耳古今注曰

吳大皇帝有寶劍六百虹紫雷辟邪流星青冥百里

胡笳遙警夜塞馬暗嘶羣

李陵答蘇武書曰宵笳互動牧馬悲鳴吟嘯成羣邊聲四起杜摯笳賦序曰笳者李伯陽入西戎所作也

客行明月峽

猿聲不可聞

蜀本紀曰蜀王秀所建三峽明月峽巴峽巫峽荆州記曰巴東三峽巫峽長猿鳴三聲淚沾裳

奉和趙王途中五韻

同前

飄飄嘆車幕出沒望連旗度雲還翊陣迴風即送師

風后握奇經有雲陣風陣又六宗箕星有風師之名故云度雲翊陣迴風送師也

峽路沙如月山

峯石似眉

華陽國志曰巴郡枳縣有明月峽蜀郡賦曰抗峨眉之重阻劉逵注云峨眉山名在成都南嶺爲界

村桃拂紅粉岸柳被青絲錦城遙可望迴鞍念此時

任豫益州記曰益州城張儀所築錦城在州南蜀時故宮也其虛號錦里

同盧記室從軍

隋書列傳云：盧愷，字長仁，涿郡范陽人也。愷性孝友，神情爽悟，略涉書記，頗解屬文。周齊王憲引爲記室，其後襲爵容城伯。從憲伐齊，說伯杜鎮下之，是其事也。又按齊王憲傳：憲伐齊，在天和六年。此云同盧記室從軍，知伐齊之役，子山同盧愷，並

從齊王軍行也。

### 河圖論陣氣金匱辨星文

孔安國尚書傳曰：河圖卽八卦之形。河圖論陣氣者，諸葛孔明所謂八卦圖也。若八卦於太公有金匱書，金匱辨星文者，步星宿以紀吉凶之象也。

地中鳴鼓角，天上

### 下將軍

後漢書公孫瓚與子續書曰：鼓角鳴於地中。漢書曰：周亞夫爲太尉，東擊吳楚，既至霸上，趙涉遮說亞夫曰：軍事上神，將軍何不從此右去，直入武庫，諸侯聞之以爲將軍從天而下也。

南犀恆七屬，絡鐵本千

### 羣

周禮曰：南人爲甲，犀角七屬，陸離。新刻漏銘曰：鐵馬千羣，朱旗萬里。

飛梯聊度絳，合弩暫凌汾。

陳琳武庫賦曰：其攻也則飛梯行雲，臨閣鐵構。隋書地理志云：絳郡後魏置，東雍州後周改曰絳州。又正平縣有後

魏南絳郡，翼城縣後魏置，曰北絳縣，并置北絳郡。後齊發新安縣，并南絳入焉。絳縣舊置絳郡，後周置晉州。又曲沃縣有絳山，按絳本春秋時晉地。左傳莊二十六年：晉士蔿城絳，以深其宮。杜預曰：絳，晉所都也。今平陽絳邑縣。時周齊接界，並置郡縣，故伐齊之師，飛梯度絳矣。釋名曰：弩者，怒也。其柄曰臂，鉤弦者爲牙。隋志：文成郡東魏置，南汾州後周改爲汾州。後齊爲西汾州。後周平齊，置總管府，按汾亦春秋晉地。左傳稱鞏貽汾神，時齊未平，西汾尙屬於齊，故云合弩凌汾也。

寇陣先中斷，妖營

### 卽兩分

寇陣妖營，謂齊國營陣也。

連烽對嶺度，嘶馬隔河聞。

方言曰：烽，燧望也。嶺，謂絳山河謂汾也。

箭飛如疾雨，城崩似壞雲。

袁宏後漢紀：昆陽之戰，云弩射

城中如雨，有流星墜營中，正晝有雲氣若壞山，直於營而墜，不及地尺而滅，吏士皆壓仆。

英王於此戰，何用武安君。

英王，謂齊王憲也。史記曰：白起爲武安君。

詩

侍從徐國公殿下軍行

徐國公者若千惠之子若千鳳也周書列傳云保定二年追錄佐命之功封鳳徐國公

八風占陣氣六甲候兵籍

易緯通卦驗云東北曰條風東方曰明庶風東南曰清明風南方曰景風西南曰涼風西方曰閭

楚師師曠曰吾驟歌北風又歌南風杜預注曰歌者吹律以詠八風歌南北風者聽晉楚之強弱黃帝元女兵法曰禹問於風后曰吾聞黃帝有屈勝之圖六甲陰陽之道太公有六籍文武虎豹龍犬說文曰籍劍衣也

軍即乘旄

漢書注晉灼曰衛青征匈奴絕大漠大克獲帝就拜大將軍於幕中府故曰幕府淮南子曰武王伐紂渡孟津陽侯之波逆流而擊疾風晦冥人馬不相見武王左操黃鉞右秉白旄曠目而攝之風濟而波罷張平子思玄賦舊注尚書曰

右秉白旄以麾按執旄以指爲也秦漢以來卽以所執之旄名曰麾謂麾曲蓋者也

長旗臨廣武烽火對成阜

漢書高帝紀曰漢王引兵渡河復取成阜軍廣武孟康曰於滎陽築兩城而相對因爲廣武城在敖倉西

三案山上地理志曰河南郡成臯故虎牢或曰制匈奴傳烽火通於長安師古曰晝則舉燧夜則舉烽

巡塞重挾纜酌水勝單醪

左傳宣十二年曰楚子圍蕭申公巫臣曰師人多寒王巡三軍拊而勉之三軍之士皆如

挾纜正義曰玉藻云編爲纜纜爲纜鄭云纜新綿也黃石公記曰昔良將之用兵也人饋一簞醪投河令衆迎流而飲之夫一簞之醪不味一河而三軍思爲致成非滋味及之也

陣後雲逾直兵深星轉高

陣雲注見上篇

從駕觀講武詩河圖稽禳鉤曰太白救天白上候兵

電燄驅龍馬山精鏤寶刀

崔豹古今注曰秦始皇有馬名奔電周禮曰馬八尺以上爲龍雲成春秋曰王將作劍乘五山之鐵精

寒迫翻榆

葉關寒落雁毛

如淳漢書注曰長榆塞名王恢所謂樹榆以爲塞者也郭璞山海經注曰雁門山即北陵西隄雁之所出因以名云在高柳北

既得從神武何須念久勞

易繫辭曰古之聰明睿知

神武而不殺者夫王仲宣從軍詩曰所從神且武安得久勞師

### 伏聞遊獵

虞旗喜日晴獵馬向山橫

周禮曰若大田獵則萊山田之野植虞旗於其中致禽而取焉

石關魚貫上山梁雁翅行

相如上林賦曰擊石關張揖曰觀名周易曰貫以宮人寵無不

利王弼曰駢頭相次似貫魚也范蔚宗樂遊應詔詩曰山梁協孔性白虎通曰雁飛則成行鮑照出自薊北門行曰雁行緣石起魚貫度飛梁

雪平尋魚跡林叢聽雉聲馬嘶山谷響弓寒桑

柘鳴許慎曰南方谿子巨黍

聞弦鳥自落望火獸空驚無風樹即正不凍水還平誰知茂陵下願入睢陽城

漢書曰相如上疏謙獵既病免家居茂陵又曰梁孝王廣治睢陽城爲複道自宮連屬於平臺三十餘里招延四方豪傑言已欲擬相如病免仍歸梁也

### 見征客始還遇獵

貳師新受詔長平正凱歸猶言乘戰馬未得解戎衣

史記大宛傳曰拜李廣利爲貳師將軍伐宛期至貳師城取善馬故號貳師將軍衛青傳云封青爲長平侯周禮曰王師大獻

則合奏愷樂。鄭注云：大獻獻捷於祖也。左氏傳曰：振旅凱入於晉。吳郡賦云：迄可休而凱歸。戎衣者，周禮司服云：凡兵事章弁。鄭注云：章弁以韋為弁，又以為衣裏也。杜預左傳注曰：戎服，軍旅之衣也。上林遇逐獵，宜春暫合。

圍。三輔黃圖曰：上林苑中養百獸。天子秋冬射獵取之。史記曰：上至長楊獵，相如上疏諫之，還過宜春宮。漢帝熊猶憤，秦王雉更飛。漢書孝元馮昭儀傳曰：上幸虎園，馮婕妤好當熊而立，左右格殺熊，上問何故，當熊婕妤曰：猛獸得人而止，妾恐至御座，故身當之。帝嗟嘆，以此倍敬重焉。太康記曰：秦文公時，陳倉人獵得獸，若羆而不知其名，道逢二童子曰：此名為羆弗迷。羆弗迷亦語曰：彼二童子名為寶籙，得雄者王，得雌者霸。陳倉人舍羆弗迷，逐二童子，化為雉。雄止陳倉，化石，雌止南陽。

故人迎借問，念舊始依依。河邊一片石，不復肯支機。蘇武詩曰：思心常依依。李善注曰：依依，思戀之貌也。荆楚歲時記曰：張憲使大夏，尋河源，經月而至一處，見城郭如州府，室內有一女織，又見一丈夫牽牛飲河，織女取支機石與憲，而還，言得見故人，述其思婦之情也。

奉和闡弘二教應詔

二教謂釋道二教也。

五明教已設，三元法復開。世說曰：六通三明，同歸正異，名注經云：六通，天眼、天耳、身通、它心、漏盡。此五者，皆在心之明也。又天然天論曰：五明一聲明，二工巧明，三醫方明，四因明，五內明。按此亦五明。黃庭內經曰：上觀三

元，如連珠落落，明景照九隅。陶弘景真靈位業圖有玉清三元宮，元始天尊為主。魚山將鶴嶺，清梵兩邊來。異苑曰：陳思王曹植，字子建，嘗臨魚山，忽聞殿軸裏有誦經聲，清適深亮，遠谷流響，不覺欽禱，敬便則而效。

之梵唱，皆植依擬所造。豫章記曰：洪井有鸞岡，鸞岡西有鶴嶺，王子喬控鶴所經，魚山謂釋鶴嶺謂道，言此二教清梵，從兩處來也。香煙聚為塔，花雨積成臺。說文曰：塔，西域浮屠也，聲上蓋，切。言香煙上浮，自聚為塔，花雨

所落自積成臺。空心論佛性。真氣辨仙才。維摩經喜見菩薩曰。色色空。爲二色。即是空。非色滅空。色性自空。如是受想行識。不假人力也。識空爲二。識即是空。非識性自空。於其中通而達者。爲入不二法門。魏收釋老志。

序曰。所謂佛者。本號釋迦。文者譯言能人。謂德充道備。堪濟萬物也。漢武內傳。王母曰。夫欲修身。當營其氣。大仙真經。所謂行益。易之道。益者益精。易者易形。形易則變化。變化則成道。成道則爲仙人。又云。劉徹形慢。神機雖當。語之以至道。殆恐非仙才也。露

盤高掌滴。風鳥平翅迴。三輔故事曰。建章宮承露盤。高二十丈。大七圍。以銅爲之。上有仙人承露。露相玉屑飲之。即延生。述。征。誤云。長安宮南靈臺。有相風鳥。遇風乃動。一曰長安靈臺。上有相風銅鳥。鳥千里風至。此鳥乃動。

無勞問待詔。自識昆明灰。漢書曰。東方朔待詔。命馬門。應劭曰。諸臣才技微。召未有正官。故曰待詔。三輔黃圖曰。武帝初穿昆明池。得黑土。帝問東方朔。朔曰。西域有人。育人曰。燒劫之餘灰也。

### 至老子廟應詔

虛無推馭辯。寥廓本乘蜺。淮南子曰。虛無者。道之所居也。廣雅曰。寥。空也。廓。深也。淮南子曰。馳雲車。入雲蜺。遊雲霧。高誘曰。以雲蜺爲馬。遊行也。 三門臨苦縣。九井對靈谿。西京

賦曰。旁開三門。神仙傳。老子耳有三門。鑿山三門。廟門道也。史記曰。老子者。楚苦縣賴鄉。曲仁里人也。索隱曰。苦縣本屬陳。國春秋時。楚滅陳。而苦又屬楚。括地志曰。苦縣在亳州谷陽縣界。有老子宅及廟。廟中有九井。尚存。今亳州真源縣是也。 盛丹須

竹節。量藥用刀圭。言竹中有節。可以盛丹也。抱樸子曰。九丹者。神丹之要。第二之丹曰神丹。以此丹塗足下。步行水上。服之三。刀圭。三尸九蟲。即皆消壞。百疾皆愈也。第三之丹曰神丹。服一刀圭。百日仙也。第四之丹曰還丹。服一刀圭。

百日仙也。第七之丹曰柔丹。服一刀圭。百日仙也。第九之丹曰寒丹。服一刀圭。百日仙也。 石似臨邛芋。芝如封禪泥。抱樸子曰。洛陽有道士董威。常止白社中。了不食。陳子敘等守事之。從學道。積久。乃得其方。云食甘草。



防風壳實之屬。十餘種。搗爲散。先服方寸七。乃吞石大如雀卵十二枚。足辟百日。輒更服散。氣力顏色如故也。欲還食穀者。當服葵子湯下。石子乃可食耳。又赤龍血。青龍膏。作之用丹砂和清水。以石內其中。須臾石柔而可食也。若不即取。石消爛盡也。食此石以最飽。令人丁壯。又有引石散。以方寸匕投一斗白石子中。以水合煎之。立熟如芋子。可食以當穀也。漢書貨殖傳曰。蜀卓氏曰。吾聞岷山之下沃壤。下有踰鷗。至死不饑。師古曰。踰鷗。謂芋也。其根可食。以充糧。故無饑年。華陽國志曰。汶山郡都安縣。有八芋如踰鷗也。地理志曰。蜀郡有臨邛縣。言煮石之爛。如臨邛芋也。列仙傳曰。彭祖常食桂芝。又曰。鹿皮公食芝草。飲神泉。史記封禪書正義曰。此秦山上。築土爲壇。以祭天報天之功。故曰封。此秦山下。小山上。除地報地之功。故曰禪。言禪者神之也。白虎通曰。或曰封者。金銀繩。或曰古泥金繩。封之印。繩也。西京雜記。漢以武都紫泥爲壘室。如絲綿其上。漢舊儀曰。天子信。繩六。皆以武都紫泥封之。言芝色如封印。壘之泥也。蓋言神仙之法。鑿芝餌石矣。

能毛新鶴小盤根古樹低。

能鳥易毛也。抱棧子曰。千歲之

鶴。純白能登於木。神仙傳曰。老子生而能言。指李樹曰。以此爲我姓。此云古樹。蓋老子廟中樹也。述異記曰。灑鄉老子祠。有紫石榴。紅縹李。一李二色。

野戍孤煙起。春山百鳥啼。路有三千別。途

經七聖迷。

禮記王制曰。凡四海之內。斷長補短。方二千里。此云。老子西遊。在中國三千里之外也。莊子曰。黃帝將見大隗於具茨之山。方明爲御。昌寓駘乘。張若謂朋馬。昆關滑稽後車。至於襄城之野。七聖皆迷。無所問塗。李云。地名。七聖。黃帝一方

明二昌寓三張若四謂朋五昆關六滑稽七也。

惟當別關吏。直向流沙西。

列仙傳曰。關令尹喜者。周人也。善內學。星宿服精。章隱德行。仁。時人莫知。老子西遊。喜先見其氣。知真人當過。候物色而迹之。果得老子。老子亦知

其奇。爲著書。與老子俱之流沙。服巨勝實。莫知其所終。又著書十篇。名關令子。列異傳曰。老子西遊。關令尹喜望見有紫氣浮關。而老子果乘青牛而過。

奉和趙王遊仙

藏山還採藥。有道得從師。京兆陳安世。成都李意期。

神仙傳曰。陳安世。京兆人也。爲樞叔。叔本好道。思神。有二仙人。託爲書生。從叔本遊。以觀試之。而叔本不覺其仙人。

也。久而意轉急。二仙復來詣門。叔本使安世出。二仙乃以藥二丸與安世。誠之曰。汝歸勿復飲食。別止於一處。安世承誠。二人常往來。其處叔本怪之。曰。安世處空。何得有人。語往輒不見。疑非常人。乃執弟子之禮。安世道成。白日昇天。叔本後亦仙去。又曰。李意期者。本蜀人。傳世見之。漢文帝時人也。於成都角中。作土窟居之。劉玄德欲伐吳。報關羽之死。使迎意期到。其敬之。問其伐吳吉凶。意期不答。而求紙畫作兵馬器仗十數萬。乃一一裂壞之。曰。嗚。又畫作一夫人。掘地理之。乃得還去。備不悅。果爲吳軍所敗。十餘萬衆。幾數百人。得還。甲器軍資略盡。玄德忿怒。遂卒於永安宮。意期少言。人往問吉凶。但占其顏色。若歡悅則善。慘懼則惡。後入瑯琊山中。不復見出也。  
玉京一作傳相鶴。太乙授飛龜。葛洪枕中書曰。元始天

玉京山。山中宮皆金玉飾之。又曰。玄都。玉京七寶山。周迴九萬里。在大羅之上。城上七寶宮。宮內七寶臺。有上中下三宮。上宮是盤古真人。元始天王。太元聖母所治。中宮太上真人。金闕老君所治。下宮九天真人。三天真人所治。玉京有八十一萬天路。通八十一萬山。巒洞室雖有億萬。往來如一步耳。道士浮丘公有相鶴經。抱樸子曰。神仙經皆云。黃帝及老子奉事太乙元君。以受要訣。靈寶經有正機。平衡。飛龜。授訣凡三篇。皆仙術也。  
白石香新芋。青泥美熟芝。神仙傳曰。白石先生

中黃丈人弟子。嘗煮白石爲糧。因就白石山居。時人號曰白石先生。又曰。焦先嘗煮白石以分與人。然竟如芋食之。又曰。王烈。字長休。邯鄲人也。之太行山中。見山破石裂。石中有一穴。口經闊尺許。中有青泥流出。如髓。烈取泥試丸之。須臾成石。如投熱蠟之狀。隨手擊。凝如硬米飯。嚼之亦然。嘗煮白石新香如芋。餐青泥美熟如芝也。  
山精逢照鏡。樵客值一作闌基。抱樸子曰。山無大小。皆有神靈。青之入山道土。皆以明鏡。九寸以上。懸於背後。則老魅不敢近。或有來試人者。則當

顧視鏡中。其是仙人。及山中好神鏡。中如人形。若是鳥獸邪魅。則其形貌皆見鏡中矣。昔張蓋踰。及偶高成。二人並精思於雲臺山石室中。忽有一人著黃練單衣。葛巾。往到其前。曰。勞乎道士。乃辛苦幽隱於是。二人顧視鏡中。乃是鹿也。即成鹿而走去。又林慮山下有

一亭其中有鬼，每有宿者，或死或病。後邠伯夷過之，宿明燈燭而坐誦經，夜半有十餘人來，與伯夷對坐，自共樛蒲戲。伯夷密以鏡照之，乃是羣犬。伯夷祥說，以燭燼其衣，乃作焦毛氣。伯夷懷小刀，因捉一人而刺之，初作人聲，死而成犬。餘犬悉走，於是遂絕。乃鏡之力也。虞喜志林曰：信安山石室，王質入其室，見二童子方對碁，看之局未終，視其所執，伐薪柯已爛朽，速歸。鄉里已非矣。又見述異記。

祠。史記封禪書曰：蓬萊方丈瀛洲，此三山世傳在海中，去人不遠，嘗有至者，言諸仙人不死之藥在焉。黃金白銀爲宮闕，草木禽獸盡白，望之如雲。及至，反居水下，欲到，卽風引船去。終莫能至。云秦始皇登會稽，並海上，冀遇三神山之奇藥。漢武帝旣封泰山，無

風雨變至，方士更言蓬萊諸藥可得，於是上欣然至海，冀獲蓬萊者。

### 奉和同泰寺浮屠

和梁簡文帝也。浮圖塔也。南史梁武帝本紀：大通元年云：初帝創同泰寺，至是開大通門，以對寺之南門，取反語以協同泰。自是晨夕講義，多由此門。幸寺捨身，還宮大赦，改元大通，以符寺及門名。中大通元年，帝捨身同泰寺，羣臣以錢一億萬奉贖。皇帝三請乃許。中大通元年，幸同泰寺，講金字三慧經，仍施身。皇太子以下奉贖，仍於同泰寺設解會法。大赦改元，是夜同泰寺災。梁京寺記曰：梁武帝改年號大同，起同泰在臺城內，窮竭帑藏，造大佛閣七層，爲火焚。武帝捨身施財，以祈福。自大同以後，無年不幸。簡文帝集中有幸同泰寺浮屠詩，故子山和之。

### 峇峇凌太清照殿比東京

峇峇，高貌。太清，謂天。言塔之高也。鵠冠子曰：上及太清，下及太寧。張衡著東京賦：東京謂洛陽也。李子曰：漢明帝夢見神人，身有白光，飛在殿前，以問羣臣，博毅對曰：天竺有佛，將其神也，後得其

形像言神先照殿。  
比東漢明帝時也。

長影臨雙闕。高層出九城。

古詩曰。雙闕百餘尺。淮南子曰。縣圃涼風。樊桐在崑崙之中。山上有層城九重。

棋枰行雲礙。幡搖度鳥驚。

爾雅

曰。織謂之棧。大者謂之棋。郭注云。棧也。機徒得反。棧音亦。說文曰。礙。止曰。西京雜記曰。幡旌光影照耀一殿。又按佛家有幡維摩經曰。降服四種寶勝。幡建道場。王巾頭陀寺碑文云。勝幡西振。言棋高則行雲過而或礙。幡長則飛鳥視之而驚也。

鳳飛如

始泊。適合似初生。

西京賦曰。鳳翥於飛標。薛綜曰。謂作饒鳳。張兩翼。舉頭數尾。以垂屋上。當棟中。央下有轉樞。常向風如將飛者。言鑄鳳。標狀如始泊。刻蓮方井。形類初生時也。

輪重對月滿。鐸韻

凝鸞聲。

言塔上懸鏡。疑月搖鐸似鸞也。周禮鼓人賦。鄭注云。鐸。大鈴也。西京雜記所謂九子金鈴。每好風日鈴聲驚動左右。此云鐸韻。亦猶是矣。

畫水流全住。闕雲色半輕。

一作行。言闕畫行云流水之象也。

露晚盤猶滴。珠朝火更明。

漢書曰。孝武作柏梁銅柱。承露仙人掌之。屬西京賦曰。綴隨珠以爲懸。薛綜曰。明月大珠。夜則有光如燭。李善曰。火齊玫瑰珠也。

雖連博望苑。還接銀沙

城。

三輔黃圖曰。武帝立子據爲太子。開博望苑以通賓客。在長安門南杜門外。王巾頭陀寺碑文曰。脫履金沙。李善注曰。拔河。一名金沙河。雖連博望苑者。言簡文時爲太子也。還接銀沙城者。言佛國也是。詩當在中大通年作也。

天香下桂殿。

仙梵入伊笙。

三輔黃圖曰。昆明池中有靈波殿。皆以桂爲殿柱。風來自香。列仙傳曰。王子晉好吹笙。作鳳鳴遊於伊洛間。

庶聞八解樂。方遣六塵情。

維摩經曰。八解之浴池。定水滿然滿。六塵謂色。

音。香味。觸。法。眼入色。耳入聲。鼻入香。舌入味。身入觸。意入法。是爲六入。又爲六根。又爲六識。

奉和法筵應詔

周書武帝紀。建德元年正月戊午。帝幸玄都觀。親御法座講說。

五城鄰北極百雉壯西崑

抱樸子曰仙經九轉丹經液經皆在崑崙五城之內藏以玉函爾雅曰北極謂之北辰郭注云北極天之中以正四時言城高上與北極爲鄰也左傳祭仲曰城都過百雉杜預注云方丈曰堵三

堵曰雉一雉之牆長三丈高一丈說文曰崑崙山名佛教出於西方故云西崑

鉤陳橫復道閭闔抵靈軒

天文志曰鉤陳六星在紫宮中漢書注云上下有道故曰複音復黃圖曰宮之正門曰閭闔

千柱蓮

花塔山旬紫紺園

說文曰塔西域浮屠也毘曇論云四肘爲一弓五百弓爲一拘盧舍今之二里也八拘盧舍爲一由旬今十六里也

佛影胡人記經文漢語翻

劉孝標世說注曰佛經之行中

國尙矣莫詳其始牟子曰漢明帝夜夢神人身有日光明日博問羣臣傳對曰臣聞天竺有道士號曰佛輕舉能飛身有日光殆將其神人也於是遣羽林將軍秦景博士弟子王遵等十二人之大月氏國寫諸佛經二十四部在蘭臺石室劉子政列仙傳曰列觀百家之中以相檢驗得仙者百四十六人其七十四人已在佛經故撰得七十可以多聞博識者選觀焉如此卽漢哀成之間已有經矣與牟子傳說便爲不同魏略西戎傳曰天竺城中有臨兒國浮屠經云其國王生浮圖浮圖者太子也父曰屠頭邪母曰莫邪浮圖者身服色黃髮如青絲爪如銅其母夢白象而孕及生從右脇出而有髻墜地能行七步天竺有神人曰沙律昔漢哀帝元壽元年博士弟子景慮大月氏王使伊存口傳浮圖經曰復豆者其人也漢武故事昆邪王殺休屠王以其衆來降得其金人之神置之甘泉宮金人皆長丈餘其祭不用牛羊惟燒香禮拜上使依其國俗祀之此神全類於佛豈當漢武之時其經未行於中土而但神明事之耶故驗劉向魚豢之說佛至哀成之世明矣然則牟傳所言四十二者其文今存非妄蓋明帝遣使廣求異聞非是時無經也

窺朱鳥牖雲宿鳳凰門

朱鳥朱雀南方神也景福殿賦曰朱鳥舒翼以峙衡三輔故事曰建章宮闕上有銅鳳凰

新禽解雜轉春柳臥生根早雷驚蟄戶流

雪長河源

月令云仲春之月雷始發聲始電蟄蟲咸動啓戶始出釋法顯佛國記曰蔥嶺冬夏有雪彼上人人卽名爲雪山人也漢書西域傳曰河有兩原一出蔥嶺

建始移交讓徽音種合昏

魏志曰建

安二十五年。曹公在洛陽起建始殿。蜀都賦曰。交讓所植。劉淵林注云。交讓木名也。兩樹對生。一樹枯則一樹生。如是歲更終不俱生。俱枯也。岷山在安都縣。洛陽宮殿簿有徵音殿。周處風土記曰。合昏種也。葉長舒而昏合。陸佐公新刻漏銘云。合昏暮卷是也。本草云。合歡。卽夜合也。一名合昏。風飛扇天辯。泉湧屬絲言。禮記曰。王言如絲。天辯絲言。謂下詔也。羈臣從散木。何以預中天。羈臣。自謂本羈旅之臣也。莊子匠石曰。散木也。

是不材之木。無所可用。列子曰。周穆王築臺。號曰中天之臺。

口口遙可望。終類仰鵲絃。

稽康琴賦曰。鸛雞游絃。李善注云。古相和歌有鸛雞。

### 和從駕登雲居寺塔

一作和趙王遊雲居寺。

重巒千仞塔。危磴九層臺。

國語曰。晉平公爲九層之臺。

石關恆逆上。山梁乍斗迴。

張揖曰。石關。觀名。武帝建元中作。在雲陽甘泉宮外。論語曰。山梁雌雉。毛詩鄭箋云。梁。石絕水

之梁也。

階下雲峯出。牕前風洞開。隔嶺鐘聲度。中天梵響來。平時欣侍從。於此整徘徊。

### 和何儀同講竟述懷

無名卽講道。有動定論機。

老子曰。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無名。天地之始。有名。萬物之母。故常無欲以觀其妙。常有欲以觀其竅。此兩者同出而異名。又云。道無常名。易繫辭曰。幾者。動之微。

安經讓

禮席正業理儒衣。似得遊焉趣。能同捨講歸。

後漢書曰。朱祐初學長安。帝往候之。祐不時相勞苦。而先升講舍。後車駕幸其第。帝因笑曰。主人得無捨我講乎。以有舊恩。數蒙賞資。

石渠

人少歇。華陰市暫稀。

三輔黃圖曰石渠閣蕭何所造成帝於此藏祕書焉後漢書曰張楷除長陵令不至官隱居弘農山中學者隨之所居成市後華陰山南遂有公超市

秋雲低晚氣短景側

餘輝。螢排亂草出。雁拈斷蘆飛。

月令曰腐草爲螢淮南子曰夫雁順風以愛氣力衝蘆而翔以備箭弋高誘曰未秀曰蘆已秀曰葦短矢弋繳衝蘆所以令繳不得截其翼也

別有平陵逕蕭

條客鬢衰。饑噪空倉雀。寒驚懶婦機。

別有平陵逕。平陵屬扶風。楚辭曰蕭條而無獸。蘇伯玉妻。中詩曰空倉雀常苦饑。崔豹古今注曰蜂蟻一名吟蚤。初秋得寒則鳴。一云濟南呼

爲懶婦。小園賦亦云。聚空倉而雀噪。驚懶婦而蟬嘶。

實欣懷謏

音小

問逢君理入微

學記曰足以謏聞不足以勸衆。鄭注云謏之言小也。聞音問。

奉和趙王隱士

褒集中有和趙王隱士

洛陽徵五隱。東都別二賢。

袁宏後漢紀曰陳蕃薦五處士。豫章徐穉。彭城姜肱。汝南袁闓。京兆韋著。潁川李曇。詔公車備禮。徵不至。又按後漢書。逸民傳。薛方逢蒞聘而不肯至。嚴光周黨王霸。至而不能屈。亦五隱也。漢書

曰疎廣疎受。饑飲東都門。皆曰賢哉。二大夫。漢書音義曰。長安東都城北頭第一門。後漢書曰。逢蒞解冠挂東都城門。

雲氣浮函谷。星光集潁川。

京房易飛候云。視四方常有火雲。五色見其下賢入隱也。漢書云。弘農故

函谷關。上洛屬弘農。四皓隱於上洛熊耳山。故云是矣。天文志曰。少微處士星也。莊子曰。許由娛於潁陽。

霸陵採樵路。

一作

成都賣卜錢。

後漢書曰。韓康入霸陵山。詩云。言採其樵。漢書曰。蜀有嚴君平。卜筮

於成都市。一日裁數人。得百錢。足自養。則閉肆下簾。而授老子。

鹿裘披稍裂。藜牀坐欲穿。

說苑曰。孔子見榮啓期。衣鹿皮裘。鼓瑟而歌。孔子問曰。先生何樂也。榮啓期對以三樂。高士傳曰。管寧白越海及歸。常坐一木樹。積

五十餘年箕股其榻上常膝處皆穿。

阮籍惟長嘯。嵇康訝一絃。

魏氏春秋曰。阮籍少時嘗遊蘇門山。蘇門山有隱者。莫知姓名。有竹實數斛。白杵而已。籍從之。與談太古無爲之道。及論五帝三王之義。蘇門生蕭然。曾不經

聽。籍乃對之長嘯。清韻響亮。蘇門生道爾而笑。籍既降。蘇門生亦嘯。若鸞鳳之音焉。神仙傳曰。孫登者。不知何許人也。恆止山間。穴地而坐。彈琴讀易。冬夏單衣。天大寒。人視之。輒自披髮覆身。髮長丈餘。又雅容非常。歷世見之。嵇叔夜有邁世之志。曾詣登。登不與語。叔夜乃扣籬之。而登彈琴自若。久之。叔夜退。登曰。少年才優而識寡。劣於保身。其能免乎。俄而叔夜竟陷大辟。叔夜善彈琴。於是登彈一弦之琴。以成音。叔夜乃嘆息絕思也。

澗險無平石。山深足細泉。短松猶

百尺。少鶴已千年。

晉松之短者。猶有百尺。則長者可知。鶴之少者。已有千年。則老者可知。卽鮑照升天行所謂。暫遊越萬里。近別數千齡者也。

野鳥繁絃嘯。山花焰火然。洞風吹

戶裏。石乳滴隍前。雖無亭長識。終見野人傳。

高士傳曰。韓康入霸陵山中。博士公車。連徵不至。桓帝時。乃備安車。以聘之。康不得已。乃佯詐。辭安車。自乘柴車。冒晨先發。至亭亭長以韓徵君

當過。方發。人牛修道橋。友見康柴車。輻巾。以爲田叟也。使奪其牛。康卽釋駕與之。有頃。使者至。奪牛翁乃微君也。使者欲奏殺亭長。康曰。此是老子與之。亭長何罪。乃止。康因中路逃遁。以壽終。又曰。漢涿父老。著桓帝延熹中。幸竟陵。過雲夢。臨沔水。百姓莫不觀者。有父老獨耕不輟。尙書郎南陽張溫異之。下道百步。自與言。父老曰。我野人也。不達斯語。昔聖王宰世。茅茨采椽。而萬人以寧。今吾子之君。勞人自縱。逸遊無忌。吾爲子羞之。子何忍欲人觀之乎。溫大慚。問其姓名。不告而去。

### 擬詠懷二十七首

昔阮步兵詠懷詩十七首。顏延年以爲在晉文代。慮禍而發。子山擬斯而作二十七篇。皆在周擲關之思。其辭旨與哀江南賦同矣。

詩



步兵未飲酒，中散未彈琴。索索無真氣，昏昏有俗心。

魏氏春秋曰：阮籍聞步兵校尉缺，廚多美酒，營人善釀酒，求為校尉，遂縱酒昏酣，遺落世事。臧榮緒晉書曰：籍拜吏平相，沈醉。

日多作詠懷八十餘篇，為世所重。嵇康拜中散大夫，宗正喜為康傳曰：康善屬文論，彈琴詠詩，自足於懷抱之中，言已處亂世不能飲酒彈琴，垂絕人事，而困於塵俗，深愧二公矣。

涸鮒常思水，驚飛每失林。

莊子云：莊周謂

監河候曰：周顧視車轍中有鮒魚焉，曰：我東海之波臣也，君豈有升斗之水而活我哉？戰國策曰：有鴻雁從東方來，更羸更發而下之，曰：其飛徐者，其創痛也，悲鳴者，久失羣也，故創未發而驚心未忘，聞弦音引而高飛，故創法言已處喪亂之後，如失水之魚，離羣之雁也。

風雲能變色，松竹且悲吟。

風雲喻佐命之臣，江陵三年，即遭其變，松竹比有節之士，西魏一使，良可深悲，自喻去梁仕周，致哀失節也。

由來不得意，何必往長岑。

後漢書曰：

崔駰字季伯，竇憲為車騎將軍，駰為掾，憲專權驕恣，駰數諫之，憲不能容，出為長岑長，駰自以遠去不得意，遂不之官，而歸，永元四年卒於家，章懷太子注云：長岑縣屬樂浪郡，其地在遼東，言己身在長安，已不得意，何必長岑之遠乎。

赭衣居傅巖，垂綸在渭川。乘舟能上月，飛轡欲捫天。

言己本有興梁之大志也，赭衣，罪人之服也，漢書賈山曰：秦桓衣半道，又賈誼曰：傅說胥靡，乃相武丁，張宴曰：胥靡，刑名也，傅

說被刑，乘於傅巖，尚書云：高宗夢得說，說築傅巖之野，王子年拾遺記曰：傅說實為植衣者，春於深歷，以自給，夢乘雲繞日而行，策得利建侯之封，歲餘，以玉帛聘為阿衡也，嵇叔夜贈秀才入軍詩云：流磻平臯，垂綸長川，史記曰：呂尚以漁釣于周，西伯西伯出獵，遇太公於渭之陽，毛詩邶箋云：釣者以絲為之，綸，竹也，紀年曰：伊摯將應湯命，夢乘船過日月之傍，按傅巖，渭川，誰知志不就，空有言元帝見用也，上月捫天，言其志大也，釋名曰：輻，志也，禦，熱也，說文曰：捫，撫持也，楚辭曰：遂條忽而捫天。

直如弦，應劭風俗通曰：順帝之末，京師謠曰：直如弦，死道邊，曲如鉤，反封侯。

洛陽蘇季子，連衡遂不連。

戰國策曰：蘇秦字季子，洛陽軻里人也，始將連衡說秦，秦上而說不行，言已聘於西魏，本欲事秦，屬大軍

南討是連史記云季子嘆曰使我百洛陽負郭田二頃安能佩六國相印乎言已既不  
衡不連也既無六國印翻思二頃田  
能連衡事秦又不能合縱攻秦身為羈旅翻欲歸家引秦事所以比魏周也

俎豆非所習帷幄復無謀論語曰俎豆之事則嘗聞之矣軍旅之事未之習也  
後漢書詔曰前將軍鄧禹與朕謀議帷幄決勝千里不言班定遠應爲萬里侯  
後漢書曰班超字仲

升扶風平陵人行詣相者曰祭酒布衣諸生耳而當封侯萬里之外超問其狀相者曰生燕額虎頭飛而  
食肉此萬里侯相也後使西域通三十六國封定遠侯傷已木無謀習而遣使不歸玉門生入不可得已  
燕客思遼水秦人望

隴頭史記曰荆軻入秦燕丹饒之易水高漸離擊筑曰風蕭蕭兮易水寒壯士一去不復還秦報記曰隴  
山東西百八十里登山嶺東望秦川四五百里極目泯然山東人行役升此而顧瞻者莫不悲思  
倡家遭強聘賈子

值仍留漢書李延年曰父母兄弟皆故倡也師古曰倡樂人也說文曰倡樂也謂作妓者左氏傳曰晉太子固爲質  
於秦質音致言倡家作妓木不欲嫁賈子思歸本不欲留以喻已木不欲仕而魏周道之若強聘留質矣  
自憐才智

盡空傷年髻秋子山以元帝承聖三年甲戌聘魏  
時年四十有二遂老於北地矣

楚材稱管用秦臣卽趙冠左氏傳曰惟楚有材實管用之後漢書輿服志曰  
武冠謂之趙惠文冠秦滅趙以其君冠賜近臣  
離宮延子產羈旅接陳完離宮延子產  
卽左傳子產

壤垣事在襄公三十一年莊二十年傳曰陳公子完奔齊齊使  
敬仲爲彌辭曰羈旅之臣杜預曰敬仲陳公子完羈寄旅客也  
寓衛非所寓安齊獨未安言已留魏  
非所樂也  
雪泣悲去魯悽然

憶相韓韓詩外傳曰孔子去魯遲遲乎其行也西征賦曰丘去魯而顧嘆呂氏春秋曰吳起雪泣而應之高誘曰雪拭也史記張良  
傳曰韓破良悉以家財求客刺秦王爲韓報讐以太父父五世相韓故去魯喻已去江陵父母之邦也留侯五世相韓庚氏

詩

亦父子仕梁。惟彼窮途慟，知余行路難。  
魏氏春秋曰：阮籍率意獨駕，不由徑路，車跡所窮，輒慟哭而返。言已至此，惟有窮途之慟而已。

惟忠且惟孝，爲子復爲臣。一朝人事盡，身名不足親。  
言庚氏世德忠孝累傳，已爲庚氏之子，復爲梁朝之臣，今人事既盡，身存名滅，爲可傷也。吳起嘗辭魏，韓

非遂入秦。  
史記曰：公叔爲相，尙魏公主，而害吳起，欲去之。吳起見公主之賤，魏相果辭魏武侯，武侯疑之，而未信也。吳起懼得罪，遂去，卽之楚。又曰：韓非，韓之諸公子也，喜刑名法術之學，而其本歸於黃老，作孤憤五蠹，內外儲說林，說難十餘萬言。

人或傳其書至秦，秦王見孤憤五蠹之書，曰：嗟乎，寡人得見此人，與之遊，死不恨矣。李斯曰：此韓非之所著書也。秦因急攻韓，韓王始不用非，乃急遣非使秦。秦王悅之，未信用。李斯姚賈害之，言已去梁，卽魏，猶吳起辭魏，韓非入秦也。

壯情已消，歌雄圖不復申。  
言不能爲國報讐也。移住華陰下，終爲關外人。  
漢書楊僕上書曰：恥爲關外人，子山辭楚入秦，翻關內矣。

疇昔國士遇，生平知己恩。直言珠可吐，寧知炭欲吞。  
一作吞。言梁朝以國士遇我，有知己之感，不能報也。易川靈圖曰：吐珠於澤，誰能不含。史記曰：遺棄子最怨智伯，漆其頭以爲欲器，豫讓遁逃山中，曰：嗟乎，士爲知己死，女爲悅己容。今智伯知我，我報讐而死，以報智伯，則吾魂魄不愧矣。乃變名姓爲刑人，又漆身爲厲，吞炭爲啞，使形狀不可知，伏於橋下，冀子至橋，馬驚，棄子曰：此必豫讓也。棄子數豫讓，讓曰：子不嘗事范中行氏乎？智伯盡滅

之子，不爲報讐，而反爲委質，臣於智伯，智伯亦已死矣，而子獨何以報讐之深也。  
一顧重尺璧，千金輕一言。  
史記曰：蘭相如豫讓曰：范中行氏皆衆人，遇我，我故衆人報之。智伯國士遇我，我故國士報之。

恐破壁，乃謝相如。漢書曰：得黃金百斤，不如一諾。茲云輕者，言使塊爲其所碎也。  
悲傷劉孺子，悽愴史皇孫。  
言江陵之敗，梁祚日微，帝子被戮也。悲傷劉孺子者，傷敬帝也。南史敬帝紀云：帝遜位於陳，陳受命，奉帝

爲江陰王。薨於外邸。是也。淩倫。皇孫者。傷建郡江陵。前後二敗。簡文元帝諸子遇害者多也。漢書王莽傳曰。平帝崩。立宣帝玄孫嬰。爲皇太子。號曰孺子。嬰。嬰爲安定公。宣帝紀曰。孝宣皇帝武帝曾孫戾太子孫也。太子納史良娣。生史皇孫。皇孫納王夫人生宣帝。號曾皇孫。生數月。遭巫蠱事。太子良娣皇孫王夫。人皆遇害。曾孫雖在襁褓。猶坐收繫獄。即獄。無因同武騎。歸守灞陵園。漢書曰。司馬相如爲武騎常侍。又曰。相如拜爲孝

學之臣。不能如司馬如相歸守原陵也。

榆關斷音信。漢使絕經過。漢書枚乘說吳王曰。昔秦北無榆中之關。師古曰。卽今所謂榆關也。使如張得甘黃之屬云。斷音信絕經過者。喻已離關之情。若遠戍也。青笳落淚曲。羌笛斷

腸歌。李陵書曰。青笳五轉。長笛賦曰。近世雙笛。從差起。徽腰減束素。別淚損橫波。好色賦曰。腰如束素。博毅舞賦曰。目流涕而橫波。恨心終不歇。紅顏無復多。

自言關塞苦寒。枯木期填海。青山望斷河。述異記曰。炎帝之女溺死東海。化爲精衛。其名自呼。每啣西山木石以填東海。一名烏市。一名窻窻。之狀若閉怨矣。

白馬向清波。乘冰始渡河。謂梁元帝承制江陵也。清波。楚地。史記陳涉世家曰。蘇布擊秦左右校。破之。清波。復以陳爲楚。後漢光武紀曰。帝至呼沱河。無船。適遇冰合。得過。置兵須近水。移營

喜窻多。漢書曰。韓信破趙。諸校間信曰。兵法右背山陵。前左水澤。今將軍令臣等反背水陣。此何術也。信曰。兵法不曰陷之死地而後生乎。後漢書虞翻傳曰。羌寇武都。邈遷武都太守。停軍不進。而宣言上書請兵。羌聞之分鈔傍縣。邈因其兵散。日夜進道。

令吏士各作兩窻。日增倍之。羌不敢逼。或曰。孫臏滅窻。而君增之。何也。邈曰。處見吾窻日增。必謂部兵來迎。孫臏示弱。吾今示強。勢有不同也。及羌敗散。邈占相地勢。築營壁二十八所。招還流亡。假賑貧人。邈遂以安。時元帝承制。馳檄四方王僧辯等討平侯景。正中興

詩

之極盛者也。

長坂初垂翼，鴻溝遂倒戈。

謂元帝即位，纔及三年，魏軍至襄陽，梁王督率衆會之，遂至於敗也。時梁魏地分南北，有若鴻溝，晉本梁朝宗室，助魏自伐，故云倒戈矣。三輔黃圖曰：甘泉宮有長平坂，司馬相如賦云：登陂陀之丘阪，分列于河漢，海者天池也。有鳥焉，其名爲鵲，翼若垂天之雲，其體稱焉，喻魏兵之強也。

項羽本紀曰：項王與漢約，中分天下，割鴻溝以西爲漢，東爲楚。詩曰：殷士倒戈，以喻梁王督蕭牆之變也。

的盧於此去，虞兮奈若何。

的盧，傷元帝之死也。虞兮，自傷也。史記曰：項王軍壁垓下，兵少食盡，漢軍四面皆楚歌，項王夜起，飲帳中，有美人名虞，常幸從，駿馬名騅，常騎之。於是項王乃悲歌慷慨，自爲詩曰：力拔山兮氣蓋世，時不利兮騅不逝，騅不逝兮虞不亡，虞不亡兮奈若何。及烏江之敗，

項王謂亭長曰：吾知公長者，吾騎此馬五歲，所當無敵，嘗一日行千里，不忍殺之，以賜公。伯樂相馬經曰：馬白領入口齒者，名曰榆雁，一名的盧，奴乘客死，主乘棄市，凶馬也。

空營衛青塚，徒聽田橫歌。

史記注姚氏曰：茂陵

東北，西者衛青塚，東者霍去病塚也。崔豹古今注曰：雍露蒿里，送哀歌也。出自田橫，門人傷之，而作悲歌，言人命如蓬上露，易稀滅。至李延年，乃分爲二曲，雍露，送王公貴人，蒿里，送士大夫庶人，使挽逝者，歌之，俗呼爲挽歌，言已不能如衛青之征戰起塚，廬山又不能學田橫，五百人俱死海島也。

北臨玄菟郡，南戍朱雋城，其此無期別，俱知萬里情。

漢書地理志曰：玄菟郡，武帝元鼎四年，開高句驪，屬幽州，應劭曰：故真番，朝鮮，百濟，後漢書郡國志曰：交趾郡有朱雋縣，又南

蠻傳云：建武十六年，交趾女子嫁爲朱雋人，詩素妻，甚雄勇，交趾太守蘇定，以法繩之，側忿，故反。光武遣伏波將軍馬援，樓船將軍段志討之，言已出使不歸，與玄菟朱雋，南北極遠之地，俱爲無期之別也。

昔嘗遊令尹，今時事客

卿，不特貧謝富，安知死羨生。

左傳宣十二年曰：驀敖爲宰，杜預注云：宰，令尹也。周禮曰：六卿太宰爲長，遂以宰爲上輔之號，楚臣令尹爲長，從他國之言，亦謂之宰，令善也，尹，正也，言用善人，正此官也。楚官多以尹爲名。

皆取其正直也。史記曰：秦王拜李斯爲客卿，言昔仕元帝嘗遊楚令尹之門，今在魏周更事秦客卿之官，非惟不慕富貴，并不樂生也。

懷秋獨悲此平生何謂平。

淮南子曰：春女思秋，悲論語曰：久要不忘平生之言，孔

安國曰：平生少時也，蓋傷己平生之志，今安在也。

悲歌度遼水。

一作易水。一作燕水。

弭節出陽關，李陵從此去，荆卿不復還。

水經注曰：遼水出碣石山，自塞外東流，直遼東之望平縣，屈而南流，逕襄平縣故城，西秦始皇二十二年

滅燕，置遼東郡治，此有大遼水，小遼水，漢書西域傳曰：自燉煌西出玉門陽關，涉鄯善，北通伊吾千餘里，弭節猶持節也。杜預曰：節，籥之符信，索隱曰：節，使者所擁也。漢書李陵傳曰：陵字少卿，天漢二年，率步卒五千人出塞，與匈奴戰，乃降匈奴。中史記曰：荆軻衛人也。其先乃齊人，徙於衛，衛人謂之慶卿，而之燕，燕人謂之荆卿。荆軻入秦，燕太子饒之，易水高漸離擊筑，荆軻和而歌曰：風蕭蕭兮易水寒，壯士一去兮不復還。傷已持節使魏，不復歸也。

故人形影滅，音書兩俱絕，遙看

塞北雲，懸想關。

一作山雪。

言南北兩隔絕也。

遊子河梁上，應將蘇武別。

李陵與蘇武別詩曰：攜手上河梁，遊子暮何之。

搖落秋爲氣，淒涼多怨情，啼枯湘水竹，哭壞杞梁城。

宋玉曰：悲哉，秋之爲氣也，搖落而變衰。博物志曰：舜二妃曰湘夫人，舜崩，二妃啼以涕揮竹，竹盡斑，琴操杞梁戰死，妻泣，自上

則無父，中則無夫，下則無子，人生之苦至矣，乃放聲長號，杞城爲之崩，殖一名梁，言江陵之敗，君臣被戮，殺傷者衆，有夫妻離別之苦也。

天亡遭憤戰，日蹙值愁兵。

史記項羽曰：天之亡我，我何渡？爲天文志曰：日濛濛無光

士卒內亂。直虹朝映壘，長星夜落營。

天文志曰：虹頭尾至地流血之象，蜀後主建興十三年，諸葛亮帥大衆伐魏，屯於渭南，有長星赤而芒角，自東北西南流，投亮營，三投再還，往大還，小占曰：兩軍相當，有大流星來走軍

上及墜軍者皆破敗之徵也。九月亮卒於軍。焚營而退。羣帥交怨。多相誅殘。言梁元帝江陵敗亡之徵也。

楚歌饒恨曲。南風多死聲。

漢書曰。項羽軍垓下。聞漢軍四面皆楚歌。左氏傳曰。晉人聞有楚師。師曠曰。不害。吾驟歌。

北風。又歌南風。南風不競。多死聲。楚必無功。時梁元帝都江陵。本楚地。故多引楚事以爲辭。

眼前一杯酒。誰論身後名。

世說曰。張季鷹縱任不拘。時人號爲江東步兵。或謂之曰。卿可縱適一時。獨不爲身後名耶。答曰。使

我有身後名。不如即時一杯酒。此言一杯酒身後名者。特言江陵君臣。但適一時。不顧後慮也。如安戀荆楚。不歸建業。致有此敗。惜其不用周弘正朱買臣之言也。又于謹來伐時。計用三策。以帝懦弱而無謀。多疑少斷。知其必用下策。向使曜兵漢沔。席卷渡江。丹陽帝居。

又何患焉。嗚呼。此其所以無謀也與。

### 周王逢鄭忿。楚后值秦寬。

周逢鄭忿。謂元帝與岳陽王督結讐也。楚值秦寬。謂西魏之來伐也。北史于謹傳云。初梁元帝於江陵嗣位。密與齊交通。將謀侵軼其兄子雍州刺史岳陽王督。時雍州刺史以梁元帝殺其兄嬰。

遂結讐。據襄陽來附。乃命謹出討。是周逢鄭忿也。元帝承聖二年紀曰。先是魏使宇文弼來聘。帝接弼。弼有闕。魏相安定公德昂。使于謹來攻。是楚值秦寬也。魏相安定公周太祖宇文泰也。左氏傳曰。周鄭交惡。又曰。鄭文公伐滑。王使伯服。孫伯也。鄭請魯。鄭伯怨。惠王之入。而與厲公爵也。又怨。襄王之與衛滑也。故不聽王命。而執二子。皆周王逢鄭忿之事。史記張儀見楚王曰。王爲盟。關絕齊使。使者西取商於之地六百里。王絕齊。齊秦交合。秦發兵擊之。與秦戰。丹陽秦大敗我軍。斬甲士八萬。虜大將軍。屈匄。裨將軍逢侯丑等七十餘人。遂取漢中之郡。梯衝已鶴列。冀馬忽雲屯。謂西魏將于謹。及梁王督會兵來伐。軍容之盛也。魏志曰。公孫瓚與子續書云。袁氏之攻。狀若鬼神。鼓角鳴於地中。梯衝舞古城中。鶴列陳兵。

也。莊子曰。君必盛鶴列於麗譙之間。後漢書劉表傳曰。馬雲屯。

武安檐瓦振。昆陽猛獸奔。

言攻城之急也。史記曰。趙惠文王時。秦軍軍武安西。鼓噪勒兵。武安屋瓦盡振。後漢光武紀曰。王莽三屯關。昆陽。猛獸屋瓦。

之屬以助威光武率  
敢死者垂沙奔之

流星夕照鏡烽火夜燒原

天文志曰流星天使也自上而降曰流自下而升曰飛大者曰奔奔亦流星也奔星所墜其下有兵夕照鏡者言其星之明也顏師古漢書注曰夜則舉

烽故云夜燒原也  
爾雅曰高平曰原

古獄饒冤氣空亭多枉魂

述異記曰漢武帝幸甘泉長坂道中有蟲赤如肝頭目口齒悉具人莫知也時東方朔曰此古獄地也積壘所致上使按圖果奉獄地朔曰夫積壘者得酒而

解乃以蟲置酒中立消後漢書曰王忱除鄆令到官至暮亭有鬼數殺過客入亭止宿夜中聞有女子稱冤之聲前訴曰妾夫為涪令之官過宿此亭亭長無狀枉殺妾家十餘口埋在樓下悉盜取財惟聞亭長姓名女子曰即今門下游檄者也明日召游檄詰問具服罪即收繫及同謀十餘人悉伏辜遣吏送其喪歸鄉里於是亭遂清安言江陵戰鬪之時殺傷者衆故多冤魂也

天道或可問微兮不忍言

楚辭曰屈原放逐因書其壁呵而問之號曰天問言天使涉亡不可問也

橫流邁屯慝上塲結重氛

屯易卦名陸機功臣頌曰上塲下黷注云塲不澄不清之貌說文曰氣祥氣也聲符分切此祥字如祥桑之祥蓋謂穢祥妖也

哭市聞妖獸頽山起怪雲

哭市聞妖獸疑用春秋齊襄公見公子彭生事左傳所謂宋人立而啼是也襄公為無知所弑矣續漢志曰雲如壤山謂營頭之星也占曰營頭之所墜其下覆軍殺將流血千里言江陵將陷有妖異之徵也

綠林多散卒清波有

敗軍

綠林清波皆楚地也後漢書曰新市人王匡王鳳與諸亡命藏於綠林中漢書曰英布擊秦左右校破之清波復以秦為楚綠林多散卒者謂任約謝蒼仁木侯景之黨元帝復用至此其卒多散去也清波有敗軍者謂胡僧祐生買臣之敗也

智

十令安用忠臣且未聞惜無萬金產東求滄海君

言江陵敗後智士忠臣無所可用惜已無資不能為國報讎也史記曰秦滅韓張良家僮三百人弟死不葬悉以家財求刺客刺秦王為韓

報讎以力父父五世相韓故良常學禮淮陽東見滄海君得力士為鐵椎重百二十斤秦皇帝東遊良與客狙擊秦皇帝博浪沙中誤中副車顏師古漢書注曰滄海君當時賢者之號也

詩



吉士長為吉善人終日善大道忽云乖生民隨事蹇易曰蹇誰也有情何可裕忘懷固難遣麟窮季氏置險在前也

虎振周王圈左傳哀十四年曰西狩於大野叔孫氏之車子鉏商獲麟以為不祥以賜虞人仲尼觀之曰麟也然後取之當云麟窮叔氏豈然魯三家季孫為政故可通用也穆天子傳曰七萃之士生搏虎而獻天子命為押而畜之東菟是曰虎

牢說又曰圈音獸圈平生幾種意一旦衝風卷漢書韓安國曰衝風之長不能起毛羽師古曰衝風疾風之衝突者也言已道乖事蹇如麟在置中虎居圈內平生志意若衝風之盡卷也

六國始咆哮縱橫未定交史記索隱注曰六國韓魏趙燕齊楚是也與秦為七國亦謂之七雄又六國與宋衛中山為九國其三國豈微又前亡又曰東西為橫南北為縱由東地形縱長蘇秦相六國合縱視而指秦關西

地形衡長張儀相六國史記曰秦欲以十五城易趙王和氏璧左傳云管仲謂楚王曰爾貢包茅不欲競連城王翻徵縮酒茅不入無以縮酒六國始咆哮縱橫未定交者以喻梁元帝與岳陽王蔡不

能相緝也欲競連城王翻徵縮酒茅者時西魏方盛比之強秦晉與江陵方宜合析骸猶換子左傳宣十五年壯冰初

子而食析骸以啖杜預曰鑿炊也何休公羊傳注曰骸骨也左傳成十六年曰晉楚戰於鄢陵楚子登巢車以望晉軍杜預曰巢車車上為櫓車說文作輓云兵馬高如巢以望敵也櫓澤中守草樓也是巢與櫓俱是樓之別名言江陵之危急也

開地盲風正折膠禮記月令曰仲春之月冰始壯地始拆仲秋之月盲風至鄭注云盲風疾風也正音曰皇氏輕雲飄馬足

明月動弓梢西京雜記稱漢文帝馬有浮雲之名故馬曰輕雲音馬壯也劉楚師正圍鞏秦兵未下峰左傳昭二十三

年二月師圍鞏

郊溲潰。杜預注云：河南鞏縣西南，有地名鄒中，鄒二邑皆于朝所得。昭二十六年傳曰：晉師克鞏，王子朝奉周之典籍以奔楚。至定四年，楚柏舉之敗，明年，王人殺子朝於楚。正閏鞏者，言楚方盛也。僖三十二年傳曰：秦穆召孟明、西乞乙、使出師於東門之外，蹇叔曰：晉人禦師，必於穀。杜預曰：穀在弘農澗池縣西，穀字或作峪，戶交反。始知千載內，無復有申包。

左傳定四年曰：昭王在隨，申包胥如秦乞師，立依於秦，驕而哭，日夜不絕聲，勺飲不入口，七日，秦哀公爲之賦，無衣，九頓。

首而坐，秦師乃出。明年，包胥以秦師至，大敗楚師，遂復楚國。按江陵之師，在承聖三年甲戌，冬十一月，壯冰以下，言自春至秋，馬壯兵強，此時楚師方盛，秦兵未來，何不急徵諸援，以備不虞？若王僧辯、王琳、陸法和諸軍一戰可勝，而保守羅郭，遂爲于謹所破，竟無申包胥之入報，豈復國也。

橫石三五片，長松一兩株。對君俗人眼，真與理當無。野老披荷葉，家童掃栗跗。竹林千戶封，甘橘萬頭

奴。此子由小園賦也，言其可以棲遲矣。毛詩：鴛鴦，鄂不日鄂，拍鄂，是也。釋文云：拍，亦作跗。此云栗跗，亦栗之足也。漢書曰：渭川千畝竹，此其人與千戶侯等矣。志曰：李衡臨終，嘗勸其子曰：龍陽洲千頭木奴，歲收絹千疋。君見愚公谷，真

言此谷愚。傷已於此樂矣，真爲愚也。韓非子曰：齊威公入山，問父老曰：此何谷？曰：臣舊帝。牛食穀，以子買駒，少年謂牛不生駒，遂持而去，傍鄰以臣爲愚，遂名爲愚公谷。

日晚荒城上，蒼茫餘落暉。都護樓蘭返，將軍疎勒歸。漢書曰：傅介子，北地人，昭帝時爲平樂監，時樓蘭國數反覆，霍光遣介子與士卒齎金幣，以賜外國，爲名。至樓蘭，樓蘭王與

介子飲，乃令壯士二人刺殺之，持首詣闕。又西域傳曰：鄯善國，本名樓國，王治扞戾城，去陽關千六百里。又鄯善傳曰：使護善，善以西南道并護軍師，以西北道故號都護，都護之置自吉始焉。後漢書曰：耿恭爲戍，已校尉引兵據疏勒城，匈奴攻恭，食盡困窮，稍稍死亡。

餘數十人曾漢道軍將校尉遂相隨俱歸漢西域  
傳曰疏勒國去疏勒城去長安九千三百五十里  
馬有風塵氣人多關塞衣曹子建出行詩曰蒙霧犯風塵關塞衣謂征衣也言見征客初歸也陣雲平

不動秋蓬卷欲飛天官書曰陣雲如立垣曹子建朔風詩曰風飄蓬飛聞這樓船戰今年不解圍漢書曰楊僕宜陽人也南越反拜為樓船將軍有功封梁侯此章述其南北絕遠之情也

尋思萬戶侯中夜忽然愁言已不能為國建功也漢書李廣傳文帝曰琴聲遍屋裏書卷滿牀頭雖言夢蝴蝶

定自非莊周莊子曰昔莊周夢為蝴蝶栩栩然蝴蝶也殘月如初月新秋似舊秋露泣連珠下螢飄碎火流樂天乃知命何時

能不憂易繫辭曰樂大知命故不憂言已功業都捐學書何益光華已晚瞬息哀秋思之甚為可憂也

憤憤天公曉精神殊乏少言天道無知有如長夜也莊子曰彼又惡能憤憤然為世俗之禮以觀衆人之耳目哉憤上內反說文蒼頡篇並云亂也一郡催曙雞數處驚眠鳥說文

曰曙且莊子曰秦氏其夢徐徐其覺于子邯風和舟之其覺乃于于其憂惟悄悄詩云憂心悄悄慍於羣小毛傳曰悄悄憂貌張儀稱行薄管仲稱器小史記曰張

儀執人耳嘗從楚相飲已而楚相亡儀門下意張儀曰儀者無行必此言天道昧昧不可問也天下有情人居然性靈天言天道昧昧不可問也

盜相君之舉共執張儀掠奪數日不服帝之論語曰管仲之器小哉言人死且可忍豈不能忍辱乎然古人有烈性者獨不安於此故寧死不辱也在死猶可忍為辱豈不寬古人持此性遂有不能安其面雖可熱其心

長自寒。

面可熱者，自慚之辭。若兩頰發赤矣。漢書鄭崇曰：臣心如水，慚已而難可熱。而心寒如水，異於熱中者也。

匣中取明鏡，披圖自照看。幸無侵餓理，差有犯兵欄。

史記曰：許負相周亞夫，指其口曰：有從理入口，此餓死法也。干寶搜神記曰：魏舒嘗詣野王，主人妻夜產，俄而聞車馬之聲，相問曰：男也，女也？曰：書之，十五以兵死。復問疑者為誰？曰：魏公。後十五載詣主人，問所生兒何在？曰：因條桑為斧，傷而死。舒自知當為公矣。言取鏡照看已面，雖無餓死之法，亦有兵死之相，何竟不能一死行陣也。

擁節時驅傳，乘亭不據鞍。漢書曰：司馬相如為中郎將，建節往使，副使者王然等馳四乘之傳至蜀。說文曰：以車曰傳，以馬曰據。師古漢書注曰：傳者，若

今之駢，古者以車謂之駢騎。漢書曰：秦法十里一亭，後漢書曰：馬援據鞍顧盼，言已俱有驅傳之舉，而無據鞍之事也。

代郡蓬初轉，遼陽桑欲乾。

王僧達咏古詩云：仲秋邊風起，孤蓬卷霜根。漢書地理志曰：代郡秦置屬

幽州。應劭曰：故代國。又地理志曰：代郡有桑乾縣。孟康曰：乾音干。

秋雲粉絮結，白露水銀團。

言衰秋之氣，白雲如粉，秋露垂珠，若水銀團也。毛詩曰：野有蔓草，零露團兮。

思探禹穴，無用

應阜闌。漢書司馬遷傳曰：上會稽，探禹穴。張宴曰：禹巡狩至會稽而崩，因葬焉。上有孔穴，民間云：禹入此，又奮去病。傳曰：過焉，支山千有餘里。令短兵擊阜闌下。師古曰：阜闌，山名，饜謂苦擊而多殺也。言衰老不能復戰也。

倏忽市朝變，蒼茫人事非。

言建鄴江陵之變也。古出夏北門曰市朝，易人千載莫平。

避讒猶采葛，忘情遂食薇。

言在江陵時，使於魏，是為采葛。仕於周，是為食薇也。子夏詩序曰：采

葛懼讒也。鄭箋曰：采葛，喻臣以小事使出。史記曰：伯夷、叔齊，義不食周粟，採薇而食之，遂餓死於首陽山。譙周古史考云：夷齊採薇，有婦人曰：薇亦周之草木也。於是餓死，是夷齊并不食薇也。子山仕周，為餐粟矣。

懷愁正搖落，中心

愴有違。

宋玉曰：悲哉秋之為氣也，搖落而變衰。

獨憐生意盡，空驚槐樹衰。

世說曰：桓玄敗後，殷仲文還為大司馬咨議，意似二三，非復往日。大司馬府廳前有一老槐，甚扶疎，殷因月朔與眾在廳視槐，良久

嘆曰。槐樹婆娑。無復生意。子山引此作枯樹賦。以爲世異時移。忽忽不樂矣。

日色臨平樂。風光滿上蘭。西京賦曰。大駕幸乎平樂之館。又曰。正嵎壁乎上蘭。三輔黃圖曰。上蘭。南國美人去。東家果樹

完。離騷曰。恐美人之遲暮。王逸注云。美人謂懷王也。王逸章句云。竊修美人以嬖於君。漢書曰。王吉少時學問。居長安。東家大樹。重吉庭中。吉婦取栗以啖吉。吉後知之。乃去婦。東家聞而欲伐其樹。鄰里共止之。因固請吉。令婦還。里中爲之歌曰。東家有樹。王

陽婦去。東家索完。去婦復還南國。謂楚也。美人。喻君也。時元帝都江陵。本楚地。故比之南國。美人。吉婦。自喻也。東家索完。喻己身在長安。如出婦不還矣。  
抱松傷別鶴。向鏡絕孤鸞。蔡邕琴操曰。商陵牧子娶妻。五年無子。父

兄欲爲改娶。牧子援琴鼓之。歌別鶴。以舒其憤懣。故曰別鶴操。劉叔弼異苑曰。荆襄國主。買得一鸞。欲其鳴。不可。致飾金繁。豈珍羞。對之愈戚。三年不鳴。夫人曰。嘗聞鸞得類則鳴。何不懸鏡照之。王從其言。懸鏡影悲。鳴冲霄。一奮而絕。喻己身在異域。如別鶴孤鸞也。

不言登隴首。惟得望長安。隴首。卽隴頭。狀所謂隴頭流水。鳴聲幽咽。遙望秦川。肝腸斷絕。又云。隴頭流水。分離四下。念我行役。飄然曠野。登高遠望。涕零雙睫。王粲詩曰。南登碣陵岸。迴首望長安。言登隴首。得望長安。今已

之鄉關。在於南國。不能復見也。

鬪麟能食日。戰水定驚龍。春秋孔演圖曰。麟。木精也。麒麟鬪。日無光。博物志曰。麒麟鬪而蝕日。國語曰。靈王二十二年。穀洛鬪。將攻王宮。王卒雍之。及景王崩。王室大亂。及定王。王室遂卑。韋昭曰。穀洛。二水名也。鬪者。兩水

格。有似於鬪。喻梁元帝。鼓鞀喧七萃。風塵亂九重。禮記曰。君子聞鼓鞀之聲。則思將帥之臣。周禮注及字林。並曰。鞀。小鼓也。與西魏兩國爭戰也。鼓鞀喧七萃。風塵亂九重。禮記曰。天子賜七萃之士。仲宣雜詩曰。風飄揚塵起。白日忽已冥。

呂向曰。風起舉揚塵埃。喻兵戈暴起。風塵亂。鼎湖去無返。蒼梧悲不從。三輔黃圖曰。黃帝採首山銅以鑄鼎。鼎成。有龍下迎。迎地仙去。小臣零龍髯而上者七十二人。漢武

帝於此建鼎湖宮。禮記曰。舜葬蒼梧。二妃不從。言魏人戕帝時已在長安。不能從君死也。徒勞銅爵妓。遙望西陵松。魏志曰。曹公臨死。謂嬖奸人曰。汝等時時登銅爵臺。望西陵墓田。言元帝葬於津陽門外。遙望如西

陵墓田矣。

無悶無不悶。有待何可待。易曰。遯世無悶。昏昏如坐霧。漫漫疑行海。寧戚歌曰。長夜漫漫何日時。沈約詩曰。歸海流漫漫。千年水未清。一代人

先改。易乾鑿度曰。聖人受命。瑞應先見於河。河水先清。清變白。白變黑。黑變黃。各三日。無悶無不悶。言已不隱不仕也。有待何可待。言欲待梁興而梁以亡。而昏昏如坐霧。言己之昏憤也。漫漫疑行海。言已無所歸也。千年水未清。一代人先改。蓋傷梁運之遂

也。終。昔日東陵侯。惟有瓜園在。三輔黃圖曰。長安城東出南頭第一門。曰霸城門。或曰青門。門外舊出佳瓜。廣陵人邵平。為秦東陵侯。秦破。為布衣種瓜。青門外。瓜美。故時人謂之東陵瓜。言己本梁臣。今梁亡。而留於長安。

若東陵故侯也。

懷抱獨昏昏。平生何所論。由來千種意。併是桃花源。搜神後記曰。晉太康中。武陵人捕魚。為菜。緣溪行。忘路遠近。忽逢桃花夾岸。數百步中無雜樹。芳華鮮美。落英繽紛。漁人甚異

之。復前行。欲窮其林。林盡水源。便得一山。山有小口。彷彿若有光。便捨舟從口入。初極狹。纔通人。復行數十步。豁然開朗。土地曠。屋舍儼然。有良田。美地。桑竹之屬。阡陌交通。雞犬相聞。男女衣著。悉如外人。黃髮垂髫。並怡然自樂。見漁人。大驚。問所從來。具答之。便要

詩

還家爲設酒殺雞作食村中人聞有此人成來問訊自云先世避秦難率妻子邑人至此絕境不復出焉遂與外隔問今是何世乃不知有漢無論魏晉此人一具言所聞皆爲歎惋餘人各復延至其家皆出酒食停數日辭去此中人語云不足爲外人論也既出得其船便扶向路處處誌之及郡乃詣太守說如此太守劉歊即遣人隨之尋向所誌不復得焉言已平生懷抱至此皆不足論惟有避秦而已

穀皮兩書帙壺盧一酒樽自知費天下也復

何足言史記貨殖傳曰夫山西饒材竹穀盧索隱曰穀木名皮可爲紙詩云其下維穀毛詩草木蟲魚疏曰穀幽州人謂之穀桑或曰楮桑交廣謂之穀中州人謂之楮殷中宗時桑穀共生是也今江南人績其皮以爲布又攄以爲紙謂之穀布紙攄數丈

潔白光輝其裏甚好其葉初生可以爲茹王子年拾遺記曰張儀蘇秦剝樹皮編以爲書帙以盛天下良書說文曰帙書衣也世說曰陸士衡初入洛齊張公所宜詣劉道真是其一陸既往劉尙在哀制中性嗜酒禮畢初無他言惟問東吳有長柄壺盧卿得種來不陸兄弟殊失望乃悔往壺盧可以盛酒也言已既有避秦之志惟有兩帙之書一樽之酒不足復論天下事也

蕭條亭障遠悽慘風塵多

劉歊遂初賦曰野蕭條而寥廓漢書西域傳曰於是漢列亭障至玉門交陸士龍答張士然詩曰飄飄官風塵

關門臨白狄城影入黃河

春秋左傳僖三

十三年曰晉師敗狄於箕卻缺獲白狄子杜預曰白狄狄別種也故西河郡有白部胡宣十五年晉滅赤狄潞氏正義曰狄有赤狄白狄就中赤白之間各自別有種類謂之赤白其義未聞蓋其俗尙赤衣白衣也又國語云桓公西征獲白狄之地遂至於西河也關門臨白狄者言關門之外白狄所居也城影入黃河者言地近黃河爲日景所照也

秋風蘇武別寒水送荆軻

漢書曰蘇武字子卿以天漢元年使匈奴不降昭帝即位數年匈奴與漢和親漢求武等於是李陵置酒賀武

云異域之人豈別長絕陵起舞歌曰徑萬里兮度沙碛爲君將兮奮匈奴路窮絕兮矢刃催士衆滅兮名已隳老母已死雖欲報恩將安歸陵泣下數行因與武決戰國策荆軻曰風蕭蕭兮易水寒

誰言氣蓋世晨起帳中

歌。史記曰。項羽晨起帳中。歌曰。力拔山兮氣蓋世。言已入長安之後。即景傷懷。若李陵之長絕。荆卿之不還。又傷江陵之亡。同於垓下也。

被甲陽雲臺。重雲久未開。

子虛賦云。楚王乃登陽雲之臺。孟康曰。雲夢中高堂之臺。宋玉所賦者。言其高出雲之陽。李周翰曰。陽雲臺則高唐觀。寰宇記曰。巫山縣西有陽臺古城。卽襄王所遊之地。亦曰陽雲臺。高一百二

十丈。南枕長江。被甲陽雲臺。謂江陵之師也。

雞鳴楚地盡。鶴唳秦軍來。

漢書曰。關羽垓下。羽夜聞漢軍四面皆楚歌。應劭曰。楚歌者。雞鳴也。晉書載記曰。符堅壓水之敗。其走者聞風聲鶴唳。以爲晉兵。楚地盡。言江陵

陷。秦軍來。晉魏師至也。

羅梁猶下礮。揚排久飛灰。

言魏師攻城之急也。礮。大石也。古有矢石。蓋用石擊之也。左傳。磨動而鼓。實達以礮。爲發石。曰飛石。引范蠡作飛石以證之。說文亦云。建大木置石其上。發礮以砲敵。

也。魏志曰。袁尙使審配守鄴。太祖進攻之。配將馮楷開突門。內太祖兵三百餘人。配覺之。從城上以大石擊突中櫺門。櫺門閉。人者皆沒。配兄子榮守東門。夜開門。內太祖兵。與配戰。生禽配。礮字或作礮。漢書曰。匈奴乘隅下礮。石音力。對反。羅梁猶下礮者。言城上轉石自高而下也。時魏軍大攻。反者斬西門守卒。以納魏軍矣。後漢書曰。楊廣。煬帝時爲零陵太守。是時蒼梧桂陽。猾賊相聚。攻郡縣。賊衆多而驩力弱。吏人憂恐。廣乃特置馬車數十乘。以排囊盛石灰於車上。繫布索於馬尾。又爲兵車。專發弓弩。剋共會戰。乃令馬車居前。順風鼓灰。賊不得視。因以火燒布。布燃馬驚。奔突賊陣。因使後車弓弩亂發。鉦鼓鳴震。羣盜波駭。散。追逐傷斬無數。梟其渠帥。郡境以清。此言久者。謂兵弱敵強。不能固守也。

出門車軸折。吾王不復回。

音元帝出降。遂

見害也。漢書曰。上徵臨江王榮。榮行祖。江陵北門。既上車。軸折車廢。江陵父老流涕。竊言曰。吾王不返矣。榮至。詣中尉府對簿。中尉郵都簿責訊王。王恐。自殺。荏藍田。燕數萬。街上置冢。上百姓憐之。盛弘之荊州記曰。荊州城臨漢江。臨江王所治。王被徵。出城北門。而車軸折。父老泣曰。吾王去不還矣。從此不開北門。時元帝出降。見執。如梁王。蕭督營。甚見請辱。督遣尙書傅準監行刑。進王囊而殞之。是去不還矣。



和張侍中述懷

張侍中疑卽張綰也。梁書曰：張綰字孝輔，續第四弟也。承聖二年，加侍中。明年江陵陷，朝士皆  
傳入闕，綰以病免。後卒於江陵。或當時有述懷之詩，子山和之，其旨與上詠懷二十七首同。

陽窮乃悔吝，世季誠屯剝。

乾上九亢龍有悔，子曰：亢龍有悔，窮之災也。荀爽曰：升極當降，故有悔。屯卦象曰：屯，剛柔始交而  
難生。崔憬曰：於人事則是運季業初之際也。剝卦辭曰：剝不利有攸往。象曰：剝也。柔變剛也不

利有攸往，小人長也。荀爽曰：謂陰外變五、五者  
至尊爲陰所變，故曰剝也。言梁運之將終也。

奔河絕地維，折柱傾天角。

列子曰：共工氏與顓頊爭爲帝，怒而觸  
不周之山，折天柱，絕地維，故天傾西北。成羣

水飛如雨天星落。

揚雄劇秦美新曰：神歇靈液，海水羣飛。劉良曰：海水羣  
飛，喻天下亂也。漢書劉向封事諫曰：夜中星隕如雨。

負鍾遂移山，藏舟終去壑。

列子曰：太行王屋  
二山方七百里，高

萬仞，北山愚公年九十，面山而居，懲山北之塞，出入之迂也，遂率子孫，卽石擊壤，運於渤海之尾，河曲智叟笑而止之，操蛇之神聞之，  
懼其不已，告之於帝，帝感其誠，命夸蛾氏二子負二山，一厝朔東，一厝雍南，鐮也。聲楚甲切。莊子曰：夫藏舟於壑，藏山於澤，謂之固  
矣。然而夜半有力者負  
之而走，昧者不知也。生民忽已魚，君子徒爲鶴。  
左氏傳曰：微禹，吾其魚乎。抱樸子曰：周穆王南征，一軍盡化。君子  
爲猿鶴，小人爲沙蟲。以上言梁朝太清承聖之亂，公私塗炭也。

逢知己，生平荷恩渥，故組竟無聞，程嬰空寂寞。

言梁朝舊臣蒙君知己之恩，無一人可圖報復也。傷簡文諸子及元帝  
子慈懷始安也。故組疑作胡組。漢書丙吉傳曰：宣帝幸數月，以皇曾孫

坐衛太子事繫，幾不全者數焉。吉數勸保養乳母，視遇甚有恩惠。吉曰：渭城胡組，淮陽郭微，雖有恩耳。史記曰：  
屠岸賈作難，公孫杵臼取他兒代武死。程嬰匿趙武於山中十五年，因晉侯有疾，韓厥乃請立武爲趙氏後。

永嘉獨流寓，中

原惟鼎鑊。

此下自序也。王隱晉書曰：懷帝即位，年號永嘉。永嘉之後，懷愍遇害，劉石騷亂矣。瑞流寓者，謂已此時流寓長安也。謝靈運述祖德詩曰：中原昔喪亂，亂亂豈解已。崩騰永嘉末，過道太元始。李善注曰：晉中興書曰：中原亂，中宗初鎮江東。

中原，謂洛陽也。說文曰：鑊，鑊也。胡郭切。周禮：烹人掌供鼎鑊以給水火之齊。鄭注云：鑊所以煮肉及魚脂之器。既然，乃然於鼎，齊多少之量。言中原百姓在水火之中也。

道險臥甌櫨，身危累素殼。  
甌櫨，井上汲水圓轉木也。

言人臥於甌櫨之上，木轉則人有墜井之患。是其至險者也。道險臥甌櫨者，言如臨深淵也。世說曰：顛覆之作危語曰：井上甌櫨臥嬰兒。劉子政說苑曰：晉煊公造九層臺，荀息問之，求見曰：臣能累十二博，基加九雞其上。公曰：子作之。孫息以碁子置下，加九雞子其上。公曰：危哉。潘岳西征賦曰：危素期之累殼。

張翰不歸吳，陸機猶在洛。

文士傳曰：張翰字季鷹，世說曰：張季鷹辟齊王東曹掾，在洛。見秋風起，因思吳中菰菜羹鱖魚膾，曰：人生貴得適意耳，何能羈宦數千里，以要名爵。遂命駕便歸。俄

而齊王敗，時人皆謂為見機。晉書曰：陸機年二十而吳滅，太康末，與弟雲同入洛，以喻已木矣。人今留秦地矣。

漢陽錢遂盡，長安米空索。

後漢書：趙壹，漢陽人。賦曰：文籍徒滿腹，不

其禮，不可用。罷之，無令但索長安米。

時占季主龜，乍販韓康藥。

史記曰：者傳曰：司馬季主者，楚人。卜於長安東市。宋忠、賈誼同輿而之市，遊於卜肆，中間其言忽而自失，芒乎無色，愷然嘆曰：不能言，以為老莊之義，未有以

異也。後漢書曰：韓康字伯休，京兆霸陵人。采藥名山，賣於長安市，日不二價。三十餘年，時女子從康買藥，守價不移。女子怒曰：公是韓伯休耶？乃不二價。伯休嘆曰：我本避名，今女子皆知有我，何用藥為？乃避入霸陵山中。言已在長安，特如李主賣卜，韓康市藥耳。無求見用於世也。

伏幘終入紉，垂翅猶離繳。

漢書曰：局趣效，轅下駒。驂名曰：轅，援也。車之大，援自紉，半也。使半行，不得自離也。說文云：紉，馬繫也。聲博慢切。後漢書曰：垂翅，過谿，子虛賦曰：繳繳，說文曰：繳，生絲織也。言已留

於長安猶馬之羈絆鳥之  
難繼也雖平營繼之樂反  
徒懷琬琰心空守黃金諾  
周禮曰琬圭以治德以結好琰圭以易行以除慝鄭注云琬猶圍也琬圭王使之瑞節也諸侯有德王命錫之使者執琬圭以致命焉琰圭亦

王使之瑞節琰圭有鋒芒傷害征伐誅討之象令爲善者以此圭責讓告之也又曰諸侯有爲不義使者征之執以爲瑞節焉  
楚辭曰懷琬琰以爲心漢書曰得黃金百不如季布一諾言當使魏之時持此瑞節本以王命出使而魏不保其信爲徒然也  
統

鄒終無寄齊秦竟何託  
國語曰鄒桓公從史伯之言乃東寄幣與賄魏受之後三年幽王敗桓公死其子武公與平王而遷卒定魏鄒之地史記曰秦欲伐齊而楚與齊從視秦惠王患之乃宣言張儀免相使張儀南見楚王曰

王爲儀閉關而絕齊使使者從儀西取商之地方六百里懷王大喜羣臣皆賀而陳軫獨弔曰西起秦患北絕齊交兩國之兵必至  
楚王弗聽齊王大怒折楚符而合於秦秦齊交發兵擊之大敗我軍遂取漢中之郡魏鄒終無寄者言當使魏之後帥下江陵帝與怒

懷始安俱毀何所寄幣也齊秦竟何託者魏分東西魏本秦地高  
大夫唯閔周君子常思毫  
言江陵亡後有秦離參秀之感也詩序曰黍離閔宗周也

周大夫行役過故宗廟宮室盡爲禾黍故爲黍離之詩尚書大傳曰微子將  
寂寥共羈旅蕭條同負郭  
左傳陳公子完曰羈旅之臣史記曰張負

隨陳平至其家乃負郭窮巷以敝席爲門劉歆遂初賦曰野蕭條而寥廓  
子山在周日久  
農談止穀稼野膳惟藜藿  
周禮雖位望通顯周之帝王並遇恩禮而鄉關之思彌殷是以義共羈旅之疎情同負郭之貧也鄭注

曰種穀曰稼如稼女以有所生史記太史公自序  
操樂楚琴悲忘憂魯酒薄  
左氏傳曰晉侯觀囚於軍府見鍾儀問曰南冠而縶者誰也有司對曰鄭人所獻楚囚也問其

曰藜藿之羹正義曰藜似雀而表赤藿豆葉也  
史記曰太公望呂尚以漁釣好周西伯西伯遇  
也樂操土風不忘舊也莊子曰魯酒薄而邯鄲圍  
涓濱觀坐釣谷口看秋穫  
太公於渭之陽漢書曰谷口鄭子真不諳耕於

磨石之下名震京師高

士傳曰鄭樵字子真

惟有丘明恥無復榮期樂

論語曰匿怨而友其人左丘明恥之孔曰左丘明魯太史漢書藝文志有左氏傳三十卷後漢陳元所謂丘明至賢親受孔子者也高士傳曰榮啓

期鹿裘帶素鼓琴而歌孔子遊於泰山見而問之曰先生何樂也對曰吾樂其多矣天生萬物惟人為貴吾得為人矣是一樂也男女之別男尊女卑故以男為貴吾既得為男矣是二樂也人生有不見日月不免強裸者吾既行年九十矣是三樂也貧者士之常也死者民之終也居常以待終何不樂也言已惟有自恥而已無復可樂也夷則火星流天根秋水涸高誘淮南子注曰夷則七月也夷傷則法也言陽衰陰發萬物彫傷應法成性故曰夷則詩云七月流火毛萇曰火大火

也杜預左傳注曰大火心星也七月即見爾雅曰天根氐也郭璞注云角亢下繫於氐若木之有根國語曰天根見而水涸淮南子仲秋之月云是月也水始涸

冬嚴日不暖歲晚風多湖

冬嚴嚴寒也朔風北風也爾雅

曰朔北方也王正長雜詩云朔風動秋草言秋冬之際觀搖落變衰之象為可悲也

楊浮有怪雲細凌開災電

漢書曰楊浮雲淮南子曰浮楊於無眡崖之際高誘曰浮楊猶遊翔也左氏傳曰凡分至啓閉必書雲物杜預

曰分春秋分至冬夏至啓立春立夏閉立秋立冬雲物氣色災變也楊浮有怪雲者言當此秋冬殺物之候見怪雲遊翔而起也周禮曰凌人掌冰十二月令斬冰三其凌鄭注云凌冰室也左傳昭四年曰聖人在上無電雖有不為災古者日在北陸而藏冰西陸朝餼而出之七月之卒章藏冰之道也杜注云謂十二月鑿而取之也西京雜記云董仲舒曰電霰之流也陰氣暴上雨則凝結成電馬細凌開災電者亦言十二月同陰沍寒之時也木皮三寸厚涇泥五斗濁漢書晁錯曰夫

胡貉之地積陰之處也木皮三寸厚六尺食肉而飲酪其人密理鳥獸羸毛其性能寒能音耐又漢漁志鄭白渠歌曰涇泥一石其泥數斗斗音主言已來此西北苦寒之地加以秋冬肅殺之景且喻顏之厚矣有如木皮身名混濁無分涇涇雖忻曲

轅樹猶懼雕陵鵲

莊子曰匠石之齊至乎曲轅見樂社樹觀者如市而匠石不顧曰是不材之木也又曰莊周遊乎雕陵之樊觀一異鵲自南方來者翼廣七尺目大運寸感周之類而集於栗林

生涯實有始

天道終虛囊。

言人生有始天道不終也。毛萇云。大曰囊。小曰囊。堯曰。有底曰囊。無底曰囊。

且悅善人交。無疑朋友數。

論語何宴注云。謂速數之數。言張侍中為善人。與己為朋友。不嫌其澆也。何

時得雲雨。復見翔寥廓。

雲雨。謂際時也。言何時梁運復興。得遂其沖霄之志也。廣雅曰。寥空也。廓深也。

奉和示內人

然香鬱金屋。吹管鳳凰臺。

說文曰。然。燒也。鬱。金。香草也。樂府云。虛室闔室。桂為梁。中有鬱金。蘇合。香。列仙傳曰。蕭史善吹簫。秦穆公女弄玉好之。公遂以女妻焉。遂教弄玉作鳳鳴。為作鳳凰臺。

春朝迎雨

去。秋夜隔河來。

春朝迎雨去。即宋玉所謂朝為行云。暮為行雨。是也。秋夜隔河來。即續齊諧記。桂陽成武丁云。七月七日織女當渡河。是也。

聽歌雲即斷。聞琴鶴倒回。

列子曰。薛談學謳於秦青。

辭歸青錢於郊衢。撫節悲歌。聲振林木。響遏行雲。風俗通曰。春秋師曠為晉平公作清角之音。有玄鶴二八。從南方來。進於廊門之屋。再奏之而成列。三奏之則延頸而鳴。舒翼而舞。音中宮商。管聞於天平。公大悅。集賢堂喜。

春牕刻鳳下。寒

壁畫花開。定取流霞氣。時添承露杯。

抱樸子曰。項曼都自云。仙人以流霞一杯。與我飲之。輒不饑渴。三輔舊事曰。建章宮承露盤。高二十丈。大七圍。以銅為之。上有仙人掌承露。相玉屑飲之。

奉和趙王美人春日

直將劉碧玉。來過陰麗華。

樂府有碧玉歌。樂苑云。碧玉歌者。宋汝南王之所作也。碧玉。汝南王妾。以寵愛之甚。所以歌之。後漢書曰。光烈皇后諱麗華。南陽新野人。初光武適新野。聞后美。心悅之。後至長安。見執金吾車騎。

燕盛因嘆曰仕官當爲執  
金吾娶妻當得陰麗華

祇言滿屋裏併作一園花

言美人顏色如花也

新藤亂上格春水漫吹沙

幽明錄云句章人至東野還暮見路傍有小屋燈火

因投宿有女子彈絃而歌曰連綿葛上藤一綫復一綫欲知我姓名姓  
陳名阿登釋名曰綬謂沙綬取跟跟如沙也亦言美人與春花相若矣

步搖釵梁動紅輪轆角斜

西京雜記曰趙飛燕爲皇后女弟上襪三十五條有

黃金步搖梁簡文云九梁插花步搖爲古沈約詩云葦扇迎朝翼紅輪映  
早寒庾肩吾詩云粉白映輪紅或疑如婦女所執暖扇之類所未詳矣

今年逐春處先向石崇家

續文章志曰石崇資產累巨萬金宅室與馬儻

擬王者庖膳必窮山陸之珍後房數百皆曳紈繡耳金翠而絲竹之藝盡一時之選築樹開  
沼彈極人巧與貴戚羊琇王愷之徒競相高以侈靡而崇爲居最琇等每愧嗟以爲不及也

### 奉和趙王春日

城傍金谷苑園裏鳳凰池

晉書曰石崇有別業在河內縣金谷園中又有勗曰奪我鳳凰池

細管調歌曲長衫教舞兒向人長曼臉由來薄

面皮

楚辭曰蛾眉曼睩目騰光長髮曼鬋鸞陸離王逸曰曼澤也

梅花絕解作樹葉本能吹

梅花樹葉謂笛笛之類笛中有落梅花曲傳玄笳賦曰吹葉爲聲

香煙龍口出蓮子

帳心垂

香煙龍口出者言香爐刻爲龍形薰香煙從口中出也蓮子帳心垂者所謂金蓮帳是也鄴中記曰石虎冬月用覆帳帳之四角安金銀鑿香爐以百和香帳頂安金蓮花中懸金箔織成錦窠

莫畏無春酒須

花但見隨

詩云爲此春酒

夢入堂內

雕梁舊刻杏香壁本泥椒。閒居賦曰飾文杏以為梁西京雜記曰溫室以椒塗壁椒房殿在未央宮以椒和泥塗取其溫而芬芳也。幔繩金麥穗簾鉤銀蒜條。言金繩如麥穗銀鉤

若蒜條象畫眉千度拭梳頭百遍撩。釋名曰簷代也滅去眉毛以此畫代其處也。簷說文作瞻畫眉也聲徒耐切字同漢書比疎一史記作比余徐廣曰或作疏比也索隱曰比音鼻廣雅云比櫛也。許慎篇曰靡

者為比。靡者為梳說文曰擦理也聲洛蕭切。小衫裁裏臂纏絃拊抱腰。釋名曰衫艾也衫末無袖端也抱腰疑即抱腹注見下夜聽搗衣篇纏絃抱腰如青鞞帶之飾矣。日光釵焰動臆影

鏡花搖。說文曰釵筓屬飛燕外傳有七出菱花鏡一奩故云鏡花。歌曲風吹韻筆簧火炙調。漢書音義曰律得風氣而成聲周禮笙師掌教笙鄭注曰笙十三簧爾雅郭璞注曰列管匏中施簧管端大者十九

黃。即今須戲去誰復待明朝。

和詠舞 和梁簡文帝也。簡文有詠舞詩。

洞房花燭明燕餘雙舞輕。楚辭曰誇容脩態紉洞房又云闔膏明燭華容備張衡七辨曰淮南清歌燕餘才舞荷悅漢紀曰趙氏善舞號曰飛燕上悅之由體輕而封皇后也西京賦曰飛燕籠於體輕。頓履隨

疎節低鬟逐上聲。楊惲報孫會宗書曰奮袖低昂頓足起舞四聲中有上聲上音當。步一作轉行初進衫飄曲未成鸞迴鏡欲滿鶴顧市應

傾。范泰鸞鳥詩序云。昔蜀賓王結置峻卯之山。獲一鸞鳥。王甚愛之。三年不鳴。其夫人曰。嘗聞鳥見其類而後鳴。何不懸鏡以映之。王從其言。鸞覩影悲鳴。一奮而絕。越絕書曰。闔廬子女家在闔門外。舞鶴吳市。殺生送死。

已曾天上學。

詎是世一作見地中生。

### 夜聽搗衣

秋夜搗衣聲。飛度長門城。今夜長門月。應如晝日明。

字林云。直舂曰搗。古人搗衣。兩女子對立。執一杵。如舂米然。今易作臥杵。對坐搗之。取其便也。漢書外戚傳曰。陳皇后罷。退居

長門宮。長門賦序曰。孝武皇帝陳皇后。時得幸。頗妬。別在長門宮。愁悶悲思。三輔黃圖曰。長門宮離宮。在長安。言明月夜砧。長門別怨。聞之愈增愁思也。

小鬟宜粟瑱。圓腰連織成。

髻髻也。粟。眉飾也。瑱。耳飾也。東觀漢記

曰。明帝馬皇后美髮。為四起大髻。但以髮成。尚有餘。繞髻三匝。肩不施黛。獨左肩角小缺。補之如粟。左氏傳曰。縛一如瑱。杜注云。瑱。充耳也。劉熙釋名曰。瑱。鎮也。懸當耳旁。不欲使人妄聽。自鎮重也。或曰。克耳塞耳。所以止聽也。故里語云。不搭不聾。不成姑。公圓腰。疑抱腹也。釋名云。抱腹。上下有帶。抱裹其腹。上無帶者。又有帕腹。橫帕其腹也。言施小鬟。更束縛其腰。便於舂杵也。

秋砧調急節。亂杵變新聲。

謝惠連搗衣詩云。欄高砧響發。櫓長杵聲哀。善曰。砧。搗帛之質也。文字集略曰。

砧。杵之質也。猪金切。爾雅曰。砧謂之度。

石燥砧逾響。桐虛杵絕鳴。

石。砧石也。砧以石為之。桐謂杵以桐木為之。

鳴石出華陰。虛桐採鳳林。

言砧石杵桐之所出也。山海經

曰。長石之山。有谷名曰共谷。共水出焉。西南流至於洛。其中多鳴石。郭璞注云。晉永康元年。襄陽郡上。鳴石似玉。色青。撞之聲。聞七八里。今零陵泉陵縣永正鄉。有鳴石二所。其一狀如鼓。俗謂之石鼓。卽此類也。張協七命曰。鳴鳳在林。穎於黃帝之園。

北堂



細腰杵南市女郎砧

搜神記曰何文暮入北堂梁上有一人高冠朱幘呼曰細腰細腰應諾文呼細腰問向衣冠是誰答曰金也在西壁下問君是誰答曰杵也今在竈下文掘金燒杵由是大富水經注漢水南有女郎山山上有女郎

郎或遠望山墳巍巍狀高及即其所裁有墳形山上直路下出不生草木世人謂之女郎道下有廟及搗衣石言張魯女也有小水北流入漢謂之女郎水

擊節無勞鼓調聲不用琴

言砧杵能諧音節不須鼓琴也

並結連枝縷雙穿長命針倡樓驚別怨征客動愁心

西京雜記曰戚夫人侍兒賈佩蘭說在宮時七月七日臨百子池作于闐樂樂闋以五色縷相羈謂之相連愛八月四日出離

房北戶竹下圍碁勝者終年有福負者終年疾病取絲縷就北辰星求長命乃免言搗衣之時見衣中縷猶並結針尙雙穿則思婦之獨守倡樓蕩子之遠爲征客能無愁怨乎蓋傷別之辭也

同心竹葉椀雙去雙來滿

易繫辭曰二人同心張協七命曰豫北竹葉張華輕薄篇曰蒼梧竹葉青宜城九醞酒言同心及雙去雙來者按春杵兩人對爲之謝惠連搗衣詩云微風起兩袖輕汗染雙題皆取兩人之義矣

裙裾不奈長衫袖偏宜短

釋名曰裙下絮也連接裙幅也裾倨也倨倨然直亦言在後常見跼也衫芟也衫末無袖端也

龍文鏤剪刀鳳翼纏簪管

言裁衣也謝惠連搗衣詩云裁用箇中刀縫爲萬里衣龍文鏤剪刀者言剪刀之上刻鏤龍形用爲

裁剪也簪說文云差也聲所今切疑卽簪音緞衣也鳳翼纏簪管者言綴以鳳文也簪字从竹參故云簪管

風流響和韻哀怨聲悽斷新聲繞夜風嬌轉滿空中應聞

長樂殿判徹昭陽宮

三輔黃圖曰長樂宮有長信長秋永壽永寧四殿高帝居此後太后常居成帝趙皇后居昭陽殿有女弟俱爲婕妤貴傾後宮班婕妤好居增成舍漢書曰趙氏姊弟嬌妬班婕妤恐久見危求供養太后長信宮上

許焉言長樂宮有長信殿班姬失寵聞此砧聲愈增愁怨昭陽趙氏姊弟所居最爲寵幸故判徹也判與併同

花鬢醉眼纈龍子細文紅

鬢髮也纈胡結切廣韻云結也言淚眼如醉當此春杵之際或亂髮下垂與眼若

相繫也。李賀詩云：青琴醉眼淚泓泓。本此。古今注曰：蠶室守宮。名龍子。博物志云：以器養之。食以真朱。體書亦重七斤。搗萬杵以點女人體。終身不滅。耦則落。故云守宮。知守宮名龍子也。  
濕摺通夕露。吹衣一夜風。說文

曰摺之。玉塔風轉急。長城雪應開。  
珠娃好自傷。賦曰：華殿塵兮玉塔苦。江淹詠珠娃好詩云：竊愁涼風至。吹我玉塔樹。漢書曰：秦北爲長城之役。史記曰：始皇以謫遣戍。譴罰獄吏不直者。築長城也。陸機從軍行云：涉切。

北皮長城阿。是也。言婦在玉塔搗衣。寒風甚急。因思新綬始欲縫。細錦行須纂。  
後漢書輿服志曰：古者君臣佩玉。五伯解去。夫在長城遠戍。飛雪應開矣。蓋傷征夫之苦寒也。

聲煩廣陵散。杵急漁陽參。  
魏志注：嵇康別傳云：康臨

終之言曰：袁孝尼嘗從吾學廣陵散。吾每固之。不中。廣陵散於今絕矣。後漢書曰：曹操聞鼙鼓善擊鼓。乃召爲鼓吏。衡方爲漁陽參。躡躡向前。容態有異。擊節悲壯。聽者莫不慷慨。卓懷太子注云：搥及躡。並擊鼓杖也。參。是擊鼓之法。而王僧儒詩云：散度廣陵音。參

寫漁陽曲。而於其詩自音云：參音七緝反。後語文人多同用之。據詩意。參曲奏之名。則躡字入下句。全不成文。下云：復參躡而去。足知參躡二字相連而讀。參字音去聲。不知何所憑也。參。七甘反。按此詩所云漁陽參三字。與廣陵散對。是爲曲奏之名。參加手。旁韻爲七

緝。從僧儒之義也。蓋言拈杵之聲。較煩於琴。更急於鼓也。新月動金波。秋雲汎濫過。  
漢書月程程以金波。秋雲自雲也。誰憐征戍客。今夜在交河。  
漢書有七科。適戍屯兵而守也。

又曰：車師前王治交河城。柳陽離別賦。臨江愁思歌。  
漢書藝文志有別柳陽賦五篇。又復令悲此曲。紅顏餘幾多。  
彼

有交河水。分流遶城下。柳陽以離別爲賦。臨江之愁思作歌者。復令悲此搗衣之曲。紅顏無復多也。

### 預麟趾殿校書和劉儀同

周書明帝紀曰帝即位集公輔以下有文學者八十餘人於麟趾殿校經史公之得預蓋此時也又北史庾季才傳曰武定二年與王褒庾信同補麟趾學士劉儀同劉臻也

止戈興禮樂修文盛典謨

左氏傳曰夫文止戈爲武尚書有典謨

壁開金石篆河浮雲霧圖

孔安國尚書序曰魯共王好治宮室壞孔子舊宅以廣其居於壁中得先人所藏古

文虞夏商周之書及傳論語孝經皆科斗文字王升孔子堂聞金石絲竹之音乃不壞宅悉以書還孔氏科斗書廢已久時人無能知者以所聞伏生之書考論文義定其可知者爲隸古定更以竹篇寫之增多伏生五篇竹書紀年曰黃帝五十年天霧三日三夜龍圖出  
芸香上延閣碑石向鴻都 魚象典略曰芸香辟紙魚蠹故藏書室曰芸室漢書曰武帝時內有延閣廣內祕書之府劉歆七略曰孝武皇帝勅丞相公孫弘廣開獻書之路百年之間書籍如山故內有延閣廣內祕書

之府後漢書曰靈帝光和元年始置鴻都門學生蔡邕書冊於碑令工鐫刻於太學門外碑始立其觀視及摹寫者車乘日千餘兩墮塞街陌後詔爲尺牘及書鳥篆者皆引召遂至數千人焉

誦書稱博士明經拜大夫

漢書曰伏生濟南人也故爲秦博士孝文時未能治尚書者伏生年九十餘不能行詔使朝錯往受之又曰韋玄成以明經擢爲諫大夫

壁池寒水落學市舊槐疎

一作枯三輔黃圖曰壁懸如壁之圓雍之以水象教化流

行也又曰元始中起明堂列槐樹數百行期

高譚變白馬雄辯塞飛狐

孔叢子曰趙人公孫龍云白馬非馬馬者所以命形白者所以命色夫命色者非命形故曰白馬非馬也

漢書鄭食其曰距飛狐之口臣

月落將軍樹風驚御史鳥

後漢書曰馮異每所止舍諸將並坐論功異獨屏樹下軍中號曰大樹將軍漢書朱博傳曰御史府中列栢常有野鳥數千棲宿其

續曰飛狐在代郡西南塞名

上晨去暮來號曰朝夕鳥。鳥去不來者數月長老異之後二歲休。御史大夫之職。  
子雲猶一作汗簡。溫舒正削蒲。漢書曰揚雄字子雲蜀成都人也。劉向別錄云殺青者以火炙簡令汗取其青易書復不羸謂之

殺青亦謂汗簡。漢書曰溫舒字長君。鉅鹿東里人也。父爲里監門使。溫舒牧羊。溫舒取澤中蒲。裁以爲牒。編用寫書。後受春秋。通大義。舉孝廉。位至臨淮太守。連雲雖有閣終欲想江湖。曹子建節遊賦曰連雲閣以遠

徑。潘岳秋興賦序曰高閣連雲。又曰。譬猶池魚鱗鳥有江湖出數之思。

### 和宇文內史入重陽閣

和宇文內史。魏悼周明帝也。周書明帝紀云。武成二年辛酉。重陽閣成。會羣公列卿大夫。及突厥使者於芳林園。賜錢帛各有差。夏四月。帝因食遇毒。庖子大漸。辛丑。崩於延壽殿。

北原風雨散。南宮容衛疎。  
北原。北陵也。原陵通稱。西都賦曰。北眺五陵。三輔黃圖曰。太上皇葬櫟陽北原。漢書音義曰。原再也。謂已立廟。更立者爲原。後漢書曰。肅宗詔賈逵入講尙書南宮雲臺。待詔還金

馬。儒林歸石渠。  
三輔黃圖曰。金馬門。宣帝時。大宛以銅鑄像。立於署門。因以爲名。東方朔。王父偃。嚴安。徐樂。皆待詔金馬門。石渠閣。蕭何造。其下礎石爲渠。以導水。若今御溝。因爲閣名。所藏入閣所得秦之圖籍。至於成帝。又於此藏祕

書。徒懸仁壽鏡。空聚茂陵書。  
周書明帝紀云。帝善屬文。措採衆書。自黃農以來。訖於漢魏。未敘爲世譜。凡五百六卷。所著文章十卷。陸機弟雲書曰。仁壽殿前有大方銅鏡。高五尺餘。廣二尺二寸。暗著庭中。向之便寫

人形體。漢武內傳曰。武帝遺詔。以雜道書三十卷置棺中。河中太守張純以書進。宣帝時。有武帝典書。郎再登。見之流涕曰。此先皇殞時物也。漢書云。武帝葬茂陵。臣瓚曰。茂陵在長安西北八十里。竹淚垂秋笳。蓮衣落夏

蕩。博物志云舜二妃曰湘夫人舜崩二妃啼以淚揮竹竹

蕩斑楚辭曰製芰荷以為衣王逸曰芰菱也荷芙蕖也

顧成始移廟陽陵正徙居

三輔黃圖曰故文帝廟號顧成廟孝文四年作顧成廟在長安城南文帝

自為廟制度逼狹若顧望而成猶文王靈臺不日成之故曰顧成也景帝陽陵在長安城東北四十里按景帝五年作陽陵起邑陽陵山方百二十步高十丈

舊蘭憔悴長殘花爛熳舒別有昭陽殿長

悲故一作婕妤

漢書曰班婕妤成帝即位選入後宮始為少使俄而大幸為婕妤居增成舍後趙飛燕寵盛婕妤失寵希復進見退處東宮作賦自傷悼成帝崩婕妤充奉園陵覺因葬園中以喻宇文內史入重陽閣有傷悼之辭也

忝在司水看治渭橋

本傳云孝閔踐祚封臨清縣子除司水下大夫是也漢書注蘇林曰

渭橋在長安三里跨渭水為橋王褒集中有和庾司水修渭橋詩

大夫參下位

言已為下大夫之職也

司職渭之陽

言為司水看治渭橋在渭水之陽也

富平移鐵鑠

一作鑠柱

甘泉蓮石梁

晉陽秋曰杜預造橋於富平津所謂造舟為梁也博

物志曰秦始皇在驪山之北運取大石於渭北歌曰運石

甘泉口渭水為不流千人唱萬人鉤金陵餘石大如壘

跨虹連絕岸浮龜續斷航

爾雅曰螭螭謂之雲螭螭虹也郭注云俗呼為美人虹江東呼雲月令季春之

月虹始見音義云虹雙出鮮盛者為雄雄曰虹闇者為雌雌曰虹是陰陽交會之氣言橋似之也爾雅注曰兩厓累者為岸說文曰壘

大壘也玄中要記曰千歲之龜能與人語江淹恨賦曰方欲駕龜隨以為梁方言云關西東或謂舟為航說文作航在方部航胡郎切

春洲鸚鵡色流水桃花香

水經注曰黃鸝磯在鸚鵡之下尾此云鸚鵡色言綠色似之也漢書溝洫志曰來春桃花水盛必美溢有填淤反壤之害師古曰月令仲春之月如雨水桃始華蓋桃方華時既有雨水川谷水洋

衆流猥集波瀾盛。  
故謂之桃花水耳。

星精逢漢帝，釣叟值周王。

千寶搜神記曰：蜀張寬漢武帝時爲侍中，從侍甘泉，至渭橋，有女子浴於渭水，乳長七尺，上怪其異，遣問之，女曰：帝後第七車者，知我所來，時寬在第七車，對

曰：天星主祭祀者，齋戒不潔，則女人見。史記曰：呂尚蓋嘗困窮年老矣，以漁釣于周西伯，西伯出獵，遇太公於渭之陽，與語大悅，載與俱歸，立爲師。

平堤石岸直，高堰柳陰長。

廣雅曰：堰，澇堰也。謂澇築土以壅水也。羨

言杜元凱，河橋獨舉觴。  
晉書也。杜預以孟津渡險，有覆沒之患，請建河橋於富平津，議者以爲殷周所都，歷聖賢而不作者，必不可立故也。預曰：造舟爲梁，則河橋之謂也。及橋成，帝從百僚臨會，舉觴屬預曰：非君此橋不立也。對

曰：非陛下之明，臣不能施其徵巧。

### 北園新齋成應趙王教

虹粉跂鳥翼，山節拱蘭枝。

爾雅曰：鸞，虹也。粉，疑作芬。說文曰：芬，覆屋棟也。翼，屋榮也。西都賦曰：抗應龍之虹梁。又云：列芬標以布翼。呂延濟曰：梁曲如虹，故言虹梁。呂向曰：言棟上有椽如翼也。此言虹粉若虹梁，空芬音

汾，包咸論語注云：節者，榑也。刻鏤爲山節，枝木榑枝也。

畫梁雲氣繞，彫牕玉女窺。

王褒甘泉頌曰：采雲氣以爲櫺。西京賦曰：繪桐雲楣。薛瑒曰：桐梁也。昔雲氣畫如繡也。魯靈光殿賦曰：下女窺牕而下視。月懸

惟返照，蓮開長倒垂。

魯靈光殿賦曰：壁瞻曜以月照。李善曰：言壁之白如月之照也。賦又曰：反植芙蓉。張載曰：反植者，根在上而葉在下。

盤根細壤石，行雨暴澆池。長藤連格

徒，高樹帶巢移。鳥聲唯雜嘒，花風直亂吹。白虎題書觀，玄熊帖射皮。

後漢有白虎觀。周禮王大射共熊侯。

文絃入舞曲，月扇

掩歌兒

張揖廣雅曰琴五絃宮商角徵羽文王增二絃曰少宮少商見世本班婕妤怨歌行曰裁爲合歡扇團團似明月

玉節調笙管金船代酒卮

說文曰古者玉瑄以玉聲之時西王母來獻其白瑄前嘗

陵文學姓奚于冷道舜祠下得笙玉瑄夫以玉作音故神人以和鳳凰來儀也漢書音義曰管漆竹長一尺六孔古以玉作不但竹也按瑄从玉管从竹節竹約也以玉爲之故云玉節矣八王故事曰陳思有神思爲鴨頭杓浮於九曲酒池王意有所動鴨頭則迴向之又爲鴨尾杓柄長而直王意有所到處於樽上鑑之鵠則指之大業拾遺云作小觥子長八尺七艘木人長二尺許乘船行酒每一船一人擊酒杯一人捧酒鉢一人撐船二人盪槳遠曲水池隨岸而行疾於水飾水飾遠池一匝酒船得三遍每到坐客處卽停住擊酒木人於船頭伸手酒客取酒飲訖還杯木人受杯迴向捧酒鉢人取杓斟酒滿杯船依飾自行按金船卽鴨頭杓之遺陳思王所制也後李白詩云却放酒船回李商隱詩云雨送酒船香皆云酒卮蓋本此也

若論曹子建天人本

共知

魏略曰邯鄲淳嘆曹植之材謂之天人

同會河陽公新造山池聊得寓目

周書曰李綸爲河陽郡公

橫階仍鑿澗對戶卽連峯  
暗石疑藏虎盤根似臥龍

楚熊渠子漢李廣皆夜行射疑石以爲虎故石疑藏虎抱樸子云千龍之松其狀如龍故根似臥龍也

沙州聚

亂荻洞口礙橫松

陸機云亂謂之荻至秋堅成則謂之荻

引泉恆數派開巖卽十重  
北閣聞吹管南鄰聽擊鐘

左太冲詩曰南鄰擊鐘擊北里

吹笙竿

菊寒花正合杯香酒絕濃  
由來魏公子今日始相逢

漢書地理志云河南之開封中牟陽武酸棗卷皆魏分也故河陽公稱魏公子比戰國信陵矣

登州中新閣

跨虛凌倒景，連雲拒少陽。

漢書如淳注曰：倒景在日月之上，日月反徙下照，故其景倒。魯靈光殿賦曰：承明堂於少陽，李善注云：漢書曰：少陽，東方也。凌倒景，言其高也。拒少陽，言其在東也。

璇極龍鱗上。

雕甍鵬翅張。

甘泉賦曰：藁題玉英，應劭曰：題，頭也。椽椽之頭，皆以玉飾也。漢書音義曰：三輔間謂屋梁為極也。魯靈光殿賦曰：前綯而龍鱗，說文曰：葢，屋棟也。徐鍇曰：所以承瓦聲，莫耕切。莊子曰：北海有鳥曰鵬，廣極言以玉飾梁也。龍鱗，似龍

之鱗。雕甍，畫棟也。鵬翅，謂棟翅若飛翔者。

千尋文杏照，十里木蘭香。

西京雜記曰：上林苑有文杏，材有文采者也。述異記曰：木蘭在潯陽江中，多木蘭樹。昔吳王闔廬植木蘭於此，用構宮殿也。開居賦曰：刻木蘭以為椽兮。

飾文杏，開牕對高掌，平坐望河梁。

西京賦曰：綴以二華，巨靈夙鼉，高掌遠遊，以流河曲。開牕對高掌者，言對二華之山也。魏文帝燕歌行曰：牽牛織女遙相望，爾獨何辜限河梁。平坐望河梁者，言閣之高，上凌天河

也。梁，歌響聞長樂，鐘聲徹建章。

三輔黃圖曰：長樂宮，本秦之興樂宮也。建章宮，在未央宮西，長安門外。

賦用王延壽，書須韋仲將。

後漢書曰：王逸，字叔師，南郡宜城人。

子延壽，字文考，有雋才，遊魯作靈光殿賦。蔡邕亦造此賦，未成，及見延壽賦，甚奇之，遂輟。世說曰：韋仲將能書，魏明帝起殿，欲安榜，使仲將登梯題之，既下，頭髮皓然，用勅兒孫勿復學書。

龍來隨畫壁，鳳起逐吹簫。

畫龍疑真，刻鳳儼若吹簫也。

石作芙蓉影，池如明鏡光。

郭璞曰：江東人呼荷花為芙蓉。

花梁反披葉，蓮井倒垂房。

所謂井者，淮南子曰：大構

駕，與宮室延樓棧道，雞棲井，榦，高誘曰：雞棲井，榦，復金葵井，刻花置其中也。榦，音貫。漢書有井榦樓，榦音韓。西京賦曰：帶倒茄於藻井，披紅葩之狎獵，飾華榦與璧瑤，流景曜之韓韓。薛綜注曰：茄，藕莖也。以其莖倒植於藻井，其華下向反披也。華榦，畫其榦也。魯靈光殿



賦曰。圓淵方井。反植荷葉。綠房紫的。窈窕垂珠。張載注云。綠房。芙蓉之房也。芙蓉。蓮也。窈窕。張滑切。寗。丁嫁切。反披倒重。皆謂根在上而葉在下也。云蓮井者。當棟中交木。方若井。輪刻以蓮花也。

徒然思薦賀。無以預鷗翔。

淮南子曰。大廈成而鸛雀相賀。莊子曰。北溟有魚。其名曰鯢。化而為鵬。怒而飛翼。若重天之雲。鷓鴣賦云。鷓鴣鷓鴣。鴻李善注云。鷓狀如鷓而大。

歲晚出橫門

三輔黃圖曰。長安城北出西頭第一門曰橫門。

年華改歲陰。遊客喜登臨。

楚辭曰。登山臨水兮送將歸。

據鞍垂玉帖。橫腰帶錦心。

後漢書曰。馬援據鞍顧盼。

冰弱浮橋沒。沙虛馬跡

深。倚弓依石岸。回牀向柳陰。智瓊來勸酒。文君過聽琴。

千寶搜神記曰。魏濟北郡從事掾張超。以嘉平中夜獨宿。夢有神女來從之。自稱天上玉女。東郡人。姓成公。字智瓊。早失

父母。天帝哀其孤苦。遣令下嫁超。當其夢也。精爽感悟。嘉其非常人之容。覺悟欽想。若存若亡。如此三四夕。一旦顯然來遊。駕輜軒車。從一婢。服羅綺之衣。姿顏容體。壯若飛仙。自言年七十。視之如十五。六車上有壺榼。青白琉璃五具。飲啗奇異。饌具醴酒。與超共飲食。遂為夫婦。漢書曰。卓王孫有女文君。新寡好音。故相如。繆與令相重。而以琴心挑之。文君夜亡奔相如。

明朝雲雨散。何處更相尋。

高唐賦云。昔者先王夢一婦人曰。妾巫山之女也。旦為行雲。暮為行雨。朝朝暮暮。陽臺之

下。且而視之如言。故為立廟曰朝雲。

北園射堂新成

周書若千惠傳。太祖嘗造射堂新成。與諸將宴射。徒堂於惠宅。

軒臺聊可習，仙的不難登。

山海經曰：西王母之山有軒臺，射者不敢西向。

轉箭初調筈，橫弓先望壘。

筈音括，筈會也，謂與弦相會也。壘，射埽也。

驚心一雁

落連臂兩猿騰。

上更極事，下養由基事，注已見。

直知王濟巧，誰覺魏舒能。

世說曰：王君夫有牛，名八百里駝，常瑩其角。王武子語君夫曰：我射不如卿，今指賭卿牛，以錢千萬對之。君夫既恃手快，

且謂駿物，無有殺理，便相然可。令武子先射，武子一起便破的，卻據胡牀，叱左右速探牛心來，須臾炙至，一嚼便去。王隱晉書曰：魏舒字陽元，任城人，少工射，爲後將軍。鍾毓長史，毓以參佐射戲，舒常爲坐，畫籌後值，朋人少，以舒充數，於是發無不中，加博措閒雅，殆盡其妙。毓嘆之曰：吾之不足焉，猶如此射矣。

空心不死樹，無葉未枯藤。擇賢方知此，傳卮喜得朋。

禮記鄭注曰：卮，酒器也。易曰：東南得朋。

